

夺 命

DUO MING

——我的抗癌之路

顾德如 著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命 我的抗癌之路/顾德如著.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1.1

ISBN 7-80157-127-4

I. 夺... II. 顾...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006 号

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复兴路 22 号甲 3 号)

(邮政编码 100842 电话 68222916)

人民军医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腾达装订厂装订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mm1/32·印张 10.625 字数 223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定价 17.00 元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作者顾德如是一位患中晚期胃癌达 15 年之久的幸存者。本书是他从癌症阴影中走出来的真实记录 ,从精神、饮食、生活习惯、体育锻炼、配合医生治疗等方面详尽地述说了自己的抗癌经历和感受 ,有很强的实用性和交流价值 ,为癌症患者及其亲属同癌魔作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书融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故事性和文学性于一炉 ,语言幽默诙谐 ,情节生动感人 ,相信广大读者读后 ,一定会从中受益。

责任编辑 张建平 周晓洲

编辑的话

本书写了作者方方面面的抗癌经验和体会，堪称为一本颇有医学价值的治疗胃癌的参考读物，值得向癌症患者及其亲属推荐，深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作者顾德如，就值得一读。他出生农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解放军报社和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从事编辑及学术理论研究工作，发表论文、杂文、诗歌等数百篇。1985年，正当他事业上和生活上一帆风顺、踌躇满志之时，不幸患中晚期胃癌，随之提拔的命令被搁置并提前退休，妻子在其长期分居后又提出离婚，家庭拆散。面对癌魔及其伴随而来的一连串无情打击，他顽强抗争，抬头挺胸，从容直面命运的挑战，称得上是生活的强者。病后十多年来，他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包括《夺命》在内的5部著作，约400万字，该是何等的艰辛和不易！更神奇的是面对勇敢无畏的顾德如，癌魔竟无可奈何

地步步退让、萎缩,今天的顾德如健如常人,活力四射。烛泪流淌时跳跃着浓浓的诗情画意,梅菊披霜裹雪时格外令人赏识和赞叹,癌魔犹如一道绚丽的彩霞,照亮了作者沉重而自豪的前程。作者顾德如濒临厄难后,不失时机地转移阵地,另辟蹊径,再造辉煌。他在与癌魔的反复较量中,深解社会,颇精活法。他当然不该常吞沉默,泣在一隅。作为编辑,我们读了本书的初稿后,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获益匪浅。《夺命》的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不是恐惧和悲怆,而是呐喊与铿锵。全书语言幽默诙谐,情节新颖生动,知识趣味性和生活哲理性力透纸背,许多故事近乎精美散文或微型小说,寓意深刻,振聋发聩。

我们丝毫不怀疑本书将拥有一个广泛的读者层。相信有幸与本书谋面的读者,读后定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读有所值,思之良多。

演绎搏杀癌魔的战争

（代序）

要我为《夺命》写序，感到很为难。作为“小字辈”，无论年龄、身份、地位，还是才能、学识、知名度，都没有资格作序，尤其是没有资格为我长期尊为师长的顾老先生的书作序。

尽管如此如此地不配（几乎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最终还是服从了顾老的“命令”。这完全是受报恩思想的支配。长期以来，顾老一直像老师、兄长一样，关心、关怀、关爱和鼓励、帮助、支持我。他伸向我的友爱之手，始终给我以力量。每当我出版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或一幅摄影作品，他在一番溢美之后，总是叮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曾像文学界、摄影界的一些老前辈和朋友们一样，为我将兴趣和精力由文学、摄影转向“仕途”（曾在后勤学术杂志社担任副社长四年多）而惋惜、难过。他连我个人的生活也颇为上心。在我打光棍时，他曾约我到他家与一个女孩见面，并赞助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曾为我的年龄、军龄、

能力、贡献与职务不相称鸣不平 ,那痛心疾首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本人 ,我倒是常常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在看了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后 ,他就说我调入后勤学术杂志社是进错了门 ,投错了胎。在没有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 ,他就把我推荐到解放军报社文艺部。文艺部领导在对我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之后 ,很快由解放军报社政治部向我所在的后勤学院政治部发了商调函 ,表示同意调我。因为当时我在后勤学术杂志社是最年轻的编辑 ,同时又是文学、摄影两栖编辑 ,部领导和社领导都不想让我走。领导恳切和真诚的挽留 ,使我改变了“跳槽”的主意 ,这就意味着顾老这次自发的“挖墙脚”活动以失败告终了。作为漫长人生道路上的一段小插曲 ,他可能很快就淡忘了这件事 ,但顾老对我的这份真情、这份厚爱 ,我终生难以忘怀。

在做人的方面 ,顾老确有不少令人钦佩和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相识于七十年代末。那时我才二十几岁 ,顾老已届不惑之年。从年龄上说 ,我们几乎相差一代。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中毕业生 ,而他是“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他不是因适应不了解放军报社的

工作性质和要求才改换门庭的 ,而是不愿终生为他人作嫁 ,想有点自己的“产业” ,才投奔后勤学院的。我和他可谓门不当、户不对 ,可他舍得自我降低身价 ,愿意和我来往 ,并对我奖爱有加。我们便过从甚密 ,很快就成了挚友。早年我经常送上自己写的一些文学作品的初稿 ,请他审读。他也提过一些修改意见 ,但更多的是夸奖 ,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是 ,他说他写文章、尤其是写小说不如我 ,要老老实实当我的学生 ,向我学习。在许多场合 ,他总把我的“价”标得很高 ,甚至说在才学方面他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说真的 ,开始我曾怀疑他是不是有点虚伪。不过这种怀疑很快被事实击得“粉碎”。他与本单位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相处得很融洽 ,曾发表了许多共同署名的文章。对那位年轻人也是张口一个“良师” ,闭口一个“益友”。他对领导、同事、朋友 ,客客气气 ,不见有狂样。这次他要我写序时 ,反复强调 ,是请我为他的书写序 ,而不是请我为他进八宝山写悼词。他还威胁我说 ,我要是借故推托“有旨不遵” ,就别怪好朋友翻脸不认人。

顾老啥时候都有一股不苟活、争上游的劲头。他学习、工作得颇为出色 ,多次受到表扬奖励 ,当

过先进典型 ,还荣立过一次三等功。在乒乓球台上 ,我未见他玩过花架子 ,挥一拍是一拍 ,是当之无愧的业余乒乓球高手。他下象棋时 ,常演四面楚歌的悲剧 ,几个人、十几个人围攻他 ,要将他斩落马下。我曾偶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给他支过招。他总是遇困不乱 ,临危不慌 ,镇定自若 ,奋力拚杀 ,俨然一个群英会中的诸葛亮 ,当阳桥上的张飞。赢了 ,他面露喜色 ;输了 ,他要求再来。他是敢在后勤指挥学院设擂台当擂主的为数不多的棋手之一。搬到干休所后 ,他便成了棋坛“巨无霸”。给我的感觉是 ,对于任何事情 ,他不干便罢 ,干就要把它干好。他不讳言败 ,但从不服输。凭着奋发向上、忍辱负重的精神 ,他这个农家子弟在社会人群阶梯上获得了一个不算太低的位置。要不是癌症的恶作剧 ,他的境况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我看得出来 ,即便在患癌症之后 ,他仍在用辛劳和汗水 ,顽强地去寻找新条件下自己所向往的新位置。应该说 ,他获得了成功。我和他有着相当类似的家境、经历和身世 ,对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就更加佩服。

或许正因为我是顾老最忠实的学生、最真诚的朋友、最虔诚的崇拜者 ,《夺命》的序也就该由

我写。再说了 ,改革年代了 ,打破常规、违背常理的事多着呢 ,但写何妨。豁出去了 ,说写就写。

二十世纪科学对于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 ,就是确立了一个包括数十个学科和数百个分支的庞大生物医学体系。通过还原论方法 ,弄清了生命的物理、化学变化和致病的生物理化因素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使发病率、死亡率显著下降。

然而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在人类生命与病魔所作的无数场搏斗中 ,一个个新的恶魔杀手相继现身——恶性肿瘤便是极其凶残的杀手之一。传统的医学体系和模式对它基本上无能为力 ,采取的战术只能是且战且退。即使借助于较为先进的设备 ,挥刀砍向恶魔——采取手术疗法 ,也难斩草除根。可恶的癌魔“狡猾”至极、转移极快、且有“分身术” ,可以迅速扩散。即使借助于较为新型的手段——采取放疗、化疗 ,仍难大见成效。可怕的癌魔“顽固”至极 ,医生们煞费苦心使出“杀手锏” ,往往不能阻止癌魔夺取病人的生命 ,只能望癌兴叹 ,对自己的病人作出“死刑”或“死缓”的“宣判” ,而绝大多数病人自己也认为“在劫难逃” ,被不幸言中。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事物总有其特殊性。本书的作者顾老——一位坚强的革命军人,就以自身顽强的生命力演绎了一场搏杀癌魔的战争。十五年前,他被诊断为胃癌,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医生也曾给他下了“死缓”的结论,但这位硬汉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啊,作为一名受人民养育多年、受党教育多年、正值事业鼎盛时期的共产党员,“临阵脱逃”,销声匿迹,岂不是辜负了人民的养育之恩?再说,这样匆匆去见伟大导师马克思,还没有什么像样的“见面礼”,岂非操之过急?在生死关头,顾老不是简单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生物属性的人来考虑,而是更多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属性的人来考虑。面对日益逼近的与癌魔相伴的死神,他坦然准备“后事”,努力完成未竟的事业,以此来作为自己的“遗嘱”。即使在军事后勤学术研究上没有新的课题和任务,也可以“转移战场”,在搏杀癌魔的战争中冲出一条血路,为人类最终战胜癌魔当一回“董存瑞”,炸掉一个暗堡,增加一个突破口。他成功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至今依然健在。我敢说,他的幸存,医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他的主观能动性是更重要的。虽然我不是

学医的 ,但我知道 ,乐观的情绪、健康的心态、高尚的灵魂、顽强的品格、不屈的精神 ,可以治病 ,甚至可以治癌。

胃癌搞恶作剧也就罢了 ,一些麻烦 ,一些不愉快 ,也乘人之危 ,对顾老滥施淫威 ,恣意戏弄。他没有以一副无奈的可怜相去应对 ,而是尽显铿锵有力的男子汉本色 ,直面命运之神的挑战。他抗争着 ,镇定着 ,潇洒着 ,轻松着。他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层面上 ,选择了最佳的活法。他怀着人生何时不闪光的坚定信念 ,在比健康人窄小得多的用武之地上 ,乐此不疲地创造着 ,写出了搏杀癌魔的战地日记——《夺命》。因此 ,它有资格光顾癌症患者家的书架 ,受到患者及其亲属的恩宠。阅读《夺命》中关于这方面的文字时 ,心情难以平静 ,我觉得它是精神滋补价值较高的文化产品 ,可以并且应该进入百户千家。

我也愿意向文学爱好者们、向追求精神享受的人们叫卖《夺命》。因为它不是 ,也不可能是正宗的、纯种的医书 ,倒近乎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它的许多篇章 ,采撷出来 ,就是独立成篇的散文、故事和微型小说。还有着精彩的景物描绘 ,俏皮的人物对话和诸多生动、准确、鲜明、富于形象性

与艺术感染力的文学语言。它是一本文学含量较高的书,值得文学爱好者为它破点小财。

《夺命》对作者在“三年困难”、“十年动乱”等重要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都有较为详尽记载,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总之,它是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史料性于一体的书。我喜欢它,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它。

顾老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生活中不乏幽默、风趣。文如其人,我是在摸了摸口袋中的手帕在不在后才读这部书稿的,但并未见太多的眼泪、呻吟,而是有着强烈的轻松和欢快感,被向上的、积极的力量感染着、震撼着。只是觉得有些地方写得松散了些,“自由”了些,颇似《参考消息》中一些文章的写法,不太合中国传统的作文规范,也可能不合部分读者的胃口。不过,这毕竟是璧玉微瑕。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顾老的顽强精神和传奇经历,在向癌魔发起挑战的同时,也向传统的生物医学体系发出了挑战,向世人昭示:只从生物属性上来认识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分析病因的变化,研究预防和诊治,而忽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只有从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的结合上深入研究 ,才能为医学科学开拓新领地 ,使之更加多层次、立体化、网络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也不妨读读这本书。如果能使防治癌症的专家们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那么 ,当本书作者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 ,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人固有一死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者都为数不多。作为一名当代的军人 ,一名坚强的战士 ,一名冷静的思想者 ,顾老想得更多的是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

孟隰生

2000 年 8 月 16 日

目 录

第一篇 恶魔缠身

死神按响了门铃	(1)
恐惧独霸脑世界	(7)

第二篇 追根溯源

一份不该的遗赠	(10)
不堪回首忆吸烟	(12)
狂饮豪喝埋祸根	(19)
佳肴也有不佳处	(24)
对辛劳的不公正	(32)
“心栓”不“拨”难有好	(47)

第三篇 身心俱损

欢愉顿时被封存	(66)
仕途漫漫今路绝	(74)
煮熟的鸭子飞了	(76)

折翼飞机裁得快	(77)
泣向生活眈眈处	(78)
“俗气”未解愁岂断	(81)
欢乐权失讨不回	(85)
所到之处挽歌起	(90)
为寻旧欢添新愁	(93)
万般无奈且偷乐	(96)
非“份”亦得奇且冤	(99)
处处烧纸逐瘟神	(112)
此恨绵绵无尽期	(115)
苦不堪言灾中灾	(120)
地地道道“残次品”	(125)
只识呻吟百病生	(126)
货真价实“试管人”	(129)
骚扰家人心何忍	(133)

第四篇 绝处逢生

死别一刻也美好	(139)
死而无愧何惧死	(144)
哪有迈不过的坎	(146)
丝未吐尽怎言死	(150)
能担重任超先人	(151)
有“初一”就有“十五”	(155)
“老本”足够“赔”一阵	(158)
何把医生当法官	(160)

幸运女神仍痴情	(161)
情急当须出怪招	(166)
用笔作剑斩魑魅	(169)
浮想联翩塑自我	(172)
抽去奢欲“釜底薪”	(175)
不与林黛玉同流	(176)
雨骤风狂舟自横	(179)
既是“妙药”当品尝	(192)
世人哪能都同姓	(207)
尽信人劝也荒唐	(215)
差点死得不明白	(220)
不愿“结婚”也得“结”	(225)
惟念旧情上球台	(230)
但求一动强身体	(233)
杀回棋坛觅旧趣	(238)
临老且学“吹鼓手”	(246)
吃喝得要费思量	(251)
闯关破隘有助手	(262)

第五篇 否极泰来

青山不在柴何有	(279)
从此永别当难别	(281)
退也何尝不是进	(286)
深知爱心价更高	(292)
无意插柳柳成行	(299)

曲径会有通幽处	(302)
后记.....	(310)

第一篇

恶 魔 缠 身

死神按响了门铃

在解放军总医院门诊部的大楼内 ,我和妻“上窜下跳” ,紧着忙乎 ,差不多花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 ,才将该检查的都检查过了。然后 ,我们来到外科的一间医生办公室内 ,找到我的手术主刀陆大夫 ,将复查单和病历交给他 ,听其发落。

陆大夫要我在他桌旁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后 ,便着手办我的事。他在病历表的一个栏目内 ,竟然写下了“胃癌术后”4个字。我看了后 ,觉得脚下好像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

身子猛烈地摇晃和震颤了一下,脑袋里像投进了大量的发酵粉,突然膨大了起来,双肩不堪重负。1个多月来,我一直傻乎乎地以为,我的胃的溃疡部分已被切除,从此可以过无灾无病的日子,痛痛快快地上班干活,所以心里总是美滋滋的。现在可好——胃癌,换句话说,我的老命,快将休矣。“我是得了胃癌吗?”我几次想向陆大夫提出疑问,但考虑到这样不礼貌,也无太大的必要,便把冲到唇边的话,咕嘟嘟地咽了下去。

陆大夫一边交给我处方笺,一边交待我要按时吃药,1个月后再来复查。并说以后的几年内,都要遵照医嘱按时复查。我点头如捣蒜地告别陆大夫,脚刚迈出他的办公室的门,便急切地问妻:“我得的是胃癌吗?”妻不回话,只是微微地笑,不过笑得十分苦涩,十分难看。我又追问了一遍,她又苦笑了一次。“问你呢,你怎么不说话。”她倒好,就是痴心不改,再次坚持苦笑。拿她没辙,我只好自己提问自己回答:“我的病不是癌症,是陆大夫搞错了吧!”妻见出现了台阶,立即接过话茬:“不是癌,是陆大夫搞错了。我们赶快去拿药。我得做饭了,女儿快放午学了。”她用手轻轻地从背后推了我一下,我只好听她的。

从陆大夫那里回来后,我的脑袋变成了癌症专业仓库,里面装的尽是癌症,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别的休想塞进去。我不时地向妻追根究底,要弄清真相。妻也有变化,变成铁嘴一张,任凭我即使用原子弹轰,也轰不出丝毫实情。我俩执着有加,互不退让,形成严重僵持局面。

这天晚饭后,我和妻下了楼,去马路上散步。手术以后,我们总是如此。走了好长一段路,谁也未出声。妻大概料想我不开口便罢,一开口便是那话题,便抢先打破了沉默,她说:“我昨天遇到一二〇二工厂的张师傅,他不知从哪儿得知你

生病住院的消息 ,要我向你转致慰问 ,望你安心养息 ,争取早日康复 ,他有空即来我们家看你。你还记得我们在一二〇二工厂那段岁月吗 ?”

那段岁月 ,我至死也不会忘。那是我和妻爱情史上最精彩的时间段之一。1967 年 ,即所谓“伟大的革命”的第 2 年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本部和其下属军报、军博、八一厂、八一体工大队、画报社、总政文工团等单位的一些人 ,成立了总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一二〇二工厂 ,宣传毛泽东思想 ,实际上是“支左”。我被军报指派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宣传队在分组时 ,将我和来自军博的一位姑娘分在一个小组。组长、画家李凌云在小组分工时 ,又把我和她分在一个小小组内 ,负责一个车间的“支左”工作。这使我和她得以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 ,后来变成了“一对” ,真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小组成员的见面会上 ,我用眼上下扫描了一下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丫头 ,即后来我的妻 ,只觉得心房好像被什么无形的外来的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 ,发生悸动 :哟 ,这丫头质量一流 ,外观和内涵总分值高 ,综合实力强。她双眼皮 ,大眼睛 ,黑瞳仁有较强的消魂夺魄的功能。高高的个儿 ,身体呈 S 形 ,整个儿一个体操运动员或舞蹈演员的材料。脸上虽有些斑痕 ,却不失清秀之感。着一身洗得微微发白的黄军装 ,透着淡雅美、朴素美。举手投足 ,言谈话语 ,蕴藉丰富 ,气度不凡 ,给人以不可冒犯感。我自己跟自己叨咕 ,她是我婚配的最佳选择 ,往后大胆地向她发动攻势 ,争取把她娶过来。

不过我这时是剃头的担子——一头热 ,妻后来告诉我 ,她这时对我的第一眼印象是 这小伙子倒未“残废” ,个头 1 米 8

恐怕还要多些。他大概是八一体工大队未能训练出来的三四流运动员。就是这些 , 如此而已。只是后来她知道我是军报的编辑 , 才动了春心 , 因为她在清华学的工 , 择偶的重要条件之一 , 是要女工男文 , 以便将来优势互补 , 相得益彰。

我对她有情在先也好 , 她对我有意在后也好 , 反正是都有了情意。有情意就要碰撞 , 就要交融。我们在打篮球时 , 我逮着球总要传给她 , 让她投篮或再传 , 把其他队友忘了一干二净 , 似乎我们打的不是五人制的篮球 , 而是二人制的篮球。

一天 , 她患感冒 , 我去看她 , 觉得口渴 , 便找水喝。她说她泡了一茶缸的麦冬水 , 一口未动 , 我可以拿去喝。不知别人对麦冬水是如何感觉的 , 反正我当时喝了觉得还不如白开水 , 但却连声说好喝好喝 , 仰着脖子 , 一口气将一大搪瓷缸子麦冬水灌下了肚 , 以致一走动便听到麦冬水在里面晃动而发出的响声。

我外出 , 若到吃饭的时间还未赶回来 , 她就用自己的饭票替我打好饭 , 送到我的宿舍里。

一次 , 我的眼睛里落了个沙子 , 磨得难受 , 泪水直流。别人不敢下手帮我 , 她却风趣地说 , 她身怀绝技 , 专治此症 , 保证嘴到病除。说罢使用双手掰开我的眼睑 , 用嘴使劲向我的眼睛吹 , 果然真行 , 沙子没了 , 我重见光明。

瓜熟蒂落 , 水到渠成。这一天 , 在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部开会的路上 , 热心人、同组组员、总政文工团话剧演员老任同志对我说 : “小顾 , 我毛遂自荐 , 当你和小汪的月下老人如何 ?”我说 : “太好了 ! 拜托 , 拜托 , 请多关照。”不久 , 老任传来她的话 : 不妨先交谈交谈 , 时间是当晚 , 地点是《青春之歌》中卢嘉川与林道静当年曾约会过的所在地——北海公园。

我如约而至。交谈在亲切、愉快、温情的气氛中进行 , 取

得积极、满意的效果。结束交谈前 ,双方相约下次再谈。

从此 ,我和她经历着我们久已向往的人生的恋爱阶段。我们密谈于花前月下 ,欢娱于公园、泳池之间 ,山誓海盟 ,其乐融融。由于都几乎到了正常婚龄的最上限 ,谈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办理了登记结婚手续 ,打了场速决战。

我时常诅咒那史无前例的岁月 ,却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回味那岁月带给我和妻的副产品——爱情生活的浓郁美酒。可是 ,现在一切对我都不重要 ,我对一切感到索然无味。我关心的是我的真实病情。俗话说 ,生病的人最爱讲自己的病 ,何况我的病非同小可 ,是个癌不癌的问题。我对妻说 :

“你不要跟我捉迷藏了 ,实话实说吧。我知道 ,你的用意是好的 ,生活中 ,有的人得知自己患了癌 ,精神崩溃 ,病情急剧恶化 ,死亡进程加速 ,很快消了户口。可并非人人如此 ,勇敢的 ,镇定的 ,比比皆是。相信我会正确对待的。如果我真的将不久于人世 ,有些事就得提前做安排 ,否则会心存遗憾 ,走得并不轻松。比如 ,我得给你参谋参谋 ,我走后你怎么过。航儿在杭州姨妈那儿读书 ,要安排我们父子会一次面。老母亲虽然已在北京 ,但家乡还有我许多想见的亲人 ,我还想见那里的山水草木 ,想和那片养育过我的热土作最后的告别。我正准备着手编著《中外军事人物辞典》,得了癌 ,就要赶时间。是一般的胃病 ,不一定急着动手 ,养息养息再说。怎么样 ,我的话不无道理吧 !”

妻沉默不语。她是在“长考” ,琢磨着下一步“棋”怎么走。她用右手挽住我的胳膊 ,又走一段路 ,终于开了口 :

“事已至此 ,不把问题挑明了 ,反而不好。不过 ,我说了实话 ,你要沉得住气 ,可以吗 ?”

“说吧 ,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

“你的病经确诊,是胃癌,而且是中晚期。我决定向你保密,是为你着想,从实际情况出发。我是知道的,你病前,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想的就是事业、进取、发展,干得浑身都是劲,在这种情况下,我若不讲究点策略,有什么说什么,转太陡的弯子,我担心你承受不了,事情会搞得很糟很糟。”

“原来我怕瞒不过你。有朋友说,老顾那么聪敏,可能会很快发现破绽的。其实不然,有些事,迹象比较明显,你却认识不了,辨别不出。那天,陆大夫把我从你的病床旁叫到外面的走廊上,说你已患胃癌,需要立即手术。我一听,顿时泪流满面,几次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当我回到你的身边时,眼圈是红的,情绪极其低沉,可你一句疑问的话都没有”。

“奶奶去医院看你,同你说话,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流眼泪,我赶忙走上前,把奶奶挡在身后,同你没话找话说。当老人家再次同你交谈时,也是眼圈红红的,你仍然没有觉得其中有什么蹊跷,情绪很正常。”

“你穿的我新近给你买的毛裤,我犹豫了好几天,不敢拿给你穿。你多次同我谈到,长这么大,还没尝过穿毛裤的滋味,因为一直舍不得怠慢部队发的黄绒裤,我决定现在必须满足你的宿愿,不能让你带着这个遗憾离去。但是,我担心我的意图会被你识破,弄巧反成拙,事实是你毫无反应。”

“应当承认,你在某些方面脑子是来得快的,可在这方面却是相当的迟钝。跟你说句玩笑话,你是个思维畸形者。情况就是这样,希望你不要绝望。”

“医生的诊断,决不等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人民法院的最后判决,到时候非拉出去执行不可。人世间什么样的奇迹都会发生。我们单位有个同事的二三岁的儿子,从3层

楼的阳台上摔下来时 ,楼下的人见了直冲楼上嚷 ,叫他快下来。这位同事和夫人都上班了 ,只有负责看管小孙子的奶奶在家。奶奶听到楼下人的叫声 ,魂飞魄散 ,认定孙子的小命肯定完了 ,这一下如何向儿子和儿媳交账呢。奶奶不是走下楼来的 ,而是摔着、爬着下得楼来的。结果你猜怎么着 ,孙子什么事也没有 ,连块皮也未蹭破 ,只哭了几声就又活蹦乱跳的了。可是 ,奶奶受了刚才的惊吓 ,瘫倒了 ,很长时间起不了床。

“据说 ,外国有一架航班出了事 ,在空中折成两截 ,机身一截 ,机尾一截。机身掉到地面 ,发生爆炸 ,上面的乘客全部遇难。机尾被一棵大树顶了一下 ,上面有几位飞机出事时正去拿水果和点心的服务小姐都幸运地生还了。

“我虽不懂医 ,但就一般规律讲 ,医学上也会有意外情况发生的。你要打起精神 ,树立信心活下去。我不能没有你 ,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没有你 ,我的担子太重了。我虽无多好的风韵 ,却是半老 ,当寡妇 ,也会是门前是非多。你是你老母亲的精神支柱 ,她更不能没有你。你确实还有些才气 ,能为社会做点贡献 ,社会需要你……”

恐惧独霸脑世界

妻接下去还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注意听。我喃喃着 :
“啊 ,我果真是得了癌 !啊 ,我果真是得了癌 !”顿时 ,我的脑袋像要炸裂 ,我的心像要破碎 ,我的身躯像要散架。恐惧、悲伤、烦躁主宰着我 ,重创着我 ,使我难以支撑。我担心我会发疯 ,我也担心我会全身瘫痪 ,再也站立不起来。我想哭泣 ,但没有眼泪 ,我想呼喊 ,但发不出声来 ,我想抗争 ,但苦于找不到实体的仇敌。我的思想王国已经塌陷 ,我想去寻死 ,自己提前

了结自己的一生。

过了一阵子 ,我在心里说 :“ 不 ,我不能死 ,我也不会死 ,我能死里逃生 ,继续活着 ,成为例外。我才不信 ,小小的癌症竟有那么大的威力 ,能把我的生命吞噬掉。是的 ,别人办不到的事情 ,我是会办得到的 ”。至于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依据在哪里 ,有何科学道理 ,我不知道 ,回答不出 ,反正我觉得我就是癌魔的征服者 ,是大难不死的幸运儿。

从此 ,我的脑子又变成生与死大搏杀的战场。一会儿死占了上风 ,一会儿生又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再过一会儿双方相持不下 ,难分胜负 ,谁也说不上强于谁。它们谁也不肯偃旗息鼓 ,鸣金收兵 ,而是不分昼夜地鏖战。我被它们搅得精疲力竭 ,形容枯槁 ,江河日下。我每天不得不派 4 颗以上的安眠药片去“ 镇压 ”它们 ,赢得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我每每哀叹 ,早知来到人世尚有如此烦恼和痛苦 ,我肯定会拒绝投胎的。

第二篇

追 根 溯 源

我生病时 ,老母亲在北京。不久 ,她回安徽老家去了。后来听老家的叔叔说 ,母亲回到家的那天 ,正赶上下大雪 ,路不好走 ,又十分寒冷 ,她险些摔坏了。本来心绪就十分不好 ,加上恶劣的天气 ,老人家跨进家门便号啕大哭 ,连呼 :“ 从未想到 ! 从未想到 ! ”她是说从未想到我会得癌症 ,性命不保。

是的 ,作为母亲 ,她总是往好处想我 ,想我是事业有成 ,身体健康。其实 ,我的亲人们也都是这样想我。我自己呢 ,更是如此。当得知中国人男女平均寿命已提高到 70 岁以上时 ,我立即不加思索地把自己列为享有这样寿命的人之一 ,从未想到过我会得什么致我短命的病。可是 ,未想到的事 ,现在居然

发生了,盲目乐观已不行了。癌症大人怎么就赏识了我呢?
我上下求索,寻根究底。

一份不该的遗赠

莫非遗传!细想起来,可能性存在。

大约在我三四岁时,祖父死了。记得他死前的一二年,整天躺在藤靠椅上,不能站立行走。他大口地吐着又浓又绿的痰,散布在他的左右和前方的地面。他每移动一个地方,就留下一摊叫人恶心的痰。他的病极有可能是肺癌。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和分析,那时可能还无“癌症”一词,至少在我们的乡间未听到过这个词。再说,爷爷也未看过病,没有人给他诊断他得的是什么病。那时的乡下,绝大部分人是稀里糊涂病死的,谁也搞不清死于什么病。

我的父亲更有可能是肺癌患者。听我父亲说,他二十几岁时就哮喘,痰多。我估计,他是得了肺病。后来,父亲的病越来越恶化,哮喘得更厉害,痰也更多,并且犯病的频率也在增加。

父亲的病,使我们的家庭生活长期蒙上一层阴影,比别的人家总少一份欢乐。因此,我上中学时,一度曾立志将来报考医校,当一名医生,把父亲的病治好,为全家排忧解难。后来,我多读了几本小说、诗歌,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读了赵树理、刘绍棠等人的作品,便想入非非,萌生了当一个写农民生活的作家的念头,决意要上大学的文科,把从医为父治病的事置之脑后。我长时间地为此事内疚。我哀叹,人最先关心的还是自己。如果父亲的病要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或许真的穿上了白大褂了。

我的行为也不足为奇 ,我的家乡就盛行着这样一句话 : “君子要顾本”。于是我亲眼见到 ,在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 ,把这些要顾本的君子拢在一起 ,要他们正确处理好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关系 ,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甚至暂时是不可能的。

1963 年 ,也即我参加工作的第 2 年 ,我把父亲请到北京 ,一来让他开开眼界 ,观光观光 ,二来给他治治病。我带他到医院检查 ,一位大夫背着我的父亲对我说 :“你父亲的病 ,因拖得太久 ,已很严重 ,他虚弱的体质连动手术的可能都不存在了。只是想吃什么 ,吃点 ;想喝什么 ,喝点。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我当时年轻 ,加之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医盲 ,也没有问父亲的病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 ,肺病 ? 肺癌 ? 现在看来 ,父亲的病不排除由肺病转变为肺癌的可能。

父亲回老家后的第 2 年秋 ,我正在江西搞“四清” ,接到家中的电报 ,告知父亲病危。我要是坚持要求奔丧 ,领导可能会批准 ,但考虑到“四清”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运动 ,为这事走了 ,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便放弃了回家的打算 ,只给家里寄了些钱。等“四清”结束我回家探亲时 ,见到的是父亲坟上的萋萋青草。

我的家族中 ,还有人患过癌症 ,那就是我的大姑母。她患的是肠癌。她的病是大医院经过病理检查确诊的 ,是准确无误的。据说要是开刀 ,她还有救 ,由于花费不起 ,只能坐以待毙。

我的老家那一带的农民 ,患了癌症因支付不起医疗费而放弃医治的 ,何止一个两个。还有一些老人 ,得了难治的病 ,因经济问题 ,就或吃药 ,或采取其他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说 ,在我的老家那一带 ,“安乐死”已不是争论着的问题 ,而

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地实行着。当然 ,随着我国经济继续迅速腾飞 ,这种现象将会销声匿迹。

依我看 ,我的家族不无癌症遗传史的可能 ,我大概就是我这一辈的传承人物。当然 ,但愿事实不是这样的 ,要不 ,还将有一辈辈的子孙被癌魔缠住 ,蒙受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直至提前踏上黄泉路。

好的东西遗传 ,坏的东西也能遗传 ,但愿有朝一日医学科学高度发达了 ,只许好的遗传遗传 ,不许坏的遗传遗传 ,坑害人类。

不堪回首忆吸烟

“他的胃癌是抽烟抽出来的 !”这是我的亲友和熟悉我的人 ,对我的病因的共识。有个我的高中的同学 ,到医院看我 ,说是他的一位要好的朋友 ,也是耍笔杆子的 ,烟抽得非常厉害 ,每日没有二三包不能算完 ,不久得肺癌见了马克思。此时此刻 ,朋友说这个故事 ,意思是很明白的。

还有个朋友 ,在我出院后到我家来看我 ,倒是单刀直入 ,快人快语 ,说道 :“我平时见你满脸烟气色 ,总是一副不健康的样子 ,劝你和烟‘离婚’ ,你总割舍不开 ,结果落得今日 ,从今往后要狠狠心了。那破玩艺儿有什么好抽的 ,不如省下钱来买红烧肉吃 ,买牛奶喝。你看我这满脸的红光 ,一身的好膘 ,全是红烧肉和牛奶的功劳。”

如果抽烟致癌是一个科学性非常强的毋庸置疑的结论 ,我应当服服贴贴地认账 :我抽出了一个胃癌。

我出生抽烟世家 ,我的祖父抽烟 ,我的父亲抽烟 ,这是我亲眼见的。听说我祖父的父亲和祖父也抽烟。

我们家的抽烟的烟火不断 ,一脉相承。到了我这一辈 ,除我抽烟外 ,我的弟弟也抽烟。现在 ,我的儿子又跟上来了 ,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开始抽烟的年龄大大降低了。

儿子上中学的时候 ,一天 ,我检查他是否按时上学了。我透过教室的玻璃窗往里看 ,他倒是来了 ,可他的所作所为 ,却使我的嗓子眼像是有无数的蚂蚁在爬 ,直欲呕吐 ,原来他大模大样地叼根烟在抽。当然 ,还有许多的孩子都在抽。教室里烟雾缭绕 ,像是有许多香客正在进香庙堂。我真想冲着儿子怒吼 ,就算老子抽烟 ,也没有你抽得这么早。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 ,把儿子从教室里叫了出来 ,责问他怎么抽起烟来了。他轻描淡写地反问了我一句 :抽烟怎么啦 ?他的意思很明白 ,老爷子 ,中学生抽烟 ,正常现象 ,何必大惊小怪。要不是周围人多 ,又是光天化日之下 ,我真要先赏他一顿耳光 ,再“优惠”给他个一脚踹。

早在儿童时期 ,我便沾染过烟草。那时多数情况是 ,父亲忙于干活 ,腾不开手 ,便招呼我在他放烟的地方拿 1 支烟点着 ,送给他抽。刚开始时 ,我被呛得咳嗽不止 ,双泪横流。次数多了些 ,习惯了 ,也就不再咳嗽和流泪。再往后 ,觉得蛮有味 ,就多吸几口。有时候父亲责怪我做得过份了 ,不过看我毕竟是小孩子 ,没有深说。久而久之 ,我竟乘机做起纰漏来了 ,乘父亲不注意时 ,给自己也拿上 1 支烟 ,找个僻静的所在 ,喷云吐雾一番。这时也还只是属于不太规矩孩子的一种顽皮行为 ,谈不上有烟瘾。

我的烟民身份的正式确定日期 ,应该算在 1962 年的秋天。我从复旦大学到解放军报社报到 1 个月后 ,社领导确定包括我在内的 10 个新来的大学生去驻浙江金华部队的几个连队下放锻炼。我下放锻炼的连队 ,基本上是个抽烟的群体 ,

不抽的打灯笼难找。打从到连队的第 1 天起 ,我时时碰到这种场面 ,不是某班长给你递上 1 支烟 ,就是某战士给你递上 1 支烟 ,有时候连里的这位或那位领导 ,也远远地给你甩过来 1 支烟 ,并且个个非常盛情 ,叫你推却不得 ,只能从命。日子长了 ,我觉得老抽“伸手牌”太不是味儿 ,就掏腰包买烟。开始是 3 天买 1 包 ,逐渐地发展到 2 天买 1 包 ,再发展到 3 天买 2 包。有一天给连部整理材料 ,烟量取得历史性突破 ,把早晨买来的 1 包烟变成 20 根烟蒂外 ,还从副指导员那里弄来 2 根“伸手牌”。我快离开连队时 ,有个爱说笑话的班长说 :说真的 ,下放到我们连队的几个大学生 ,老顾各方面表现算是很突出的 ,抽烟进步之快 ,也值得翘大拇指。我接过他的话茬 :这叫锻炼、抽烟双丰收 ,可喜可贺。

从金华回到北京 ,我打算和香烟“拜拜”。脑子这样转悠着 :自己才二十来岁 ,刚出“山” ,还很“嫩” ,大庭广众之下 ,嘴里叼支烟 ,形象多么不佳。不如规矩点 ,不抽。可是自己竟驾驭不了自己 ,在办公室没有其他人时 ,就抽两支 ;回到宿舍以后 ,抽的支数就更多。这样倒也行 ,反正外人不知道自己会抽烟。但是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曾经谈过的一位女朋友终于发现了我的秘密 ,戳穿了我的西洋镜。

有一天 ,我在她的姐姐和姐夫家正吃着饭 ,她姐夫说 :“小顾 ,你抽烟吗 ?”我的心咯噔一下 ,暗自思忖 ,莫非 he 已知道了我的隐私。看来他不像是随便问问 ,可我权衡了一下利弊 ,还是壮着胆子撒谎 ,回答他道 :“不抽呀 !”他说 :“我说也是 ,从未见你抽过烟呀 ,可妹妹(她此时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行将毕业的学生 ,正在外地的一个工厂实习)写信给我们说 ,她闻到你的信纸上有烟味。我看不是有烟味 ,是她神经过敏。不说这个了 ,小顾吃菜 ,吃菜。”

女朋友的姐夫给我解脱了 ,可女朋友能饶了我这一回吗 ?我不寒而栗。我中学时的一个女同学 ,路过北京时 ,我陪她去玩颐和园。在苏州街的河沿边 ,我们找块石头坐下来 ,一边赏景 ,一边聊天。她说在大学读书时 ,一天晚上在礼堂放电影 ,一对正在热恋中的男女学生去看电影 ,这对情人的许多同班男女学生也去看电影。电影未开映 ,大家无事干 ,有的磕瓜子 ,有的聊天 ,有几个男同学点火抽开了烟。抽着烟中的一个男同学 ,拿出 1 支烟递给谈恋爱的一对中的那个男的 ,说道 :“怎么样 ,你也来 1 支吧。”男同学连忙摆摆手说 :“谢谢 ,不抽。”递烟的说 :“小弟明白 ,你不是不想抽 ,而是不敢抽。”男同学说 :“不抽就是不抽 ,有什么敢不敢的。”递烟的毫不退让地说 :“还死不认账 ,那你就来 1 支给大家看看嘛。”男同学被激将法激起来了 ,说 :“我要是真的来了 1 支呢 ?”递烟的说 :“我代表在座的我们班男女同学表个态 ,你若是胆敢抽了 ,我们都服了你 ,承认你是好样的。此外 ,我个人找个时间请你下馆子嘍一顿。”男同学看了看坐在自己身旁一直不动声色的女友 ,伸手接过了烟 ,划着了火柴 ,正要点 ,只见他的女友腾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男同学一屁股搭在坐椅上 ,一直发着呆。后来 ,这对情人“吹”了 ,男的非常后悔和懊恼 ,哀叹道 :“一支烟使我吹掉了个女朋友”。

此时此刻 ,我想到了我的女同学给我讲的故事中的那个女主人公 ,如果我的女朋友对吸烟者也像那女主人公一样疾恶如仇 ,我们的爱情绝对无救。后来我俩果然散了伙 ,不过倒不是因信纸上带有烟味的缘故。

自从信纸上的烟味事件发生后 ,我严正声明 ,与烟正式“断交” ,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起 ,我又明火执杖地抽烟了 ,而且烟瘾发展之快 ,令见者闻

者瞠目结舌 ,佩服有加。正常吸烟日 ,消耗量在二三十支之间。下象棋或晚间加班写稿时 ,40 支尚封不住顶。早晨起床的第 1 件事 ,便是点支烟上厕所。上办公室的第 1 件事是点上一支烟 ,然后是泡上一杯茶。饭后一支烟 ,快活似神仙 ,这一支烟当然不能少。晚上上床后 ,不抽上一支烟 ,好像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做 ,心里不踏实 ,也睡不安稳。饭可以一顿不吃 ,烟不可一刻不抽。手指头和指甲盖都烧黄了 ,牙齿也被烟熏黄了 ,害得我要用小刀刮指甲和用牙刷拼命横扫牙齿。我现在牙已脱落近半 ,恐怕与长时间刷牙动作过猛有关。牙齿的里侧黑漆漆的 ,像有的少数民族中长期嚼槟榔的妇女们的牙一样。由此我还联想到 ,我的气管和肺叶恐怕也是如此之黑了。

妻见状 ,对我实行“重奖”政策 ,诱我戒烟。有一回她对我说 :“昨天给你洗军衣 ,热水一泡 ,一股子臭烟味 ,熏得我差点呕吐了。以后你自己的军衣自己洗 ,不过有一条 ,你要是把烟戒了 ,你的衣服全由我包了。”我一听 ,馋坏了 ,倒不是馋不洗衣服 ,而是馋做丈夫的荣耀。

在我的老家 ,做丈夫的都不洗衣服 ,洗衣服的丈夫是无法在世上混的。可我做丈夫后 ,衣服主要靠自力更生 ,做饭是谁先到家谁先动手 ,其他家务也是由双方承担 ,谁也不得有半点特殊。我有时稍微怠慢一点 ,妻就说 :“论职务 ,我不比你低半格 ,论级别 ,我们彼此彼此 ,论学历 ,蒋南翔说我们劳动锻炼那半年不算学历 ,要补上半年课 ,所以我在清华大学学了 5 年半 ,你才学了 5 年 ,学历比我还少半年。你跟我搞什么大男子主义 !”如今西边出太阳 ,妻自愿奉行小女子主义 ,我岂能不喜出望外。我有意要好好地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做丈夫的荣耀。

可是心有余而嘴不足。稍长时间不抽烟,满口腔便涌现出一种好像激素似的物质,产生强烈的抽烟欲望,若不用烟压一压这些物质,就心里痒痒,情绪烦躁,不思饮食,脑子不好使唤,最终不得不请烟大驾光临,帮助解决口腔出现的“骚乱”。丈夫的荣耀,我欲也,抽烟,亦我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我不得不舍丈夫的荣耀而取抽烟也,我对妻的“重奖”无动于衷。

自从抽烟可以致癌的宣传锣鼓越敲越紧之后,我不免有些神经紧张,稳不住劲了。大量带尾巴香烟涌入市场,据说那能防癌。大人物们抽的烟,更是要经过特殊加工,抽去尼古丁。而我仍坚持抽不带尾巴的烟,更多的时候,是抽用稿纸之类白纸裹上烟叶而成的手工烟(抽烟界把它称为“吹大炮”),这无异于拱手让癌细胞向自己的躯体发动长驱直入的进攻,危险可想而知。我想改抽带尾巴的烟,良心却通不过。抽烟是我的独享,花费理应少些少些再少些,不然,我还有什么资格为人之夫,为人之父。这一回我只能戒,总不能舍性命而取抽烟也,因为命都呜呼了,你拿什么去抽。但是,我的戒烟计划正在孕育中时,一次跟一个全国名医院的一位胸科大夫的邂逅之遇,不幸使它流了产。

这天中午,我去朋友家吃饭,朋友的朋友,也去朋友家吃饭,他是北京一家名医院的大夫。他从烟盒里掏烟的频率绝不在我之下。我很纳闷,问他作为一名医生为什么也抽劲那么大,医生们不是说抽烟可以致癌吗?他说:你是因为不懂行才产生恐惧心理。如果只将烟中的致癌物质都吸进体内,而不排泄,当然会得癌症,事实是人体既有吸收的功能,又有排泄的功能,致癌物质被吸收进去,但很快又被排泄掉了,所以抽烟就不一定会致癌。陈年的米和面,含的致癌物质远远超过烟草,北京人吃的米和面至少恐怕是存放了3年以上的,人

们吃了也未尽皆有癌 ,靠的是人体的排泄功能。

我们这一辈人是最相信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权威的 ,大夫是医学上的权威 ,我相信他的话至少一句顶一句 ,代表着真理 ,不会有错。大夫打消了我的顾虑 ,我伸手到烟盒里掏烟 ,和大夫展开了无声的究竟谁从烟盒里掏烟频率高的竞赛。

后来 ,我从某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 ,说是某国某山区长寿村的一位 150 岁的老人 ,爱好之一就是抽烟。我还见过一个材料介绍的北京的一些百岁寿星中 ,有抽烟嗜好者 ,并非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些讯息 ,使我在心理上得到进一步的宽慰。

我也曾有过一次动真格的戒烟 ,但带给我的只是懊恼和苦痛。我把一位领导赠送给我的高级烟斗扔了 ,把一位亲戚赠送给我的有很高珍藏价值的黑陶烟灰缸也砸碎了。我对自己进行了战前动员 ,我还没有见过顾德如有想办一件事而办不成的时候。初战告捷 ,圣洁的“戒日”保持了八九个月。但是 ,遗憾的是 ,随着女儿的哇哇坠地 ,我辛苦修得的正果 ,被毁之殆尽。

由于多了个女儿 ,随之又多了个照顾女儿的姥姥 ,家里没有我放宁静的书桌的地方 ,晚上不得不时常去办公室看书或撰稿。世界上就有许多巧合的事 ,与我同一办公室的黄编辑 ,也是一位烟民。他为了抽烟方便 ,总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烟。有一天晚上 ,我去办公室赶写一篇急稿 ,吭哧了半天 ,路子出不来 ,更谈不上词句。我抓耳搔腮 ,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踱步 ,灵感硬是没有。我习惯地想到了久违的老友——香烟 ,觉得只有它能给我以有效的帮助 ,正好老黄的抽屉里就有 ,在犹豫了一阵之后 ,我从老黄的抽屉里拿出 1 支烟抽了起来。烟抽完了 ,神也来了 ,一篇自我感觉不错的文章有了。

以后 ,凡是遇到类似这一次的穷途末路的情况 ,我就到老

黄的抽屉里寻找“老友”的帮助。久而久之，烟瘾也就引起来了。烟酒不分家嘛，偶然抽人家几支倒没有什么大不了，长此下去，那叫什么话。于是，我开始自己买烟抽，又重新回到烟民队伍中来了。

胃癌术后，我不得不戒烟，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我服了我自己，在戒烟上，我是个意志薄弱者，自控力极差，如果我的病确因抽烟所致，那是咎由自取，死得活该。

狂饮豪喝埋祸根

亲友和熟悉我的人中，还没有一个说我的胃癌是喝酒喝出来的。我曾看了一些中、西的医书，也未见饮酒可以致癌的文字。酒是好东西，适量饮酒有助身体健康。但是，不加节制，饮用太多，就伤心、脾、肝、胃、肠。我曾作过自我鉴定：五毒俱全，坏嗜好的多面手。抽烟我超一流，饮酒虽不是超一流，至少也算是二流或三流。我亲身感受到，在我由一个健康的人演变成胃病患者和胃癌患者的过程中，酒起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作用。谈癌色变，我谈酒色也变。

我们顾家并无喝酒的传统。我的爷爷入席喝酒时，跟别人还未怎么交杯碰盏，就趴在桌子上呼噜呼噜地睡大觉。回家后继续睡，没有一两天，消除不了酒劲。后来他上席，熟悉他的人，就让他酒杯空着，顶多是用酒盖盖杯底，并且随他的意，想喝就喝，不想喝就放着，绝不强迫他喝。

我的父亲，舌头尖子上沾上点酒，立即从脸红到脖子，俨然一个复活了的红脸关公。他上席时，总带一块手帕，用以擦嘴，实际上是把嘴中含的酒吐在上面。人家要是没收了他的手帕，非要他实打实地喝时，他不是用酒杯去接酒，而是用手

撑开衣服领子 ,请倒酒者往衣服领子里灌 ,申明他用嘴喝酒的功夫实在得罪大家。还有个常用的招数是 ,借口小便憋不住上厕所 ,逃之夭夭。

我小时候也不能喝酒。乡下和城里不同。城里的不少人 ,对孩子的饮酒管得比较松 ,孩子们能喝就让他们喝 ,干涉不那么多。我和北京的一些朋友们在举行家庭聚会时 ,常常是大人坐一桌 ,小孩子们分坐另一桌。大人的桌子上放着什么酒 ,小孩子们的桌子上也放着什么酒 ,一视同仁 ,老少无欺。大人们纵情地喝 ,也鼓励孩子们喝个纵情。可是在乡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只有春节时才让孩子们喝点儿酒。

大概是在我四五岁的那一年吧 ,我们家吃年夜饭 ,父亲给我倒了杯酒 ,要我喝 ,母亲也随声附和。不要说喝 ,我闻了那白酒味 ,鼻子就被刺激得十分难受 ,便推杯拒绝。可是经不住父母再三劝说 ,我闭着眼 ,皱着眉 ,慢慢地抿了一口。液体的酒仿佛变成了固体的钢针 ,刺我的口腔、鼻腔、肠子和胃 ,使我咳嗽不止 ,舌头发麻 ,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吃菜 ,咕嘟咕嘟地喝开水 ,才把可恶的酒在我的心腹地域发动的“骚乱”“镇压”了下去。父亲说 ,在喝酒上 ,你是顾家的种 ,今后肯定不会和人家较酒劲 ,倒也好 ,省几个钱。

事情并未按父亲的说法发展 ,二十多年后 ,也即我参加工作后 ,发生“异化”现象 ,我由一个远离酒的人 ,逐渐演变成一个酒迷、酒徒、酒鬼。现在看来 ,从这时起 ,我开始心甘情愿地、快乐悠悠地向我亲手编织的灾难的罗网里钻。

我 1962 年参军到解放军报社后 ,和同去的另外两名大学生合脾气 ,交得深 ,大家一来情绪 ,便去单位附近的柳泉居居家消费消费 ,向饭店老板 ,也向社会作点贡献。

吃饭时 ,为了助兴 ,也要酒 ,不过都是清教徒式人物 ,极少

接触酒,便要度数很低的葡萄酒。日子久了,觉得葡萄酒不够劲,试着来点二锅头之类的白酒。日子再长了,大家公认葡萄酒不过是葡萄水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酒,只有二锅头之类的白酒才叫酒,喝就喝白的,不喝红的。实事求是地说,我此时的饮酒,只是业余水平而已,给鲁智深免费拎酒坛子,倒倒酒,他都不会要。我的酒量大涨,达到“鬼”一级的标准,是在我回乡探亲之后。

我家乡的酒风,像存放了多年的上等白酒一样,又浓又烈。这里的人们总会找到各种理由和借口摆宴设席,并且在交杯碰盏之后,就不再想到结束的问题,像是要创造个人间也有不散的宴席的奇迹来。不少的情况是,不放倒几个人,那不能算是席。

我亲眼目睹,我们家的邻居盖房子,摆了3桌席,每桌坐10个人。有1桌收拾杯盘时只有3个人未醉。3人中,1个患有高血压,1个是都知根知底的从不喝酒的大姑娘,第3个是假称有人等他看病而中途逃离的“赤脚医生”。其他2桌情况要好些,但醉汉和醉婆相加的比例也达百分之五十。

由于不知也不想节制,越喝越来情绪,越喝越较劲,甚至有人为酒而“壮烈”献身。我的姨奶奶的孙子结婚,同班同学中的不少人来祝贺。开席喝酒时,先是按惯例用杯子喝,后来竟学起景阳岗打虎的武松,用大碗喝。喝着,喝着,一位同学从板凳上滑跌到桌子底下,脸色煞白,一动也不动。赶忙从医院叫来医生抢救,但告失败,一个年轻的宝贵的生命,就这样毫无价值地搭上了,十分可惜。

有个“右派”老师,落实政策时,将他的错化问题改正了,他乐得唱了起来,跳了起来,像重新获得了第2次生命似的。亲友们也为他高兴异常。他高兴之余便与亲友们相约,在附

近镇子上的一家饭馆里聚一聚 ,以示祝贺。他开怀畅饮 ,大家也情愿助他纵情 ,不断地让他的杯子满着 ,酒席从傍晚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才散。他晃晃悠悠地从镇子上往家走 ,半道上想解手 ,但站立不稳 ,便找了根电线杆子作依托撒了起来。完事之后 ,他就依着电线杆子坐着睡起觉来。第 2 天 ,过路人惊异地发觉电线杆子下坐着个人 ,身上盖着厚厚一层雪 ,走近前一看 ,他已经冻成一根冰棍 ,全身冰凉 ,一点儿气也没有了。

经常入这样好酒之乡 ,有谁能不酒量见长 ,一身酒气熏天呢。我当然也未能例外。我是这个偏僻的农村中走进高等学府、走进大城市、走进大机关的凤毛麟角的人物之一 ,这里的人们认为我是他们的骄傲 ,对我有好感。我的母亲颇有人缘。加之我们家门楼子大 ,走动的亲友多 ,所以我回去探亲时 ,不是我们请人家 ,就是人家请我们 ,1 个月的假期 ,几乎没有一天不赴宴。

我是不常回家的稀客 ,酒席上自然是敬酒陪酒的对象。我碍于盛情难却 ,恭敬不如从命 ,只得奉陪 ,酒自然就多饮。还要划拳 ,他们身经百战 ,久经(酒精)锻炼 ,拳经老道 ,而我长期生活在大城市里 ,不熟悉这方面的“业务” ,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酒自然要多喝 ,因而当醉汉是我的常事。每逢我入席 ,家里人就要准备好生藕、荸荠之类的冷食 ,以便我醒酒之用。

有一次 ,在县城的一个朋友家醉得不轻 ,睡觉时直哼哼。别人倒还罢了 ,惟有同学的母亲十分紧张 ,怕出人命 ,叫儿子去医院请医生抢救。这个情况我并不知道 ,是酒醒后同学说给我听的。

不过这一次的醉 ,还不算“之最” ,最厉害的是在另一位中学同学家喝酒。我喝了包括古井贡、中国红葡萄酒、啤酒在

内的5种酒,并且量也多。大概是酒喝杂了的缘故,酒劲上来后凶猛异常。我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脑袋里像是有一股炙热的岩浆,东一下,西一下,前一下,后一下,无情地撞击着我的脑壳,大有不破壳而出势不罢休的气概,使我头痛的程度,达到我所能忍受的极限。我觉得,这种岩浆若再多发挥一点威力,稍稍提高一下我的头痛程度,我是非完蛋不可了。我凄凄惨惨戚戚了,我对一直给我用凉毛巾捂头,用一瓣一瓣的橘子往我嘴里塞的妻说:“我怕不行了。我居然干出这种蠢事,现在后悔晚了。我在世时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请别记恨我。”妻潸然长泪,其状也惨。当然,悲剧并未酿成,这不过是我人生历史上的第一次未别成的永别。

几经狂饮豪喝,我虽谈不上有“海量”,“湖量”、“河量”是够格的,酒席上较起真来,不设法让我的肚子装上1斤白酒,休想使我醉后失态。

于是我有了酒瘾,达标而进入“鬼”级。我每天离不开酒,经常是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有好菜要喝,就生胡萝卜、腌咸菜也要喝。隔不了多天,不是邀朋友来家喝,就是到朋友家喝。端起杯子后,不喝到自己作不了自己主的时候,不肯丢手。

有人劝我注意节制,不要坏了身体,我却乐此不疲,只管放荡。行乐无度,必招灾星。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写作,突然腹痛,支持不住。到医院看病,诊断为慢性胃炎。医生只给了药,并未说病因,可我清楚,是长期饮酒过度所致。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我这时若见坏就收,悬崖止步,就可能不会出现胃炎病变现象。可我却一如既往,舍不得砸碎酒杯,因而为更大的悲剧来临创造着条件。

从此,慢性胃炎长期与我为伴,治好了后又犯,一般是在

春秋天季节转换的时候 ,或是在连续饮酒之后。于是 ,我只得停止喝酒 ,改为吃药。吃好后 ,我又开始喝。喝犯了 ,我又停喝改吃。如此循环往复 ,达十多年之久。

1985 年 ,我的病情发生了变化 ,进入了新阶段。一次 ,我有事去朋友家 ,胃痛了起来。我要女主人给我弄点吃的。她很快做好了一碗热汤面递到我的手上。我赶忙接过就吃。要是在往日 ,热汤面下肚之后 ,疼痛会立即缓解 ,这次却无济于事 ,并且越痛越厉害 ,其程度大大超过往日 ,我站也站不住 ,坐也坐不住 ,只有在沙发上躺下后才略觉舒服些。

又一次 ,我正在办公室参加支委会 ,胃作怪起来 ,我习惯地多喝热茶 ,用手按摩上腹部 ,以为这种有效的办法会继续有效 ,可得到的回报是刀割似的难受劲 ,我只得告假回家休息。

冬天 ,我因患癌住进医院。当我搞清我的病的实情后 ,对我的病的病变速度之快感到惊讶。在患癌的半年前 ,我在我的单位的门诊部做了胃镜检查 ,病理报告是胃壁组织增生 ,可是 ,现在已是胃癌的中晚期。我让妻问给我作胃镜检查的大夫 ,由胃炎到胃癌的发展阶段 ,何以如此之短。大夫说 ,在一定的時候和一定的条件下 ,癌细胞的分化和增殖速度 ,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我立即联想到我的饮酒 ,是酒精促进了大难的迅速酿成。早知今日 ,即使酒无须用钱买 ,要 1 斤 ,白给 2 斤 ,我也不会过量饮酒。

佳肴也有不佳处

妻陪我去中国中医医院看病时 ,在小汽车上对我说 ,她曾见到一个材料 ,说日本是个胃癌多发的国家 ,尤其是该国的沿海渔民 ,胃癌发病率之高 ,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重要的原

因是 ,沿海渔民们长期大量地食用腌制的鱼、虾之类的菜肴。据说 ,不仅是鱼、虾 ,凡是酱、腌制的食物 ,长期地大量吃 ,就有可能致癌 ,最好还是吃新鲜的蔬菜和肉、蛋、禽等类食物。你的癌 ,可能与你爱吃酱、腌制食物有关系。

妻很注意保护身体 ,对于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什么能多吃或少吃 ,直至用高压锅、钢精锅做饭 ,有得老年痴呆症的危险等 ,了如指掌 ,知识丰富 ,可达半个医学专家的水平。我一向佩服她在这方面的钻研劲、执着劲和仔细劲。如果她说的日本渔民的情况和结论 ,是科学的、不容置疑的 ,我同意妻的看法 ,我的胃癌是吃酱、腌制食物吃出来的。我是顾得了嘴 ,未顾得了身。

我从小就在酱、腌菜中打滚。乡下人 ,经济不活络 ,在吃菜方面不可能随时吃随时买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可能抓紧一个“酱”和“腌”字 ,最主要的还是“腌”字。鸡、鹅、鸭养大了 ,宰了腌起来 ,猪养肥了 ,宰了腌起来 ,池塘里的鱼够斤两了 ,捕捞了腌起来 ,还要腌些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男女老少都吃腌制食物 ,有谁提出该不该吃的问题 ,绝对会有人说他得了大脑炎 ,脑子有了毛病。也是的 ,不吃腌的吃什么 ?吃得起吗 !

我的家是个普通的农家 ,各类腌菜是饭桌上的主角 ,是我的筷子要去的主要领域之一。我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否则就只有干舔白筷子。我从小是吃腌菜长大的。我父母亲手巧 ,腌的菜合我的胃口 ,好吃。他们腌的韭菜 ,包装好 ,我看可以进副食品商店的柜台 ,说不定销路不坏 ,效益可观。他们腌的白萝卜干 ,又脆 ,又甜 ,又香 ,味道好极了。妻有一次跟我一道回家探亲 ,吃了母亲腌的萝卜干 ,赞不绝口 ,连呼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回京时 ,我们还带了些萝卜干回来 ,并且很快将

其痛歼。腌萝卜干没有了,妻的美好记忆却留存着,她对我说:“写封信回安徽,让他们来京时别忘了带腌萝卜干来。”

长大成了城市居民后,北京六必居酱菜、腌肉、腌鱼、腌鸭等酱、腌制食物,仍然是我菜单中的主要项目。我爱吃它们,除了从小培养出来的饮食习惯之外,还有心理因素在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的高小,是在离家六七华里的白渡镇小学上的。为了省钱,我自带米和菜,在学校搭伙。不仅中饭和晚饭菜的质量差,早饭的菜也是将就将就,吃的是腌白菜和腌菱角菜之类。时间长了,真有些倒胃口。我的同年级的一个姓安的同学,家在镇子上,经济条件好。不知为什么,他不在家里吃早饭,而是由家里人送到学校里来吃。他的佐餐菜均是酱黄瓜、酱胡萝卜之类。他吃饭时,我总要贪婪地看他那碗里的菜,眼瞳仁都快看掉下来了,嘴里直咽吐沫。我憧憬着有一天也能像他这样,那该多么好。但我觉得那一天不可能到来,我的村是个几百户的大村,人口超千,别说小孩,就是大人,也没有几个能天天吃这样高级菜的。

在县城上初中的一天,班上一个我要好的同学,吃午饭时送给我一块白渡桥酱油干子下饭。白渡桥干子在我们那一带声誉很高,属于名牌产品,来往于南京至芜湖的客轮上,都有小贩叫卖白渡桥干子。同学送给我干子的时候,我的肚子已装进了3大碗饭,空隙实在不太多,但在干子的诱惑下,我又干脆利落落地往肚子里填进了1大碗。毕竟吃得多了,下午上课直打饱嗝。可饱嗝也是香的,令我回味无穷,我愿意打,并且展开想像的翅膀,想我有朝一日能经常吃上白渡桥干子,也不枉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一遭。可我立即意识到,这一天的到来,是小鬼晒太阳——没影子。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因费用

问题辍学 ,回家扛大锹 ,吃母亲腌制的咸菜。

人间事真难预料 ,也就相隔十多年 ,经常吃些酱黄瓜、酱胡萝卜和酱油干子等小菜 ,已不是我的经济能力办不到的事 ,所以我就努力实现我儿时的愿望 ,以求口头的和心理上的最大满足 !

搞不清妻哪一日哪一时知道酱、腌制食物可致癌 ,只知她在 80 年代末就对此类食物实行绝吃。一双小儿女大概受到她的私下宣传 ,也相继绝吃。我不愿和家人步调一致 ,仍和酱腌制食物保持着往日的深厚情缘。我心中暗喜 ,从此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而且名正言顺 ,心安理得。过去吃家乡来的腌制的鸡、鹅、鸭、肉等食物 ,由于妻子、儿女们也还感兴趣 ,我每每对自己的筷子实行管制 ,该出手时也不敢出手。现在可好 ,酱腌制食物这一块 ,成了我一个人的世界 ,而这世界中确实是美不胜收呀。

妻对医生的话和医学方面的宣传 ,信的多 ,不信的少。我和她大相径庭 ,是不信的多 ,信得少。这与我的经历有关 ,与我幼时所受的影响有关。我生长在长江岸边圩区的一个农村 ,怨我得罪乡亲们 ,我们那里的人 ,很少有认真对待医生的话和医学宣传的 ,而是自己怎么方便就怎么干 ,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生吃瓜果 ,不要说不用开水烫了吃 ,有时甚至不擦不揩 ,抓了就啃。他们的字典里 ,没有“细嚼慢咽”几个字 ,吃饭吃饭 ,恨不得扒开肚子直接往里灌 ,越快越好。他们渴了 ,开水不是惟一的选择 ,可以用手在河沟里捧水喝 ,用瓢在水缸里舀水喝。他们认为饭前洗手是岂有此理的事。他们挂在嘴边的话是 :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糟吃糟长肉 ,什么卫生不卫生的 ,没条件也没功夫搞那一套 ,我们不照样活着吗 !

我虽已是个文化人 ,但由于幼时在这种氛围中生活得太

久 ,熏陶得太久 ,积习难返 ,旧根难除 ,所作所为 ,常常要露出这里人的痕迹来。现在又是这样 ,妻信吃腌制食物可以致癌 ,退避三舍 ,我从来未打算在脑子里腾出地方来储存这种信息。我经常想的是 ,我的家乡人 ,哪个不是腌菜堆里滚大的 ,爬大的 ,结果是夭折的当然有 ,长寿的也不乏其人。有个姓徐的老头 96 岁才作古 ,据说要不是儿媳妇对他太恶 ,长期不给他吃饱 ,导致他营养严重不良 ,他肯定会当上百岁寿星。我母亲肚子里装的腌制食物 ,比我的要多得多 ,她照样七十、八十朝上活 ,要不是后来摔断了骨头 ,无条件医治 ,硬是痛死 ,她也极有可能成为百岁寿星。

吃得是否开心 ,是生活得是否幸福的一个重要体现 ,爱吃而不敢吃 ,顾虑重重 ,那该多累呀。当然 ,人各有志 ,不能强求 ,我反正打算豁出去了 ,不想那么多 ,今朝有吃今朝吃 ,明日愁来明日忧 ,即便死了 ,也是个享过吃福的鬼。

说起陋习的影响 ,我想跑跑题 ,离题何止万里一下。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在谈癌时多讲点有趣的事 ,把文章写得轻松些 ,使读者在阅读时免受压抑之苦。

我的家乡 ,陋习真有一些 ,信手即可拈来。不妨说说打老婆。在我们那里 ,打老婆的营生颇为发达 ,解放前发达程度高得惊人 ,解放后相对差一些 ,呈下滑趋势。我亲眼见过我叔叔打我的婶婶。

一天上午 ,婶婶和邻居家发生口角 ,叔叔不问青红皂白 ,给婶婶拦腰就是一棍子。那棍子足有婴儿的膀子粗 ,居然断成两节 ,婶婶哎哟一声蹲了下去。叔叔也真狠 ,哪是在打老婆 ,简直像是打盗了他的巨款的小偷。叔叔并不打算罢休 ,嘴里一边吐脏字 ,一边伸出巴掌要再追加一下。我的父亲看不下去了 ,叫着叔叔的小名道 :“ 小二子 ,你要是再敢动一动 ,我

立即把你捆了送到乡政府去！”

其实父亲对老婆的态度 ,并不比叔叔文明多少。有一次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吵架 ,父亲对母亲拳脚相加 ,大动干戈 ,母亲一气之下 ,纵身跳进了河里 ,父亲紧跟着也跳进河里。我以为父亲是急着救母亲 ,他救是救了 ,但在把母亲抱上岸之前 ,却抓着母亲的头发往水里按了几下 ,让母亲喝了几口水 ,真是恶劣加缺德。

我弟弟的智商 ,往多处说也不及常人的三分之一 ,算不上痴子 ,但却是个准痴子。他谈不上有本事 ,但在老婆面前摆架子的规格 ,看不出和常人有什么两样 ,并且也挺能打老婆。有一天 ,他和弟媳吵架 ,手里抓了把炒菜的铁铲子 ,情急之下 ,他实打实地将铁铲猛地砸向弟媳。要不是弟媳躲得快 ,真的被砸着的话 ,非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不可。吓得弟媳后来对人说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和我们家小孩爸爸打架了 ,他真瞎干人。

潜移默化之下 ,使我的脑子扎下了这样的观念 :打老婆和离开办公室没有随手关灯 ,在礼堂里听报告时大声打了个哈欠 ,洗漱之后忘了关自来水龙头 ,会见一个外国朋友时衣帽不整、未刮胡子等等 ,可以同类项合并 ,均是麻绳串豆腐——不上提的小事。所以 ,我在和妻吵架时 ,时有武斗现象出现。我自知 ,我用自己的拳脚给自己塑造出的形象是 ,文化与行为不成正比例 ,旧意识与新思想拌和而成的“畸形儿”、“混血儿”。每忆及此 ,我恨不能自己将自己扭送到用高墙围着的地方去。

人什么都可以不信 ,什么都可以不服 ,但不能不信事实 ,不服事实。从事实看来 ,我已吃了愚昧落后的大亏。1985 年秋 ,我又一次请母亲来京住一段时间 ,以尽我的孝道。老人家这一回带来的腌制食物之多创历史最高纪录 ,有 2 只鹅、5 条

青鱼、1 只鸡、1 只鸭、1 块肉 , 还有些家禽的内脏。她解释道 , 改革开放之后 , 家乡许多人出外做食品生意 , 因而劳动力价格很高 , 我弟弟家每年有人应雇外出打工赚钱 , 手头也就宽裕了。庄户人家舍不得花钱买了吃 , 就多养些畜牲宰了 , 腌起来慢慢吃 , 弟弟家今年也多养了 , 所以就给我们多带了点。

从母亲到京之日起 , 像《杨家将》评书中回回离不开穆桂英一样 , 我家的餐桌上天天少不了腌制品。菜对胃口 , 我的饭量也增加了。我似乎不是吃的固体 , 而是吸的气体 , 没有多久 , 我从头到脚像充了气似的膨胀了一圈 , 躯体发展规模可观。我原来的两肋 , 哪里是人的躯体 , 纯粹像久经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 , 沟壑密布 , 现在却成了一马平川。我的肚子 , 原先瘪得出奇 , 前面的肚皮和后面的脊梁几乎是贴在一起的 , 中间没有通道。为此 , 我被剥夺了夏、秋季掖衣权。在和妻结婚前 , 我夏、秋季穿衬衣时 , 爱将衬衣掖进裤带里去。和妻结婚后 , 她勒令我痛改前非 , 理由是这样的着装 , 瘪肚子得不到遮掩 , 有伤大雅 , 刺人双目。现在 , 肚子不但和脊梁分了家 , 还比胸口区高出一点点 , 略显西瓜状。我若向妻写一书面报告 , 要求恢复掖衣权 , 她肯定会欣然命笔 , 圈阅同意。

这天在饭桌上 , 妻看着吃兴正浓的我说 , 你再努力加餐 , 保持和发展增肥势头 , 我已准备不久召集儿女们开个会 , 给你平反改正 , 摘掉你“豆芽菜”、“大虾米”、“骨骼标本”的帽子。妻的眉宇间显露出很大的满足感。她从和我恋爱到结婚 , 一直为我的体壮未能达到她为自己制定的择偶标准而深感遗憾 , 今日始得如愿。

人说人要长肉 , 喝凉水也长肉 , 我说吃加心顺 , 才能长肉。过去 , 每当我家的餐桌上摆满大盘小碟 , 非鱼即肉时 , 母亲和弟弟一家人碗里的烂咸菜、土豆丝就折射入我的脑子 , 使我的

嗓子眼像堵了块破布烂絮 , 进不去东西。他们带来的腌制食物越多 , 我的心就颤抖得更加厉害 , 我深知他们是忍忍嘴省给我的 , 吃他们的东西等于作孽 , 于心不忍。今日他们的生活揭开了新篇章 , 即使二三年绝收 , 口粮也够吃 , 银行里也开了户 , 吃他们一点 , 于他们毫无影响 , 不吃白不吃 , 所以吃得舒畅 , 添膘增肥 , 可谓心宽体胖也。我正继续走着吃嘴运 , 向剩下的半只腌鹅节节进逼时 , 胃癌向我亮起了红灯 , 使那只腌鹅逃脱了全军覆没的厄运。这时我方从梦中惊醒过来 , 觉得我的病与吃酱腌制食物有牵扯。据说鹅是最厉害的发物之一 , 我吃下去的诸多腌鹅 , 在体内自然不会老实呆着的。我佩服妻聪敏严谨 , 有见识。我想发出一声祥林嫂式的呼天抢地的叫喊 , 我真蠢 ! 我怎么就不相信吃腌制食物也会致癌呢 !

致癌之说颇多 , 吃油条可以致癌 , 喝隔夜茶可以致癌 , 喝太烫的开水可以致癌 , 吃酱、腌制食物可以致癌等等。最近 , 有家报纸报道说 , 妇女在厨房里做饭也可致癌。恕我狂妄无知 , 我觉得 , 都带有较大的经验性、演绎性、间接性 , 不具备百分之百的科学性。不然 , 可怕的癌症领域就不会仍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说不定会有这样的一天 , 发现以前指出的致癌物都是瞎放炮 , 胡咧咧 , 而真正的致癌物 , 竟是潜藏得很深 , 人们想也未想到过的东西。

在癌症谜底未揭开之前 , 我相信吃酱、腌制食物可能致癌的说法 , 因此将我病前爱吃这类食物的情况如实地讲述出来 , 以作酱、腌制食物致癌说的佐证。我胃癌术后不久 , 医院给我寄来一份跟综调查表 , 并随信附来一张邮票 , 要我填好后立即寄回。表内有一个栏目 , 要求病人填写他病前有什么饮食和卫生习惯。我想 , 医院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得出一个什么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可以致癌的结论来吧。我未曾填表 , 一直很

内疚 ,拙作发表后 ,自然能起到填写表格的效果 ,我欠给我治病的医院的账就算还清了。

对辛劳的不公正

取得胃癌患者身份之初 ,我和一位香港友人晤面交谈时 ,她讲了这样一件事。她的一个熟悉的人 ,也是她的老乡 ,不久前死于胃癌。死之前 ,他直喊累。半年之后即辞世。我产生了联想 ,莫非累可以致癌。可是 ,我没有听到和看见过累可致癌的例证 ,也未从书本上读到过累可致癌的记载。不过 ,我亲身体验到 ,累和我的胃炎、胃癌有着神秘的隐情。到目前为止 ,我经历了我有生以来的最感苦累的 3 个时间区段 ,除了第 1 个时间区段之外 ,第 2 和第 3 个时间区段都与胃病有关联 ,我想 ,我把它如实地写出来 ,肯定会受到从事癌症诊治和研究的大夫们的青睐 ,何乐而不为呢。说不定所述是揭开癌症神秘面纱的有力例证 ,是难得的珍宝。当然 ,这是玩笑话 ,切莫当真。

我已老了。动手写这本书时 ,已 61 岁 ,为不折不扣的老年社会的成员。老了就为睡眠所苦恼 ,1 天充其量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少时只有二三个小时 ,经常是彻夜不合眼。出于健康考虑 ,想躺着多睡会儿 ,床就变成了魔床 ,使我浑身发酸、发痛、发痒、发躁 ,翻过来 ,掉过去 ,怎么也合适不起来。坐一坐 ,靠一靠 ,然后躺下去再睡 ,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结果是着衣起床 ,以魔床的手下败将的面目出现。

幼时我也曾为睡眠所困扰 ,那时不是睡不着 ,而是睡不够。我小的时候 ,我们农村不知道电灯是怎么回事 ,只有菜油灯和煤油灯。我家经济拮据 ,熬不起油 ,我早早就得上床。有

时黑影子刚上墙 ,我就得挺体望屋梁 ,一口气睡十多个小时 ,瞌睡瘾尚未过足 ,接着往下睡 ,像有瞌睡虫附了体。后来 ,就为这该死的缺觉 ,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也取得了巨大的教益 ,使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真理 ,在日常生活事件中又实实在在地闪了一次光。

秋天 ,天才麻麻亮 ,祖母到牛屋来叫我 :“小德如呀 ,小德如呀 ,起床 !”我跟祖母在牛屋搭张床睡。我翻了个身 ,哼了几下 ,又恢复了静止状态。过会儿 ,祖母又来叫我 ,我将自己前面的反应过程“复制”了一下。如此三番五次 ,祖母只是叫 ,我只是“复制” ,没有任何变化。祖母来气了 ,说 :“我叫不动你 ,你本事大 ,我让大白虎来叫你 ,看叫得动叫不动。”

“大白虎”是指我的父亲。父亲的名字并不是这三个字 ,不知祖母为何这样叫父亲 ,是爱称 ,还是恨称 ,直到现在我也未搞清。祖母要搬来我的父亲 ,我原本应立即起床的 ,麻痹不得的。我的父亲性子躁 ,打孩子的舍得性、凶狠性 ,在我们那个人口超千的大村子 ,是举村无双 ,声名显赫的。他有一回将我的妹妹打得鼻青脸肿 ,使妹妹不好意思见人 ,害得妹妹只好包一块大头巾 ,将头巾往额下拉 ,以遮住伤痕。我是村民们公推的干处捣出鳖来的全村第一号小淘气 ,因而因淘气挨父亲揍的次数翻番地超过妹妹。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下雪天 ,我穿了条新棉裤 ,不听母亲的劝告 ,在家老实呆着 ,却和一帮小伢子堆雪人 ,打雪仗 ,弄得裤子到处是泥水 ,脏得不像样子。母亲气得一个劲地骂。父亲却跟我玩绝的 ,将我的全身衣服扒光 ,然后把我向门外一推 ,说 :“还去玩吧 !”要不是祖母及时解救 ,我就成了一件冰雕艺术品了。

还有一次 ,记不清是因干什么淘气的事了 ,惹火了父亲 ,

他打我 ,我就跑 ,他在后面追。我的奔跑速度怎及父亲 ,追到村旁的水稻田埂上时 ,被父亲追上了。他像老鹰捕抓兔子一样 ,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 ,另一只手抓住我的腿 ,提了起来 ,然后猛地将我扔向水稻田旁的小河中。我这时还很小 ,根本不会游泳。我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水 ,一边手忙脚乱地胡扑腾。好在离岸不远 ,我终于扑腾到了岸 ,肚子里的水却已处于高饱和状态 ,一点空余容积都没有了。

我最怕父亲了 ,我在外面干了淘气事 ,想到要过父亲的那一关 ,心就砰砰地跳。在我的心目中 ,父亲是只大老虎 ,我是小羔羊、小麋鹿 ,只能听其弱肉强食。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叫父亲“大白虎”才最合适。

祖母为什么非要把我叫起来不可呢 ?她是“残害童农” ,要我帮叔叔家去拔黄豆。前两天我已参加拔了。拔黄豆可是农活中的重活、累活 ,弯下腰去 ,双手抱着若干根黄豆 ,用力将黄豆拔出地面 ,堆放起来 ,等着以后运到晒场上去。拔的时间长了可不是滋味 ,经过两天劳动 ,我腰酸腿痛 ,睡觉时每上一次床 ,就要咬一次牙 ,喊一声“妈”。两只手满布血泡 ,像攥了两块烙铁似的 ,烧灼感非常强烈。全身像散了架似地发软 ,无力 ,特想睡觉 ,休息。我想“罢拔” ,想在祖母面前耍耍赖 ,赖过去。可我缺少明智 ,既然祖母已发出最后通牒 ,要搬来援兵“大白虎” ,我就应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走。也不能全责备自己 ,由于困乏 ,祖母的话所产生的刺激性 ,硬是不足以使自己的神经兴奋起来 ,紧张起来 ,实在没有法子。反正今天该我遭劫。

突然 ,屁股产生的巨痛使我醒来 ,一看 ,父亲就站在床边。顿时 ,我的三魂七魄都出了窍。接下去的是父亲在我身上演练“铁砂掌”。我痛得床里、床外、床这头、床那头乱滚 ,挨了

宰的猪般地嚎叫。在躲避父亲的一记“铁砂掌”时,却将面庞迎了上去,挨了一记“铁砂掌”,鼻子和嘴巴血流不止。

祖母立即上前来将父亲拽出去。走不多远,祖母不想让我听见的对父亲的责怪声传进我的耳朵。打伢子要吓打,哪有像你这样下手这么重的,万一把伢子打着哪儿,你不是害了伢子一辈子吗!你的臭毛病就是改不掉。

俗话说,奶奶疼的长孙子,妈妈疼的老汉儿。祖母是很疼爱我的。父亲和叔叔分了家,分开住。祖母跟叔叔一起过。时间稍长了,祖母未见到我,就要跑到我们家来看我,给我送好吃的来。父母亲掌握了祖母的“穴位”,在和祖母闹意见时,有意把我藏匿起来,不让祖母看见,让祖母受憋。最终祖母不得不服输认败,主动上门向父母求和,以达到她见到孙子的目的。正是出于疼我,祖母现在对我实行怀柔政策。当然,也恐怕还出于自责。她可能觉得,今天这令人心悸的、不愉快的流血事件,主要的责任要由她来负。祖母打水给我洗脸,擦我身上的血迹。然后打了3个鸡蛋,下了1碗面,端给我吃。在乡下,这种规格的待遇,只有贵客和病号才能享受。在又问了我一声痛不痛之后,祖母深情而又温柔地对我说:“你这伢子作贱,一叫,你就起来,哪会有今天这台戏。怕苦怕累哪行!不苦不累吃什么!吃牛屎,吃猪屎,也要起早,不然人家早当肥料弄走了。村上的小宝子当小偷,三和尚当叫花子,讨饭吃,还不是因为懒。有苦才有甜,古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以后长大了,不管干什么,都要舍得吃苦,不要怕累,不要发懒劲。你记住奶奶这句话,只有大病害死人,哪有大活累死人。本来不想叫‘大白虎’,又一想,不行,不能让你过这个坎,你才是个伢秧子,要好好育育,管管,像小树苗一样,不育,不管,长不成材,搞不好,要成歪材,废材。”

“只有大病害死人，哪有大活累死人！”这是祖母从书本上贩来的？百分之百不可能，她是个睁眼瞎。是祖母的长辈，或者是祖母的好友给她讲的，我未作过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倒觉得，就是她亲身体会到的，她就是版权所有者。

我的爷爷是个专捧宝盒子的职业赌家，一年到头在外面浪荡漂摇，家中的事，踢倒了油瓶都不扶，债台高筑时，还要打自家粮仓的主意，是一个典型的“大耗子”。祖母和爷爷婚后有2男2女共4个孩子，她是家庭的脊梁，顶梁柱。为了家，她既当女人又当男人，既上锅台，又下田间，既抓后勤，又忙外交。她经常是日未出而作，日已落而未归。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粗活她挂帅，细活她承包。冬天农活不多，她就点灯熬油，纺纱织布到一二更天。一年中，只有春节的3天，她才规规矩矩地在家呆着。

她起早绕沓纠（供烧锅做饭用的一种燃料）的事，更是传为美谈。为了白天多干其他活，鸡叫头遍，她就起来绕沓纠，当全村人纷纷钻出热被褥时，她身后的沓纠已经堆成小小的一座山。对一般妇女来讲，别说熬不了那个夜，也过不了胆气那一关，黑漆墨乌的，万一要是碰见鬼怎么办！

村里好心人，为她的境遇揪心，愁烦，她却无一声叹息，无一句怨言，也无一滴眼泪。她播种着希望，祝愿，收获着自信，真理和美满。凭着一双巧手，一副铁肩，她没有让儿女们肉露着，肚子空着。她给两个儿子讨了老婆，给两个女儿作了赔赠。没有她，就没有顾家这个家，直至没有我。她在创造中自会认清自己的价值。

我爱祖母。爱祖母的勤劳、质朴、善良。我稍大后，懂得的多了，也爱祖母的富于思想，多于智慧。她说的“只有大病害死人，哪有大活累死人”的话，我就很推崇，我把它当作祖

母赠送给我的精神瑰宝 ,珍藏在心间 ,刻在脑壁 ,溶入血液中。我以它为标尺 ,时常拿来规范我的行为 ;我以它为战鼓 ,不时地擂响 ,激励我过坎跨坡 ,闯关破隘。它一次又一次使我获得个人效益。在我经历我有生以来感到最苦最累的第 1 个时间区段时 ,又是它发挥精神变物质的属性 ,助我建立了业绩 ,为我个人的历史谱写了华丽的一章。

所谓第 1 个时间区段 ,即是指我 1962 年被军报派去驻浙江金华某部下放锻炼的那些日子。到部队不久后 ,我即随队出发“拉练”。对我来讲 ,“拉练”是我出娘胎以来从未受到过的苦和累的最大考验 ,也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第 1 次大爬坡。这次“拉练”的艰难困苦程度 ,当然远远比不上红军的“二万五”爬雪山 ,过草地 ,却也叫人小瞧不得。一个“拉练”过程下来 ,我的总的印象是 :兵不好当。我劝人们爱我们的兵 ,他们付出得太多了 ,非常值得爱。

早晨 5 点半的一声起床号音 ,拉开了野营“拉练”的帷幕。给你起床、整理内务、洗漱、上厕所等的时间很短 ,你要突出一个“快”字 ,迅速完成任务 ,否则就赶不上群体的趟 ,受到指责和批评。7 点钟开步走 ,好看的重头戏开始了。

走 ,不能便宜了你 ,得要负荷 ,左肩挎 1 支步枪 ,脖子上套 1 条装了大米的袋子 ,腰挂 4 颗手榴弹 ,右肩左斜的是水壶 ,左肩右斜的是小挎包 ,里面装有牙刷、牙膏、肥皂盒、小镜子、手纸、笔记本等小零碎。我的书包里还多 2 本书。背后是 1 个大背包 ,含有被子、床单、换洗衣服、鞋、袜子等。这些东西的重量我没有称过 ,大概足有 20 公斤。随着人的体力的消耗 ,它们的重量像是在无形地逐渐增加 ,对人体的压迫力也水涨船高 ,越来越强。

走 ,不是一种步速到底 ,突然说 ,敌机前来空袭 ,你就得箭

般地射向路基处的小树林、茅草丛，或猴子般地敏捷地攀到山坡的大石后。突然又说，前面的道路已被敌人的炮火封锁，要迅速通过封锁线继续前进，你就得或弯腰，或匍伏，躲闪腾挪，该停的停，该动的动，想尽办法以最短的时间脱离“危险地带”。突然又说，我们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右前方制高点，你就得撒丫子往前猛跑，然后手当脚使唤，往制高点上爬去。身上那么多的物件，若加上上述任何情况中所作的大运动量，往往已不是什么汗流夹背的问题，而是汗水湿透被子了，即汗水把背上背的被子都湿透了。

走着，走着，脚上走出大血泡，举步艰难。这走，确实是“拉练”中最具挑战性的项目之一。那次我们在路上走了半个多月，到最后的一二天时，每当走到离宿营地有千把米、几百米时，腿里的骨骼和筋络好像一下子都变成了老化了的塑料制品，无法自如地转动，每迈一次腿，不狠狠地咬一次牙，用有效的思想和信念激励自己是办不到的。我常常在这时用祖母说的那句话帮我渡过难关。

到宿营地，首先要做的是出公差勤务，给乡亲挑水，打扫卫生。晚饭后通常有会，没有会也要晚点名，由连、排干部们讲讲话。上床后，“高枕”不“高枕”由你，但却有“忧”，夜间一班岗等着你。有时还来个小插曲——夜间紧急集合，全体人员到野外做一番战术动作才给一天的群体活动划上句号。

我不是乌龟爬盘秤——自称自，事实是我花的代价要比一般战士还大些。连里封我为连宣传鼓动员。一路上，我跑前跑后，爬高下低，喊鼓动口号，念表扬好人好事快板词和诗歌，唱革命歌曲，所走的道路总长度自然就比一般战士的长。途中小憩，一般人可以抽烟喝水，高兴说话多说两句，不高兴说话就闭目养神。我不行，不是自己出节目，就是鼓动会演节

目的出节目 ,要么就展开现场采访 ,编写新的宣传材料 ,以防下段路程中“断粮”。晚上躺下后 ,我觉得我已变成了一个面捏的人 ,全身发软发酸 ,没有一点力气。

走到浙江瑞安县后 ,我参加了部队组织的军事训练 ,修工事 ,练战术动作 ,一天下来 ,也都累得个贼死 ,不过 ,我都挺过去了。在结束半年下放锻炼生活离开部队时 ,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半年间 ,我曾数次受到连、营口头嘉奖。

从鼓舞激励人发扬英勇大无畏精神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夺取胜利这一意义来说 ,我祖母讲的“只有大病害死人 ,哪有大活累死人”的话 ,是好的 ,积极的。但是 ,从纯科学的角度看 ,祖母的话就不是无瑕疵可挑了。大千世界 ,因大活累病和累死者 ,何止百千。1998 年长江抗洪抢险时 ,就有一些人累死在江堤上。在我经历我一生中最感苦累的第 2 个时间区段时 ,我有了胃病 ,而致病的罪魁祸首极有可能就是苦和累。

记不太真切了 ,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第 3 或第 4 年吧 ,我所在的单位解放军报时事处的人 ,像黄鼠狼拉鸡 ,越拉越稀 ,最后稀到由 23 人变成 8 人 ,实际上只有 7 人工作 ,另 1 人是新近从外处调过来的。过去 23 个人的任务 ,现在由 8 个人完成 ,准确地说只有 7 人完成 ,另外一人是造反派头头 ,是职业革命家 ,只管革命 ,不抓生产 ,因而工作量翻了 3 番。我和一个姓黄的同志负责时事版的版面工作。我们俩每隔 1 个月轮换倒班 1 次。

轮到上夜班时 ,晚上 8 点钟就要到办公室。那时新华社也很乱 ,效率低 ,所发模写稿截稿时间晚 ,影响我们的出报时间 ,每次都要到第 2 天上午 11 点左右才能开机印报。有时更晚 ,下午二三点开机的次数不算少。我回家后 ,洗洗漱漱 ,吃吃饭 ,到头和枕相亲相爱时 ,已是 12 点多了。下午 3 点半 ,

必须到办公室参加政治运动，一直“运动”到和全处同志一起下班。晚饭后，二郎腿还未来得及跷，上夜班的时间就到了。

虽然睡眠时间很少，人已疲惫不堪，却要调动一切神经，仔细认真地对待，否则会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已有前车为鉴。

印刷厂的一位排字工人，大概是白天参加政治运动搞得太累了，班上精力不集中，在捡字时将“毛主席万寿无疆”中的“万”字误捡为“无”字，从而被当作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他大概是当领导阶级当惯了，对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不适应，想不开，便从印刷厂的3层楼顶上纵身一跳，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有个兄弟版的编辑在审读小样时，未看出“毛泽东”3个字的折行问题（当时军报的造反派认为“毛泽东”3个字不是在一个行间出现，而是在两个行间出现，即属对毛主席不忠的政治问题），第2天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攻击，险些儿被送进了“牛棚”。

我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却遇到了一次大险情，吓得我魂不附体，险些儿神经大分裂。有天晚上我上班，看到从排字车间送来一则讣告的小样，读了读，并随手将几处不通顺的文字改了改，交当日值班的副总编辑审阅，副总编辑同意我的修改。第2天下午一二点钟，我刚进入梦乡就被一位同事叫醒，说是我经手处理的时事版出了大问题，头天值夜班的副总编辑要我去办公室见他。我往副总编辑面前一站，见他神色十分慌张，一脸的愁苦相，我便问出了什么事。

他说：“小顾，你怎么搞的？今天见报的讣告稿，是×总参谋长亲自审阅并作了修改的，你却把总长修改过的地方修改了，上面打电话来查这个事。唉！你也真是的。”

在那个残酷斗争的岁月，改了总长改过的话，岂不是活厌

烦了吗！我的两条长腿筛起了糠。不过，我申辩道：“我不知道稿子是经×总长修改的。小样你是看了的，文字很乱，不改成行吗？我改后请你审阅，你是同意修改的。”

副总编辑听了不再说话。他大概是听了我的申诉后琢磨过来了，觉得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我的身上，实属冤案一桩。

后来才查清，不像样的小样，是捡字工人多处错捡造成的，我的修改是合情合理的。这场风波以军报党委向军委写了个检查而告结束。事后，我上夜班时越发小心翼翼了。我很想获得喘口气的机会，但却没有。星期六，黄编辑替换我上一次夜班，让我休息休息。可是，耶稣的威信，这时也遭到严重冲击，他赐给世人的每周第7天的休息日，已被军报的造反派们擅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日。“三八妇女节”、“五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本是人们可以放松、欢乐、融和、潇洒的日子，但在军报这里，被造反派们统统加上“过个革命化的××节”的帽子之后——沦为普通的日子。

当我被黄编辑轮换而上白班时，同样轻松不了。除白天的8小时外，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搞运动，不到夜间12点后不会收场。不仅体力和精力消耗巨大，思想负担也十分沉重，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会在什么事上出了岔子被揪出来示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为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黑五类。平时也是黑的，只是类别低点儿，属于黑九类，那时的知识分子均为“臭老九”。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那时军报政治生活的生动写照。一个老红军副处长，在批斗女打字员、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小芮时，振臂呼喊“打倒小芮”的口号。他的口齿不清，咬字不准，“小芮”二字叫人听来，似当时在军报当临时领

导小组组长的江青的女儿的名字。军报的造反派们一口咬定,老红军副处长不是喊的“打倒小芮”,而是在喊打倒江青女儿的反动口号,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便对那位副处长进行了批斗,给他戴上了反对江青女儿就是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等帽子。

军事处的一个姓周的编辑,在自己的大字报中误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无”字错写成“资”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挨批斗,还挨了打,鼻血将挂在胸前的牌子都染红了。

为形势所逼,我不得不时时、处处、事事倍加小心。比如我那时写的大字报,字数多在五六十字左右,最多不超过百字。字数少,再在贴出去前多检查几遍,基本上不会出问题。我把我的先进经验向有些同事介绍、推广。

有句话叫“惹不起还能躲不起”,意思是躲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我却对其表示怀疑,所以在造反派制造的恐怖气氛最浓烈的时候,我和妻商定,我每天分别在上、下午的一个时间给她打一次电话,随便说点什么。她如果到时接不到我的电话,说明我已被送进“牛棚”,她得赶快下班回家,给我送被子、饭票和其它日用生活品。

打电话时,当然不能说:“今天天气,哈哈哈……”,因为要是被造反派们知道了,他们会说,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被国民党政府吓怕了的老百姓当时常说的话,你现在也说这样的话,是对无产阶级政权不满,是仇恨社会主义制度。我现在还能记得比较清楚的,我那时用过这样几个通话词:“我太忙,腾不开手,你是不是抽空回家将纱窗上的尘土打扫一下。尘土积得太厚了,遮住了阳光,使室内白天也有黑夜之感。”“别再忘了顺便买一条扫帚回来,好搞卫生,否则,到处都充斥着

垃圾 ,日子怎么过呀 !”“ 我们的儿子用手抓了自己拉的屎 ,在墙壁上到处乱抹 ,又臭又脏 ,家已不家了…… ”

又累又不顺心的日子 ,我却敢怒而不敢言 ;敢争而不敢为。我竟抱怨起父母来了 ,怨他们何苦省吃省穿勒紧裤腰带供我上学 ,获得文化 ,获得公职 ,从而有条件有机会遭此磨难。而这是多么的不合算 ,不如就在家扛大锹 ,捏泥巴团子 ,落个平安、平静。我现在过的这叫什么年月。

连岳母也不愿亲眼目睹下去了 ,她在一次吃午饭时说 :“ 德如 ,我想回杭州秀珍(岳母的大女儿)那里去了 ,你给我买张火车票。”我愣了 ,伸出去夹菜的筷子停在半路上 ,瞪大两眼岳母 ,问她为什么要走。岳母说 :“ 我看你太辛苦了 ,你的钱不好挣 ,我吃你们的 ,花你们的 ,心里过意不去 ,走的好。”原来如此 ,吓我一跳 ,我以为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老人家 ,老人家不满 ,愤而离去。为这事就好说了。我对老人家说 :“ 妈妈 ,你安心地过你的。走不得 ,别烦我的神 ,大不了苦点累点 ,紧张点 ,不至于病倒 ,死掉。这种日子总会有尽头 ,天理难容 ,人意难容。”

其实 ,因为劳累 ,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规律的问题 ,我这时的胃恐怕已经坏了。每天吃晚餐前的 1 个小时左右和起床后 ,我的胃像有沙纸样东西在磨擦 ,作热作烧 ;胸口像堵了什么东西 ,直欲打嗝。如果不是因为忙 ,我又不喜欢看病 ,听之任之 ,而是及时去医院检查 ,我可能会被诊断为胃有炎症。只是后来由于胃痛得我支撑不住才去请教医生 ,说是我得了慢性胃炎。

病很可能是由这段时间内睡眠长期不足 ,工作量过大 ,情绪太紧张等而造成的。和我同时上夜班的军报编辑们 ,患胃病的人相当多。黄编辑后来也因胃癌而动了手术 ,我们俩不

仅是同事,还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军报领导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对夜班同志的休息和生活十分重视和关注,创造各种条件保障他们的健康,给他们的待遇相当丰厚。我去军报“走娘家”碰到我认识的正在上夜班的同志时,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今天的美景,是我们那时上夜班的同志用宝贵的健康的牺牲而换来的,我要给军报领导递交报告,申请补偿。

我的胃癌的发作,恰恰是在我经历我有生以来最感苦累的第3个时间区段。1985年冬的一天,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后勤卷的编辑任务,我从总后编审室回到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学术一部,屁股还未将办公室里的椅子坐热,学术一部的部长便指派我到院办领受了一个新的任务:任学院新办的高中文化班的语文教员,1个月内讲完普通高中学生用的3年的语文教材,1周后正式开课。我二话没说,服从安排,按时到职。领导和组织的托付,怎么能讲价钱。我衡量这件事也绝非小菜一碟,是人即能胜任,领导点了我的“将”,说明我尚有声誉。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当一次教员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可以填补我职业经历上的一个空白。我出身学生。小时在家就干过农活,1958年在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农村劳动锻炼半年,算是当过农民。参加复旦大学新闻系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时,在一家猪肉案子上卖过肉,可以说经过商。又曾以大学生下放劳动锻炼的名义,在上海第5钢铁厂炼铁车间炼了半年的铁,说当过工人,恐怕不能说是尽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子。长期盖军被,着军衣,不仅当过兵,而且是个老兵。工、农、商、学、兵都当过,就是未当过教员,现在天赐良机,使我得以补缺。

教员身份一确定后,我就马上联想到蜡烛。从懂事时起,到长这么大,我多次读到、听到、看到过人们把当教员从事教

育事业说成是像蜡烛燃烧一样 ,毁灭了自己 ,照亮了他人。我想 ,照亮是形容 ,毁灭也是形容 ,而且是可怕的形容 ,问题怕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 ,当我进入教师的角色之后 ,我才发觉 ,自己事前并不了解自己所接受任务的艰巨性 ,而把它看轻了。在当过教师的人看来 ,备课时间如此之短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授完如此多的课本内容 ,不是神话 ,也是笑话。但我没有退路 ,只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除了白天 8 个小时忙于备课、讲课和批改作业外 ,哪一天的夜晚的一二点钟之前 ,也未熄灭过桌上的台灯。尽管如此 ,还存在时间紧缺的危机 ,不得不从星期天的时间中挪用部分过来。好在这时间是我的 ,姓“私” ,而不姓“公” ,否则 ,我将会因犯挪用“公时”罪而受到起诉 ,锒铛入狱。

与此同时 ,一些私事还在熬煎着我 ,毁坏着我。我的一些亲友要在京郊开一个豆腐店 ,交给我的任务是办营业执照 ,租房 ,采购一些物品。我的外甥女和侄女要打工 ,求我帮她们找关系 ,托熟人。那年冬天似乎比一般的年头要冷些 ,路上积了厚厚的雪 ,我经常骑辆自行车从西城到东城 ,从南城到北城 ,来回奔波 ,饱受冻饿之苦。

劳累之后却得不到应有的调节 ,甚至觉也睡不好 ,饭也吃不好。我的家白天像个小饭馆 ,开饭时 ,家里的人和客人围坐一大桌 ,我想吃顿安静饭 ,便决定让他们先吃我后吃。可是 ,等他们酒足饭饱之后 ,我的食欲也没有了 ,常常是吃几片他们从家乡带来的自制“花生糖”、“芝麻片”等 ,算是对吃饭问题作个交待。到了晚上 ,我的家又成了个小旅馆 ,双层床被客人挤占仍不能满足需求 ,只好搭地铺。呼噜声 ,咬牙声 ,构成了美妙的交响乐 ,但美妙得我无法合眼。

这时 ,我的胃疼痛加剧 ,比已往任何时候都要厉害。我采

用吃点东西 ,喝热茶 ,轻揉等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应付 ,以求缓解 ,但却是瞎子点灯——白费。病痛已如脱缰的野马 ,不听招呼 ,不服管理 ,恣意肆虐 ,撒野 ,逞凶。我只得求助于加大用药量 ,躺倒不动。不久 ,病情升级 ,我开始拉黑便。这本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可我是天字第 1 号大医盲 ,竟泰然处之 ,不动声色 ,让这种状况延续了 1 个多星期。这天清晨我醒来 ,感到嗓子眼被一个热乎乎的、软软的东西堵住了 ,我用力将那东西咳入口腔 ,然后吐在地下 ,一看是一团子鲜红的血。但我觉得它与吐痰并无质的区别 ,何足道哉。想起办公室今天有事 ,我必须到场 ,便起床准备上班。走动了几步 ,我觉得头晕 ,身子摇晃欲倒 ,便赶紧伏在桌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我去厕所 ,拉的仍然是黑便。便完 ,我起身 ,突然 ,觉得眼前一黑 ,脑袋疼痛无法忍受 ,身不由己 ,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妈” ,便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苏醒过来时 ,发觉自己躺在床上 ,原来是妻和几个客人把我从厕所里抬过来的。

妻要来了救护车 ,送我上解放军总医院。在妻的帮助下我坐起来 ,只觉一阵恶心 ,接着便大口大口地喷血 ,染红了好大一块地面。到医院后 ,我又一次大口大口地向外喷血 ,也是染红了好大一块地面。只是到这时 ,我才意识到 ,我的老朋友——胃病已今非昔比 ,用《小二黑结婚》里二诸葛的话说 :火旺于夏 ,恐怕有些危险了。

在十分劳累的情况下 ,我的胃癌发作了 ,使我不得不怀疑 ,劳累与胃癌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 ,要我从医学的角度去解释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说不出 ,说出了也是胡扯 ,驴唇不对马嘴。还是让癌症研究者和专家们提供准确的答案吧 ,我讲明了情况也就足够了。

“心栓”不“拨”难有好

“嗒！嗒！嗒！”有客人来，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旧友周君，我说：“是你呀，哪一阵香风把你吹来的，真想不到。快坐。我给你泡茶。”

周君按住我的拿茶杯的手：“别忙了，你就给我老实呆着，我们多谈会儿话，时间宝贵。”说着他拿条凳子先坐下。然后，凝视了我许久，说：“怎么这样瘦，也老了许多，如果在路上遇见，头和你的头碰青了，我也不敢认你，叫你。”

“你却是菩萨穿的鞋——老样子，依然一个英俊小生，似乎你永远不会老。驻颜有术，介绍介绍你的经验，虚心向你学习，哈哈。”

“你还是那么乐观。你掌握的信息，恐怕还是我仍在当中学教师吧，但不久前我已改换门庭，投靠了一家省进出口公司，这次就是为公司处理一件事而来京。由于公务忙，时间紧，在京的朋友家都未去过。今天上午在木樨地邂逅老彭，简短的谈话中，知道你的近况，大吃一惊。我已买好机票，还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我得赶往机场。本来打算下一次来看你，好在我现在来京的机会较多。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这次就来，一定来。”

他“不过”2字的包藏，我准未猜错：他是想，我已朝不保夕，是一个晚上脱了鞋早晨不知来不来的人，错过这次机会，改为下一次再来时，有可能像贾宝玉看林妹妹一样，看人未见人，产生“我来迟了”的悔恨。不过，他并未明说，我也捡能说不出的说：“何必搞得那么紧张，有空时再来，有何不可。我们是老朋友，我还会怪你不成！你忙中抽空看我，非常感谢，

到底是老朋友。”

“你要好好养息。心放宽些 ,肚量放大些 ,能忍则忍 ,尽量少怒 ,少气。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班的老陈 ,读中学时不是一头秃疮 ,个子矮小 ,很不起眼吗。可现在已是我们省内闻名的书法家了。我回去请他将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写成条幅寄给你 ,你裱一裱挂在室内 ,勉励自己。听老彭说 ,你的病是你这几年气不顺造成的 ,是吗?”

他应该来看我。他的到来很有价值。他添了我的见闻 ,引发了我新的思考。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 ,因为我回答不了 ,回答不好。我对他笑笑 ,然后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即对不起 ,无可奉告。

我们俩继续说了会儿话 ,始终围绕着我的病进行 ,连一个“擦边球”都未打过。他不时地看看表。为了防止万一误了登机 ,我提前下了善意的逐客令 ,要他立即前去飞机场 ,并相约来日再相会。下楼梯的体力消耗我已付不起 ,只在自家门口处与他握手告别。

我这时是拥有空闲时间最多的“富汉”、“大款”。我整天用想来花我的“财富”。周君走后 ,我又用想来花我的“财富” ,反正空闲时间有的是 ,不花白不花。我在想他曾提到的老彭的看法。老彭是我的至交 ,我们过从甚密 ,彼此知根知底。他认为我的癌是生气生出来的 ,也就可以说 ,他是持气可致癌看法者。他是一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 ,一度的政府官员 ,对医学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他的“气可致癌论” ,绝不是自家制造 ,而属“传销产品”。

但是 ,此前我并不知道有“气可致癌”一说 ,只知气可致病、致死。我就经常见到、听到某某气昏过去了 ,某某气得彻夜难眠 ,不得不住院治疗。在书本上 ,在影视屏幕上 ,在戏曲舞台

上 ,我见到年轻有为、盖世奇才的周瑜 ,被老谋深算、智高才广的诸葛亮气得吐血而亡。至于究竟气成什么样的病 ,死于什么样的病 ,我不知道 ,也无法、无必要知道。

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还知道 ,得了癌的人不可生气。我术后 ,有位先生和我发生了纠纷 ,他对人说 ,和他缠 ,不要饶了他 ,非把他气死不可。显而易见 ,他认为癌症患者气不得 ,一气就会呜呼。可是 ,在我身上 ,他的观点至今未被证实是科学的。

老彭是“气可致癌”看法的接受者 ,并向他的下线“传销” ,可见这种“产品”并非人们不屑一顾的弃物 ,而是值得人们重视和珍视的好东西。我想成为一个与老彭持相同医见的人 ,觉得未免显得盲从 ;做一个与他持不同医见的人 ,又嫌自己太具随意性。我做了这样最后的抉择 ,将生气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 ,结论由他人下 ,于己 ,恐怕不失为明智之举。

我要是像孙悟空那样 ,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好了 ,像他那样奉行独身主义不恋女色就好了。可我是从娘胎里出来的 ,长大后结了婚 ,成了家 ,有了儿女。于是 ,伴随我的行为而应该产生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我有了 ;而应该产生的喜、怒、哀、乐、烦、愁等我也有了。我不能像孙悟空那样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 ,自由自在。

我曾自己生过自己的气 ,不过 ,那是前些年 ,这几年自我感觉良好。和领导少顶撞 ,和同事无齟齬。生就的贱骨头 ,无所事事 ,便觉得心像猫掏似地难受 ,业务工作上 ,因完不成任务 ,或质量太不上档次而受到指责的事 ,并不多见。我不作非份所求 ,把陈毅写的“莫伸手 ,伸手要被捉”既当诗句欣赏 ,又作信条供奉。后又搞来“人到无求品自高”的条幅 ,珍藏在一个夹子里 ,时常拿来翻看 ,权当镜子一样照照。我称党纪国

法、军纪军规是生命线、荣辱线、贵贱线、价值线，用它们来圈定我的活动线，过了这个线的话不说，过了这个线的事不做，不越雷池半步。忙完公务回到家里爱喝两杯，杯中极少盛有刚才带回来的未消的余怒和未消的余气。在办公室里我不乏安全感，夜晚在家里我垫高枕头睡觉，不怕半夜有鬼敲门。领导很通情达理，该给我的给我，有时过于优厚，令我受宠若惊。我所在的大单位是绿化和卫生模范单位，它的自然环境，还有政治氛围，使我感到温馨、陶醉、甜蜜，实在是心旷神怡，无气可生。

我和妻以前曾有事端，近些年，“战事”连绵，风波频兴，却在情理之中，是事物内部规律发展的必然反映。妻常说，我哪一点也不比你差。这话一点不假。甚至有些方面她比我强，比如心理承受能力即是。

她生在厦门鼓浪屿一贫苦邮电工人家庭。五六岁时，因家境所迫，她的父母将她卖给一个姓吴的资本家家中为养女。在吴家呆了1年多，解放大军南下，吴家全家人去香港时，她由自己的亲哥哥出面，要回到生身父母这边。就为这眨巴眼的一段时间，后来给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她参军后一直表现不错，具备了一个党员的条件，但就因为曾当过养女的公案，迈不进党的那道门坎。一段时间，还准备给她的身份定为资本家出身，这意味着她的入党愿望的实现非常渺茫。在和她户外散步交谈时，或和她坐在家中沙发上闲聊时，我为她的事愤愤不平，这是社会、历史，也可以说是父母造成的遗憾，怎么能由那时年幼无知，命运任人摆布，后来长大成人的弱女子来承担全部责任呢！这公道吗！合理吗！她总是一笑解千愁，要么就说，不入就不入，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不错，总不能人人是党员，那就显不出党员的先进性来。瞧，妻想得

开,多豁达。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与妻相比,我矮了一大截,在与她出身有关的问题上,我差点翻了“船”。“文化大革命”的一天,我原先工作过的解放军报时事处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跟我说:“顾德如,你怎么讨这样的老婆,社会关系那么复杂。”我一听,恶向胆边生,气不打一处来。这时,正是军报造反派搞白色恐怖搞得最凶的时候,慑于他们的淫威,许多人都不敢正眼看他们一下,跟他们说话,像小李子跟慈禧太后说话一样,只能说“是”,不能说“不是”。可是,我今天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觉得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是太岁,我也要在你头上动动土,是老虎,我也要摸摸你的屁股。我对那位造反派头头说:“我怎能不讨这样的老婆,质量不算孬嘛。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愿意娶她。不管她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愿意和她共同兜着。我看她的社会关系并不怎么复杂,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查去好了。”说完我拂袖而去。我将自己的英雄行为对妻说了,她说何必那么认真,愿意说让他说去好了,然后又是一笑解千愁。

在与妻恋爱时,我已料想到,我们一个清华,一个复旦,这种哪一个也不比哪一个差一点的二者组建起来的家庭,是最富于碰撞性的家庭,稍不注意,就会成为一个争吵型的家庭。但我没有改变主意,另行选择,组织另一种类型的家庭,因为我喜欢与妻这种条件人结合,尽管这种结合潜藏着危机,隐祸。这就叫赵、钱、孙、李,各人所喜。

我曾在电视里看到,胡适先生年轻时,听从母亲的安排,与安徽绩溪老家的一位农村妇女结为伉俪。陈独秀得知后很火,骂胡适先生,劝他离婚,另起炉灶,胡适先生却坚持与那位农村妇女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看完电视后,我就笑话陈独秀

先生的愚蠢：人家胡适先生是非常聪敏的一个人，他所以要建立那种类型的家庭，肯定不是迫于无奈，而是受自己的意愿、追求驱动所致，你陈先生管这种闲事干什么。

我的家庭，主要由于我的责任，果然成为争吵型的家庭。但是，因我早有思想准备，吵架呕气产生的对躯体的破坏性，大为削弱。

其实，家庭带给我的是：利大于弊，益大于损，乐大于愁。妻对我的贡献颇大。她的各个方面我都满意。虽然，有时也由于她的不是引起我们争吵，使我生气，可当我从大处一想时，气伤身的功效就微乎其微，绝不至于致癌，如果气可致癌论果真是科学的结论的话。

倒是母亲这些年气得我不轻。有支歌唱道：“世间只有妈妈好”。我喜爱这支歌，听来特别亲切，因为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好妈妈，她对我的恩重如山。母亲给了我血肉的身躯，给我提供了创造、发展、进取、追求的条件和机会。特别有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的这块牌子的获得，与母亲的贡献密不可分，尽管她并不知道。

我是1957年参加高考的。说句不自谦的话，那时我对考基础知识这一项充满自信，觉得是瓮中捉鳖，稳拿分数。就是作文犯嘀咕，搞好了能拿高分，搞不好有可能“烤糊了”。为了有好成绩，我预先猜了两个作文题，写成稿子背了下来，以备他日之用。所猜的两个作文题中，有一个便是“我的母亲”。

考语文的那天，我打开试卷一看，作文题果然被我猜到了。要不是在考场，我会发了疯似地狂歌乱舞起来。我拿起笔不是动脑子在写，简直像是用照相机在照，咔嚓，咔嚓，迅速地将我准备好的稿子“照”到试卷上。时光已逝去近40年，

作文的一字一句虽然记不起来 ,但大致内容还是历历在目 ,它是这样的 :

母亲从小命途乖舛 ,她出生在一个穷手艺工人家 ,迫于生计 ,她 4 岁时被父母送给一个粮行老板当养女。不到 20 岁她就出阁。婚后不久 ,丈夫夭亡 ,她改嫁丧偶的我的父亲。在横征暴敛、灾荒连绵、盗匪遍地的旧社会 ,母亲和一家人过着清苦的日子。她非常勤劳 ,每日锅上一把 ,锅下一把 ,屋里一把 ,屋外一把 ,辛勤劳作 ,不知疲倦 ,从不言苦。她有一副热心肠 ,谁家有了困难 ,遇到难题 ,求援于她 ,她总是尽力而为 ,鼎力相助 ,不图回报。她像一块磁铁 ,走到哪里 ,总有一批姑娘和妇女被吸引在她的周围 ,大家推心置腹 ,真诚相待 ,情深谊厚。她性格温和 ,谦虚待人 ,很少和邻里发生纠纷、争吵。她非常爱儿女 ,有好吃的让儿女们先吃 ,有好喝的让儿女们先喝 ;儿女们病了 ,她恨不得哀求上苍 ,将病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代替儿女们受折磨 ;儿女们实在太淘气了 ,她顶多骂几句 ,很少动手打孩子 ,即便打了 ,那巴掌像是给孩子搔痒痒。母亲是个好人 ,但好人不交好运。

1949 年 ,母亲的生活揭开了新篇章。她在一个吃公家粮的土改干部启发、教育和引导下 ,走出了锅台 ,走出了家门 ,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去 ,成为一名有较高政治思想觉悟的、有一定组织发动能力的、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新型农村妇女。她组织一批青壮年妇女成立兴修水利突击队 ,因事迹先进 ,成绩突出 ,而分别被县、专区评为治水模范。她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因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善于组织教育群众 ,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她的各项任务 ,而多次受到鼓励和表扬。她曾担任过村和乡妇女主任 ,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妇女工作。

是共产党使我的母亲获得新生。共产党是我的母亲的母亲。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共产党。共产党培养了我的母亲,也使我获得了读书上学的机会,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情。

我想,我的这篇作文,虽非绝妙的华章,至少也不是劣质产品,得分不会太低,否则,复旦大学的大门我是跨不进的。

我的母亲不仅是家庭的功臣,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她1958年去马鞍山钢铁厂参加大办钢铁,在马鞍山钢铁厂水泥车间当工段长,因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奖励。不幸的是,在一次抬石灰上跳板时,脚下一滑,闪坏了腰,虽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背却开始驼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厉害,直至整个人弯成一个直角形。近一米七的强壮的母亲,身高竟不足1米。每当看到母亲越变越矮的身躯,我不免酸楚阵阵。但也为母亲感到自豪,我觉得母亲的身躯虽然越来越矮,形象却越来越高,可以直插云端。我恨自己笨拙才疏,如有朱自清、谢冰心文学大师们的如椽大笔,以驼背为素材,写下母亲,肯定可得一散文佳作。

1962年“大办钢铁”下马时,安徽马鞍山钢铁厂厂方一再挽留母亲,要她留下来继续当工人。母亲考虑到父亲有病,弟弟幼小,家里缺了她就会散架,坚持走人。母亲的请求获准后回归故里,继续担任村干部,直到年近70岁时才退下来。

母亲一生不爱向公家索取。有人对她说,你这不要那不要,伤残补助不可不要。你的驼背是工伤造成的,你到马钢要求给予伤残补助,合情合理,名正言顺。母亲摆摆手说,自己又不是活不下去,何必找公家的麻烦。母亲把为集体、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当成自己的天职,理所应当。她始终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奉献,在奉献中实现她的价值和人格的升华。

但是 ,我的母亲却有严重的缺陷 ,她像家乡的许多人一样 ,从小就沾染了赌博的恶习。在这方面 ,她和我的父亲真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我父亲也好赌。夫妻俩你赌我也赌 ,彼此彼此 ,谁也没资格说谁。赌输了日子就难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解放前 ,一到过年 ,也即过春节 ,我们家就没有年夜饭米 ,总是叔叔慷慨相助。过年了 ,孩子们总想穿上新衣服。没有钱 ,哪来的新衣服。我有时尚可添件上衣 ,或者添条裤子 ,而妹妹过年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用母亲的嫁衣改的。每忆及此 ,我对妹妹的怜悯之情便油然而生。令人遗憾的是 ,妹妹长大后 ,踏着母亲的脚印走 ,也赌得厉害。

由于经济困难 ,心绪不好 ,母亲和父亲经常吵嘴打架 ,吵急了母亲要么投河 ,要么悬梁。父母的不和 ,给我们小孩子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生活得很不愉快。那时我企盼着 ,要是有一天大人们都不赌钱了该多么好。心想事成 ,好梦成真。不久家乡解放了 ,赌博现象销声匿迹 ,我由衷地敬佩共产党的伟大。

近些年 ,久违了的赌博现象 ,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杀回中国大地 ,兴妖作怪 ,播散灾星。我很自然地把它与母亲联系了起来 ,担心母亲会“旧病”复发 ,重操旧业。又觉得不会吧 ,母亲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 ,一贯是正面人物角色 ,说人家的人 ,现在加入赌博者的行列 ,怎么说得过去呢 ! 怎么好意思呢 ! 但愿母亲能自重。

钱确实赌不得啊 ,它是高压电线 ,触了就倒霉。那时我们家的情况还算是好的 ,我亲眼目睹有的人赌输了卖儿女 ,卖老婆 ,甚至连自己也卖一卖壮丁 ;有的卖田地 ,卖房屋 ,将先辈辛苦创造的家业抖擻个精光 ,成为遭人唾骂的败家子 ;也有的讨饭叫街、当小偷 ;有的甚至当土匪 ,杀人越货 ,丧尽天良。

赌钱人都想赢钱 ,但却挺邪乎 ,赌钱人都输 ,至少我没有见过有赌钱赌发了家的。我有个堂伯父 ,纸牌、麻将、4 字宝 ,样样精通 ,全面发展 ,人称他是赌博场上的“小神仙”。就是这个“小神仙” ,为还赌债卖了祖上留下的三进九间大瓦房 ,卖了一二十亩良田 ,最后居然卖了儿子的订婚凭证——“红庚”。我那伯母其貌不扬 ,个子奇矮 ,两只眼不是两只眼 ,是两条缝。她姓金 ,所以人称她“金瞎子”。她要不是托长相的福 ,也早被“小神仙”卖掉了。这真应了《朱子家训》里说的 :“莠田丑妻是无价之宝。”伯父的儿子长成劳动力后 ,家里无田可种了 ,伯父便让儿子去给别人家当雇工 ,替人家种田。伯父一家人视伯父为仇敌 ,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 ,我在背后也喊伯父“败家精”。

亲身体会和亲眼所见 ,使我对赌博深恶痛绝 ,不共戴天。我不允许我的家庭中有人参加赌博行列。我对妻放心 ,放八乘大轿请她赌 ,她也不会赌。我给儿女们打招呼 :爸爸是最反对赌钱的 ,谁要是赌钱了 ,我就跟他(她)断绝关系。爸爸是说到做到的 ,勿谓言之不预也。

怕出事 ,偏出事。家乡传来讯息 :母亲是赌场上的常客 ,而且由于年岁大了 ,眼睛不好使 ,总是输多赢少。我非常失望 ,也非常生气。我写信给母亲说 ,你已丧失劳动能力 ,主要靠我寄钱维持生活。我的钱来之不易 ,是血汗钱 ,你用来买油、盐、酱、醋、茶可以 ,用来买鱼买肉吃可以 ,拿去赌博 ,我能高兴吗 !你闲得发慌 ,不妨多睡睡觉 ,养养精气神 ;也可以找合脾气的人 ,天南海北地扯谈 ,消磨时光 ,最好是多动动脑子 ,寻找赚钱的门路 ,指导弟弟一家走发家致富的路。和母亲见面时 ,我也是苦口婆心 ,如此这般地劝说她。

尽管我真情似火 ,却暖不热母亲的心 ,她的理智和良知 ,

被赌欲吞噬殆尽 ,你说你的 ,她赌她的。她只管自己的纵情 ,却不管我的愁烦。为了母亲赌钱的事 ,我经常是一连几个夜晚睡不好觉 ,不知怎样对待母亲才好。

我开始对母亲产生反感 ,渐渐地有些格格不入。过去我们母子见面时 ,有谈不完的心 ,非常融洽。现在代之以争执 ,以吵架。就在我住进医院的前几天 ,我和母亲还恶吵了一架。我和母亲多年共同精心筑造的感情桥梁 ,濒临坍塌的危险。我无法具体说出母亲的行为对我的健康造成多大的危害 ,但确实是给我的精神和肌体带来不小的打击。

后来 ,我明白过来了 ,我劝母亲戒赌 ,是不明智之举。在我的家乡 ,洁身自好的有几个 ! 赌钱人的比例起码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那里的人们把赌钱看成像吃饭、喝水、谈心等事情一样 ,是生活的基本内容 ,平常得很。不赌的人才是个怪人 ,才不正常。母亲在这样环境中生活 ,要她不赌 ,也实在难为她了。这赌风何日才能铲除呢 ?! 让它存在下去 ,就会有无数的家庭和个人遭到不幸 ,尤其是无数天真可爱的孩子会深受其害。我要向正在赌博着的大人们大声疾呼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请你远离赌博。

除母亲外 ,要数儿子惹我生的气多。我的儿子 ,与其说是我的儿子 ,还不如说是我的冤家。有时他气得我真想喊他大爷 ,而不是他喊我爸爸。人的心思 ,要随着年龄变化而转移 ,不能天翻地覆也不动摇。我的儿子则是十几年一贯制 ,一玩到底。他小时候就淘气 ,就爱玩。这没有什么 ,孩子嘛 ,任务就是玩 ,淘气的孩子 ,顽皮的孩子 ,长大了说不定倒是块材料。到了上学的时候 ,心思理应转到学习上来了 ,可我的儿子依然玩劲十足 ,以玩为主。

已是初中生了 ,总该收收心了 ,我的儿子却把他的玩性发

挥得淋漓尽致。他是电视大王,一坐到电视机面前,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不动窝。如果我和他妈妈不阻止,他可以从早到晚一直看下去,饭都不带吃的。他不“挑食”,只要有画面他就爱看。他热衷于体育,学校里的体育课和课外活动中安排的体育运动项目,不能满足他的体育饥渴,他要另外“加餐”和一帮子哥们练飞毛腿、铁砂掌、少林拳。就因练少林拳,练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他练进了派出所,他妈妈吓得魂不附体。

这一天,他骑自行车由学校回家的途中,因车速快,车闸也不完全管用,自行车的前轮撞上了一辆小汽车的“屁股”。汽车司机下来一把抓住我的儿子不松手,要我儿子赔偿损失。我儿子说,什么也没有碰坏,我赔偿你什么损失。双方各执一词,争吵得不可开交。司机是个二十上下的武警小战士。双方都是年轻人,火气大,说着说着,就推搡了起来。我的儿子在学少林拳时,还从哥们那儿学到了一句话:真要是动起手来,要先下手为强。这句话这会儿用得上了,我儿子先是给对方一拳,接着又是一脚,手脚并用,双管齐下,使对方手指受伤,据说手上的表也被踢飞了。小武警战士当然更不肯轻饶了,拉着我的儿子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里的人打电话,要我们家长去所里解决问题。负责直接处理我儿子事件的一位年轻民警,要我们(我的妻子也到场)赔偿医药费,外加一块手表。我只同意拿医药费,拒绝赔手表。我说,他说手表被踢飞了,有什么证据?对方要不说成表,而说成是什么一件价值连城的饰物,也要我们赔,我们只能赔命。年轻的民警说,你们要是坚持不赔表的话,我就把材料整理整理上报分局,要求对你的儿子实行拘留。年轻人也不分对象,居然吓唬人起来了。这种事也要拘留,我看国

家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只能把钱用在盖拘留所上了。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回去了。你有什么事要找我们,请打电话。”我拽着妻的胳膊,准备走人。我见妻直哆嗦,脸都有点发白。年轻的民警说:“你们先别走,等我请示一下所长再说。”年轻的民警从所长那里回来时,只叫妻到他的办公室去,让我在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儿,妻出来了,我问她是什么样的情况。她说:“赔了医药费,再赔表钱,我身上带的钱还缺一些,人家也不非要赔够不可,有多少是多少。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对妻笑了笑说:“你真是个冤大头。”

令人可恼的是,儿子玩起来像条龙,学习起来却成了条虫。他读书时千姿百态,或靠或卧,即使坐着,眼睛直勾勾地对视着书本,半天不见眼光转移,不见书页翻动。有时甚至合上眼打起呼噜。

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像赛跑一样,属冲刺阶段,要咬咬牙,加把劲,猛向前冲,才能获得好成绩。可是,热衷于体育的儿子,只知赛跑时要冲刺,不知这个规律也适应于读书学习,从他的行为看,你根本分不出哪是平时,哪是考试,反正都一个样。

他的精力集中于学习的程度,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五六十,我要是稍微不实事求是一点说,大概也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班主任老师也多次对我说过:你儿子身上大有潜能可挖。

天上掉不下馅儿饼,书本里蹦不出好成绩,儿子由于心思不主要转向学习,成绩当然平平,如此下去,高考肯定没有戏。他学不好,却给我招来了麻烦。他妈妈责怪我说:“你这个爸爸怎么当的,只管自己上班,打球,下棋,不管儿子的学习。”我说:“学习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什么。我父母从来没有管过

我学习的事,我照样上大学。”妻说:“你老是拿自己比,你不是没有那个条件吗,你爸爸、妈妈没有文化,而你是大学生,能够管,为什么不管。以后你抽空给儿子辅导辅导。”

我没有理会妻的话,妻却像蚊子一样,经常在我的耳旁哼哼。妻的蚊子战术搞得我不得安宁,我只有服输,决定当一回兼职辅导老师。

在未赴辅导老师任前,我作了个教学计划,决定首先抓一下儿子的思想作风建设,解决学习不刻苦、不用功的问题,然后再作具体的辅导。我这也叫两手抓,当然也要两手都要硬。解决思想问题,当然要讲一般的抽象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举一些生动事例,收效才大。于是我想到了我的一段学习经历和一个叫A的同学的中学学习情况,决定以此为教材,对儿子施教。

我在读初中一二年级时,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拿了许多大考、小考和分科考的第1名,老师和同学们都夸我聪敏,脑袋瓜子灵。他们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好成绩更主要的是靠刻苦挣来的。平时我在学习上从不马虎。考试前,我将学习的“法条”“拧”得更“紧”。不管是期中考试也好,期末考试也好,我都在考试前的1个月进入情况,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我将星期日由原来的全休改为半休、小半休。课外活动,能溜则溜,人家在唱歌跳舞,打球拔河,我悄悄地躲在一旁,背课文,做练习题。每天早晨,同学们开始洗漱时,我已离开热被窝一二个小时。到了考试的前1周,我有点不惜牺牲了,除白天的“正常班”外,每晚都要借路灯光“加班”到一二点以后。我们现在常爱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时间能不就是学习成绩吗!我比别人花的时间多,学习成绩和人家一样,岂不公

道、不合理吗！

不幸的是，我在初三时中了邪。我曾经上过小学的白渡镇，有一位姓葛的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享誉全校。他学习成绩优秀，文娱、体育才能也高人一筹，文章是经常上全校和班级出的墙报和黑板报的，风骚领尽。我的同班的一个姓王的同学同我谈起他时说，这位姓葛的同学称，靠死用功搞好学习算不了什么，不怎么用功就拿高分，才算真本事。王同学说，葛同学平时拿课本当手纸撕了用，到考试时向别同学临时借用课本复习一下，照样考得很好。

听了王同学的介绍，我对葛同学肃然起敬，认为葛同学确实伟大，与他相比，我是小巫见大巫，相形见绌，自惭形秽。我倒不失为男子汉，心想，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为之，我亦能为之，我也要伟大一回。我并未仿照葛同学采用将课本当手纸的做法，但泡在篮球场上的时间大幅度地增加了，和同学们胡聊闲扯占用正课学习的现象频频发生了。课堂上我不注意听，作业能对付过去就行。考试复习期间，依然不紧不慢，悠闲自得，不当回事。我一心等待奇迹的发生，小学弟顾德如不用功学习也能得高分，和老大哥年级的葛同学一样风光，一样露脸。结果，我是演了东施效颦的一幕，自家给自家丢了丑。我的考试成绩像置于冰室中的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急剧下降，只能算作中等。我赶紧掉转船头，走自己的学习道路，但也在经过了相当长的“学习萧条”期后，才使自己的学习成绩恢复到原来的“位”。

这一次受挫付出的代价，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到准备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以苦读圆我大学的梦。高中2年级时，我便开始利用每周星期六晚上别人看电影的时间和星期天的部分时间，有计划有系统地复习高一的课程。刚升高三，我照

此办理 ,抓紧复习高一和高二的课程。高三下学期 ,我便取消星期日和星期六晚上的休息 ,将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 ,准备高考。我也搞文娱、体育活动 ,但以能够恢复疲劳 ,保持饱满学习兴趣即可为限度 ,再多一点时间也不花。高考临近时 ,文科每门课课文中的百分之七十 ,我都能毫不“卡壳”地背诵出来 ,其余部分的重点内容 ,我也了如指掌。可以这么说 ,要考的几门课的内容 ,几乎尽皆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幕上 ,我需要选取什么时 ,它们就能自动地清晰地显出来 ,满足我的要求。正式考试时 ,我未曾在一道题前受阻过。每门课的试卷 ,我都在下课铃响之前答完 ,并有充裕的检查时间。考试完毕后 ,我认真回想了一下 ,没有发现我有一道题回答不出和回答得不正确。这时我觉得 ,我已不是什么考取不考取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进第一志愿的学校的问题。几百个辛苦的日子过去了 ,现在我品味着辛苦给我带来的甘甜。

A 同学身上发生的事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学习刻苦不刻苦 ,结果大不一样。他的智商比我高 ,这绝不是摸着胡子过河——谦虚过度 ,而是实情。他一向考试成绩为全班中等偏上。文娱、体育才能也高 ,尤其是拉二胡 ,画画 ,全班没有人敢与他比。作文的评分几乎尽皆为“甲”。语文老师经常将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向全班宣讲。有一次他参加全校作文比赛 ,得了一等奖。我原先也打算参加他参加的那次作文比赛的 ,后来我打消了念头 ,主要原因是 ,考虑到有他就没有我 ,在作文方面我搞不过他 ,何必明明白白地找个失败者的角色当当呢 !

但他缺乏进取、拼搏精神 ,不急不慌、不紧不慢、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地开销着宝贵年华。从他的走步 ,你即可想象到他的学习的精神状态。他不是走的碎步 ,也不是大步 ,而是介

于二者之间的中步。步速也是不慢不快的中等。同学们从未见过他出于某种原因 ,加大过步幅和步速。他坚持几十年不走样 ,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是全方位的懒。睡的被子整个一个学期不洗一次。最叫人叹为观止的是 ,一个学期不叠一次被子 ,开学时是什么样 ,学期结束 ,卷铺盖回家之前 ,还是什么样。冬天 ,为了保暖起见 ,他用带子将被子的那头扎了起来 ,以免漏风。由于长期不动 ,有一年的冬天 ,老鼠在被子紧扎处做了窝 ,并产下了幼仔 ,美满幸福地过日子。事情的发觉 ,也正是因为小老鼠和老老鼠们叽叽的叫声有一天晚上被睡在床上的 A 同学听到了。他因此成了轰动性人物。他的事迹后来被演绎成著名的口头文学在当涂中学流传很久很久。由于惜力 ,他没有能实现他自己要实现的愿望 ,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位置。高考他落榜了 ,他自己误了自己。当然 ,他后来在我们那个县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与一位娇艳贤良的演员女子组成了令人称羨的温馨家庭 ,多次在刊物上发表过音乐作品 ,成为县级首屈一指的艺术家的。不过毕竟是县级 ,我以为 ,他要是一直发“狠”的话 ,极有可能在北京 ,乃至在全国辉煌一下 ,昂首阔步走向中华民族名人堂。

我有计划地忠实地履行我的辅导老师的职责 ,用我和 A 同学身上发生的事打动儿子 ,感化儿子 ,劝儿子把心思转到用功学习上来。可他的玩心像断了线的风筝收不回来 ,他还是他 ,我的收效是个大零蛋。我对儿子很有气 ,看他什么也不顺眼 ,批评、责骂他的时候也就多了。

一次 ,他考试成绩差 ,有两门功课不及格 ,但却向我谎报成绩 ,说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他的谎言败露后 ,我感到受了愚弄 ,恼羞成怒 ,动手打了他。这一下可了不得了 ,我犯了众怒 ,受到了围攻。姥姥说 :我不愿看到你打孩子 ,我要走 ,离开

你们。妻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打孩子。妻兄在我们请一个从广州来的亲戚吃饭的饭桌上，也数落我打孩子不文明，应该说服教育。我据理力争，说是对死不听话的孩子搞点体罚未尝不可。如果说服教育是万能的话，我们干嘛还建立公安局、部队！还治什么坐牢、杀头之罪！对成年人都不能光搞说服教育，更何况对孩子。妻兄说我讲的是歪道理，是邪说，拿不到台面上，见不得世面。你来我往，我和他越说声音越高，越说情绪越激动，直至提前撤席，不欢而散。

儿子争气的话，哪有这么多的嗦，现在倒好，搞得我里外都不是人，成了众矢之的。一看到儿子，我就觉得胸口塞了个棉花团子似的，堵得慌。

在前文我提到过，我的弟弟的脑子不好使，办事时不会前后左右、上下远近多想想，因而有时他就不自觉地惹我生气。他已有了两个女儿，觉得不行，想要个儿子。我母亲在这方面倒很开明，认为不一定非要儿子不可，可是拗不过弟弟，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弟弟如愿以偿，挺美的，却给我增加了思想和经济负担。他们原来就缺钱花，这一添人进口，就更捉襟见肘，我不能看着他们受穷不管，只有多掏腰包，还要给他们预作准备，建立小银行，以防一旦出现非正常年景时，对他们进行支援，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过去我就这样做过。现在，弟弟又给我出难题了。我知道，生他的气没有用，可是我无法不生他的气。摊上这么个弟弟，也是我的命苦啊！

第三篇

身 心 俱 损

我没有想到我会患中晚期胃癌。同样,我没有想到,我的病竟是那么凶狠、残酷,它像一条毒液四溅的巨蛇,张开血盆大口咀嚼着我的心灵和意志。它像一排排肆虐的狂涛,猛烈地冲击着毁坏着我的健康的堤坝。它就像一个恣意横行以蹂躏人为乐事的恶魔,将我抛向无边的苦海,使我过着不堪忍受的艰难生活。它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许多东西。它给我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遗憾。它对我作的孽太大了。我的怨、我的悲,一言难尽。

欢愉顿时被封存

从我知道我的真实病情的那一刻起 ,实事求是地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从整体上看 ,我对死亡的恐惧 ,超过对生存的自信 ;我情绪的低沉 ,超过了乐观 ;我的怯懦超过了勇敢。我不敢直面死神。我在惶恐中度日。一切美好的憧憬和希冀顿时被封存 ,欢愉、喜悦已成为珍稀。我所拥有的 ,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除了阴沉还是阴沉。

岁月馋人人馋生

我之所以不愿慷自己的性命之慨 ,是因为现在的年月太馋人了。我们的国家蒸蒸日上 ,充满生机 ,像乘了火箭似地哧溜哧溜地往前钻。有形世界的戏剧性变化 ,令我兴奋不已 ;无形世界的奇迹出现 ,催我泪下 ,感慨万千。我讲一件小事。

我在一次回老家探亲时对婶婶说 ,她的在北京打工的女儿、女婿的单位 ,正在给他们办临时户口 ,现在北京户口抓得紧 ,如果临时户口办不下来 ,婶婶的女儿和女婿就得回家。婶婶说 ,回家也好 ,在外面的人都回家更好 ,现在这样 ,让人急死了 ,急死了。

婶婶的话的意思 ,我明白 ,我觉得可笑。改革开放以来 ,我的家乡的许多人外出做食品生意 ,搞服装加工 ,或在大城市打工 ,并且都多少不等地挣了钱回来。有不少人发了大财 ,盖了楼房 ,买了拖拉机、摩托车及彩电、冰箱、电风扇等家用电器。更有甚者 ,还有人在自家的院子里修建了自来水塔和小型游泳池。我婶婶的儿子在本地当民办小学教师 ,儿媳种地 ,孙子、孙女儿都很小 ,没有人出去赚钱 ,只能干瞪眼瞅着别人

家掏城里人的口袋 ,急死了 ,急死了。所以 ,婶婶巴不得外出的家乡人都回来 ,你不赚 ,我也不赚 ,大家都不赚 ,彼此彼此 ,心理得以平衡。

婶婶格调不高 ,心眼儿不好 ,理应送交道德法庭处理。但是 ,透过她的言行 ,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婶婶已年近古稀 ,尚为别人家发财致富而自家一时不能如此而急得坐不住。就说明 ,急着发财的人已经很多很多 ,绝非吃大锅饭时代可以比拟。

事实也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以后 ,有几个家庭、几个人不是为日子过得更好忙碌着 ,奔波着 ,创造着。十几亿人的积极性被调动 ,潜能被挖掘 ,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日子 ,难道还会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吗 !我时常不无妒意地对一双儿女说 ,你们命运好 ,赶上了好时光 ,从小就过上了好日子 ,还有更好的日子在后面等着你们呢 ,你们就尽情地享受吧。我的年头毕竟不会很多了 ,惟有希望能够寿岁稍大些 ,尽量多活些年。

我家的日子也美得足以使我从梦中笑醒。妻以前经常说 ,要是有一朝一日 ,我们不为多花两个钱少花两个钱而在意 ,成为钱的主人 ,而不是钱的奴隶 ,那就美了。近些年来 ,我和妻的工资提高了许多倍 ,除了花费之外 ,我们的小银行越来越扩大 ,妻的成为钱的主人的梦想已经实现。我们家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与往日相比 ,真有天壤之别。我又想起了几件生活中的小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未改革开放前的一天 ,来京看我们的母亲 ,及母亲带来的弟弟的女儿 ,加上我们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吃午饭。妻朝我们女儿的碗里夹炒鸡蛋 ,嘴里还唠叨着 :现在鸡蛋难得见到 ,今天的炒鸡蛋 ,对我们的女儿优先照顾 ,让女

儿吃够 ,其他人的筷子就别去炒鸡蛋那里。这时 ,弟弟的女儿正在和她的奶奶闹别扭 ,噘着小嘴 ,不拿碗 ,也不拿筷子 ,拒绝执行奶奶要她吃饭的命令。奶奶批评她 ,她干脆罢席而去 ,回到她和奶奶的卧室里去了。我问母亲 ,小姑娘今天犯的什么怪。母亲说她也要吃鸡蛋 ,恼我未给她夹。妻笑着说 :“我想 ,你们自家养了鸡 ,吃鸡蛋不是稀罕事 ,就没有给她夹。桌子上不是还有别的菜吗 !”母亲说 :“乡下人哪舍得经常吃鸡蛋 ,大多是拿去卖了搞两个零花钱。”妻说 :“原来是这样。我误会了。”

改革开放后 ,我和妻的单位都分别办起了养鸡场 ,每月分别免费各供应我和妻 10 斤鸡蛋 ,因而全家人吃鸡蛋吃厌了 ,便不断变换制作方法 ,或炒、或煎、或蒸、或煮 ,以引起大家的食欲 ,消灭鸡蛋。但是 ,没有多久 ,所有的办法都失灵 ,谁见到鸡蛋就作饱。后来 ,只剩下我一个人是消灭鸡蛋的主力军。我也是出于无奈 ,总不能将好好的鸡蛋扔掉呀。

再一件事发生在 1978 年前的一天晚上 ,妻和我一起散步。她说 ,很久未吃上炒花生米了 ,最近老有这样的念头 ,要是能美美地吃上一次炒花生米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可是 ,改革开放后不几年的时间 ,我们家从老家寄来或捎来的生花生米 ,就经常发生因久放而被虫蛀光了的现象。因为妻这时已不再馋炒花生米了。她说 ,再好吃的东西 ,频繁地吃 ,就生厌 ,这几年没有少吃炒花生米 ,炒花生米的诱惑力已大不如从前了 ,吃炒花生米还容易上火 ,市场上现在好吃的东西数也数不清 ,一天尝一个新都尝不过来 ,有什么必要和爱上火的炒花生米常打交道呢 !

第三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初 ,我给我的卧室添置了惟一称得上豪华的家具的一把藤椅。消息不胫而走 ,引起

解放军报社舆论界广泛注意。有人议论我这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营造安乐窝 ,贪图享受 ,着实使我受惊不小。我设想 ,我现在要是买把藤椅回来 ,肯定会因其档次并不高跟不上消费时尚而被家人拒之门外。

日子过到这会儿 ,正过出点滋味来了 ,我就走 ,不太亏了吗 !我能甘心吗 !我看 ,这事搁到谁身上 ,谁也会跟我一样想不通。

尚有余“经”未“念”完

我不愿意就走 ,倒不光是为自己想 ,常言道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得要我“念”。女儿还很小 ,才 10 岁 ,上小学。她是我的心尖子 ,我非常喜欢她。她聪敏伶俐 ,且很懂事 ,我吐血的那天 ,她赶忙拿来一个痰盂放在我的床前 ,并提醒她的妈妈说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将爸爸送到医院去 !”她妈妈立即去我的单位的门诊部叫来了医生 ,并要了车 ,将我送往解放军总医院。

我经常为我可爱的女儿有可能很小就失去父爱而十分伤感。我从老家养病回来的那天 ,火车减速慢慢向站台方向行驶时 ,我看见扎着两根小辫 ,穿着件红棉袄的女儿 ,站在她妈妈的身边翘首东望。她那般切盼我归来的情景 ,使我不由得一阵心酸。火车靠站了 ,我乘坐的车厢在车的尾部 ,我看见女儿在靠近前面的车厢间的站台上紧张地奔跑着 ,张望着 ,我流泪了 ,我生病以来第 1 次伤心地流泪了。我无声地说 :孩子 ,你知道你极有可能遭到从小失去父亲的不幸吗 !?

令我牵肠挂肚的还有我的白发老母。她虽跟弟弟一起过 ,但主要经济来源由我提供。我明白 ,我还是母亲的精神支柱 ,她以有我这样一个上了大学的、在北京一个部队高级机关

工作的儿子而感到欣慰 ,觉得有活头 ,我一旦赶在她的前面走了 ,她的精神的大厦必塌无疑。她要是因我而有个三长两短 ,我在那一个新的世界里也是呆不安稳的 ,我会揪心的。

人人生畏非好死

人人都说 :不求好生 ,但求好死。我也属于求好死者之列。可是 ,胃癌患者的死 ,却是很不好死的死。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时 ,和名噪一时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是同事 ,此人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我敬佩他。他 80 年代末死于胃癌。我的军报的一个同事 ,在廖临死前不久去医院探视廖回来后对我谈到 ,廖对他说 ,疼痛令他难以忍受 ,要不是考虑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 ,他会自杀。我听了同事的话后 ,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廖初江如是说 ,可见胃癌病人的死的一关是非常不好过的 ,是痛苦异常的。

我老家的邻居的男主人是个木匠 ,患胃癌快死时 ,因剧痛而叫喊了好多个昼夜 ,将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撕成了碎片 ,将靠床的墙壁抠出了许多洞。

我的一个男朋友患胃癌到了晚期时 ,说是背像锯子在锯似的痛 ,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世界。他设法弄来 200 粒安眠药 ,乘家人不注意时吞了下去。吞的过程中掉了一些在地上 ,他惟恐药量不足以置自己于死地 ,将掉了的药一颗一颗地捡起来吞了下去。他寻死的决心非常大 ,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多呆一分一秒。

类似的例子 ,我还听过不少 ,每当想到这些故事 ,我就毛骨悚然。我抱怨自己得病都不会得 ,要是得心脏病、高血压病多好 ,死得快 ,舒服。我的岳母死于脑溢血 ,从犯病到停止呼吸 ,总共只有半个小时。我到医院看她时 ,她躺在急救台上 ,

像睡着了一样 ,不留丝毫受病痛折磨的痕迹 ,不露一点痛苦的表情 ,安祥得很。我真羡慕她的死。

“不开水壶”人偏“提”

为了减轻精神负担 ,我努力不去想我的死 ,和亲友交谈时 ,也尽量想避开这个话题。偏偏有的亲友却你哪壶不开他提哪壶。妻兄看我时说 :“德如 ,要视死如归呀 !”他撂下这句话走了 ,我却一连几天吃不好 ,睡不好 ,搁心里琢磨 :哥哥显然也认为我活不成了 ,看来我是无救了。似乎哥哥的话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 ,不准上诉 ,不容更改。其实 ,哥哥的话的意思无非是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是劝慰我的话 ,而不是说我只有死路一条。

哥哥挑起的事件的余波尚在 ,一位老同学又兴浪涛 ,他来我家 ,询问了一下我的病情后 ,不知怎么竟冒出这样的话来了 :“像我们这样五十岁上下的人 ,已到了死亡的年龄 ,死亡属于正常现象。”他撂下这句话走了 ,我又付出了几个难眠的夜晚的代价 ,死亡恐惧感又加重了几分。而他的心意和哥哥的毫无二致。

一波未平一波兴

死神就不像哥哥他们那样好心 ,在我情绪已很紧张的情况下 ,它还跟我搞恶作剧 ,恫吓我 ,捉弄我。这天早晨起床 ,我说话声音嘶哑 ,并且觉得喉咙作堵作痛。我立即去解放军总医院检查 ,出来的结果是“肿瘤?”。

不胜荣幸 ,短时间内两次与“肿瘤”晤面。不知怎么的 ,我认定“?”是不存在的 ,我又有了新的恶性肿瘤——喉癌。我小的时候体外爱生疖子 ,到了中年体内爱生恶性肿瘤 ,实在

可悲。一身二癌 ,有一个 ,死一个 ,有十对 ,死十双。看来 ,我是非当“死亡正常现象”体现者不可了 ,非“视死如归”一回不可了。我悲观绝望到了极点。我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在癌症最难熬期到来之前 ,采取手段自己结果了自己 ,并真的跃跃欲试了 ,只是在妻的阻拦和劝告下 ,我的蠢事才未干成。所幸的是 ,后经确诊 ,我的喉部的那块歹东西 ,原来不是癌 ,而是水肿。一场虚惊过去 ,我这才破涕为笑。

每看“覆车”心胆寒

无情的事实也经常刺痛着我的神经 ,使我惶惶不可终日。有个姓朱的教员住在我的房子的上一层的一个单元里 ,是我的“上层建筑”。我住院动手术时 ,他还活蹦乱跳的 ,健康状况良好。我从医院刚出来 ,他却进了医院 ,据说是患了肠癌。不久 ,他回家了 ,我们经常碰面。我看他的气色挺好 ,似乎比以前还白了些胖了些 ,不像有病在身。他经常在楼下的空地上练慢步走气功 ,我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得见。也就一二个月的时间吧 ,他的脸色变黑了变灰了 ,而且越来越黑越来越灰。后来 ,就见不到他在楼下空地上练气功了。我一打听 ,他是去老家养病了 ,并且直接从那里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和他只是点头之交 ,没有说过话 ,看样子他比我年轻几岁 ,他的死 ,使我惊悸。

一天 ,我在阳台上看见一个人在死去的朱教员曾练过慢步走气功的地方练功 ,原来是我曾教过语文课的后勤指挥学院高中文化班的一位学员 ,他姓茹 ,住在我所住的楼的对面的一幢楼里 ,病前在学员队当队长。经了解 ,他也得了胃癌。时隔不久 ,我惊异地发现 ,他的脸色和那位已故的朱教员一样 ,越来越黑越来越灰。当有些日子未见到他在楼前空地上做慢

步走气功的身影时 ,我就向别人打听他的消息 ,不幸的是 ,他也进了焚烧炉 ,还原为分子。他比朱教员还要年轻些 ,又是我比较熟悉的人 ,他的死 ,对我触动更大 ,我感到死神也正向我逼近 ,连脚步声都清晰可辨。

通过朱教员和茹队长的死 ,我发觉气色是衡量病情恶化或好转的重要标志 ,也就注意观察自己的气色的变化 ,在意别人对我气色的评论。

我术后不久回老家养病路过南京时 ,去看一位多年未见的大学的老同学。见面刚一说话 ,老同学便提到了我很敏感的问题 ,说是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躲了这么多年脸没有躲白 ,反倒更黑了。我想 ,老同学又多活了近 30 年 ,医学知识仍无长进 ,还是个这方面的“特困户” ,分不清哪是健康的黑 ,哪是病态的黑。其所说的我的脸的黑 ,很可能是我的病情向坏的方向转化 ,脸色发黑发灰 ,像朱教员和茹队长他们所曾有过的那样。

告别老同学后 ,我去商店买了面镜子一照 ,我惊呆了 ,我的脸色简直就是朱教员和茹队长的脸色的盗版品 ,我是在脚顶脚地追赶他们呢 ! 于是 ,我陷入惶恐中而不能自拔。

无独有偶 ,我回到老家后 ,母亲也对我说 :“ 德如 ,你的脸色还是有点发黑。”母亲这一说 ,我过不了一会儿就去镶在衣柜上的大镜子前照一回 ,一天要照无数回。母亲说 :“ 没有想到 ,我随便地说一句 ,给你带来这么重的思想负担 ,我后悔不该说。不要紧的 ,安心养病 ,气色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安慰归安慰 ,我总看见朱教员和茹队长在向我招手 ,要我与他们为伍。

岳母在最后的几年 ,经常对我们说 :“ 我不行了 ,快了 ,今年怕过不去了。”今年过去了 ,明年她还是这样说。我们劝她

不要老想着死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无端折磨自己。现在我体会到一个有可能要死的人 ,要他(她)不去说死 ,想死 ,为死所困扰 ,是很困难的。

仕途漫漫今路绝

在从办公室往家走的路上 ,身后突然传来“老顾、老顾”的叫声。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后勤学术》杂志社的赵编辑。他和我同属学术研究部的一分子 ,接触较多 ,也谈得来 ,算是好同事 ,好朋友。他和我一边走 ,一边谈。他询问了我的病情 ,多所安慰。还动情地说 :“老顾 ,要安心养病 ,保重身体 ,我从你生病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要是没有健康的身体 ,一切都完了 !”

后来 ,我去大连疗养 ,碰巧他也去大连组稿 ,抽空前去疗养院看我 ,寒暄了几句之后 ,他又像放录音带似地将前次在路上的讲话重新播放了一遍 :“老顾 ,要安心疗养 ,保重身体 ,我从你生病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要是没有健康的身体 ,一切都完了 !”

他两番谈话的意思 ,我心里有数。他讲的“一切”其实含意很窄 ,即是指我因生了重病健康状况不佳当不成官了 ,仕途的发展算是完了 ,倒不是一切都完了。他是根据什么说这话的 ,我不得而知 ,不便问他 ,也没有必要问他。

我倒是从另外的同事那里了解到 ,我要不是有这该死的中晚期胃癌 ,官是有得做的 ,说不定还会做较大的官。在我生病前 ,院干部部门就谁该进军级单位的学术研究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 ,方式是无记名投票。我参加了投票。老实说 ,我并不十分关心这种事 ,投完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了。有位同事却告诉我 ,有不少人投了我的票 ,我的得票率比较高 ,进班子的呼声很高。这次生病后 ,有位同事跑来我的办公室说 :“老顾 ,你的病生得实在不是时候 ,晚生一个月 ,提你当二级部(师级)部长的报告便批下来了 ,因你生病 ,报告撤回去了 ,真可惜 !”据后来可靠的来自官方的消息说 ,我的被提拔的命令已经批下来了 ,正准备要同我见面 ,因我生病 ,便把命令退回去了。

癌症挡住了为官的道路 ,使我失去了在这方面的发展权 ,令我痛心 ,因为我已作了较大的付出。在向“官道”进发之前 ,我作了认真的准备 ,仔细地观察研究了我周围的老官和新官们是怎样为人的 ? 怎样待人接物的 ? 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 怎样表现自我的 ? 他们与布衣们相比较 ,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特点以及其他方面的优势 ? 他们是怎样抑短扬长的 ? 等等。然后 ,我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的行为 ,力求完全一致不违样。像在任何事业上取得成功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一样 ,晋升的过程 ,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而我在艰苦中挺住了。事物按照我的策划在顺利地发展 ,前景一片光明 ,孰知竟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来了个中晚期胃癌 ,闹得我有种无收 ,白累一场空。我在这个问题上很长时间没有转过弯子来 ,不愿意接受这因病灾而造成的败局。

我之所以要求一官 ,除了有一般人都有的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多做一点事 ,多作一点贡献的想法之外 ,还有我独有的思考。上中学时 ,一个同学当面贬我 :“你顾德如是是个书呆子 ,只能做学问 ,将来走上社会也只能当个业务干部。当官嘛 ,你永远不是那块材料。”

到了大学 ,情况更糟。我除了读书 ,还是读书 ,读疯了 ,因而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经常受到批评和指责。加之 ,

有时我还要冒出句把两句所谓不合时宜的话 ,所以有的同学认为 ,我将来不是什么做官不做官的问题 ,也不是在专业上能不能作出点成绩的问题 ,而是像在开动着的火车一样 ,能不能避免发生重大事故 ,安全地到达人生的终点站的问题。

老实说 ,在 40 岁以前 ,我只追求获得名编辑的头衔 ,做官的念头都没有在脑子里闪过。也不知道从哪一天起 ,我感悟到 ,为官是一神圣而崇高的事业 ,是最能体现人的价值的事业之一 ,许多优秀的分子在从事这一事业 ,我为什么不可潇洒走一回 ,实现一下我的价值 ,试验试验我究竟是不是一块当官的料。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作官和作其他的事一样 ,是有规律可循的 ,只要掌握规律 ,愿意付出 ,认真去做 ,就会获得成功 ,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之处。当然 ,我并没有狂妄地认为我能做很大的官 ,觉得六品、七品还是可以对付的。

为官的命令虽未和我见面 ,但这件事似曾确实存在过 ,这便已显示了我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 ,以及我的实践力、战斗力绝不是普通人中的最低下者 ,理应感到一定的欣慰和满足。可我不仅在事发当初对我的胃咬牙切齿 ,就是时至今日 ,我对它也是耿耿于怀 ,我的破胃毕竟给我的人生历史留下了一块空白。

煮熟的鸭子飞了

因有癌而未能获得升迁是别人说的 ,是真是假我说不清。倒是要破格提我一职是我亲身经历的 ,货真价实 ,一点“水分”也没有。一天 ,我所在学术一部谢部长把我招唤到他的办公室 ,说后勤学院准备破格将 3 位同志由正团职提为副师职 ,其中就有我。我只是点头表示我知道了 ,并未多说话。对

这类提职提级的事 ,我向来的态度是 ,不提 ,我不气 ,不争 ,不伸手 ,提 ,我也不坚持不要 ,显得那么的清高 ,一切由组织和领导定 ,我就是两个字——“服从”。

从谢部长谈话后 ,根据干部部门的要求和布置 ,当支部书记的谢部长 ,先后共 6 次召开了学术一部的支委会 ,讨论我及外单位两位同志的提职问题。我是支委 ,每次的会议都参加。在开完第 6 次支委会时 ,支部书记谢部长说 ,这样的会议不再开了 ,接下去只是等上面批了 ,老顾就等着好消息了。消息倒是等来了 ,却不是好消息 ,而是坏消息。谢部长告诉我 ,因发生了麻烦 ,另外两位同志不能提 ,院里考虑只提我一个人不好 ,干脆都不提算了。

我在谢部长面前未说什么 ,回到家里憋不住了 ,对妻说 :“升迁升不成 ,提职也泡汤 ,时运实在不佳 ,但愿这黑色事件不再有。妻说 :“依我看 ,也不该提 ,生了病的人 ,一时难以坚持正常上班 ,提了的话 ,多带刺激性 ,叫别人心理怎么平衡。”我说 :“你既然如此想得开 ,我也高风亮节一回 ,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还是丢开手 ,放宽心 ,保养我的冰质体 ,玉精神 ,超凡脱俗地活一遭。”

折翼飞机栽得快

倒霉的事 ,像商量好了似的 ,你不来 ,它也不来 ;你来了 ,它也跟着来了 ,排着队 ,一个接一个地上。继提职未成之后 ,紧接着又来了一件更加倒霉的事。一位领导找我谈话道 ,部队大裁军 ,减员一百万 ,有大批干部要裁下去 ,鉴于你的健康状况 ,组织上考虑你是否可双下 ,即下命令由正团提为副师 ,下命令提前退休 ,当然 ,你如果坚持留在岗位上 ,组织上不是

不可以考虑的。你有什么意见 ,请考虑好了我们再谈。我立即回答他道 ,没有意见 ,就按照你们的考虑办 :“双下 !”我嘴上说没有意见 ,思想上并未搞通。不过 ,我觉得我不是口是心非 ,耍两面派 ,形势让我只能这样回答 ,我的性格也决定了我只能这样回答。

于是 ,刚 50 岁 ,我便过着只拿公家钱 ,不干公家事的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而 50 岁 ,属于年富力强 ,正是干活的年龄段。我又恨又愧。恨癌魔将我抛向难堪的深渊 ;愧我无功而受禄 ,只收入 ,不付出 ,这叫咋回事 ,岂不是骑老母猪过河——丢人又丢牲口吗。命运啊 ,这玩艺儿也太令人难以捉摸了 ,也太残酷无情了。

泣向生活杳杳处

病后 ,我除了时常想我能否久居人世之外 ,也不少想我今后能否重归工作岗位 ,享受属于我的工作权、办公权。从人们的嘴里 ,从媒体上 ,我了解到 ,有不少的癌症患者 ,病后仍然工作 ,并取得成绩 ,获得发展 ,我非常受鼓舞。我特意从报纸、刊物上剪下这方面的报道和文章 ,贴在一个本子上 ,经常翻看 ,从中得到安慰、信心和力量。

我愿意工作 ,喜爱追求和发展 ,让我停下来 ,无所事事 ,无异于谋害我。无情的现实是 ,我要退休 ,我熟悉的、习惯了的办公室生活要划上句号。我要离开火热的、战斗的第一线 ,回到我的安静的家里去 ,办我的私事。一股强烈的报国无门感 ,像一把利刃穿透了我的心房 ,我想用呼叫来缓解我的痛苦 ,但我知道没有用 ,留给我的选择只是忍耐。

我想 ,到了该退休的年龄让我退休 ,情况可能会好些 ,而

我现在才是 50 岁。我后来跟中学和大学的学友们说：“敝人一生碌碌无为，但也并无值得人们称羨之处，例如，我就是光荣的、年轻的退休老干部，是学友中杰出的高举退休旗帜的第 1 人。你们今后还得向我靠拢、看齐，谁想在这方面冒尖，超越我，那是下辈子的事了。”

故土难离，故岗何尝好离。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后，我总想着能走出家门，回到大楼里去，讨回我的办公权，过我爱过的日子。特别是看到有些离退休的人应聘加入上班族后，我的这种欲望更加强烈。但我深知，我这是青蛙要吃天鹅肉——痴心妄想，一厢情愿，我余下的岁月，只有猫在家里的份。

事实也是如此。术后第 3 个月的一天，我人模人样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恢复了我往日的生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碰到的是冰冷的面孔，异样的眼光。我先是纳闷，后来我读出了其背后的文字：癌症是不治之症，你老顾离焚烧炉只是半步之遥，趁现在想吃吃点，想喝喝点，想玩玩儿去，还兴什么妖，作什么怪，上个什么班，出个什么洋相。

我着实惶恐了，心灰了，但总割不断对办公室的依恋，只是在参加了一次大学的同学的聚会之后，我才彻底地死了重当办公人的心。在会上，一位亦已退了休的某同学说，一家新办的杂志社已聘他为编辑，并要他再物色几位编辑。此社条件优越，报酬颇丰，愿意上钩者，可以给他打个招呼，不妨试试。我未敢当着众人的面向某同学报名，而是趁他上厕所小便时，也佯作小便的样子凑到他的面前，小声地说：“喂，老兄，我有意应聘，你看如何。”他说：“人家说了，不仅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编稿，有时还要出差到外地采访，即当编辑、记者‘双栖’，要身体好的。我现在还未正式上班，等正式上班后，我跟他们说说，有消息我就及时告知你。”我说：“那就拜托老

同学了。事成之后 ,北京烤鸭店见。”

其实我心里明白 ,事情就算“黄”了 ,听他的话音 ,他就没有相中我。我自信倒不是因为我的业务能力 ,而是因为我的破身体 ,所以他那正式上班后跟他们说说 ,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已 ,他是不会跟他们说说的。当然 ,我后来再未去打扰他 ,他也未给我通报过消息。

又一次碰了南墙之后 ,我百分之百地认清了我已是这样一种人 ,一种为癌症挤压成的可怜的被办公室遗忘了的人 ,一种只能蹲在沸腾生活的墙旮旯处向隅而泣的人 ,一种可怜的人 ,搞不好成为可嫌的人。

凭我的阅历 ,凭我的观察和分析 ,我认定 ,一个明智的人 ,一个知道荣辱的人 ,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人 ,在他从地球上消失的最后一秒钟之前 ,就要始终不停地去努力拼争 ,切莫自己原谅自己 ,放松自己 ,给自己找台阶下 ,对自己太多情。不然的话 ,就要遇到大小不等、程度不同的麻烦、尴尬、遗憾、不快、惶恐等等 ,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 ,不会是万事如意 ,无忧无虑无恼的。有个朋友有一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他问我人生的座右铭应该是什么 ,我未加思索就回答他 :“有一口气就干 ,气断了就算 !”他说可不可以“译”成“小车不倒只管推”。我说差不离。

拼争 ,除了需要有一定的自身条件之外 ,也需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可是 ,现在可供我施展、腾挪的空间太窄小了 ,可供我选择、取舍的余地太不宽绰了。我的境况很不妙。也许是错觉 ,也许是看严重了 ,反正在病初 ,我抬头向前看 ,我往后要走的道是越来越窄了 ,越来越黑了。因此我的头低垂着了 ,怨声不断 ,叹声连连。

“俗气”未解愁岂断

既然让我回家 ,我就像像样样地回家。我原先的家在 4 层楼上 ,除了早晨或晚上要锻炼身体 ,进行娱乐活动 ,除了要去食堂打饭 ,要去我住的院内的商店和小摊上买穿的用的 ,我很少离开家 ,有时几天都不下楼。我不愿到大街上去 ,不愿到亲友家去 ,更不愿意爬山涉水地到京外去。我整年累月地偎在家里。

有个朋友的妻说 :“ 你老顾已成了半个和尚 !” 噢 ,还真是 和尚庙多在山高处 ,我的家在楼的 4 层 ,和尚很少出庙门 ,招摇过市 ,我轻易不跨出门槛一步 ,少与外界接触 ,我与和尚何其相似呀。不过 ,我觉得 ,我和和尚的生活方式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我要比和尚们活得滋润 :和尚们看病一定有问题 ,我与解放军总医院相隔咫尺 ,有什么痛痒 ,几步路就能到 ,而且吃药打针免费 ,和尚吃水通常要爬高跨低到山下去挑 ,我家有自来水 ,要用水 ,只需用手轻轻拧一下水龙头 ,然后即可敞开地去取 ,和尚们形只影单 ,六亲不认 ,我有妻子儿女 ,其乐融融。我也有比不上和尚的地方 ,和尚们的过法是出于他们自觉的选择 ,而我却出于无奈 ,不得不这样过 ,就多了精神上的苦涩。

毕竟我只能算作半个和尚 ,而且这半个也只是形似 ,而不是神似 ,也就是说未能割断尘缘 ,俗气尽除 ,所以不免为红尘事所困扰 ,所左右。 50 岁上下 ,是知天命的年龄 ,是成熟的年龄 ,是正干活的年龄 ,是收获的年龄 ,是金色的年龄 ,我恰是在这样的年龄退休回家 ,安度晚年。而与我小学、中学、大学同过学的同学们 ,我所认识和了解的与我同年相仿的朋友、熟人

们,这时却干得正欢,光彩大放。他们中有的成了教授、总工程师,有的加入了作家、艺术家的行列,有的官居部长、司长、军长、师长,有的虽是布衣小民,却著述颇丰,名扬海内。讯息传来,我当然为他们高兴,也不免有自愧不如自惭形秽之感。

最使我坐不住的,是关于“黄毛丫头”已当上了某大学正教授的新闻。“黄毛丫头”不姓黄,而姓王。恕我只道她的姓,不指她的名。我只是在背地里、在心里这样称呼她,可没有魄力当着她的面也这样称呼她。

“黄毛丫头”的毛并不黄,头发乌黑乌黑的,面皮细嫩白皙,身材适中,再高一点高了,再矮一点矮了,再胖一点胖了,再瘦一点瘦了。大概是造物主有意要通过她向人类显示一下自己神奇的造化功力,又赐予她一双特别动人的眼睛。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转悠转悠的,像是会说话似的,男人们与之接触,绝不会不怦然心动。有一次,我大胆地跟她开了个玩笑,对她说:“曹植的《洛神赋》是不是就写的你呀!”她赠我一个幽默:“别驴唇不对马嘴,曹植出生于21世纪,可不是我们20世纪的人。”

她是我初中和高中时期的同学。有貌也就罢了,她竟也有才,脑子特灵,接受能力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门门功课优秀,考试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时不时地还弄个“状元”当当。

我火了,搁心里说,你姓王的,小小的“黄毛丫头”,居然欺负我们小伙子没有人,显山露水,领尽风骚,我从今往后,倒要瞧瞧你是不是七仙女下凡,我要和你掰掰手腕,看你能折桂,还是我算老大。

她大概看出我在拉屎攥拳头——暗使劲,也毫不示弱地和我瞟着干。她的座位在我的前一排,后脑勺正对着我,每当

老师发批改了的试卷时,她首先干的不是先看自己的试卷,而是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得了多少分呀?”只有得到我的回答之后,她才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有时候我故意寻她开心,把卷子收起来,不告诉她我的得分,她就跟你缠个没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要是我这一回得了个100分,她的分数比我少一些,甭烦神,下一次,她准会是吃两个“鸡蛋”,外加一根“油条”,不让我老在她前面耀武扬威。有一阵子,我的作文连连得“甲”,被老师公开提出表扬,而她的作文却不能令老师满意,被老师公开提出批评,说是她的作文水平近期有所下降,应该注意改进。正当我为自己的阶段性的超出于她而暗自得意时,她却于不久后的一天,登上了全校作文竞赛颁奖大会的领奖台,她的《我的青春》大作,获全校作文竞赛第1名。我以回答老师课堂提问得分最高而广为人知,她以作业本极少打×而享誉全班、全年级。我和“黄毛丫头”中学时代的学习竞赛,从总体上讲,很难分出高下,基本上打成个平手。

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她被本省一所大学录取。高考完后的那天晚上,我和她在我们住宿的芜湖的一所中学的草场上谈得很久很久。我们那时都是穷学生,都未戴手表,不能准确地知道时间,但我估计,大概有深夜二三点了。第2天上午,我在芜湖轮船码头送她登上了西去的小客轮,而我则乘顺长江而下的小客轮返往故里。临分手时,我们相约以后保持友情,保持联络,互通各自在学习、工作上的佳音,互相勉励,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成为有用之材,

以后,我们各自一直严格地遵守着轮船码头上许下的承诺,人虽东西,交流交往未断。

一次,我给大学毕业后留在母校当教师的她寄去一份载

有我的一篇我自己认为写得还行的文章的《解放军报》，并附上一封向她问候的信。她回信了，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德如老同学：信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大作已拜读了，很高兴，希望你有更多的佳作问世。我的信回迟了些，是因为很晚才收到你的信，你的信还在途中的时候，我已上了黄山。是这样的，作为奖励，我们学校领导今年暑假挑选20位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教师，免费去黄山疗养1个月，我也在被挑选者之列。其实我受之有愧，本想推辞，但经不住黄山大名的诱惑，就厚着脸皮滥竽充数一回。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自谦，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又一次，我将报告我新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的信寄给她后，就等着她致函向我祝贺。信未等到，却等到了人，她来了北京。那些日子，正赶上我补休假日，有的是时间，我就陪她逛北京。在玩香山登上鬼见愁后，我们坐下来，一边眺望着远处的美丽景色，一边闲谈。

她说道：“我这次来北京，不光是为了学校的事，也还要办点私事。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正在着手出版我写的一本书，稿子有几处要商榷的地方，需要我亲自来一趟。我是公私兼顾。”

我说：“著书立说，我孜孜以求，可是直到现在，我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使尽吃奶的力气，顶多也只能泡制出一些不像样子的‘豆腐块’，你使我五体投地。”

“讽刺挖苦了不是！我本来打算不告诉你的，可我竟告诉了你，真该死。”

我觉得，在我与“黄毛丫头”中学毕业后的新一轮竞赛中，她也还不是赢家，我也还未败下阵来，仍然是伯仲难分。但是，最后胜利属于她，如今她成为正教授，虽然是女性，至少

可以继续工作到 65 岁 ,而我却已成了家庭主男。她的变化不是她直接告诉我的 ,消息来自另一位中学同学。我想 ,她大概是出于怕对我产生刺激作用的考虑吧 ,一个多么善良的女性。坦率地承认 ,消息传来之后 ,我长期地处于失衡状态之中 ,难以自拔。

我也想 ,我住着宽敞的房子 ,工资 4 位数字 ,身体十分不佳 ,还和人家比个什么劲 ,岂不自找别扭 ,自找罪受。可我始终解不开这个“结” ,恐怕要延续到生命的尽头。我庆幸是这样的 ,否则我将与动物为伍。我爱看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栏目 ,那里的动物们 ,吃饱了 ,喝足了 ,任务就是休息 ,嬉戏 ,悠哉悠哉 ,活得痛快。

欢乐权失讨不回

或许我应该感谢我患的胃癌 ,它使我多了一份经历 ,多了一份感受 ,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理解 ,当然 ,也多了一份并不是多数人都必须经受的一份特殊的苦涩和磨难。我的病不仅使我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办公生涯 ,还使我丧失了已经享受了的并应继续享受下去的一份人生欢乐和趣味。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单从办公室的角度看 ,人们可能认为我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内向得厉害的人。可是 ,在与同学、朋友、老乡、熟人聚会时 ,我的嘴成了机关枪 ,并且不乏笑话 ,不乏幽默。我们一帮子在北京工作的中学同学经常聚会。每次聚会时 ,同学们都愿意我能参加 ,因为我爱说笑 ,能给聚会增添情趣和欢愉。我是聚会的高级“味精”。我呢 ,只要有可能 ,绝不缺席。办公室的生活是紧张、严肃、辛劳的 ,同学们的聚会 ,是个纵情、

放松、调节的好场所,何乐而不到呢。我也不负重望,每次都能使他们前仰后合几回。

我出院后不久,我的在北京工作的中学同学们又举行了几次聚会,并要我也参加。我虽然精力和体力很困难,还是一回不落地参加了。不仅如此,我一如既往,竭力扮演活跃分子的角色。乐观不是利于养病吗。但是,我发觉,我新的笑话的质量并不比以前的次,一个个却像过期失效了的产品一样,引不起“顾客”们的兴趣,反应冷淡。我怅然了,茫然了。

又一次聚会,不过情况有了变化,过去是无题的,这回有题,主题是祝贺我术后百日。而且规模也是空前的,有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年级同学,还有高我们一个年级的两个同学和低我一个年级的3个同学,共20多人,加上家属,男女老少达数十人。聚会地点在某大学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内。会后聚餐,每人50元。似乎聚得挺好,不过,我总觉得我术后参加的包括这次在内的几次聚会,与我“生”前(恕我将“病”字有意省掉)参加的那些聚会相比,味儿差多了:原先的聚会,热烈、松快、尽情,而后来的却有些儿阴沉、灰暗,似乎有个什么无形的东西在起着作用。我想,莫非真的与我有关,这一回我要探个虚实。我不妨抖出两个高级笑料来,看他们还乐不乐。

于是,我向大家讲了两件我亲自干的令自己可笑又可羞的事。以前,我一直把它们藏得严严实实的,神鬼不知。

第一件事发生在大学时代。一天,我在母校复旦大学生物系大楼的图书资料室里看书,忽然觉得腹胀,想大便。我放下书,走出门,顺着走廊从东到西找厕所。路过一个敞开着的门,探头一看,是厕所。我走进去,打开一扇门,在马桶上坐下来。过了会儿,我发觉身旁纸篓里的有些手纸上的颜色(红色)是我在男厕所里从未见过的,心里犯了嘀咕:这是男厕所

吗？说不定是女厕所。女厕所就真的该有这种颜色的手纸吗，也不一定吧。可是，要是女厕所也不一定有这种颜色的手纸的话，这个厕所究竟是什么样的厕所，这种颜色的手纸是如何产生的呢，反正我在男厕所里未见过这种颜色的手纸，看样子这个厕所是女厕所的可能性大些，我还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好，免得生出祸端。于是，我使足劲，加大压力，很快完了事，逃离了现场。我很心慌，一边走，一边还不时地回过头去看。令我大冒冷汗的情景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郎进了我刚才光顾过的所在。我暗暗地叫了一声“妈”，老鼠逗猫玩——多危险呀，要是我迟走一步，恐怕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我的前程也可能就毁了，我的祖上有德使我免遭此难。我也不看书了，急忙走进图书资料室，背起书包就颠。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我还有点后怕。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工作于解放军报时期。是一个下午时光，我骑自行车带我的小子上街去理发。出门向左拐不远处，就有一家理发馆，我进去一看，理发的人像糖葫芦似地一个挨一个排成长串，我等不及，我得赶着做晚饭。妻已招呼过，她有事，晚上下班得晚，要我做好饭等她回来吃。好在前面还有一家理发馆，这家不行赶下家。我把小子抱上车，两腿猛地使劲蹬，车子像离了弦的箭似地往前窜。我一心想着办完了事回家做饭，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忽然，传来一阵呼叫声：“停下，怎么骑车带人。”“停下，停下，那位解放军同志，叫你停下，怎么骑车带人，怎么叫停下也不停下。”我这才如梦初醒，明白过来自己正在干着违犯交通规则的错误，不由地连连说道：“唉哟，糟了，忘了，忘了。”

呼叫我的是一位交通民警同志，他从岗亭上走下来，听到我说的话，先是露出想笑又止的样子，然后严肃地对我说：

“你这位解放军同志也太不给我们赏脸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无视我们的存在，大模大样地骑车带人过岗亭，看样子你还有‘前科’。那么，请你跟我来，进学习班学习交通规则，为期5日，请吧！”我傻眼了：进学习班住5天，简直成了解放军报社的头条新闻了，使不得。情急智生，我忽然有了主意，赶忙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对民警同志哀求道：“民警同志，我确实是初犯，下次一定注意。我的小孩的妈妈刚刚出差外地，得个把月才能回来，我要是进了学习班，小孩就没人管了，不苦了孩子吗！看在孩子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要么这样，您先让我回去，等小孩的妈妈回京后，我再来补学。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原谅这一回，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下次您若发现我再犯，您就罚我住50天的学习班，我绝无怨言！”大概出于对孩子的怜悯，民警同志一挥手，说道：“走吧，下不为例了！”我连连点头：“自然，自然，那自然！”

为了增强感染力，我在讲述我的“光辉事迹”时，不时地做动作，使眼神，卖尽力气，以达哗众取宠的目的。可是听众们个个像是木头人，没有反响，不作配合，不捧场。也有笑了的，却笑得稀罕：不动眉宇，不露牙齿，只挤弄两个嘴巴上的肉，因而找不到笑容，真不如哭好看。

在聚会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个有名的活跃分子，那就是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的老婆，一位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此人制造“包袱”、抖“包袱”的本领，绝不在我之下，要是在我“生”（再次请原谅我有意省略“病”字）前，在我讲述了以上两件事后，尤其是在讲了我误入女厕所之事后，她肯定会添油加醋，大加炒作，引出许多更加精彩的笑料来，不乐得有些人在地上打滚才怪呢，今日她也哑叭了。我真是不堪回首忆当年。

真相大白 ,谜底揭开 ,我已寻找不回已经有过的属于我的那部分欢乐权 ,是因为同学们都是“ 癌症 = 死亡 ”公式的信奉者 ,他们认为我是活着的死人 ,时日已经不多 ,还像以前一样和我逗趣、说笑 ,而不显示出心情的沉重、忧虑 ,未免太不尽人情了 ,太残忍了。于是 ,他们把这些聚会看成是老同学所尽的最后一点心意。

每次聚会 ,都要拍照 ,也是为了留作最后的纪念。这样 ,有朝一日 ,有的就可以拿着照片对并不太熟悉我的人说 :“ 这站在正中间的高个儿就是他 ,中学读书很刻苦 ,后来也是个干活的人 ,当然 ,短处……算了 ,算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人都已死了 ,还揭人家的短 ,不合适。”

有的就可以拿着照片对她的丈夫说 :“ 这时的老顾瘦得怕人 ,近乎人体骨骼标本 ,可年轻时不算英俊也算英俊 ,也很乐观 ,后来少了他 ,同学们聚会时明显没有以前热闹 ,说起来我还真有点怪想他的。”

还有的就可以拿着照片对妻子说 :“ 这小子好人倒是个好人 ,就是歪嗜好多了点 ,喝酒、抽烟 ,尤其是烟 ,一天两包也打不住 ,老汪拿他也没法 ,他邪 ,不怕老婆。看来还是有‘ 妻管严 ’的好 ,我要不是你管得严 ,此时此刻恐怕正与老顾结伴在黄泉路上闲聊。”等等 ,等等。

所以 ,这些聚会实际上是“ 准 ”遗体告别仪式。倒也不错 ,使我看到 ,在标准的永别的那一天 ,参加仪式的人 ,肯定要比现在的多 ,到场者的伤感程度要比现在的大 ,有的甚至会潸然长泪 ,号啕作声。我感到宽慰 ,还是有人在我死后会缅怀我 ,说明我在世时劣迹不很多。仅此足以 ,尚有何求。

所到之处挽歌起

不仅是只有现住北京的中学时代的同学们举行“准”遗体告别仪式，家乡的中学时代的同学们，照样举行着这样的仪式，而且搞得更隆重，更深情，更感人肺腑。

我出院后不久回老家养病。我这时身体虚弱的程度，绝不比林黛玉低多少，所以我只想关起门来好好调治，不求和外界交往。但是，消息不胫而走，我回到家的第2天上午，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停在我家的大门口，从车上走下的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君和另外两位同学说，他们是“特命全权大使”，受住在和县城里我的所有中学同学的委派，前来完成两项光荣任务，一是向我问候，二是接我去城里小住几日，老同学团聚团聚。我感到突然，不知如何是好。

陈君催促说：“你的洗漱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我帮你收拾一下，我们这就走。”

我说：“何必那么急，在我这里吃顿便饭。”

陈君说：“不用，赶回城里吃，今天我请客，住在城里的所有同学都到场。晚上住在老巫家，他家平时就他两口子加个小闺女，人少，房子多，条件不错。”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有进城。

然后，就是类似于我在北京遇到的场景，除了早晨之外，余皆大鱼大肉的宴席，席前席后的合影。今天是个同学举办，明天是那个同学举办，四十几个同学将轮着办下去。

我已认定这里同学们的心迹和北京的同学们毫无二致，所作一切均是为了和我作最后的告别，我只好乌龟拉磨——规规矩矩，作出文雅书生的模样。要是往昔在这里参加同学

聚会 ,我开玩笑可是文雅的 ,粗俗的 ,“阳春白雪”的 ,“下里巴人”的一齐上。兴之所至 ,竟会吐脏字 ,来句把“国骂”。而同学们是无半点反感之意。这就叫见多不怪 ,在这块地方 ,许多的成年男女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时 ,把唆使他们骂人视为必修课程 ,视为乐事。

我和老巫夫妇共进早餐 ,吃的仍然是精美食品 ,如锅贴水饺、烧麦、小笼包子、豆浆等等。佐餐的小菜竟也有香肠、猪耳朵之类。正吃着 ,陈君走进屋来说 ,他今天上午有事要出城到一个镇子上去 ,我的午饭安排在当中学老师的老朱家吃 ,作陪的还是前几天的原班人马 ,他自己也赶回来参加。

我说我打算吃完早饭就回家去。他问为什么 ,是不是嫌招待不周。我说我出来已有些日子 ,白发老母肯定会惦念和不安。其实 ,重要的原因是 ,我的胃强烈抗议 :以它失去四分之三的残缺之“躯” ,实难连连接纳如此美味佳肴 ,如此下去 ,它将有被完全清除出腹腔的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 ,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未达到超常程度 ,不堪长时间地看着别人对自己作“永别”的表示 ,所以我要走。

陈君说 :“走什么 ?明天大聚会 ,住在城外的许多同班同年级同学都来 ,‘小头’也来。”

我问 :“哪个小头 ?”

“就是黄某某。”

“他比我们高两个年级 ,老大哥班的 ,怎么也来 ?”

“你是名人 ,人家慕名而来。”

“你真能开国际玩笑 ,我要算是名人 ,名人的价格就跌到论堆儿卖。黄某某才是名人 ,读中学时 ,谁不知道他学习成绩优秀 ,作文更是全校‘巨无霸’。不知你如何 ,反正我把他作为偶像崇拜。他后来定是发迹了吧 ?”

“发迹？差点未发疯，中学后他当了中学老师，1957 年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回家，改正后才又干了老本行。”

我茫然了：我的妻兄、画家汪某，我的大学同学、诗人祁某，年轻时都才气横溢，但却分别有当右派和当反革命分子的经历。我问陈君这是为什么。陈君说：“只有‘自古佳人多薄命’的妙句，未见自古才子也命儿薄的吟哦，看来答案不好找。这个问题留给他人关心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你的走留。”

我告诉他，我决定留下了。为什么不呢，兴许黄某某明日能有一个令我满意的解惑。再者，黄某某是一个在政治上“死”过一次的人，那时所经受的打击和磨难，比我这个在形体上将要消失的人要大得多，人家有心看我，我也应借机宽慰他一番，尽管他已“死”而“复生”，一切都成为陈芝麻、烂谷子了。

月亮把她苍白的脸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向室内，秋风吹得窗外白杨树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虫儿在廊前有气无力地叫着。我拧开桌上的台灯，准备给陈君写一封简短的信，为我将要进行的不辞而别的举动说几句道歉的话。

今天白天见到了住在城外的一些同学，也见到了黄某某，这是我意外的收获，激动不已。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明日我无论如何是要走了，可是当我白天向陈君提出这个意愿时，他还是要强留，出于无奈，我只能作出这样选择，明日早晨起床，不洗脸，不刷牙，不惊动老巫夫妇，悄悄地溜向车站，买张公共汽车票，打道回府。

我正要落笔时，陈君隔窗叫应了我，说是县委夏书记刚才给他打来电话，决定明日派一辆小车，由他陪我去逛逛和县风景名胜。陈君要我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要早点儿上路。

我和夏书记在北京接触过 ,有些熟。他很热情 ,我这次刚进和县城不久 ,他就接见过我 ,现在竟又派出专车 ,供我游山玩水一番。县委书记的盛情 ,怎好推却。美不美 ,乡中水 ;亲不亲 ,故乡人 ,既已和故乡的同学们作过了“永别” ,似也应和故乡的山水草木作一下“永别” 。于是我立即脱衣上床 ,请陈君也回去歇息 ,准备明日照着夏书记的指示办。

第2天清晨 ,陈君邀我登车上路 ,计划着先去香泉 ,在覆釜山下的南梁昭明太子洗过澡的“第一汤”来个温泉浴 ,然后一身轻松地观赏其它景点。不识和县真面目 ,只缘身在和县境 ,长这么大还不知敝县有这么多名胜古迹 ,除香泉外 ,另有龙潭洞、霸王祠、镇淮楼、西梁山、鸡笼山、半枝梅、陋室等 ,龙潭洞还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路玩下来 ,大饱了眼福。还有幸大饱了口福 ,在霸王祠的所在地乌江 ,我们吃到了刚从长江里捕捞起来的新鲜的鲥鱼。据说 ,这种鱼现在多供出口外国 ,颇为名贵。要不是游了陋室 ,我真会乐不思归了。

陋室在城内的东北角 ,上中学时 ,我到过这里无数次 ,给我的印象是 ,几间瓦房 ,一个院子 ,背靠一座约莫三四层楼高的土丘 ,侧对一个超不过五亩地的池塘 ,如此而已 ,普通得再不能普通了。当然 ,经过后来的修葺、整治 ,比我先前见到的要美多了。就是这样的所在 ,刘禹锡老先生竟能据此写出千古不朽的《陋室铭》佳作来 ,使我着着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一次什么叫“妙笔生花”了。刘老先生太厉害了。他是读书人 ,我也是读书人 ,我哼哧了大半生 ,怎么就哼哧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呢 !我似乎应该长嘘一声“吾无面见江西父老 !”然后 ,赶快回农村我的家中去 ,回北京我的家中去。

为寻旧欢添新愁

扪心自问 ,我还算是个本分的人 ,不属于我的东西 ,眼角都不瞟一下。但是 ,属于我的东西 ,轻易不肯舍弃 ,谁胆敢剥夺、抢占 ,我能够和他玩命。我不能太老实了 ,我决定向亲人、同学、朋友们讨回我的欢乐权。

在一次春节的北京中学同学聚会上 ,人家举杯祝贺“节日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我举杯严正声明 :“自即日起 ,凡我所说所作 ,有笑或乐的价值的 ,诸位要笑得正常些 ,乐得正常些 ,不要不伦不类损坏人体细胞组织。小常宝要讨回她的女儿装 ,我要讨回我的欢乐权。提请在座的要注意到 ,现在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年代 ,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而是强调建设民主的法制的国家 ,一切依法从事 ,你们拿我的话当耳旁风 ,我就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因你们的行为而造成的我的精神损失。要是不心痛钞票的话 ,你们就继续为非作歹下去好了。还请诸位打掉傲气 ,别老以为我已风雨飘摇 ,朝不保夕 ,我们中究竟谁是‘八宝山’中那种小单元房的第一位搬迁户 ,还得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反正我不打算带这个头 ,看谁敢强制执行。哈哈 ,春节献辞 ,当否 ,请多批评指正。谢谢。”

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我发表“春节献词”不久 ,中学同学朱某来看我 ,交谈中提及在北京某大学教书的我的中学另一同学某君因患胃癌前些日子进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已做了胃切除手术 ,但情况并不妙 ,处在垂危之中。

真是人有旦夕祸福 ,我只知道某君的心脏“修理”过 ,可从未听他说自己的胃也有“故障”。二三个月前吧 ,他还满面

红光 ,神采飞扬 ,转眼怎么就到了这样的地步 ,不可思议。我决定看看他去。老朱阻止了我 ,他说 :

“今天我还主要为这事来的 ,我先提供点情况 ,然后你再决定去不去医院。大前天 ,我约了几位同学去医院看某君 ,他的夫人(也是我的中学同学)说 ,我们家的老头子遭此不幸全怪顾德如 ,大春节的 ,说那样不吉利的话 ,当时在场的 ,就数我们两口子健康状况最不好 ,他犯过心脏病 ,我血压高 ,顾德如的话是冲我们来的。我当时就心情很沉重 ,感到兆头不妙 ,这不来了吗 !谁来医院看我们家的老头子都欢迎 ,就是不同意顾德如来看。请你们把我的意思转告他。”

我一听 ,胸口处顿时产生了不舒适感 ,觉得有一团子气体的或固体的东西堵在那里 ,反正是有一团子硬梆梆的玩艺儿堵在那里 ,上也上不来 ,下也下不去。人们之所以留恋人世 ,缠绵生活 ,是因为其太复杂、太多样了 ,太俱魅力、魔力、吸引力了。在这里 ,什么样的人都有 ,什么样事都会碰到。如果有人出一道题 ,要我回答我的同学的胃癌与我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想一千零一夜 ,也不会想到是因为我的“春节献辞”而使他致癌 ,可是……

我向老朱诉说我的“窦娥式”的冤情 :“从前 ,在春节 ,以及类似春节的其他一些同学聚会场合 ,我一向随便惯了的 ,任我怎么讲 ,也未遇到过议论和指责。那天 ,在我的讲话中 ,有意地加进了些‘狗尾巴椒’ ,不过是为了‘刺激’大家警觉起来 ,重视起来 ,以平等态度待我病民。胃癌并未折磨得我神经紊乱 ,使我相信自己已掌握了世人的生死簿子。如果不是这样 ,我就不会在同学们面前瞎耽误工夫了 ,而是找乔丹、马拉多纳、罗纳尔多等人 ,令他们向我进贡 ,汇来美元若干 ,否则我就要发挥我的特异功能 ,让他们人才两空。我也不辛辛苦

苦‘爬格子’，赚那么点稿费了，而去搜集世界上最大富豪们的名单（这个名单我真见到过，可惜现在忘了登在什么刊物上），然后致电或致函他们，要他们向我另缴一份人寿保险金，他们谁敢抗命不遵呢。当然，我不会忘了向他们介绍我的特异功能的。”我问老朱是不是这个理，他只是笑。那笑令我依然不忍目睹，看来我的“狗尾巴椒”白白浪费了。

“还看不看某君？”一连几天，我被这个矛盾所困扰。最后认定应该去：他本人未见得就有他夫人的想法，即使是“妇唱夫随”，我将自己该做的做了，尽到心了，其余的尽可以不去管它。我见到他时，他已像一盏旧式的熬尽了菜油的菜油灯，灯芯子还在亮着，但是，只要轻轻嘘一口气就会被熄灭。他的脸很黑，没有血色。两只眼睛暗淡无光。直挺挺地躺着，连侧转身的力气也没有。说话的声音很微弱，不比蚊子的哼哼响些，很难听得真。看得出，他对我的到来，是感激的，激动的。我不忍心消耗他，摧残他，很快结束探视，离开他的病床。我期待着下次再来看他。不幸的是，这竟是我与他的永别。3日后，有同学在电话里告知我，他因咳嗽过猛，腹内手术刀口破裂，流血不止，踏上西归之路。我没有勇气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每忆及此，黯然神伤。

从此，我对聚会的兴趣是越来越淡漠了，有时甚至编织谎言，制造借口，一推了之。即便硬着头皮到了，也知趣识趣，知难而退，不服也得服地充当被欢乐遗忘了的人的角色，不再去干那种水中捞月，让死灰复燃的蠢事，任他们关切我，怜悯我，向我献爱心，获取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理应获取的。常言道得好，到了弯腰树，就得弯弯腰。事到头，不自由。我只好没有“脾气”了。

万般无奈且偷乐

没有人愿意跟寂寞交往 ,我更和它格格不入 ,因为我从小就爱说笑爱逗乐 ,尤其是在亲友和熟人面前更是如此。可现在 ,欢乐的大门紧闭 ,惟有寂寞对我含情脉脉。总得想个办法 ,活人哪能给尿憋死。没有人跟我乐 ,我就自己跟自己乐 ,私下里偷着乐。这本已惨不忍睹 ,竟也碰到麻烦。

在我精神好、无多大病痛的时候 ,我就回味我遇到过的可乐的事 ,以取悦于自己。这天晚上上床后 ,我就回想自己白天遇到的一件可乐的事。

上午 10 点钟 ,我来到我的单位的门诊部的挂号室 ,请一位姓曾的女医生发给我一个看病的号 ,并将我的病历也给我。这时 ,另一位门诊部内科的女医生走进挂号室 ,看见曾医生身后不远处的靠墙放着的一张三屉桌上放着一堆用塑料袋盛着的猪排骨 ,便问曾医生 :“ 这是谁的排骨 ,挺好的嘛 !” 曾医生忙回答道 :“ 那是我的排骨 ,别乱动 !”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两位医生都觉得她们的对话是一次极为平常的对话 ,可我却忍俊不禁。曾医生和我关系挺不错 ,彼此开过玩笑 ,要是未患胃癌的往日 ,我肯定会这样对曾医生说 :“ 怎么着 ,曾医生 ,那居然是您的排骨 !” 可是现在我不敢 ,我怕人家笑不起来 ,甚至笑话我死到临头不知死 ,都什么时候了 ,居然有心思开玩笑。现在是在我的家里 ,是我独处的时候 ,想到白天门诊部的那一幕 ,我不仅大声地笑了 ,还大声地说了白天想对曾医生说而未敢说的那句逗乐的话。结果惊动了女儿 ,她敲我的门 ,问我怎么啦 ,我说没有怎么啦 ,你就放心地睡觉吧。

第2天,女儿又问我昨晚到底怎么啦,还说类似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好几回了,因而她不得不怀疑我已染上了老年孤独症,并坚持要领我去医院查查。我拒绝了女儿的建议。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这样地偷着乐了!

我也担心我真得了孤独症。我在报刊上读到过,说是孤独症患者,爱自己跟自己说话,经常无缘无故地笑起来,觉得自己以往这也做错了,那也做错了,其实事实并非全是那样。我还是悬崖勒马停止偷着乐,别小病不治酿成大灾,到时候吃后悔药。

我曾多次生过瘤子,不过不是生在体内,而是生在体外,均属良性,也叫疖子。还发过烧,痛过腰,等等。病好了也就好了,我忘了,别人也不会再提起。这次就不那么便宜了,成了结不了的“案子”。如今离我开刀的日子也十几年了,同学、朋友、老乡以及熟悉我的人,在与我通话、面晤时,总要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我的病上,问长问短,问这问那,调侃、打诨之类,几乎绝迹。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如此这般,实际上是小爱大为害,使低落、抑郁、失望等情绪乘势在我脑壳里安营扎寨,清剿不了,从而使我得不到很好的精神治疗。于是,我羡慕起曾被扣上过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妻兄和同学祁某、黄某等,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死”过一阵子,但党和政府宣布将他们改正后,他们也就一切如常了,失去了的又重新得到了。我就没有这个福气,不会有命令下来,要求大家恢复我“生”前的一切待遇,还给我已失去了多年的权利。也不能怪同学、朋友、老乡以及熟悉我的人,我就亲眼目睹过医书上写着“癌症患者术后生存率最高可达15年”的字样,这句话恐怕可以理解为,癌症术后的病民们,术后15年内不能改变身份,应享受“病民”的一切待遇。15年后能不能由“病民”

转为“康民”，至少我不知道有文字的凭据。我怎么就得了这种没有出头日子的病呢！我只是气火了时候说的话猪都不吃，狗都不碰，心地却是良善的。我前世怕也不曾撬过锁，占过山。可我怎么竟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呢？这个谜解开的时日会有吗？

非“份”亦得奇且冤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离我家有三四华里远的一个村子，出现了一个麻疯病人，是个女的，正当妙年，长得清秀，细皮白肉，要是打扮打扮，比城市人还城市人。可惜鼻子全部没有，只剩下一个空洞，看上去怪恶心的。大人们告诉我，千万莫靠近她，她要是和我说话时，就赶快跑开。

这一天，我正在和一帮子小伙伴在晒场上玩“打仗”，突然看到麻疯女向我们走过来，我大喊一声：“快跑，不得了了，‘麻疯女’来了！”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只见“麻疯女”不好意思地低头走着，手中拿着一块手帕捂住鼻子，严格地讲，是捂住空洞。

后来，我单独碰到过她一次，是在野外的小田埂上。因为有庄稼的遮挡，视野不开阔，等到发现目标时，我和她已是咫尺距离了。由于慌乱，一时想不到掉头往回跑。幸好右边是一条小河沟，我就一纵身跳入水中，扎了一个猛子，猛划猛蹬到了河对面，爬上岸，对她喊道：“讨厌，麻疯女！”她牙也不呲一下，捂着没有鼻子的鼻子，低头走她的路。

再后来，我就从未见到她了，或许她住进了医院，或许被送到麻疯病人居住区，或许病死，也不排除被族人悄悄弄死的可能性。我这可不是胡猜乱想，在封建的旧社会，妇女的命不

值钱 ,不该死而被整死 ,成了冤鬼的 ,大把大把地抓 ,有的是。离我家一二里地远的王村的一位妇女 ,二十来岁丧了偶 ,婆家要她守节 ,她熬不住 ,经常是趁有的男人的老婆走娘家或出远门时 ,半夜三更去敲人家的门。胆子大的男人 ,连呼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送“货”上门 ,焉有不收之理 ,开门迎“客”。胆子小的男人 ,怕被那一口子知道了 ,轻则自己跪踏板 ,重则劳燕分飞 ,心儿破碎 ,便不敢在家里睡觉 ,动用三十六计中的最上计。族人觉得这位“服务态度好”的妇女伤风败俗 ,丢了本姓人的脸 ,经商议决定 ,将其拖至祠堂内 ,剥光衣服 ,活活用乱棍打死。

世上事难以预料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我却也受到了“麻疯女”式的“礼遇” ,成了一位叫人不敢沾的人 ,只是“礼遇”的等级还不如“麻疯女”的高罢了。这大概也是一种报应吧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有人要说 :麻疯病属传染性疾病 ,人们当然惧它十分 ,癌症虽然凶恶程度与麻疯病彼此彼此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它无传染性 ,在这一点上与麻疯病挂不上 ,怎会出现“不敢沾”的现象 ,作者有意在捏造谎言 ,自欺欺人 ,可恶。

其实 ,一开始 ,我连想都未朝传染的问题上想过。因为我读过一些医书 ,未见有传染一说。也未听到过癌症会传染的传闻。我只知道癌症不能随便得 ,得了就没命。所以 ,已经刮风了 ,闪电了 ,夹杂着远处的雷声 ,我仍察觉不到雨将来临了。

出院后第 1 次和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吃饭 ,男性化较强的妻 ,在饭桌上当着家人面特柔声地说 :“从今日起 ,我们家实行分餐制 ,碗、筷、汤勺等专人专用 ,不要搞混了。我、顾航(儿子)、顾泱(女儿)用的是红花碗 ,爸爸用的是蓝花碗。我们三人在一起吃菜 ,爸爸单吃。老顾 ,倒不是认为你会传染 ,

而是以防万一 ,孩子们年幼小 ,要是有个万一呢 ,怎对得起孩子 ,请你老顾多多包涵 ,不要多想。”

“以防万一” ,中国人谁没有说过这句话 ,谁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我当然也懂。我已这把年纪 ,身体又是这样 ,即使往后活着 ,还不是只求孩子们好。我由衷地支持妻策划的家庭用餐新方案的出台。我用的碗和他们的碗区别明显 ,但汤勺子却都是不锈钢的 ,颜色、大小、样式也都一样 ,不好辨别 ,我就找来老虎钳 ,将我用的那把勺子的尾端拧弯了 ,使错拿现象不可能发生。这事就算结了 ,遵照妻的“指示” ,我未多想。

有一回 ,有个客人来了。此人自称“美饮家” ,喜爱喝茶 ,到哪里 ,屁股和板凳一结合 ,首先要做的就是喝茶。他的茶杯里的茶叶 ,一天要换好几次。他宣扬 :“我可三年无妻 ,不可一日无茶。我已留下遗嘱 ,告示妻儿 ,敝人百年后 ,家人清明祭祀时 ,什么都可以不带 ,就是不能忘了带一把茶壶 ,一个茶杯 ,当然还有一包茶叶 ,最好是西湖龙井 ,黄山毛峰也行。”奇怪的是 ,我辛辛苦苦为他泡的茶 ,他始终是嘴唇不沾边 ,尽管我多次提醒他 :“快喝茶 ,不然凉了。”

他走后 ,我求妻释疑。妻神秘地一笑 ,说 :“我说我来泡 ,你却积极性很高 ,以后这类事由我代劳 ,你只管陪客说话好了。”我倒以为妻是答非所问 :“你们女人泡的茶 ,可能比男人泡的香些 ,男人肯喝些 ,可我们这位‘美饮家’ ,觉得老婆的吸引力还赶不上茶叶 ,你与他老婆相比 ,虽然略胜一筹 ,但你泡了 ,其结果和我泡的就肯定不一样 ,我看不能打保票。我站立起来头就昏 ,担心会摔跤 ,你毛遂自荐 ,勇挑重担 ,很好嘛 ,深表谢意。就这么定 ,以后为客泡茶的任务 ,由你承包 !”

我真笨 ,本已有了“气味” ,我却像患了重感冒 ,鼻子严重堵塞 ,一点也“闻”不出来。现在 ,我已不认为是自己笨不笨

的问题,而是一种正常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换成别人,也可能显不出高明之处来。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问题,在真相还未大白之前,只可对其进行猜想,对其分析认识,形成见解,不可断然作出结论。我又一向愿意以善意去想人想事,所以,类似的错误,也许我现在犯着,今后会继续犯下去,避免不了。但我想,人们不会把我当笨蛋看。即使会,又怎样?是的,笨蛋,一个可爱的、善良的、厚道的、令人可亲可敬的、极富中国特色的笨蛋。

我到底没有到十分麻木不仁的地步,自从我家实行分餐制后,我去人家作客、吃饭时,曾注意我筷子到过的地方,人家的筷子是不是也敢到,我坐过的椅子、沙发,人家是不是也敢去坐,我触摸过的物件,人家是不是也敢去触摸,结果未发现什么问题,一切如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反正是这样的。于是,我心里的一点点疑云也就飘散了。

“老黄牛”的行为,却又引起了我的极大警觉和震动。“老黄牛”倒是姓黄,但名字不是“黄牛”二字,他叫黄××,“老黄牛”是他的绰号。他是我初中时代的同学。此人的长相比较有特点,肥头大耳,嘴唇很厚,属非洲产品。两只眼睛似乎比田螺还要大些,眼球快要挤出眼眶。我没有确实调查研究过,凭估计,他的绰号可能缘于他的这一对牛眼,也可能缘于他嗓门粗。他说话像老黄牛似地哞哞地叫。还可能是因为他有一股子牛劲。中学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份可以尽情地释放他的能量的对口专业,在马鞍山钢铁厂炼钢车间当上了一名转炉工。他的生活习惯也比较有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特能睡,有时候,手里端碗正吃着饭呢,眼皮子却耷拉着,进入半睡眠状态。他的食量不大,吃饭的速度极慢。人家是吃饭,他是数饭,用筷子在碗里拨拉来,拨拉去,寻找和

去除饭里的沙子 ,直到自己百分之百地放心 ,才朝嘴里送上一小口。然后又像前一回那样操作一番 ,才敢送另一小口。他很讲究个人卫生 ,洗碗布有两块 ,分工明确 ,一块担当洗的任务 ,一块只起擦干作用。大便时 ,不满足于用手纸擦净 ,还要打点水用湿毛巾揩拭揩拭 ,比女学生都要仔细。早晨洗漱时 ,将头深深埋进洗脸盆的水中 ,先用普通肥皂将头发和面部、脖子洗一遍 ,然后换一盆水 ,用香皂再洗一遍。

就是这位“老黄牛” ,一天上午突然出现在我北京的家里。我还未来得及问他 ,他就声明道 ,在家里就得悉我病了 ,正好这次来京旅游 ,决定无论如何要登门看望我。我很激动 ,很兴奋 :“到底是老同学 ,谢谢。”我赶忙伸出手 ,他也随着伸出手 ,可是当我用劲一握时 ,却握了我个透心儿凉 ,握得我全身没有了一点儿劲。我怀疑我的感觉器官发生了故障 ,要不然 ,眼前摆着的不明明是一只又粗又大的男子汉的手吗 ,可我怎么握它时的感觉 ,与我同女士握手时的感觉竟是一个味儿呢 :伸得笔直笔直的 ,丝毫的弯都不带打的 ,而且有迅速从我的手中摆脱出去的意思。

“老黄牛”走后 ,我对妻说 :“他给我来了一个女人式的握手 ,想必是怕我传染。”

妻说 :“你又疑神疑鬼了嘛不是 !人家远道而来 ,可能累了 ,握起来缺劲。人家说不定从来就是这样握法的 ,并非对你就特别的刻薄、吝啬。”

我打断妻的话说 :“不 ,不 ,我也不是没有和他握过手。他跟人握手 ,哪叫握手 ,是用老虎钳子夹人。有一次 ,他当然也带有一些跟我故意开玩笑的成分 ,在跟我握手时多用点力 ,直握得我妈呀、大(父亲)呀的叫。”

妻礼尚往来 ,也打断我的话说 :“任你说到天 ,说到地 ,我

看还是不能把性定在怕传染上。人家来京 ,你并不知道 ,要是怕传染 ,他不到我们家来不就得了。你又不是孙大圣 ,没有钻过人家的肚子 ,怎好下断语。人家好心好意 ,可别冤枉了人家。”

我佩服妻的神嘴 ,有道理的道理 ,她当然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道理的道理 ,经她的嘴一喷叭 ,也能喷叭出是有道理的来了。你要真的想批驳吧 ,还觉得难以批得倒。最终 ,以我自责自己多疑而结束了与妻的谈话。

于是 ,我庆幸自己的病不具有传染性。癌症本来已很可怕了 ,它再要有传染性 ,我简直没有活路了。我对一些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我所在的小单位 ,有两个乙型肝炎病人 ,住的地方和我家相隔很近。我亲眼目睹了他们是在过着黄连般的岁月。我能和妻子儿女同坐一张桌子用餐 ,尽管是分餐的。他们跟我比就望尘莫及了 ,只能在与家人相距很远的另一处孤寂地吃着。像祥林嫂不能在祭祀时沾一切饭菜的边一样 ,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沾一切饭菜的边的。他们的居室 ,像魔鬼三角洲一样 ,没有多少人敢靠近。他们偶然去办公楼一次 ,酷似日本鬼子进了村 ,同事们一个个慌忙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并且忘了关门的很少见。有邂逅者 ,也是隔得远远地与他们交谈 ,那情景像是有的少数民族地方的青年男女在对山歌。

他们的疾病问题 ,还使家属受到冷遇和委屈。一天 ,我看见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站在自家阳台上 ,仰着脸同住在他的上层的一个女人争吵。那女人就是某乙肝病人的妻子。为什么而吵 ,我不真 ,只觉得戴眼镜男人很凶 ,态度很坏。后来 ,还是我的女儿告诉我 ,戴眼镜男人所以火很大 ,是因为肝炎病人的老婆在自家的阳台上抖被子。戴眼镜男人认为 ,你这样一

抖,岂不把乙肝病毒都抖到自己家里来了吗!岂不是明火执杖地在干坑人的勾当吗!岂能听之任之!女儿还告诉我,肝炎病人的老婆气得躲进屋去哭,埋怨要不是自己的丈夫得这种鬼病,她怎么会受今天的窝囊气。

两位乙肝病人都是很好的人,好人却不得好报,让他们患了会传染的病,命运之神,实在不讲公道。

他们真可怜,所受的精神上的间接性打击,比我要沉重得多。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的病是“全能”的,既“顽”且“传”,我就跑到荒郊野外去,或者跑到深山老林中去,搭一座列宁曾住过的“列宁式”的茅草小棚,一个人过,只与豺狼虎豹、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相依为伴,不同人类打交道,免得害己还害人。我要向家人交待,不用管我,不用看我,但要注意掌握我的生死情报。如果我死了,要迅速将我的尸体掩埋起来,以防细菌散布于空气中,被哪个不幸的人碰上了。好在我的病不传染,不幸中之万幸,我应该感谢命运之神对我这个癌症灾民实行了免除其它灾害的“优惠政策”。

并没有乐多久,我的本已残缺不堪、摇摇欲坠的精神长堤,就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险些儿酿成溃破、倒塌、毁坏殆尽的惨景。

儿子不小了,该成立小家庭了,要是在农村,儿子的儿子也恐怕已背着书包上学堂了。我催过他,可是,你急他不急,成了干着急。我正告他:“快近寻偶年龄极限期了,尚不抓紧,别想有中怀的了,甚至有当‘鳏夫’的可能。还有一个前景,凑合着找个二婚的,亦即俗称为‘二锅头’的。这对你倒也挺合适,你酒量大,畅饮之下,不带色的酒,不在1斤,也须8两;‘二锅头’多棒,65度,过瘾。喂,你说是吧。”他说:“甭急,到时候保证给你带回个上档次的儿媳妇来,世界上何曾出

现过有大腿愁裤子穿的事 !?”

这一天晚上 ,我在楼下的路灯旁和人家下棋 ,正杀得天昏地暗 ,双方“死伤”惨重的时候 ,儿子叫了我一声 ,我抬起头来 ,见他身后站着一位花枝招展 ,形象质量属于一二流的女孩。甭问 ,她和我儿子的关系 ,至少算是发展中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我向对弈者宣布“休战” ,带着她和儿子回到我的住处。谈了会儿话后 ,我向女孩发出口头邀请 :下个星期日到我这儿来吃晚饭 ,不过要声明的是 ,我的烹调技术比业余还业余 ,热烈欢迎的心意却是有的。

说话就到了下一个星期日。一大清早 ,我挎了篮子上街。回来后 ,除了吃午饭和午睡 ,一整天我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我以前经常请客吃饭 ,做个桌把菜 ,闹着玩似的。病后我就基本上取消了这一项目 ,我的精力、体力都不够用 ,连走路都跌跌撞撞的。今天一天下来 ,我是腿也痛 ,腰也酸 ,脑袋也发晕。

我很困难 ,但我得干 ,而且要干好。我在为人父 ,也在为人子 ,深深体会到 ,这样的事 ,做父母的越重视 ,越卖力 ,孩子会越高兴 ,越感激 ,千万淡漠不得。

已是吃饭时间了。一切已经就绪了。客人应该来赏脸了 ,却没有动静。又等了一会儿 ,有的菜再热了一回 ,仍然是人影子不见。我心里嘀咕开了 :我的宝贝儿子难道大脑生了锈 ,转动失灵了吗 !你或者亲自回来 ,或者打个电话 ,说清情况。难道不知道我会着急吗 !

我已看完《新闻联播》 ,儿子终于回来了 ,却很沮丧。我问那位女孩怎么未来 ,他说是有个商人要给她拍模特照 ,以便将来上挂历 ,离不开。嗯 ,一个不很高明的谎言 :拍挂历上的模特照 ,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吗 ?今天拍不完 ,就没有了明天吗 ?“赴约” ,“拍照” ,两相比较 ,恐怕还是前面的重要些 ,能

像现在这样摆位置吗？我对儿子说：

“请你不要对爸爸的分析能力产生怀疑，到底是什么弯弯绕，咱们还是来个崔永元主持的节目——实话实说吧！”

儿子点燃了烟，直到快烧手时才不得不应付我的追问：“他不来，怕你传染，还要我以后和你接触时注意些。前些日子，她因腹痛住进医院，担心患了胃癌，怀疑是我传染给她的，她恨死我了。我说癌是不传染的，她说不对，她的一个当医生的叔叔告诉她，癌会传染。她家还有些人信这个。”

儿子的话使我愕然，受到巨大震动。但我的形体动作，并没有像舞台上和银幕上经常有的那样，颓然地跌坐在椅凳上，也没有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眼睛翻白，手扶前额，显得痛苦万分的样子。我只是来回地在室内慢踱步，用手揉擦胸口。我觉得心痛，如果我不主动采取缓解措施，会被痛死过去。当我的心“乖”了一些时，我恢复了说话功能，问儿子为什么一直不照面。他说他到玉渊潭公园去了，在那里抽烟，散步，他怒不可遏。

我说：“真要讲受害，被传染的话，理应首推你妈，你和妹妹列第2、第3名，或者并列第2名，以下的排列次序是你奶奶、叔叔和婶婶、舅舅和舅母、姨父和姨母，这以后才可能是她。她才和你交往多少日子，我腹中的癌细胞就辗转到达她的胃里并形成肿块，这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立竿见影的话，继我之后，第1个进医院挨‘宰’的又应是你妈，然后是我编过号的人，轮着去挨‘宰’，此后才能‘宰’到她。她那个当医生的叔叔的结论，不知道是根据什么下的，就我眼前所知，拿到台面上来的说法，和她叔叔的意思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怎么办呢？顾航，是不是这样，我离开你们，回安徽老家暂住些日子，以后再作打算。病是我得的，一切苦果应当由我自己

来尝 ,我不能牵连你们 ,殃及你们。你和妹妹小的时候 ,你们生了病 ,痛得哭 ,爸爸的心也在流泪 ,恨不得代替你们生病。现在我生了病 ,你们因此而付出了代价 ,受到了伤害 ,我不能泰然处之 ,心安理得。爸爸坚持这样的信念 :只能你欠我 ,不能我欠你。我实践得还不很理想 ,但是 ,我是努力在做..... ”

儿子不让我继续说下去 :“ 走什么 ,我可没有嫌你、怕你。她不来吃拉倒 ,省了钱 ,有利于你实现勤俭兴家的目标。我们吃饭 ,我饿了。”

我只好向儿子来了个“ 苦味笑 ” ,说道 :“ 你一个人吃吧 ,你知道 ,我是经常不吃晚饭的 ,今天更得‘ 勤俭兴家 ’一次 ,一点也不觉得饿。记不清了 ,是书上写的 ? 还是电视上播的 ? 说是人一生气 ,胃壁就会分泌一种什么物质 ,具体是什么物质也记不清了 ,这种物质一旦产生 ,就使人有饱胀感 ,没有胃口 ,不思进食 ,看来果真如此。”

自作多情 ,请客失败事件 ,象一块磁性巨大的吸铁石 ,将我已忘却了的一个个记忆 ,吸附起来 ,形成一个长串 ,摆放在我的眼前 ,使我此一番清楚地看到 ,确确实实有不少的人 ,把我当作传布灾星的瘟神一样看待 ,就像我曾经看待“ 麻疯女 ”一样。

我记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一幕。我初入院时 ,住进内科的一间可容 8 张床位的大病房里 ,每张床位都有主 ,济济一堂。三四天后 ,也即我的病被确诊之后 ,病号们纷纷撤退。一二天后 ,只剩下一个老头和一个青年人 ,他们两人也缠住医生和护士 ,企求允许他们出院。医生、护士说他们的病情还未彻底稳定 ,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再定。而他们两人拼命说自己的感觉如何如何的好 ,出院完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不该再扣留他们了。奇怪的是我刚住进病房时 ,那位老

头子开关房门时 ,都是光着手握门锁的转柄 ,现在 ,在没有新病号的情况下 ,他倒用手纸或手绢包住锁柄开关房门了。那位青年人 ,开朗 ,热情 ,愿意跟我说话。可是 ,后来他就不怎么理睬我了。一天 ,我检查完身体回病房 ,在走廊里碰到他 ,就主动走近他 ,和他说话 ,他借口有事 ,赶快逃离了。很快 ,医生、护士认为应该留下的一老一小也不见踪影了 ,偌大的病房只剩下我一个人。是我把他们吓跑的。

我还回想起了在大连第 2 疗养院疗养期间的遭遇。疗养院位于市郊的一个半山腰上 ,面临蓝色的大海 ,风景优美 ,像一幅气势磅礴、宽大无比的挂图。它给人以畅快淋漓、清新明亮、宽胸舒气的感觉。疗养院的伙食也不错 ,服务态度相当好。要不是有病痛 ,我将飘飘欲仙了。

我住的房间有两个床位 ,但另一张床一直空着。我希望在我离开之前 ,始终是这样的。结果是我的如意算盘未打成 ,来了个补缺者 ,一位北京某军事院校的教员。他出门已近半个月了 ,放羊带割草——捎带 ,借机先去老家看了看 ,然后才到了这儿。剩下的半个多月时间 ,他要好好在这儿疗养。他是个“见面熟” ,与我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 ,一进屋就打开话匣子 ,问这问那 ,说东道西。我说得少 ,还不如他牙缝里漏掉的多。可是 ,当他从我的嘴里得知我是癌症术后专为养病而来的情况后 ,就像呜哩哇啦作响的收音机断了电源一样 ,顿时一点声息也没有了。沉默了许久 ,他说他该去盥洗间一次 ,然后回来睡一觉 ,旅途太劳累了。他走后 ,我就去上我的每日必修的一门课 :去海边散步 ,捡贝壳、海星、鹅卵石等。

我从海边回来 ,见他的床空着。直到熄灯号吹过 ,还不见他和枕头相爱。第 2 天早晨我睁开眼 ,见到了他 ,睡得正酣 ,持续不断地发出不规律的、尖利的鼾声 ,外加吐噜吐噜的吹气

声。我起床干我该干的去了,一直到吃完午饭才回到房间,就不见了他,连同他携带的行李物品。我向管理人员打听,回答是这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疗养者,曾向院方提出调换房间,未能如愿,便扬长而去。我当时只当他是老年痴呆症的初患者,回过头来看,他“鬼”着呢:出来疗养,目的是搞好身体,怎能惹事生非,将人家的癌细胞朝回带,迟走不如早走,说走就走。

“二疗”虽好,非久住之地,我也踏上了归程。我的火车票是中铺,在我下面的是一位“二疗”的年轻军官。当他知道我是他的单位接待过的人后,就对我很热情,与我交谈。但是,谈着谈着,在半山腰上演过的悲剧,在火车的硬卧车厢内又重新推出了。在年轻军官的询问下,我说出了我的病,年轻的军官采用了与那位年老教官十分近似的回避手法。他说他小便胀了,要上厕所。厕所就在车厢的末端,几步之遥,他却去了足有七八个小时。夜间,我在我的铺上伸头朝下看,见他终于回来了,正在脱衣就寝。太阳升起时,我再次在铺上伸头朝下看,他已是人去铺空。车子到了北京站,我已拎着行李离开铺位,他才从另一节车厢过来,收拾他的东西。我心想,这小子怕也有病,“老年痴呆症”他要等许多年才挨得上,十有八九属于神经分裂一类。这位年轻军官自然也没有病,神经十分正常。是我有病,患了“思维滞后症”、“思想凝固症”。

类似这样的事件还有许多,我无力、也无心一一写出来。每一件都有我的屈辱在,有我的悲愤在。每一件都拌着我的血与泪。我试着不去想它们,却是瞎子点灯——白费,它们像讨厌的苍蝇一样,你拍打一下,它从你的视线中消失了,不一会儿,它又飞回来,和你纠缠没完。一连数日,我欲睡,吃了安定,脑神经依然十分活跃,自由驰骋,治服不住,我强迫自己

进餐 ,面前摆放的饭菜变成了难吃的药物似的 ,根本不愿下筷子 ,我要写点什么 ,往桌子上一趴 ,四肢酸胀 ,全身燥热 ,十分难受 ,坐不住。我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我不认真地调节、控制自己 ,时间长了 ,我只有到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的干活。

我也不怕别人见笑 ,我在此期间确曾想到过司马迁。从社会历史地位、业绩、影响等方面相比较 ,司马迁和我 ,一个在 18 层天上 ,一个在 18 层地底下 ,无法相比 ,所以 ,司马迁和顾德如这两个名字怎么也不能掺和在一块儿扯。可我觉得我有点司马迁了。司马迁受腐刑后 ,肉身的痛不是他最在乎的 ,人格的受侮辱 ,才是他最无法接受的。请客失败之后 ,病痛已不令我觉得有多么了不起 ,而最使我痛心疾首的是 ,我无端地遭到了别人的嫌弃、厌恶。司马迁为了他的《史记》后来才活着。我要不是看到我的身上还有些许光亮的话 ,我也不打算赖着不走了。

儿子问我 :“ 爸 ,你这几天怎么了 ,比以前更瘦了 ,气色也很不好 ,近乎纸扎的了。就你现在这样 ,我还不怎么用力 ,吹口气就能把你吹倒了 ,你信不 !”

儿子需要的答案我就是不拿出来 ,不让他来劝慰我。我不提请客吃饭的事 ,而是说 :“ 是下棋下的。不知犯了什邪 ,以前和他们下 ,半个大脑启动 ,半个大脑封存 ,要他们输 10 盘 ,他们也不能输 9 盘。他们哪一次不是有一个加强班以上的高参在撑腰打气 ,出点子支招 ,却也奈何我不得。这几天倒好 ,乾坤忽然倒转 ,水平高的 ,我下不过 ;臭棋篓子 '上台了 ,我也要向他俯首称臣。我看 ,像你妈那样的自己的 '老师 '和人家的 '老将 '已经照了面 ,还杀得不亦乐乎的 '高手 ' ,现在同我下 ,我可能也会被斩落马下。输了就不服气 ,回来继续下 ,自己跟自己下 ,找失败的原因。白天下 ,晚上也下。你没

有见到吗 ,这几天我一直‘自学’到深夜二三点 ,昨天直到太阳出才算完。于是 ,睡眠不好 ,胃口也不好 ,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当然是人将不人了。不过 ,经过苦练 ,棋艺上到一个新台阶 ,明日再战 ,定是所向披靡 ,雄风再现 ,从而转入良性循环阶段 ,身体状况自然会转好 ,放心吧 !”

处处烧纸逐瘟神

城里人对疾病的防范意识就是强。在我的老家 ,人们对防疫、免疫之类问题注意得远不如城里人。除了麻疯病人之外 ,普遍认为再没有什么病人是需要隔离的 ,不可轻易靠近的。有的竟自己看不起自己 ,说什么乡下人顾一张嘴都顾不过来 ,还顾什么传染不传染的问题 ,卫生不卫生的问题 ,没那么多的“脏味”、“穷讲究” ,过不好就瞎过。传染了又怎样 ,大不了一死 ,死了大不了成为躺倒的一个大“一”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父亲的病不是肺癌也是肺病 ,一种比较典型的传染性的疾病 ,可我母亲从未对父亲采取过什么特殊措施。我们这些孩子更不觉得父亲有什么可怕的 ,只觉得他挺可怜 ,挺遭罪 ,整天咳啦、咳啦的 ,活得艰难。

不是唯独我家如此 ,确实不见别人家有什么新鲜之处。我在解放军报工作的时候 ,和我同时调进军报的一位云南大学的学生 ,一天跑来告诉我 ,门诊部医生诊断他患了痢疾 ,需住 302 医院治一段时间。我一听吃惊不小 :“ 302 不是我们部队的专治传染病的医院吗 ! 怎么 ,痢疾也算是病 ? 还算传染病 ? 还要住院治疗 ? 还要治疗一段时间 ? 奇闻 ! 奇闻 ! 我告诉你吧 ,我小时候在家时 ,生这种病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 ,可

没有把它当过病。我们那里有这样的说法 ,头痛要烧纸 ,肚子痛要拉屎。患痢疾当然肚子要痛 ,我患痢疾时 ,治疗的办法就是上茅房 ,拉拉也就拉好了。城里人太高级了。”

儿子的女朋友来了“逃宴”一出之之后 ,我一时缓不过来 ,觉得事情的发生与城里人对疾病防范意识强有关 ,不如回老家去 ,回到更适合我生存的氛围中去 ,暂住些日子 ,将流血的记忆冲淡些再说。此处不容人 ,自有容人处。我踏上了南归之路。

出乎我预料的是 ,在老家 ,照样有人把我当作不祥之物看。他们现在也变得高级起来了。说巧也真巧。我去野外的小田埂上散步 ,快到昔日与麻疯女狭路相逢处时 ,只见对面走过来一个人。经过仔细地辨认 ,原来是李君。这一下故乡遇故知 ,实在难得。

他住在离我住的村子只有三四百米远的李村 ,和我同龄 ,曾与我一起在和县中学读过书。其间 ,我们的关系很“磁” ,堪称“铁哥们儿”。他的家境较好 ,土改时划为富裕中农。我家穷得叮当响。他没少在经济上帮助过我。见我没有洗脸盆、洗脚盆 ,就明确向我宣布 ,他的洗脸盆、洗脚盆可以随便用 ,无须打招呼。我那时用细盐刷牙 ,他常动恻隐之心 ,朝我的牙刷上挤牙膏。我的口袋经常是 80 岁老太婆的嘴——瘪的 ,连买橡皮、铅笔、信纸、邮票也犯愁 ,他多次对我进行无偿援助 ,或发放常期“无息贷款” ,等我有朝一日兴旺发达、财源滚滚时还他。遗憾的是 ,他读完了初二就不读了。

他近年来发迹了 ,盖了楼房 ,有了拖拉机、摩托车 ,声称这一带只要有买小汽车的第一个农户 ,他马上就要成为买小汽车的第二个农户。他是靠办“家庭生人工厂”和“家庭食品工厂”逐步发展起来的。开始他在地办“家庭食品工厂”赔了

钱,便和老婆一合计办“家庭生人工厂”,努力生儿子,卖给人家,以卖儿子的钱再来做食品生意。后来,他果然以这一招完成了原始积累,解决了资金问题,将食品生意搞红火了。据家乡的人说,他在外面最少卖掉了3个儿子。如此生财未免缺德,我曾嗤之以鼻。

但他毕竟和我是同窗,且给我留下过美好记忆,今日晤面,应该叙叙旧。我加快步伐,迎上前去,准备和他握手交谈,他却给我一副冰冷的脸,用打量陌生人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低下头与我擦肩而过,真有点董永在老槐树下躲避七仙女纠缠的味道。太不可思议了,他怎能这样呢!

我自然知道他缘于何故,回家将我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认为我猜得分毫不差,他是怕我会传染上他。

母亲说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胃癌病人在他家打麻将,他用自家的茶杯给那位病人泡了杯茶。麻将场子散了,那位病人到他家后院的茅房去了,可他不知道,以为和别人一道走了,便将那位病人用过的好好的宜兴陶瓷茶杯扔到后院墙旮旯处的瓦砾堆上,却被那位正在“出恭”的病人看得个一清二楚,从此再也不上他家去了。路遇李君后的第2天,我向母亲提出,也许我该回北京了。

前些日子,我又对儿子慨叹,看来爸爸的沉冤是难洗了。他表示同意,说道:“是有一些人害怕你会传染上他们的。”他是了解得更清楚、更具体、更准确的。我不想难为他,要他深谈,因为没有必要,且无益。

人活着,要活到自己向往和满意的那个份上,除了取决于自己的意志品质之外,也取决于包括物质条件在内的其他许多条件。我不仅健康状况一直未恢复到“生”前水平,还涉嫌会传布灾星,因此,我认为,在剩下的日子里,即便我是顽强地

拼争 ,努力地改变 ,我也不大可能活到我希望活到的份上 ,出现心满意足的状况。这便是我病后的一个可悲之处。其他的人 ,无论是先天的原因也好 ,或是后天的原因也好 ,只要是包括物质条件在内的其他许多条件不好了 ,也会有我现在已经有了的尴尬。这就是人类世界 ,这就是多彩的生活。不然 ,怎会有福人不福人之分 ,命好与命坏之分 ,走运与不走运之分。

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的儿子后来和那“逃宴”的姑娘“吹”了 ,倒不是因为我的病 ,而是为了一件什么生意。儿子以后再谈恋爱时 ,会不会因为我的连累使他在择偶时难以实现自己的“质量”要求呢 !我想肯定会的。大家听熟了的一句话是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皇帝的女儿怎么啦 ?她是两个鼻子、四只眼睛 ,一切都是双料的吗 !她不愁嫁 ,不是因为她是“双料货” ,而是因为她产自皇后肚子 ,有一个天下王土莫不属于她父亲的父亲。父母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等 ,会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婚姻 ,只要稍有社会经验的人 ,都很明白。

我的一个男同学 ,我敢说他在哪一方面也不会超过我 ,可他婚姻的解决来得个顺利 ,比我强得多。在中学时 ,就有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巧布情网诱他上“网”互联。有一个被视为“校花”的女孩子 ,在高中毕业的那个学期给他写了封信 ,直抒自己愿与他结成连理的情怀 ,向他猛砸过来一个大彩球。后来 ,他和“校花”女孩组成了小家庭。他之所以艳福不浅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有一双可爱的高堂 ,在县里当大官的岳父母。我在结识妻之前的择偶期中 ,多次因自己有一双农民的父母而被女方或女方的家长咂嘴或摇头 ,以致成了迟婚的

大男，差点要“过期作废”。

想起堂弟的一段痛苦的恋爱史更使我确信，我为儿子婚姻问题的担心和忧虑绝非庸人自扰。堂弟叫顾××。我们一起进的复旦，他在中文系。一天，在通向饭厅的路上，他兴冲冲地跑到我的面前，神秘地、甜蜜地一笑，低声地说：“大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好上了。她是苏州人，人面子不错。才，刮刮叫，全年级不说数一数二，至少也是一流的。她弄顺当了，说不定将来能戴顶小作家的帽子。”我也高兴：“好啊，向你表示祝贺！你给我们乡下人露脸了，‘土包子’讨了个‘洋老婆’！大哥我自惭形秽了，我将来有可能和泥巴腿子凑合一辈子了。”

时隔不到3年，一天晚上，堂弟到我的宿舍来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操场上走走，他有话对我说。我只好卸下肩上的书包，放弃到图书馆自习的计划，跟他一起出了宿舍的门。我们来到操场后，堂弟噗嗤划着了火柴，准备点烟。我火冒三丈，呵斥道：“怎么，学会抽烟了，要堕落啦！你也不想想，叔叔、婶婶在家苦得丫头不认得小子，你倒好，觉得他们的钱是白捡来的似的，除了要他们给你交学杂费、伙食费之外，还要他们给你交烟费，我看你忘了本了。大学生抽什么烟，不觉得流里流气的吗？把烟扔掉，口袋里的也扔掉，不然，我走了。”堂弟顺从了。我又说：“什么事，说吧！”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感伤得达到如泣如诉的程度。

1961年夏，学校放暑假，堂弟到苏州女朋友的家住了几天，后来情绪，要女朋友也到自己的安徽老家住几天。女朋友欣然同意。他们乘火车，坐轮船，于这一天的下午到了家。他们两个又饥又渴，叔叔、婶婶直搓手，拿不出好东西来招待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一副尴尬的模样。还是大学生的堂弟

脑子好使 ,灵机一动 ,要女朋友坐着歇会儿 ,自己去生产队的地里摘几根香瓜来 ,又解饿又解渴。堂弟一溜小跑着去 ,又一溜小跑着回来 ,满以为女朋友见了香瓜会给他个笑脸 ,没料到进屋时见到女朋友正在哭。他问何故 ,女朋友不作答 ,叔叔、婶婶也躲在里间屋无响动。他问了两遍不问了。

他醒悟了 ,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人家是来看看家的 ,可这叫什么家。有人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家穷 ,这个家不仅仅空荡荡地像座破庙 ,连墙壁都是东倒西塌 ,四处透风透亮。房顶上铺盖的麦秸 ,稀稀拉拉 ,到处见缝。大门口 ,后门口 ,到处长着蓬蒿和杂草。此情此景 ,不由人会想起“兔从狗窦入 ,雉从梁上飞”、“万户萧瑟鬼唱歌”的诗句来。

家不成家 ,岂怨双亲。“三年自然灾害”后 ,这里死人死得叭叭响 ,一家死几口的 ,不算新鲜。有的家庭死得没人开大门。路上 ,田间 ,经常可以碰到口吐粘水、直僵僵地躺着的“饿死鬼”。用“饿殍遍野”来形容似乎不为过分夸大。还活着的 ,连做梦也要做到自己死期不远的上面 ,其余的都顾不上。男女欢愉 ,繁衍子孙 ,发展人类 ,该是人们乐于追求的事了 ,可是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后及结束后的 5 年左右的时间内 ,这里没有一个婴儿出世。家是好 ,若要是没了人了 ,要家还有何用。

家自令人意冷 ,人也不能使人悦目 :可怜的患有哮喘病的双亲 ,干脆就瘦骨嶙峋病体殃殃也还罢了 ,偏偏都挺着个怀了双胞胎似的大肚子 ,酷似头小尾巴小的海豚 ,也像头小、四肢纤细的青蛙 ,据说这是胡萝卜“救驾”的结果。在 1961 年秋以前的一段时间内 ,这里的人普遍全身浮肿 ,严重者 ,肺部破裂 ,直淌黄水。如此像貌 ,配以褴褛的衣履 ,当然给乍见者产生“白日见鬼”的感觉。

堂弟好一顿哄劝 ,才使女朋友抹去了寒心的泪。天却趁虚而入 ,有意让他洋相出够 ,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家 ,外面大下 ,里面小下 ;外面不下 ,里面滴嗒 ,不再起安乐窝的作用了。女朋友又哭了。他又是哄劝一番 ,并且找房屋较好的一个邻居商量 ,让女朋友在邻居家借住了一宿 ,才算渡过了难关。

堂弟赔尽小心 ,挽留女朋友住了几日。女朋友走的时候 ,他让女朋友捎带了一帆布旅行包的农家土特产 ,以孝敬未来的岳父母大人。这样的礼物 ,对当时的城里人来说 ,也不算菲薄的了。开学时 ,堂弟先到苏州女朋友的家 ,邀她一同去学校。不料 ,当天晚上 ,他与女朋友的爱河掀起波澜。女朋友问他 ,他们以后生活在一起还会有幸福吗 ?他明白对方那意思是说 ,因他的家穷、父母身体不好而会使他们今后不能幸福。其实 ,他可以作些解释和劝说 ,使女朋友能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 ,可他竟朝人家发火 ,甚至给人家戴上一顶不大不小的“资产阶级幸福观”的帽子 ,骂人家是《钢铁怎样炼成的》里面的资产阶级小姐冬妮娅。然后大腿一抬 ,搭上当夜的火车回学校。

从此 ,他们感情的裂缝越来越大 ,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堂弟为此苦恼不堪 ,不能自拔 ,所以找到我 ,请教他该怎么办。

我批评堂弟不该向自己的女朋友耍那样的态度 ,说那样的话。我对他说 :说经济情况也好 ,说经济条件也好 ,还有父母的一些状况等 ,向来是爱恋、婚姻的重要的“粘合剂”之一。有无数的爱恋和婚姻 ,正是由于这种“粘合剂”的原先作用和变化了的作用的结果 ,而变成了喜剧和悲剧 ,以致使我们能从舞台上、屏幕上欣赏到 ,艺术地、真实地反映它们中一部分的情形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的国家不是金钱的社会 ,若是在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里 ,爱恋、婚姻的经济色彩就更浓。你以为爱恋、婚姻幸福与否 ,与爱恋、婚姻构造者双方的家庭的和本人的经济情况 ,或者说条件等挨不上 ,只能说明你年轻、幼稚 ,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你的女朋友来自城市的街巷 ,而不是降自云彩眼子中的王宫 ,她在看了你的家之后 ,看了你的父母之后 ,提出爱恋和婚姻的幸福与否与经济等的关系问题 ,是顺理成章的事 ,说明人家的成熟 ,比你高明 ,无可厚非。你可以耐心地给她作些解释和劝说 ,使她能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不错 ,经济情况 ,或者说经济条件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是爱恋、婚姻的重要的“ 粘合剂 ” ,但不是惟一的“ 粘合剂 ” ,如果爱恋、婚姻的构造者 ,只讲经济 ,只讲实惠 ,不讲别的 ,他(她)虽然获得了爱恋和婚姻 ,他(她)绝不是社会的荣耀者、高档者。如果他(她)猖狂地、不择手段地以爱恋和婚姻为跳板 ,达到实现自己经济的物质的追求的目的 ,他(她)必然会成为社会的微贱者、被鄙弃者和被唾骂者 ,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你的女朋友是在预先知道你是农村人的情况下爱上你的 ,说明她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有自己的个性和追求的女人 ,也说明她除了关心爱恋、婚姻中的经济、家庭等因素外 ,也讲究情感、人品等其他的东西。她现在也只是犹豫、困惑 ,并没有下决心掉转身子扬长而去。我看你还是老老脸皮挽救挽救看。

后来 ,堂弟终究未能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开伙。他很懊丧。他说 :要不是家穷 ,父母身体不好 ,他们不会“ 拜拜 ”的。不过 ,他的婚姻还是美满的 ,堂弟媳无论从哪一方面讲 ,也不比他先前的女朋友差 ,倒使我感到欣慰。

像天下做父母的一样 ,我希望我自己的儿子能称心如意地活着 ,其中包括他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组成一个称

心如意的小家庭。可是 ,我的病将在这方面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每当想到这里 ,我的心如刀割的一般。使我难堪的是 ,我无力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直至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于是 ,我又谴责我的不争气 ,诅咒我的十恶不赦的胃癌。

苦不堪言灾中灾

女儿又在开罐头了 ,她 10 周岁不到 ,却精通开罐头“专业” ,开得既快且好 ,从未伤过手指头。到我家来看见过她开过罐头的客人们 ,有口皆碑 ,都盛赞她开罐头很内行。

也不奇怪。我生病后 ,单位、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送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罐头、滋补食品以及新鲜水果等 ,我除了分给老母亲一些以外 ,其余皆由女儿“承包”了。我这样做 ,是因为我一吃甜的就起痰 ,头发晕 ,胸口作堵 ,有临近末日之感。吃了补品更糟糕 ,不能说七孔流血 ,也有数孔流血 ,如鼻子、牙等处。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自觉抽烟耗费已很大 ,且是独享 ,涉嫌自私 ,就刻意锻炼 ,已养成了不爱吃零食的习惯。此外 ,也还有个还儿女们的“债”的意思。一个作家说 :当人家的父母就欠了人家的“债” 。我很赞成。我们老家的作父母者 ,普遍爱用“讨债鬼” 3 个字来骂孩子 ,这实际上也是对做父母就意味着欠了子女的“债”的说的认可。欠“债”就要还 ,要给人家吃好 ,穿好 ,用好 ,花好 ,赖账当然不行 ,拖欠也不行。我收了这么多礼品 ,有条件还“债” ,不如赶紧还了“债”好。

而这也是儿女所求之不得的事。孩子一般嘴馋 ,爱吃 ,作为过来人 ,我有这个体会。几十年前 ,我的母亲坐月子时 ,吃煨老母鸡、肉烧豆腐皮、肉丸子烧小菜等 ,我很希望母亲能分给我一点。母亲总不使我失望 ,我很感激母亲 ,并且希望母亲

多坐月子,越多越好。不用调查,女儿也肯定希望我能将本该是我享用的人家送来的好吃的东西分给她一点,我怎么能不像母亲对待她的子女那样对待我自己的子女呢!

从我生病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儿已经开了许多的罐头,所以开起来很麻利,俗话说:熟能生巧嘛!

女儿已经打开一个橘子罐头,并在有滋有味地吃着。妻和我睁大眼睛看她吃,感到很欣慰。看到高兴时,妻压低嗓门用女儿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人家说自己过几天也要像爸爸一样生病住院,有人送好吃的。”我笑了,嗯,冲她这句话,足以证明她是我的“作品”,而绝不是妻的不轨所得。

我想起一件往事。到解放军报工作几年后的一天,我到解放军总医院去看一位住院治病的同事。进得门后,我便发出慨叹,好个诱人的所在!绿树葱葱,芳草萋萋,繁花似锦。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子和白色的褥单,戴白帽子、穿白大褂子的医生、护士,组成一个白色的世界,给人以雅观、朴素、明亮的美感。触景生情,我立即盼望自己生病,生一种能住进这个医院的病。这个念头以后从未消除,直至这次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的前一刻。女儿也想生病住院,肯定是我的“遗传因子”起作用的结果。

但是,女儿并不知道我现在不但想生病住院了,而且最怕生病住院了。现在不要说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就是路过总医院,或者想到总医院,提到总医院的名字,我的心就砰砰跳,脑袋就胀痛,脊梁沟就冒冷汗,就差没有尿裤裆了。在我的心目中,总医院就是监狱,就是集中营,太可怖了。我尽量不和它打交道。已有十二三年了,有不少次我是该去总医院的,但就因为给它搞怕了,我始终没有进。我祷告上苍,再也不要让我进总医院。要进,也是由病室拉向太平间,再拉向骨灰堂的

那一次。这场胃癌就是从生理上讲 ,对我的伤害也是太大了 ,叫我的付出也是太多了。它很有可能使我永远坠入身无宁日的深渊。

发病住进医院后 ,我就和疼痛交上了朋友 ,在不少的“项目”上 ,疼痛都属于“大级别”的 ,或者叫“重量级”的也成 ,令我难以忍受 ,如胃镜检查、洗肠等。打针虽算不上什么 ,但因我的臀部、腕部和肘部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针眼 ,有半年多的时间内 ,这些地方还碰不得。

也许是对我曾想住院逍遥的想法实行惩罚 ,让我尝尝生病的真正滋味 ,不该挨的痛 ,不该吃的苦 ,也让我摊上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动手术的那一日。那是个灰色的日子。这一日 ,我经历了疼痛三部曲。第一部曲是手术前从鼻孔通过喉管向胃部插一个小拇指粗的橡皮管子。过去我也曾多次被这样地插过管子。痛虽痛 ,因进行得很顺利 ,痛的时间不长 ,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次是一位刚从某军医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给我插。他第 1 次将管子从我的鼻子插到我的喉嗓时 ,我非常难受 ,不由自主地呕吐不止。他将管子拔出重新再来 ,情况依然和前一次毫无二致。他又来第 3 次。我并没有因疼痛而哭泣 ,装孬种 ,但是 ,这时我的眼泪和鼻涕却止不住地流。妻在旁边可是真哭了。她事后说 ,看你那副惨像 ,连我活的兴味都锐减掉了不少。我俩都曾想到提议换个熟手来 ,后来考虑还是自爱点好 ,不要干那种凭自己的条件办不到的事 ,免得惹气生 ,请霉倒。

第二部曲是在手术台上开肠破肚。动刀子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准备工作中的一项是在我的右脚的大脚趾头上打 1 针药水。针有一般缝衣针三四倍那么粗。护士小姐一针打进去后 ,痛得我直咬牙 ,并且整个右腿抖动起来 ,

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居然还有如此厉害的针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品尝 ,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这当儿 ,我的脚那头 ,传来了一位护士小姐的温柔的、悦耳的说话声 :“ 哎呀 ,打错了 ,不该打右边的 ,应该打左边的 ,得换到左边来打。”这一回 ,我不光是右腿在抖动了 ,整个身子都抖动了 ,满肚子委屈 :“ 小姑奶奶们哪 ,这样的‘餐’ ,一份已经足够了 ,你们能随便地给我再加一份吗 !打错了 !你们是干嘛吃的 !”我真想抬起受冤枉的脚给那位“优待”我的护士小姐一脚。当然 ,我只是这样地想 ,不可能这样地做。我企盼我后面会走好运 ,不再碰到这种倒霉的事。

手术开始了。我看不见是谁 ,反正是有一个人用一个东西在我的腹部到处戳 ,并不断地问我痛不痛。多数地方无痛感 ,少数地方不仅有痛感 ,而且感觉明显 ,我都如实地告诉了那位问话的人。那个人不再戳了 ,也不再说话了。我想 ,莫非就要动手了 ,可是有一些地方我还感到痛呀 ,不能现在就动手吧 ,不能……突然 ,我的上腹部发生剧痛 ,严重程度是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我根本忍受不了 ,不得不“哎哟、哎哟”地直叫唤。有人说 :“老顾 ,别叫唤 ,好好和我们配合。”我心里话 :说得倒轻巧 ,配合 ,你来试试看 ,说不定你叫得比我还凶。我没有理会 ,继续叫唤。这是此时此刻我惟一自己救自己的武器 ,只有这样 ,他们才有可能停下来 ,或者想办法减轻我的疼痛 ,否则 ,痛也要把我痛死。果然 ,手术停了 ,只听见有人说 :“早就招呼过你们 ,这个病人的身体现在十分虚弱 ,要注意搞好麻醉。”接着 ,我的头发热发昏 ,渐渐地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概这一回麻醉好了。

第三部曲是病床上偶遇飞来物。从手术室回到我的病床后不久 ,麻醉药性消失 ,刀口处发烧作痛。我已久经考验 ,

“免痛力”大大增强,对这类“低级疼痛”根本不放在心上。讨厌的倒是插在鼻孔中,直通到胃部的橡皮管子,我每吞咽一口唾液,它就磨得我的喉咙不舒服。越不舒服我就越想吞咽唾液,它也毫不含糊,给我如前一次一样的“回报”,并使不舒服性出现稳步上升趋势。医生说过,三四日后才能拔管子,乖乖,到那时,不舒服性的高强度该是何等惊人呀。

尽管管子插的时间不久,我就自欺欺人地让拔管子进入倒计时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在计算还有多少小时、多少分钟拔管子,其余的很少顾及。正当我盼着拔管子的美好时光早日来临时,突然,我的脑袋里像有颗重磅炸弹爆炸了,“轰”地一下,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如同前两次我休克时的感觉一样。恢复知觉后,才搞清是邻床病友使用的几个玻璃药水瓶子砸在我的头部了。原来是护士小姐搞卫生时不小心碰倒了挂药水瓶的铁架子所致。陪床的妻对护士小姐说:“小心点,小姐。多危险呀,他刚动完手术,刚才他被砸猛一挣,要是把刀口挣破裂了,岂不糟了。”

护士小姐不仅不认账,反倒以“攻”为“守”,加大嗓门对妻训斥道:“谁让你移动铁架子啦!”

妻回道:“谁移啦!我移它干什么嘛!”

护士道:“你没有移,它原来靠墙近些,现在怎么就远了些,难道它长了翅膀不成。在这个地方挡事,能不被碰倒吗!”妻欲争辩,护士小姐对此“案”作终审判决:“以后注意点,不要再移动铁架子了,否则,后果自负。”说罢,她屁股一扭,颠儿了。妻被胸中的一股子气将脸憋得红红的。我想,她的血压也肯定升高了。

后来我向一位朋友说了这件事。朋友说,这家医院有不少的医生护士是部队的干部子弟,而且多是托关系、走后门来

的,他们有恃无恐,自觉了不起,服务态度很差劲。我说,是不是多有来头或来路不明,我不敢也如此说,即使如此,也还看人,还是人的素质起主要作用。我住过内科病房,人家那脸色好看得多,说话说是像唱歌一样好听,可能略显夸张,但确实是不乏温和。到这里真有些像到了自己家一样的感觉。第一天来的时候,由于“业务”不熟悉,加之体力不支,在很短时间内,我3次将尿壶打翻在床上。觉得事情不妙,可能要像小时候尿床时一样,用身体将湿处焐干,担心人家不给换被褥,望好处想,即使给换了,一顿“克”也是少不了的。出乎我预料的是,护士小姐不但及时地撤换了弄湿的褥子,而且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我心想,住院就要住到这里来,纵使病治不好,也赚了个精神愉快,没有窝囊气受。

地地道道“残次品”

我这次患的胃癌,无疑算是一种“重病”、“大病”。“重病”、“大病”型的疾病,我还领教过两次,都是在我小的时候。也只有五六岁吧,我的大胯丫子处生了个巨型的疖子,足有二三个鸡蛋加起来那么大。我现在也未搞清其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肿瘤。村子里有经验的大人们都说,这种病难治,要想活,只能靠瞎猫碰见死耗子——撞大运。再就是七八岁的时候吧,连续几天我高烧不退,像只发了瘟的小鸡嘴在一张一合地喘气,只要有一口气接不上来,就会在乱葬岗上“安家落户”。死神与我擦肩而过,我都死里逃生逃出来了。病好了后,像生病前一样照吃照喝,特别是恢复的初期,吃喝得比病前任何时候都要多,不见一点疾病的痕迹。凭着前两次生病的经验,我认为,我的病好了以后,就会还一个病前的我。

其实不然,48岁前的我,已经“死”去,存在着的,是另一种健康状况的我。这个我,体质大不如前,尤其是出院初期,虚弱到了极点。我站立的时候,就觉得头晕,身体直摇晃,要摔倒。我不敢在阳台上、陡坡边、河沟旁等地方逗留,害怕发生万一,遭到不测。我坐,姿态比接见外宾时还要规范。在那样的场合,还允许架起个二郎腿,我若如此,就会头晕、胸堵。如不立即改弦更张,就产生“我将休矣”的感觉。

有一回午睡起床,我忘乎所以,坐在床沿边居然敢将左脚侧靠在右脚旁。不一会儿,我头昏目眩,喘气困难,觉得眼前的物体在摇晃,很快要不省人事。我赶忙将两只脚分开,对妻说:“不好!我很不好!你注意点!”妻很惊恐,迎面朝我走来:“怎么啦!怎么啦!”我说:“你赶快闪开,不要在我面前动弹,也不要碰我,否则,我受不了,情况会更糟,让我就保持现在这样的姿势呆一会儿,可能会缓过来。”幸好没有发生意外。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多,温度高,空气不好的地方,我去不得。我曾出过一次洋相。我和妻乘地铁进城买东西。火车站不久,我就大声喊叫,要车停一下。周围的乘客都愕然了,我也醒悟过来,自己是在办办不到的事。我只得求助于妻,告诉她,我有强烈的窒息感,赶快扶住我,不让我摔倒。车靠站时,我们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出地铁口,步行回了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体质在逐步回升,但直到现在,仍然是大不如前。这一次对我的肌体的打击太沉重了,使我元气大伤,我恐怕不可能再有以前那健康、愉快的日子了。

只识呻吟百病生

要说癌症对我也是够抬举的，除了它自己亲自“光临”散胃之外，还给我捎来了许多的“附产品”，供我“享用”。“犯胃症”就是其中的一种。因为没有去过医院就诊，也未向大夫咨询过，这种病的医学名称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为了和人交谈时方便，我给它起了这样的名子。

术后，我挨不得甜和油腻食品，一挨就“犯胃”：起痰，腹胀，呼吸困难，头晕。甚至喝并没有加糖的牛奶，也会产生这样的症状。每次饭后，必须躺卧半至1个小时，或缓行半至1个小时。不“吃”那一套，对着干，就会“犯胃”，就会给你颜色看。我也计算不出吃了多少次这样的亏。

我和妻那天去西单商场，出来时已过正午，我们都饥肠辘辘，便就近找了一家便民餐馆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吃的是刀削面，还要了一瓶啤酒及两个低廉的下酒菜。酒足饭饱之后，我们骑着自行车夫妻双双把家还。不过几分钟吧，我走不了啦，“犯胃”了。如果不信邪，肯定会从车子上栽下来。我顾不了许多，垫上两张报纸，就在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的马路芽子上仰面躺下了。过路人莫不投来惊诧的目光，搞不清这1男1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敢如此疯狂破坏市容，影响观瞻。

“犯胃”犯得最厉害的，要数在老家的那一次。事情发生在晚饭后。这一天晚餐的主食是煮山芋。我很喜欢吃这个玩艺儿。我不是不爱吃零食吗，但是，在北京时，上街看到有卖烤山芋时，经不住香味的诱惑，也破例买一点品尝。今日的山芋，是弟弟家地里长的，有的是，尽管吃，而且一分钱不要，机

会难得。平时我吃饭只吃七八成饱,今日不再“虐待”残胃,对它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能接收多少,就供应多少,不到十成饱不算完。晚饭后,家里来了许多人抽烟闲谈,我说的话挺多,把饭后我要注意的事项忘了。我开始觉得气短,坐不住,便到床上躺着,但是无济于事,呼吸反倒越来越困难,给我的感觉是,再要向前发展一步,明年的今日,将成为我的忌日。我后悔不该在死亡严重威胁着我的时候回来。当然,哪里生,哪里死,未必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有不少的人,不是专门赶到生他养他的地方去死吗!不是招呼亲属将他(她)的遗体、骨灰安放在家乡吗!可是,我一点准备工作未做就这样突然地走了,我北京的那个家里的妻子、儿女们能接受得了吗!我对得起他们吗!幸好我的妹夫、外甥和外甥女婿都是乡村医生,经他们紧张抢救,我从死亡线上回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种“副产品”,即“排便异常症”。关于这个病,我倒是请教过医生,说是由于体弱而久坐所致,不过名字也是我给起的。我一般每日要解三四次大手,多时达七八次之多,且费力费时,我约略估算了一下,上厕所的时间占我每日醒后活动时间的八分之一左右,我成了“厕所人”。好在我已近老朽,年轻时若如此,不自寻短见,我也要动员家人干脆将我活埋了算了。我看不光是我,谁也不会心安理得地把大量的宝贵时光消磨在厕所里。

由于人已渐老吧,也是一种趁虚而入吧,品种繁多的疾病蜂拥而至,向我“报道”。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肩周炎、皮炎、痔疮、飞蚊症、便秘、耳鸣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它们“责任感”强,“出勤率”高,不是你“上班”,就是它“执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部“放假”、“集体休息”的日子始终没有过,倒是两个以上同时“出勤”的日子不在少数。

这些病中 ,有的挺凶恶 ,像慢性萎缩性胃炎 ,属癌前病 ,说不定在哪年、哪月、哪时 ,它冷不丁地就演变成胃癌 ,将我剩下的少得可怜的那部分胃“ 报销 ” ,使我成为一个无胃的人。它在肉体和精神上对我实施着双重打击 ,破坏力可观。

有些病虽小 ,但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十分讨厌 ,耳鸣就属于这一类。充足的睡眠对于一个无病无灾的人都是十分重要的 ,更何况是我这样处于大病恢复中的人呢。可是 ,在我处于活动中时 ,它的活跃性相对弱些 ,当我的头接触枕头想进入睡眠状态时 ,它就“ 兴奋 ”起来 ,不安份性立即增强 ,像蝉似地叫声陡然变大。它越欢 ,我越烦 ,我越烦 ,它越欢 ,水涨船高 ,互为因果 ,直至我放弃睡眠计划才能平息人、病之间的风波。

我在大连第 2 疗养院疗养时 ,可能是该院周围有山的缘故 ,耳鸣最为猖獗 ,使我午间、晚间睡眠计划均难顺利实现 ,不得不练起“ 床上功 ”来 :一会儿躺 ,一会儿坐 ,一会儿仰 ,一会儿侧 ,到最烦躁时 ,还要直喘粗气。同房的一位疗养者 ,是颇识战略战术的高档人士 ,当我内心感激他是一个最能体谅和容忍他人的人时 ,院方的一位人士跑来对我说 :“ 老顾 ,你要注意影响 ,在睡觉时不要干扰他人 ,出门在外 ,大家要互相关照。”我点头称是 ,答应一定改正。院方人士的身影一消失 ,我就悟出自己的回答是在自欺欺人。可是 ,不如此 ,我又能怎么办呢 !第 2 天 ,我还是想了办法 ,去理疗室理疗 ,效果却并不怎么理想。

货真价实“ 试管人 ”

众多的疾病形成一副无形的脚镣 ,死死地镣住了我的双脚 ,使我寸步难行 ,成了可悲、可怜的“ 试管人 ”。我的最佳活

动范围是家庭的方寸之地 ,是单位大院那块狭小的领域。在家 ,在大院 ,虽也碰到疾病所带来的麻烦和苦恼 ,但毕竟要小些、少些 ,也好办些。只要离开家 ,扩大一点活动范围 ,就要碰到麻烦 ,就要遭难 ,很不好办。

有一年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 ,我接到一位同学的电话通知 62 届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京工作的同学第 5 次团聚会 ,于阴历初三举行 ,地点为平安里附近一招待所的会议室 ,时间为上午 9 时整 ,请准时到达。初三的那天 ,我不是准时到达 ,而是提前了半个小时即已到达 ,但我与同学们见面时却已是差几分钟即为十时半的时候了。

吸取已往无数次的惨痛教训 ,我粒米未粘牙就离开家 ,经过三四次倒车 ,于八点半左右到达平安里公共汽车站。下车后 ,我觉得有点饿 ,时间也还宽裕 ,就进入一家早吃店 ,看看有没有合胃口的东西。我看中的倒不少 ,但我知道我的“小肠胃”不允许我胡作非为 ,只买了一块油炸糕和一碗面茶。我将油炸糕全部“报销”了 ,面茶只动了几口 ,我怕出事。

怕出事偏出事 ,离开小店走了几十米 ,油炸糕和面茶不愿意呆在它应该呆的地方 ,直往嗓子眼处跑 ,我恶心、头晕 ,非常难受。此时此刻 ,我如果参加团聚 ,和学友们一热乎 ,多说几句话 ,油炸糕和面茶非夺口而出不可 ,岂不把一次美好的聚会全给搅了。没办法 ,我只得在一条小巷内慢慢地来回踱步 ,企图用运动的办法将兴妖作怪的油炸糕和面茶镇住。小巷两旁是高楼大厦 ,阳光照射不到 ,西北风又刮得紧 ,身上热气全无 ,我担心我会感冒。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收效甚微 ,我只得使出我惯用的绝招 ,用两个手指猛抠嗓子眼 ,将摄取进胃里的如数地吐了出来 ,当然 ,还搭上了我的胃液和黄澄澄的胆汁。进午餐时 ,学友们豪饮大嚼 ,我只喝了几口山楂汁 ,筷子是不敢动

的。临分别时,大家互祝“万事如意”,我嘴里也这样说,心里却是另外的词:感谢诸位的好意,但是,你们怎么“祝”,我也做不到,今天我就不很如意,已经“节省”了一顿饭,晚上还得“节省”一顿。

有人建议我不要老“窝”在家里,出去疗养疗养,旅游旅游,换换空气,散散心。我没有信劝,而是多次将单位派人送来的疗养票退了回去。这些票中,有去烟台、西安、厦门、庐山、广州等地的。

有一天,一位领导亲自登门送来一张票子,说是凭票可去昆明某疗养院疗养,还可携带妇人,我仍然婉言谢绝了。我何常不愿疗养、旅游,生活却告诉我,离家越远,倒的霉可能越大,搞不好能落个得不偿失,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有着许多痛苦的记忆。

一次,老家有了情况,我非回去不可,便买了北京去南京的直达火车票。上车前,我像老家旧社会时快上花轿的大姑娘一样,节制饮食,尽量排空肚子。我已饿得眼睛发花,上车不久后却想解大手,我想憋,但怕憋出病来了,就去上厕所。不大会儿,外面有人咻、咻地敲门,我未予理睬。那人继续敲,还在嚷什么,我听不清。敲到第5次时,我开了门,见是一位蓄长发,留短胡子,黑粗黑粗的年轻人。他向我翻白眼,气鼓鼓地说:“我以为你睡着了呢,敲这么长时间也不开门。”

我说:“怎么说话呢!身体不好,解大便有困难,还能故意占着茅坑不拉屎吗!”

“你当是在你家呀,可以慢慢来。像你这样,最好坐专列。”

“我可没有这个‘本钱’,也许你行!”

“没有呀,我教你个好办法,回家呆着去,别出来妨碍人

家。”

我再想说他两句时 ,他乒地一声将厕所门关上了。可他的话一直卡在我的喉咙处 ,我使劲“咽” ;“咽”了半天也未能“咽”下去。我就用手使劲朝下抹 ,也无济于事。

人要是赶上倒霉了 ,吃冰淇淋能烫破嘴 ,栽南瓜能结出葫芦来。下火车乘上小公共汽车后 ,我又碰上了一件憋气的事。

车到霸王自刎的乌江时 ,下去的人多 ,上来的人也不少 ,又要下货和上货 ,车子停的时间长 ,乘客们有的买吃喝 ,有的跑厕所 ,有的下去活动腰腿。小公共汽车 ,车小载客多 ,温度高 ,空气恶浊 ,整个儿的一个大蒸笼 ,我早已招架不住 ,便也下车“补氧”。家乡的民风民俗 ,我是哑叭吃元宵——心中有数 ,离开座位时 ,我将我的一个小黑包放在上面 ,以免发生误会 ,位子被占。

到车子快开我回到车上时 ,发现一位中年妇女坐在我的位子上 ,黑包被挪到了她的身旁。此女士白面皮 ,薄嘴唇 ,毛发却很茂盛 ,粗黑的眉毛 ,胡茬子很显眼。嘴里叼根香烟 ,架着个二郎腿。说她是城里人 ,风度未达“标” ;说她是乡下人 ,“酸”味还挺“浓” ,一时搞不清究竟产自那个层次。我笑笑对她说 :“这个位子是我的 ,请让。”

她先是瞪了我一眼 ,然后望着车窗外 ,怪声怪气地说 :“什么你的我的 ,谁坐上了就是谁的。”

我说 :“唉呀 ,总得讲道理嘛 ,位子本来就是我的嘛 ,那个黑包就是我才下去活动时放上的嘛 ,我就是怕发生误会才特意这样做的。”

她从嘴里吐出几个圆圆的烟圈后 ,理直气壮地说 :“座位是你的 ?你能把它叫答应了吗 ?如果叫答应了 ,我就承认是你的 ;如果叫不答应 ,休想让座。叫吧 ,叫吧。”

完了蛋了，虎妞她大姐跑这儿来了，面对这样的人，真是拳打棉花笋——有劲使不出，我只得老老实实在地拿过我那黑包，开始练“站功”。可是我站不住，不得不席地而坐。打从这一天起，一提及出远门，我就像得了摆子病，从头凉到脚后根，全身打哆嗦。

骚扰家人心何忍

足不出户，使我方便些，舒服些，却不能使我心安理得，使我的内心愧疚减少，相反，只会增多。不看别人如何想象我，先看我如何想象别人，道理也就在其中。

亡父在世时，他不叫痛叫痒，全家欢声笑语，乐趣横生，他在床上哼哟、哎哟，家里其他人立即变成了哑叭，连走路时双脚也不敢重重地着地。由此可以想象得出，我身无宁日，妻子儿女们肯定也随之心无平静时，始终被一种压抑感和沉重感所笼罩，我实在于心不忍。

事实上，除在心理上我给他们以伤害之外，在生活上，我也骚扰着他们。

这一天晚上我正睡着觉，突然传来敲门声，我问儿子有什么事，他问我打嗝怎么还打那么响，原来是我的打嗝影响了他的睡眠。我要他继续睡觉去，并说我注意些就是了。

第2天我请客，邀儿子到附近的惠民餐馆撮一顿。儿子是喝酒大王，我反对他多喝，今天也不例外，我只要了一瓶二两装的二锅头，外加一瓶啤酒。菜有鱼香肉丝、炒猪肝、煮花生米、凉拌黄瓜等。当我看到小瓶子里的酒剩下二分之一时，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说道：

“小子，我有要事相商。别愣着呀，说话归说话，吃喝归

吃喝 ,你吃你的 ,你喝你的 ,听我慢慢说。不是自己给自己捧场 ,我确实是为 人并不怪 ,现在却尽得怪毛病 ,打嗝就打嗝吧 ,却发出巨大的声响 ,与众不同。不过 ,我有我的苦衷。你妈这个人挺聪敏 ,她说她在 70 岁之前 ,要千方百计打扮自己 ,修饰自己 ,尽力减轻老相 ,以免让年轻人太讨厌自己。70 岁一过 ,她就坚决不活了。她招呼我 ,如果到那时她还赖着不走 ,由我出面说情 ,求你们兄妹或用手把她掐死 ,或用绳子把她勒死。还招呼我千万不能去公安局报案 ,让儿女们落下杀死亲生母亲的罪名 ,绑赴刑场。你妈的意思我明白 ,一个人 ,年纪大了 ,自然不怎么讨年轻人的喜欢 ,我怎敢故意破坏自己本已不佳的形象呢。我嗝气的气很足 ,无法控制它不发出巨大的声音 ,倒是声响越大 ,越觉得‘解气’ ,舒服 ,只是让家里的人遭灾了 ,很不好意思。我并不想继续为非作歹下去 ,请给爸爸一个改正的机会 ,我试试看 ,究竟能不能管住这作怪的嗝气。来 ,干一杯 ,为爸爸的未来胜利。”

儿子“当啷”一下和我碰杯之后 ,笑着说 :“爸 ,二锅头一喝 ,好说 ,好说。打嗝我也碰到过 ,你打得很不一般 ,原来你无法控制 ,那就按你固有的打法打下去 ,说不定打好了还会成为美妙的音乐。来 ,干一杯 ,为爸的音乐杰作早日出世。”

“当啷 !”我们爷儿俩又碰了一次杯。我呼喊“理解万岁 !”儿子也学我的样 ,呼喊“理解万岁 !”

我爱中央电视台的《夕阳红》栏目 ,也爱这个栏目的片头歌《夕阳颂》。歌的旋律好 ,歌词也好 ,尤其是以下 4 句歌词更好 :“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是晚开的花 ,夕阳是未了的情。”这 4 句歌词好在它反映了人们的心声 ,拨燃了人们情感、理想和信念的火焰 ,把人们托向更新更高的境界 ,感到无比的快慰和欣喜。我以为“迟到”、“陈年”、“晚

开”、“未了”的词寓意深刻,唤醒人们要惜“晚”,不要让转瞬即逝的金子般的短暂时刻白白溜过去,留下最后的惆怅。我无数次听到过这首歌,每次都使我受到很大触动,惜“晚”之情越来越浓烈,并愿付诸行动。

我和妻很早就分床而卧,隔室而居,《夕阳颂》听多了后,渐渐地觉得这并非最佳生活方式,企盼着能重新回到同衾的日子里去。“同衾”、“同穴”,是两人以上的人的关系中,最亲密、最美好的一种接触方式,当人们提及这些字眼时,即有亲切、和谐、神圣感,如果真正实践这种接触方式,亲切、和谐、神圣感就更加地强烈。我也真如愿以偿了,可惜的是太短暂了。

从解放军总医院回家之初,我终于和妻同床共衾,到了第5日吧,妻说我睡觉哼哼使她难以入眠。我哼哼可以减轻自己的病痛,却给别人酿成了痛苦,我当然不愿意继续做下去,我又和妻隔室而居。

以后每当听到《夕阳颂》的歌时,我又萌生了与妻“同衾”的念头,但一直不敢再妄为了,因为我岂止是哼哼而已,每晚上床后,我总要难受得翻过来覆过去地折腾很长时间才能安静下来。晚饭稍微吃多点,夜间就要打嗝、呕吐,热闹非凡。我只要不是想成心害人,就只能独室而卧,去唱我的“病中吟”,休提什么《夕阳颂》。

第四篇

绝 处 逢 生

回老家养病时 ,乡第一把手、乡党委书记某某 ,设宴招待我。出席作陪的有全体乡党委委员 ,我家所在大队的大队书记、大队长 ,以及其他一些人。家乡父母官如此厚待我 ,我感激涕淋。

席间书记某某站起来 ,举起满满的一杯酒说 :“老顾 ,我敬你一杯酒。我站着 ,你快坐下 ,你身体不好。你也不要真喝酒 ,意思到了就行。我敬你这杯酒 ,是希望你既来之则安之 ,好好养病。”说罢 ,咕嘟一声响 ,把酒喝了 ,然后将酒杯翻成底朝上、口朝下 ,展示给大家看 ,酒杯里连“残余分子”也没有 ,意思是他是诚心诚意喝这杯酒的。我抱双拳表示谢意。他意

犹未尽 ,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 ,高高地举起说 :“ 我再敬你一杯酒 ,提出小小的希望 ,希望你 60 大寿时回到家乡来 ,赏给我们一个给你祝寿的机会。”说时迟 ,那时快 ,他迅即将第 2 杯酒也咕嘟了。我又做了他喝第 1 杯酒时我曾经做的动作。这回我虽然感激他 ,但我胸中有数 ,他第 2 次的说话是掺了“假”的 ,属于“假冒产品” 。他并不认为我能活到 60 岁 ,祝寿的奇迹不可能发生。

我敢肯定 ,我不是在冤枉好人。这里的癌症患者 ,不能说有一个死一个 ,有一对死一双 ,活下来的确实是少得可怜 ,人们基本上都相信“ 癌症 = 死亡” 的公式。有的人得知自己的病是癌后 ,干脆来个痛快的 ,自寻短见。我回家的第 2 天 ,到大队卫生室去玩 ,有位医生告诉我 ,本村农民邓某 ,去南京某大医院检查 ,医生说患了胃癌 ,他回家就设法搞了 200 粒安眠药吞下去 ,自然一命呜呼。医生说 :他是昨天埋葬的 ,现在扒开坟 ,把他拖起来 ,身上准是热的。

人人都信“ 癌症 = 死亡” ,某某书记怕也不会例外 ,从他散席时说的一句话 ,我更坚信我的判断不会错。他说 :“ 老顾 ,今天没有好东西给你吃 ,请包涵。你有什么要求吗 ? 请说出来 ,我们当竭力办。” 不了解情况的人 ,一定觉得这话很平常 ,充其量是句只是说并不打算做的客套话而已 ,可我听了以后 ,全身汗毛无一不竖了起来。他的一个同事是位胃癌患者 ,县里的领导来看望那位患者时 ,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 ,尽管提 ,只要是能办得到的 ,组织上一定竭力办。胃癌患者提出将他的关系转到县城去 ,在县城安家 ,以便更好地解决子女读书问题。没有多久 ,患者如愿以偿 ,放心地走了。某某书记现在是学他上司们对待那位胃癌患者那样对待我 ,如果我这时要提出个合理合情的要求 ,比如要求他帮助解决我的母亲和弟

弟、弟媳的某种实际困难，他是会竭力去办的。在他看来，人都快死了嘛，要尽可能地满足他的愿望，不要让他带着遗憾“上路”。我当然没有提什么要求。

但是，对他的认定我的末日不远的态度，我是不十分欣赏的，是不敢苟同的。我搁心里说：好个某某书记，你认定我不会闯过六十大关，不能创造奇迹，那就等着瞧吧。我动手写这本书时，已六十挂零，奇迹终于出现了。这首先要归功于手术的成功，再就是我采用的一些妙招也起了重要作用，我愿意把我在抗癌中的一些做法和想法介绍给大家，为人类共同攻克癌症尽微薄之力。

死别一刻也美好

有句很耳熟的话，叫做“三分治，七分养”。意思大概是，对待疾病保养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养病时，精神因素又是第一位的，中西医都强调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只有正视现实，面对死亡，想办法解决死的问题，也即正确看待死的问题，才能有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战胜疾病，绝处逢生。否则，趁早把关系转到马克思那里去，做他的顺民。

俗话说：怕病病就来，怕死死得快。有位小老弟，胃不好，怀疑是胃癌，他哥哥领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后，医生在“何种疾病”栏内写上：“胃癌？”。小老弟的哥哥看了检查单后告诉他，他果然患了胃癌。这位哥哥不知是文化程度不高，还是粗心的缘故，没有将“胃癌”两字的后面的“耳朵”也告诉弟弟，弟弟一听，立即瘫在坐椅上，站立不起来。哥哥只好将弟弟背出医院，搭乘汽车回了家。第2天，哥哥请了几个人，用担架把弟弟抬到某大城市的一家大医院进行第2次检查，结

果是不存在癌不癌的问题 ,只是较严重的胃溃疡 ,弄点药回去吃吃 ,可望好转。哥哥把好消息告诉了弟弟 ,弟弟立即神奇地站了起来 ,和他的哥哥 ,还有 4 位抬担架的 ,高高兴兴地走回了家。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再检查 ,小老弟极有可能继续躺下去 ,在恐惧中很快结束自己短暂的生命。

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他的单位的一名职工 ,由妻陪同去某医院看自己身体普检的结果 ,发现自己患了血癌 ,马上就不能行走 ,由妻搀扶着才回到家 ,不久后又由妻送进了火葬场。不能说这位职工纯粹死于恐怖 ,至少有一半是怕死的。

我读过一本医书 ,上面写道 :癌症致死的人中 ,有三分之一是真正死于癌病本身 ,有三分之一死于偏方 ,还有三分之一是死于害怕。

说来羞愧 ,我历史上就是个怕死鬼。青少年时代 ,我曾经琢磨过死的问题。人死了能不能复生呢 ? 不能 ,未见到有死了再活过来的。人死了有没有灵魂呢 ? 好像也没有 ,从未见过灵魂长成什么样 ,是男还是女 ,是胖还是瘦。死了就没有了 ,永远地没有了 ,无论多少年多少代也没有了。开始时不知道人死了变成什么 ,长大了 ,有了知识 ,知道人死了变成无数的微小的分子 ,永远留在世界上。但不像人那样有感觉 ,有思维。所以 ,我每次琢磨死 ,总是越琢磨越害怕 ,后来下决心 ,不再琢磨死的问题。再说 ,自己离死期还远着呢 ,何苦早早用“死”的问题给自己找麻烦呢 ,添罪受呢 ,岂不是吃饱了撑得没有事干吗 !

如前文所述 ,当得悉身患中晚期胃癌后 ,我怕死怕得厉害 ,精神状态十分不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未能从死亡的恐怖中摆脱出来 ,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正视可能即将发生的死亡问题 ,而是想死色变 ,谈死色变。由于怕死 ,精神紧张 ,

我竟闹了不少的笑话 ,出了不少的洋相。

这天我正在午睡 ,忽听父亲在门外大声地叫我 :“ 德如呀 ! 德如呀 ! ”我一惊 ,从床上爬起 ,答应着父亲 :“ 哎 ,来了 ,我这就开门 ,稍等一等。 ”我打开门 ,什么也未见 ,这才想起 ,父亲早在二十几年前已与世长辞 ,怎么可能来找我呢。可是 ,刚才不明明是父亲在叫门吗 ! 这声音太熟悉了。我问也在午睡的妻 ,刚才听见有人叫我了么 ? 妻说没有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父亲在门口叫过我。妻笑着说 :“ 别疑神疑鬼了。儿子的儿子 and 女儿 ‘ 饭碗 ’ 未捞着 ,当父亲的就要叫扶养儿子和女儿的父亲走 ,忍心吗 ! 他真要这样干 ,我非找他说道说道不可。他那里门难进 ,咱托关系还不成。你就安心地睡你的午睡吧。 ”

这天深夜 ,儿子把我叫醒 ,问我怎么啦。我觉得他问得奇怪 ,说是我睡得好好的 ,没有怎么呀。他说那为什么要喊叫 ,而且声音挺吓人的。我想起了刚才做的梦 ,对他说 ,我可能是喊叫了 ,可我自己并不知道。

儿子叫我之前 ,我正在做着 一个恶梦 :两个戴白帽、着白大褂、面目狰狞的小鬼 ,手里拿着铁链子要套我走。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他们说 ,少废话 ,叫走就得走。我不就范 ,拔腿就逃 ,他们就追。眼看就要追上 ,我急中生智 ,纵身高空 ,飞了起来。飞了不长的距离 ,飞不动了 ,落在地面 ,两个小鬼赶了上来 ,拿着铁链子往我脖子上套。我想我这回算完了 ,觉得实在冤 ,便拼命叫唤 ,希望有人来搭救我。未料到心想事成 ,儿子果真来搭救我 ,使我结束了这场恶梦。

我渐渐地醒悟到 “ 怕死死得快 ” 是一句至理名言 ,并且认定 ,如此下去 ,在被推向焚烧炉之前 ,我很有可能经历一段苦难的历程 ,变成一个被吓得神经错乱的疯子 ,过着一种是人但

非人的生活。那样真是个行尸走肉了,不如死了的好,至少可以不麻烦社会不麻烦家人。我必须淡化死亡的恐怖性,想办法做到“视死如归”。常言道得好:到什么山,就要唱什么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无绝人之路。

于是,我对死亡进行“开发”。难道死亡带给它所有的猎获物的都是可恶、悲哀、遗憾吗?难道真的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对它吃不开吗?难道它就真个没有美好、快慰可言吗?我要好好“开发”一番。

我想到了我的老家,在那里,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死了,在离家“上路”的最后一刻,所受到的待遇是相当诱人的。长长的出殡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打招魂幡和抬喜幛的,接着便是鼓乐手或道士,紧随其后的是捧着死者遗像的死者儿子或孙子,再后面便是死者本人及其安卧的棺木,棺木两边有死者的女儿、儿媳等。棺木的后面的队伍由死者的族人、生前友好、亲戚等组成。

送殡的这些人一律着白帽(白头巾)、白衣、白鞋。如果是死者的重孙子辈的,就要戴红帽子,衣服和鞋也是白色的。出殡队伍行进中,哭声和鼓乐声齐鸣,凄凄切切,催人泪下。经过村庄和街道时,亲戚和乡亲邻里摆设路祭和放鞭炮,以示和死者永久地“拜拜”了。

需要申明的是,我在着手写这本书时,我们老家老年人的葬礼,就是如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举行的。大概是1998年吧,我们老家进行了丧葬改革,死了人一律火葬,过去的葬法当然也就灭迹了。

老家的人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就是这样的,在我看,不仅没有什么可怕的,还挺精彩,当然,是最后一次的精彩。能说不精彩吗?死了,有这么多人送行,对你表示友好、尊敬和爱,

舍不得离开你 ,为你的长辞深感悲痛和惋惜 ,应该满足了 ,应该自豪了 ,还要怎么样呢 !

我要是死在老家 ,似乎也可能会有这样精彩的一刻 ,我愿意有这样精彩的一刻 ,可是我有极大可能要死在北京 ,我要被火葬 ,我不大可能有这精彩的一刻 ,我很遗憾。

我不得不努力想象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刻是怎样的。我以岳母为例进行构想。岳母在我病后不久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的那天 ,她的儿子和儿媳去了 ,我和妻及儿子女儿也去了。岳母躺在活动床上 ,短头发被梳理得整整齐齐 ,双眼紧闭 ,穿一身雪白的绸子褂裤 ,脚蹬一双她生前自己亲手制做的黑地红花的布鞋。看上去 ,她像睡着了一样 ,并无可怕可憎之处。

她是一个勤劳、善良、朴实、慈祥的女性 ,对自己的儿子女儿们好 ,对我好 ,对我的子女也好 ,我的两个孩子在上幼儿园前 ,都是她带的 ,对于她的死 ,我是很难受的。在办理她的火化手续时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一个个都饱含着眼泪 ,当她被放上焚烧炉前滚动着的履带时 ,我们都大声地恸哭了。

我想 ,我未来的最后一刻 ,和岳母的基本相似 ,也有些不同的地方 ,由于我生前的要求 ,我穿的是黄马裤呢的军衣 ,枕边放着一本收集了我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数百篇文章的剪贴本 ,外加一本《中外军事人物辞典》(当时虽着手在写 ,但我估计死之前能问世)。与我告别的人 ,同与岳母告别的人一样 ,也可能多了一个从老家赶来的老母亲 ,多出许多的人。当我像岳母那样被放上焚烧炉前的滚动着的履带时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一定伤心地大哭。

我觉得我这一刻是精彩的。出身农家 ,居然能葬身京城 ,在八宝山骨灰堂占有一席之地 ,小“住”3年 ,不是人人都能享

受得到的。有这么多的人爱我 ,为失去我而伤悲 ,说明我为人还不错 ,能丢给人家思念。

话又说回来了 ,这一刻虽然精彩 ,还是以迟来为好 ,越迟越好。要是来早了怎么办呢?早来就早来 ,反正不失为精彩 ,迟来迟享用 ,早来早享用。这样想问题之后 ,心里平静多了 ,舒坦多了 ,人近乎飘飘然了 ,觉得自己已经领略了数也数不清的良辰美景 ,已经是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 ,孰知我居然还至少有一次精彩的一刻未动用 ,我这一辈子真太棒了。我绝不吹牛撒谎 ,如今我虽未达到视死如归的地步 ,但怕死劲确实比以前小多了。我再次体会到了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动脑筋想办法的好处。我对我能采取对死亡进行“开发”的措施持自我欣赏的态度 ,有时甚至感叹我在某些方面不无奇才、歪才。

死而无愧何惧死

“开发”带来的精神的“效益” ,极大地激发了我研究“死”的热情 ,我继续寻找死的不可怖性 ,认为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应尽的义务 ,是对地球的一种贡献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如果从人类的老祖宗猴子起 ,一直到现在 ,你不死 ,我也不死 ,连猴子和人加在一起 ,将是多大的数目 ,恐怕不是百亿千亿的问题 ,而是万亿、亿亿了。这样多的猴子和人 ,一个紧挨一个地站着 ,地球也盛不下 ,更不要说去劳动、工作和娱乐了。正是由于无数的猴子和人一代代地不断地死去 ,才有今天这美好的地球。如果他们不肯作贡献 ,坚持活下来 ,今天的地球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简直不敢想像 ,不可思议。

人生下来就享有许多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要享 ,义务也要尽。既然死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义务 ,就要乐于尽这个义务。

死,有个高寿死、中寿死、低寿死的问题。人们自然希望自己高寿死。可是,从我们的老祖宗猴子起,在死去的猴子和人中,总是高、中、低都有,没有哪一代哪一朝是只有高,而没有中和低,或者只有低而没有高和中。所以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土岗上无老少”。到骨灰堂去看一看,事情也是这样的:有的骨灰盒上镶嵌的照片是老者,有的则是中年人,还有的则是很年轻的娃娃。反正是3个档次都有,门类齐全。既然从猴子起,就传下了这个“规矩”,早死晚死都属正常,早死就早死,怕从何来呢!

我有一大发现,光是怕死的早迟,而不怕死之前是否活得有价值,是否有贡献,是否虚度了韶华,那是没有怕到点子上,怕得不得“法”,是一种庸人的怕,怕得不高级。死亡前一直是窝窝囊囊地活着的,再朝下活一百年、一千年直至一万年,又怎样,不过是一个老字辈的窝囊废而已。

我检查了一下自己,虽未轰轰烈烈,名扬四海,却也不是只知吃饭造粪,增加有机肥料,多肥几棵庄稼。虽乏智慧、机敏,上进心、进取心、事业心、勤奋劲还是有的。虽多缺点、错误,优点、长处还能列上一些,未到有人欲为我写溢美型的祭文、悼词时陷入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总之,活得平常,但不是纯粹的白活,十分愧对党和国家,十分愧对父母,十分愧对老婆孩子,十分愧对这么多年来收取的工资及其他待遇。活得还算凑合吧!类似我这样的人,也还有一些,我似乎不应无地自容。既然如此,死与不死由不得我,什么时候死都行,只要我活着时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哪有迈不过的坎

胃癌患者临死时剧痛难忍 ,也是我怕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也被我想通了。

不知怎的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老家的人们常爱说的一句话 :人怎依怎好。此话的意思包含有 ,人嘛 ,让他(她)快活 ,过得好 ,他(她)当然成 ,让他(她)受苦、受累、受罪 ,也包括让他(她)受痛 ,他(她)也能挺得住 ,照样把日子过下去。这么说吧 ,“人怎依怎好”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中国人常说的话 ,意思是相通的。

我觉得 ,“人怎依怎好”这句话说得好 ,是深刻地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当我的胃癌进入剧烈的痛疼阶段时 ,我照样能迈过那道坎 ,无非是代价惨重些罢了。细默起来 ,在我不算长的人生旅途上 ,我就已经多次经受住了我的肉体剧烈疼痛的考验。我先说个远点的故事。

1974 年冬 ,我带着老婆、儿子回老家探亲。在姥下河码头下了轮船后我傻眼了 ,地下的积雪厚达半尺有余 ,天上还在拂拂扬扬地下 ,而且尽下大的 ,砸到脸上有明显的疼痛感。想不到老天爷出了这么道难题 ,实在可恶。

码头与我家相距约七八华里地 ,其间均是狭窄的乡间土路。路的两旁 ,非河沟即为水田。我走这样的路 ,大概不会出现多少问题 ,换成走大马路长大了的妻 ,十有八九不是摔倒在路面上 ,就是掉进河沟、水田里去 ,本人遭殃不说 ,她肚子里怀着的小生命 ,就是我们现在的可爱的女儿 ,就会在半道上被堵了回去 ,这不是造孽吗 ! 今日不赶回家吧 ,码头附近虽无旅店 ,找个熟人家借住一宿还是不成问题的。可是 ,归心似箭地

从北京往回赶 ,眼睁睁就要到家了 ,却因老天作祟 ,在外面留宿一夜 ,不能及时和亲人晤面 ,实在憋气。不行 ,慢说下雪 ,就是下刀也要走。我拿定了走的主意 ,问妻持何种态度 ,她说权力下放 ,一切交由我决定。

得到妻的支持后 ,我把大件的东西暂时寄存在熟人家 ,然后 ,脱掉鞋、袜 ,右手挽着妻 ,左手拎着个行李包 ,背上背着儿子 ,对妻大声地说 :“娘子 ,咱们走 ,开始咱们的艰难的旅程。”

妻有些惊诧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双她平时很少关注的光脚丫子 ,连续说了二三次 :“你这样行吗?”

“行马 ,还行驴呢。结婚已经五六年了 ,居然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哪一路的豪杰。行不行 ,嘴说了总不能算吧 ,你就朝下看 ,不就得了吗。”

头几步路一切正常。又几步路 ,我的双脚底下传来讯息 ,告知我似有无数的钢针在向它们凶猛地刺来。再往下走 ,分明是踩在洁白的松软的雪地上 ,却似踩在锋利的凹凸不平的玻璃渣子上 ,使我双脚的痛疼感渐趋严重 ,几乎达到我无法忍受的程度。我看了看我那双在大城市里养尊处优久了的双脚 ,由白变红 ,又由红变紫起来了。我想装蒜不走 ,但马上醒悟到 ,在这种时候停止活动 ,无异于下决心让 10 个脚指头和两个脚掌永远脱离血肉关系 ,各奔前程 ,岂不太愚蠢了。坚持又走时 ,双脚突然变乖了 ,不吭不哈 ,温顺、安静极了 ,原来它们都已麻木了 ,都已失去知觉了。好在双腿的神经没有坏死 ,它们在大脑的指挥下 ,带动着我的双脚 ,继续赶路。

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浴雪奋战” ,我和老婆儿子一行 3 人 ,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村子里的许多人从家里出来 ,看我们这一家子 ,并且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对我翘大拇指 ,夸我“苦受子”(家乡土话 ,即吃苦耐劳 ,忍饥挨饿、挨痛劲)罕了(即少

的意思)。还说什么种田人也没有我这样的“苦受子”。

在自家门口见到我的亲叔叔,显出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说道:“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你竟打赤脚走路,不想要10个脚指头啦。真佩服你有能耐,谁教你的?”

“我大(父亲)教我的。”

“瞎说,你大什么时候教过你光着脚在雪地里走路呀?”

“你忘啦,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因为顽皮把身上的衣服弄脏了,我大把我身上的衣服剥光,要我继续到雪地里玩。要不是奶奶及时赶到,将我救到你们家来,现在的小德如就不存在了,早已转投了第2胎人了。从那天起,我就练成了一丝不挂在雪地里生存的本领。今天,不要说是光着双脚,就是光着上身,再加一个光着屁股,我一样可以走回来,这都是我大的功劳。”

“你这伢子,到老也不会成器,孩子这么大了,还开这样的玩笑。”

叔叔笑了。我也笑了。

在雪地里光着脚走路的本领,不是我的父亲教的。我是说着玩的。但是,我的父母从小不娇惯我,不肉呀宝呀地护着我,不把我的小命看得太值钱,近似于养猪、养狗般地养着我,倒真的使我的抗苦、抗累、抗饥、抗渴、抗病痛、抗伤痛等能力获得提高。儿子有一天说我现在已是清心寡欲了。我自己不敢对自己下这样的评语。如果事实真如儿子所说,那也与我父母的养儿法有很大的关系。人的经受各种折磨和摧残的能力,是可以经过人工培养出来的。所以,有些国家的军队,包括我们国家的军队,都在这样做,即是把部队摆到最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中去,让他们具备在那里生存和作战的本领和能力,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据知,经过实践,效益是可观的。

较近期抗剧烈痛疼的经历 ,我也有。青少年时代 ,由于怕痛 ,生病时 ,我不愿打针 ,吃药却行 ,药片、胶囊 ,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都成 ;中药的汤药再苦 ,我也毫不在乎 ,大口大口地喝 ,像喝茶一样 ,眉头不带皱的。喝完后 ,不用漱口 ,不用吃糖或花生米之类的东西改改味 ,用我们老家的话说 ,我的“口辣” 。所以我看病时 ,总要求医生给我药吃 ,不要打针。但这次患胃癌住院治疗时 ,什么样厉害的针我都经受过 ,连麻药还未完全发生作用时人家就给了我一刀 ,疼痛程度无法形容 ,不也挺过来了吗 !

于是 ,我就推断 ,肉体的和精神的种种巨大苦痛 ,在未发生之前 ,人们总是惧怕它 ,担心吃不消 ,真要是发生了 ,亲身经历着了 ,人的适应力、承受力就水涨船高 ,发生作用 ,结果发现 ,原来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觉得 ,我的推断 ,恐怕不属于歪理邪说一类 ,而是符合实际的 ,含有科学的成分。有的人在打仗时受伤了 ,肠子都流出来了 ,仍可冲一段路程 ,杀一段时间。有的人在抓歹徒时身上挨了许多刀 ,血流如注 ,仍可追赶几十米、上百米 ,直至几百米 ,将歹徒扭住 ,展开搏斗 ,最终将歹徒降服。如果在他们未曾做之前问他们能不能像他们后来已经做到的那样做的话 ,他们有的有可能有些顾虑 ,担心做不到 ,有的甚至有可能觉得那样做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多是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临时决定自己像他们后来已经做到的那样做 ,于是就勇敢无畏地去做 ,并且做到了。人同时具有着极大的享受力和极大的蒙受力 ,只能享受不能蒙受的“失衡人”、“单面人”只是少数。所以 ,我的情绪稳定了 ,觉得即使有临死疼痛时刻的出现 ,也是个不在话下的事 ,何惧之有。再说了 ,死于胃癌的人多着呢 ,人家能行 ,我怎么就不能行 ,不就是个痛吗 !老子才不在乎呢 ?

丝未吐尽怎言死

死亡的可怖性被淡化之后 ,我的精神由压抑状转向振奋状 ,伴随而来的是 ,我的胃口也好了 ,睡眠也好了 ,全身上下骨节、经经络络像是有一股难以言状的而又确实存在着的活力在涌动 ,在播撒 ,令我快慰、轻松。为了巩固我对死亡“开发”所取得的成果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识地翻过来、覆过去地想我的末日是不可怕的 ,而且是精彩的 ,谈不上有十分遗憾之处的。我若就这样病死了 ,可以说 ,我是好好地来的 ,也好好地走的。若不如此想事 ,岂不有贪得无厌之嫌。

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 ,恐怕不会为人人接受。但是 ,求生的人要比求死的人多得多 ,就不会有人持疑议了。我有着强烈的求生欲 ,因为我已活得尚可 ,在我们的国家 ,接着活 ,更有味道。在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死的问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 ,我努力地去寻找我不致于就死于胃癌的有利因素 ,更进一步地更积极地调整我的心理 ,斩杀胃癌 ,免遭劫难。结果发觉有利因素不在少处 ,我的夺命之战胜面较大。我胸中生命长久的希望的太阳高高地升起。

我生病的时候 ,不少人已经有了“第 6 感” ,讲究跟着感觉走。我也赶时髦 ,有了“第 6 感” 。凭“第 6 感” ,我发觉我不会死。在患胃癌之前 ,我连死的念头都未闪过一下 ,怎么现在一触及死 ,就会立刻死去。不可能 ,坚决不可能。这次出现死的危机 ,不过是死神跟我开个玩笑而已 ,不是玩真格的。我分析死神是这么想的 :你不总是声称人生在世 ,不搞出点成绩 ,不做点像样的事情 ,活着有何意义 ,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还不如死了的好 ,便对身体不怎么爱惜 ,拼命榨取它 ,消耗它吗 ,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 ,没有了健康 ,你还能有什么。念你初犯 ,这次只是严重警告 ,要是执迷不悟 ,下次定将躯体“ 报销 ”不可。所以 ,我现在尽可不必担心会死。

小时候 ,奶奶对我说 :苦命的人 ,想死也死不了 ,因为你命苦 ,苦还未受够 ,债还未还清 ,怎么就会死呢 ?! 我觉得我就是奶奶说的那种苦命人 ,我算了算账目 ,我的苦远未受够 ,债远未还清。乡下人的父母累死累活供我上大学 ,除了出于对我的爱之外 ,也还有个养儿防老的问题。父亲早已故去 ,母亲却还健在 ,她需要我供养她 ,我也应回报她的养育之恩。她不死 ,我怎能欠债不还 ,一走了之 ,岂不昧了良心吗。

儿女们更是嗷嗷待哺 ,需要我给他们吃 ,给他们穿 ,给钱让他们上完小学上中学 ,上完中学上大学 ,谋取生活的出路 ,学会为国效力的本领。他们都未走上工作岗位 ,我该尽的责任还未尽完 ,熬出头的日子还未到 ,怎么能够得到上西天那个极乐的世界去逍遥的机会呢 !

我的一些亲人 ,如妹妹、堂叔和堂弟等 ,虽已得到过我或多或少的关照 ,但杯水车薪 ,微乎其微 ,拖欠不少。众抬一 ,好抬 ;一抬众 ,难抬 ,了结“ 欠债 ”的心愿 ,有待较长时日 ,10 年、20 年不行 ,也许是 30 年后的事情 ,我的苦日子还长着呢。

能担重任超先人

隐驾村的顾姓先人 ,期待着我为他们“ 扳本 ”、“ 争光 ” ,他们的在天之灵会不遗余力地保佑我。不知何年何月 ,顾姓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谁也讲不清是哪一个朝代的哪一位皇帝 ,反正有这么一位皇帝 ,因为什么事 ,也是谁也交代不明白 ,反正因为一件事 ,到我们村子来“ 隐驾 ” ,即隐蔽起来 ,躲避开

什么。我们住的村子的村名即缘于此。

当时的顾姓百姓 ,对皇帝照顾得特殷勤 ,特周到。有个突出的例子。顾姓全族男女老少什么事也不干 ,各执一把芭蕉扇为皇帝驱赶既肥且大叫声如雷的蚊子 ,致使以皇帝为中心的 100 米圆形范围内没有一只蚊子能存住身。

皇帝感念顾姓族人侍奉之情 ,临走时传旨要对顾姓族人赐封。接受赐封的 ,是全族人一致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但耳朵却有点聋的一个长者。赐封时刻到时 ,皇帝对顾姓受封的长者道 :“孤封你顾姓 18 家诸侯 !”长者道 :“谢皇上封我顾姓 18 家转头 ,万岁 ! 万岁 ! 万万岁 !”皇帝一听 ,几乎气晕死过去 ,一想 ,也该你顾姓福分浅 ,享受不了“18 家诸侯”的待遇 ,也只好让你们“18 家转头”去了 ,就未再说什么 ,拍拍屁股走了。

从此 ,顾姓家族被“18 家转头”整苦了 :生女的多 ,生男的少 ,男人短命的多 ,长寿的少。反正是自立门户的人家的数目超不过 18 家 ,到了 18 家后 ,就往回抽 ,抽在 18 家之内 ,保持人口发展不景气现象。

老年人讲的以往的事实 ,我没有亲眼见过 ,是真是假 ,我不好说。至少我亲眼见到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先说生女的多 ,生男的少。我有个堂叔 ,结婚后一口气生了 7 个女儿 ,把他们夫妻俩生怕了 ,到堂婶怀第 8 个时 ,堂叔烧香 ,点烛 ,跪下向菩萨求情道 :“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的菩萨 ,大慈大悲的菩萨 ,求你让我老婆第 8 胎生个长着小鸡巴的男孩 ,哪怕生下来就死了 ,我这辈子总算看到我老婆也生过男孩子 ,我也心甘了 ,千万别再让我老婆生女孩了。”大概是堂叔的虔诚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堂婶果然第 8 胎生了个长有宝贵的小鸡巴的男孩 ,且未夭折 ,但也有美中不足 ,是个豁嘴子。即使如此 ,堂叔

也欣喜若狂 ,大摆宴席 ,邀请亲戚邻里 ,三朋四友 ,庆贺他终于得了贵子。其他顾姓人家 ,所生男女的比例 ,虽未像堂叔家这样严重失调 ,但女的数量大于男的却是普遍现象。

再说男人短命的多 ,长寿的少。以我家从我曾祖父起到我父亲止的 3 代男人寿命状况为例即足可说明问题。我的祖父是家里的老大 ,但当他还在娘肚子里睡大觉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永远地走了。祖父永远地走了的时候不到 60 岁。我的父亲只活了 53 个年头。有个细心的人计算了一下 ,如果把我家 3 代男人的寿命除以 3 后得出的平均寿命数 ,再与顾姓家族中其他各支同期 3 代男人的平均寿命数相比较 ,不但不是低的 ,且可进入前 3 名 ,离得冠并不远。

所以 ,顾姓先人在永远闭上眼之前 ,总要留下一个遗愿 ,希望自家的儿子、孙子们要努力长寿 ,且多生男孩 ,与顾姓其他各支的男人们共同努力 ,团结奋斗 ,争取早一代突破“ 18 家转头 ”的“ 封锁线 ” ,使顾族发展扩大起来 ,成为隐驾村的大姓大族 ,为祖辈争光露脸。还表示 ,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不闻不问 ,要竭力保佑后来的男人们活得一个比一个寿命长。我有先人的保佑 ,又有先人们从来都未曾享有过的优越的先进的医疗条件 ,反倒活不过我的祖父和父亲 ,岂不是笑话 ,我不会因这次的癌症就死。

我并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 ,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种“ 战术 ”。我这样做 ,是为了获得慰藉 ,以利于治病、养病。也确实有成效 ,我真的以为我会成为顾姓家族男人中少有的长寿者。当然 ,已不允许我生育 ,即便允许 ,我也不会为了完成先人的遗愿去多生男孩。中国这块土地上已人满为祸了 ,还能再瞎凑热闹吗 ?我倒是衷心祝愿全国的各个城镇和乡村都能像安徽和县隐驾村的顾姓一样 ,人口长期处于“ 转头 ”的状

态 ,那样 ,我们的日子就过出来了。

岂止不信有灵魂的存在 ,我也不信有宿命的存在 ,有鬼和神仙的存在 ,甚至我也不信有神人的存在 ,有主宰人类命运的超人的存在。我不信人的寿岁的长短 ,是由命注定的 ,是鬼、仙、神人等所能左右得了的。我还以为 ,人活得是否如意 ,是否富有 ,是否位高 ,是否潇洒、辉煌 ,除了受制于一些外部的客观的因素外 ,主要的决定于他本身 ,决定于他的意志和才智 ,决定于他应付和支配世事的方式方法高明与否 ,决定于他调动主观能动性手段的高下。无论在什么样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有利不利境遇的条件下 ,意志和才智总要也总能显示着它强大的活力和威力 ,颐指气使地安排着人在社会人群阶梯中的高矮档次。众多的人们 ,也是如是看的。所以 ,宣传不靠神仙皇帝 ,靠自己救自己伟大思想的《国际歌》 ,被广泛地传唱 ,长久地传唱。完全可以相信 ,被人们忘掉之日 ,永远不属于它。

也应该注意到 ,天灾、人祸和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不良因素等 ,会使人陷入困难、尴尬。但是 ,更应该注意到 ,仍然只有意志、才智能够使人从笼罩着的阴霾中走出来 ,在曲径中探幽 ,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不可估量的能量 ,人的美 ,人的魅力。

可否这样看 ,所谓有价值的人有 3 种 ,一种是有虚假价值者 ,另一种是有半实在价值者 ,再一种是有实在价值者。通过歪门邪道 ,甚至不择手段 ,不知羞耻 ,伤天害理 ,穷凶极恶 ,而获得人生价值的 ,为有虚假价值者。主要依靠机遇和一些他人不具备的客观优势等而获得人生价值者 ,为半实在价值者。实实在在地凭借本领、奉献、威望等而获得价值者 ,为实在价值者。像竞技体育中设置的金牌有个含金量的问题 ,“人生价值”不仅有量的区分 ,也有值的区分。虚假价值携带者 ,为

人所不耻 ;半实在价值携带者 ,为人羨而不为人服 ;实在价值携带者 ,有口皆碑 ,尽皆拜倒。我属于拜倒实在价值者列。我们国家现在的“气候”、“土壤”和“雨水” ,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实在价值者”的诞生和成长壮大。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盛世指日可待。

我觉得 ,信命 ,信鬼、仙 ,信神人 ,至少是怯懦的表现 ,自我轻贱的表现 ,不明事理的表现。生活在社会人群阶梯上的人的位置 ,每日、每时、每刻都大量地发生着变化 ,其中包含有交叉换位、位置颠倒的情况。这种人群阶梯位置的变化 ,主要是由人的各自支付不同造成的。事实上 ,这个道理 ,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懂。在我的老家 ,混得不好和不怎么好的人 ,都爱这样说 :不怨天 ,不怨地 ,只怨自己不争气。信事在人为 ,信自己 ,就是实惠 ,不仅有政治效益 ,也有经济效益。我就尝到了这个甜头。我就未让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进过我的书柜 ,上过我的写字台。算命的、测字的江湖骗子们从未能从我的口袋里掏走过一分钱。

有“初一”就有“十五”

我这人命大 ,特经死 ,一次的死 ,不会死彻底 ,且能死几回。前文提到过 ,小时候我曾得过两次恶病 ,每次都到了离“丰都城”只有半步之遥的地步 ,但每次都愣是未成为“丰都城”的城民。还有一次 ,我一天内遇到两次险情 ,每次都有葬身中苏边境的极大可能 ,但都安然脱险 ,胜利回到北京。

时间相隔很久 ,如今记忆力又严重衰退 ,很准确的时间搞不清了 ,大概是 1969 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吧。上午 ,我和我的同事、军报的黄编辑在中苏边境的一哨卡召开了征求时事宣

传意见的座谈会后 ,决定下午要赶到另一哨卡去开一个同样的会。通向那里的公路有两条 ,一条盘旋于大山的北面 ,路况较好 ;一条蜿蜒于大山的南面 ,路况较糟。在当时 ,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我们选择了山南的那条。

下午 2 时 ,我们出发了。军用吉普车上 ,除了司机外 ,还有一位新疆军区的宣传干事 ,再就是黄编辑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上午的座谈会开得成功 ,还是中午饭桌上的那几杯白酒发挥了威力 ,黄编辑一上车就进入亢奋状态 ,感叹新疆的山好 ,水好 ,人好 ,尤其是大辫子的维吾尔姑娘好。我和新疆军区的宣传干事围绕黄编辑的话题不时地发表一点感想。司机小高也偶然插句把话。车子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突然 ,车子上雅雀无声 ,一个个都变成了哑叭 ,原来车子正行驶在可怕的“死亡区”中 :大概是长期不怎么使用 ,又缺少维护的缘故 ,所谓的公路路面几乎被一二尺深的青草全部覆盖住了 ,且极不平整 ,呈里高外低的坡形 ,有许多的地方或凹陷或瘫塌。路面很窄 ,迎面如果走过来一个人 ,几乎无法躲让。这种时候 ,不要说司机的方向盘稍微出了偏差 ,即便是他因惊慌关了油门将车子停下来 ,车子肯定会因停不住而滑跌入万丈深渊之中。

他们 3 个人此刻心里的滋味不得而知 ,我是又紧张又绝望 ,心想 ,这条命十有八九是捡不回去了 ,老婆的短期寡妇怕是当定了 ,儿女们要有一阵子无爸爸可叫了。我等待着死神来和我接吻。

可是 ,司机小高却神奇地将车开出了“死亡区” ,在平整的路段上停住了车 ,劝我们休息一会儿 ,平静一会儿 ,说自己心跳得厉害 ,四肢软弱无力 ,无法继续侍弄方向盘 ,需要定定神。宣传干事、黄编辑和我下了车 ,都说自己的手心、脊梁背

有汗 ,都说刚才那阵子心想自己今后要永远“守边卡”了 ,没有料到因人家嫌不合格而被拒收了 ,幸甚 ! 幸甚 ! 司机小高下车后 ,在离我们有四五米远的地方躺下了 ,过半个小时后才回到驾驶室 ,然后招呼我们上车赶路。

差一点丧命的另一幕 ,发生在几个小时后。我们在现在要去的哨卡开完会后 ,便驱车前往伊犁军分区招待所。我猜想 ,司机小李大概是为了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目的地 ,一离开军营便提高了车速。车一直延着一条山坡公路由上向下欢快地奔驰着。当快到坡底时 ,我发现我们的前面横着一条流水湍急的小河 ,河上架着一座木质结构的桥。桥面不宽 ,无法同时通行两辆小汽车。桥的中间缺了一块约有 3 米长、50 公分宽的木板 ,透过空洞可以看到桥下的河水在急速地流淌。通过这样的路段 ,车子应该提前减速慢行才是。但是 ,司机小高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对路况不熟悉 ,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车速 ,大祸随时即可来临。我心想 ,我们喂虎狼未成 ,这一次可能要葬身鱼腹了。说时迟 ,那时快 ,车子冲上了桥 ,向着偏离桥面的方向继续冲过去 ,摆出一副下决心不想过要投河自尽的架势。见此情景 ,我双眼一闭 ,全身肌肉一收缩 ,一心一意准备尝尝溺水而亡的滋味。车屁股底下咯噔一声响 ,车子像通人性似地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乖乖地停下了 ,不过它的右前轮已有三分之一伸出桥面 ,悬在空中。原来车子的右后轮正好卡在缺了木板的桥缝中 ,动弹不得 ,真是天助我们也。回到伊犁军分区招待所后 ,黄编辑对我说 :“以后以少出差、不出差为妙 ,闹不好老命都搭上了 ,可不能马虎。”我也深感“行船跑马三分险”的说法有道理。

死了几回未死掉 ,我就断定我是个“经死型”的人 ,往后还能“死”几回。这并不奇怪 ,在人类世界中 ,这样的人还是

有一些的。我认识一个老红军，江西人，十几岁就当上了红小鬼，战争年代多次负伤，身上子弹钻的眼像蚂蜂窝似的。据他自己说，至少有五六次他认为他是必死无疑了，却始终活得好好的。他说他有个发现，该派死的，死起来容易至极；不该派死的，想死也死不了。我想，与老红军相对照，我至少还有一二次像是要死却死不了的机会未用完，我现在就烦神自己会真的死去，是没神找神烦，太多超前意识了。

“老本”足够“赔”一阵

我是一个穷孩子，长期过着拮据的日子。但是，我也曾阔绰过。我曾是一个健康的“富豪”，“本钱”大得很，大手大脚地“花”也“花”不光，且能维持一阵子。

我的母亲一生生过 13 个孩子，留存下来的只有我、妹妹、弟弟 3 个，余皆夭折。这说明我们兄弟姐妹 3 人是经过优胜劣汰法则检验后保留下来的人的“精品”。像黑奴大贩运时期的黑奴一样，凡能活着到达美洲的，就说明他体质好，抗病抗灾能力强，否则，在被贩运的途中就会被糟踏死了。我只在幼小时生过两次大病，稍长后，我的发育非常好，个头像出土的春笋似的猛地朝上窜，到高中 1 年级时已达 1 米 8 左右。如此“巨人”，在我们那一带是很难找的，算得上珍稀物种。

年轻时，我的饭量大得惊人，有一次叔叔家砌新灶，请我吃新灶饭。按我们那里人的说法，新灶饭好吃，都争着吃，我当然当仁不让，应邀赴吃。我头不抬地一气“杠”了 3 大碗饭，以米计算足有 1 斤 2 两。叔叔惊傻了，笑着说：“人家说，读书人吃饭像鸡吃食，划过来，划过去，划来划去划不了多少饭到肚子里，你倒好，就是我们种田人也吃不过你，你的饭量

吓死人嘛！下次再砌新灶，我可不敢再请你来了。”我自己也纳闷，哪怕我吃得堵到嗓子眼了，让我把裤带松一松，走几步路，胃里的空隙立即就出来了，显示出接收再补充的能力。我因能吃，在大学里被同学戏称为“大胃”。

参军之初，我是少尉、正排级军官，但很快也有人叫我“大尉”。这个“大尉”乃“大胃”也，和大学时的名称一样。“大胃”的绰号也硬是我“吃”出来的。

我在解放军报时事处夜班组上长期夜班，天天吃夜餐。那时吃夜餐，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每人每餐只能吃得4两主食。4两，填我的胃的拐角还不够，我“患”了严重的“胃匮乏”后遗症，表现症状是，每次吃完饭总不甘心丢筷子，觉得和没吃时差不太多。离开食堂时，总觉得有些遗憾。但也有些人完不成“任务”，当他们要求“支援”一下时，我不加思索欣然允诺，显得十分地“仗义”，急他人之所急。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求我“支援”，我便发展成为全食堂出名的余饭接收大户，“大胃”的绰号也应运而生。

那时我觉得我的骨骨节节和每块肌肉都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全身有使不完的劲，不知疲累，无有疼痛和不适，活得痛快、轻松。

正因为我身体棒，我才有幸吃了七八年的夜班饭。和我一起解放军报社工作的还有另外9位年轻的大学生。在我们这10个人将要分到各处、室时，当时时事处的一位领导，向报社管干部的一位副社长提出要求，挑选一个身体最棒的小伙子给他们，接替老同志上夜班。不久，我享受了“最棒”的荣耀。

从小学五六年级起到40岁止，我不知道医院的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我后来有了病历表，但没有任何医生在上面签

过名。

我把我的身体比喻成一棵生长良好的粗壮大树 ,一次狂风袭来 ,虽也能吹掉了它的一些叶子 ,折断了它的几根枝子 ,使它的根部的泥土有所松动 ,牢固性受到一些影响 ,但要想将它连根拔起 ,那是白日做梦。像类似癌这样的重病、恶病 ,我还能经受几次 ,然后高兴了 ,我才会考虑病死的问题 ,自动为下一代在这个世界上留出个空位子。

何把医生当法官

一般人都认为 ,被医生诊断为癌症 ,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我和大家持一样的观念 ,患癌之初 ,精神十分紧张。后来我发觉 ,医生判人死刑 ,和法官判人死刑敢情是两码事 ;法官判人死刑 ,说一不二 ,到时候准拖出去在你身上钻孔不可 ;而医生判人死刑缺乏权威性 ,高兴了 ,你可以不把它当回事 ,拒绝伏刑 ,不会受到追究。然后 ,你可逍遥法外 ,像往日一样放心大胆地活。

我手术后不久就碰到了这样一件事 ,我的一位上级的老母亲 ,80 多岁了 ,被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生确诊为肝癌 ,并且已到了晚期。这位上级认定医生已给他的老母亲下了死亡通知书 ,便将他在新疆工作的弟弟叫来北京 ,和老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可是老太太却硬是和医生较上劲 ,不服判 ,几年都不走。后来竟痊愈了。倒是在新疆工作的弟弟来北京时发觉肝部不适 ,进解放军总医院一检查 ,也为肝癌 ,并且于三四个月后故去。

亲友们更是向我提供了许多被医生确诊为患有癌症的人但却继续活下来的例子。其实 ,医生们并不认为他们给谁诊

断为癌症就是给谁判了死刑。许多书上记载道 ,像胃癌、喉癌、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癌症患者 ,如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生存率可达百分之二三十 ,中晚期发现 ,生存率较小 ,晚期发现 ,生存率更小。还有这样的记载 ,在晚期癌症患者中 ,竟有不治自愈的人。对癌症死亡情况的了解 ,使我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幸运女神仍痴情

癌症 ,毕竟是癌症。它是以人的生命为“主食”和“滋补品”从而养肥了自己的魔鬼。一些好治的癌症 ,生存率也只在百分之二三十之间。我在报刊上见到过一个材料 ,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说是在美国 ,妇女死于乳腺癌的数字也是高得十分惊人的。不过 ,我还是把自己排在少部分的能够生存下来的比例中 ,也即属于百分之二三十中的一分子。这不仅是出于求生的欲望 ,我还坚信 ,长期以来痴情于我的幸运女神 ,不会在我仅 48 岁的时候 ,就无端地下狠心抛开我不管 ,干出绝情的事来。

说句良心话 ,幸运女神一直伴着我 ,对我有情有意。但是 ,究竟哪年哪月哪日 ,她跟我好上的 ,我说不清 ,我想 ,她也说不清。一定要说的话 ,应该是 1937 年 10 月 1 日的那一天 ,也即我即将从我娘肚子出来的那一天。

这一天的上午 ,我父亲用一架旧式老水车给我家的水稻田车水。抽呀抽的 ,突然 ,一只约有二三斤重的大鲤鱼 ,被转动着的车幅子裹带了上来 ,在田里乱蹦乱跳。我父亲捉住了它 ,高高兴兴地把它带回家。我母亲剖开洗净它 ,高高兴兴地把它制作成了一碗红烧大鲤鱼 ,让全家美美地解了一顿馋。

晚上一二更天 ,我就挤入了人间。接生婆捧着我 ,对我的母亲说 :你家伢子大(父亲)走运走出稀奇古怪的样子来了 ,车水竟能车到一条大鲤鱼 ,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外快财。晚上你就生了个胖儿子 ,孩子的小模样多讨人喜 ,我看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个贵人 ,不是有钱花 ,就是有官做。你家交好运了 ,你的儿子要鲤鱼跳龙门了。恭喜恭喜 !正是依据接生婆的这种说法我才认定 幸运女神和我是同时从我娘的肚子里出来的。

但是 ,幸运女神真正在关键时刻施展神通 ,助我一臂之力 ,使我摆脱不妙景况 ,走入柳暗花明佳境的时候 ,大约是在我 10 岁至 12 岁年间。

我 10 岁的那年 ,按我们那里的算法是 11 岁 ,我的一位堂兄为谋生计 ,决定广招学生 ,开办私塾。他向我父母表示 ,愿收我为他的弟子。我的父母答应让我读一段时间 ,识几个字 ,学会打算盘。识了字 ,会打算盘 ,作何用场 ,我的父母没有想 ,也不愿费心思去想。实际上 ,他们多半是为捧堂侄的场 ,才让我读书的。如此而已。

从我跨进私塾门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学费问题像一块其大无比的石头直压得我的父母喘不过气来 ,在将准备给我过旧历年穿的一件新棉袄折价作为学费交给了私塾老师、我的堂兄之后 ,在我母亲为此伤心得痛哭了一场之后 ,我回了家 ,帮母亲干家务 ,有时也到田间去 ,干些我力所能及的农活。我心想 ,捧书本的福分我已享受完了。

人间事真难说。这时突然冒出个武训式的热心人。此人不仅是全村最富有的 ,而且德高望重 ,谁都敬他三分。他跑到我家来 ,把我父母狠狠地数落了一阵子。他说什么我是全私塾二十余人中天分最高的 ,记性最好的 ,人家背书比女人生孩子还困难 ,我背书像牙齿好的人吃豆腐一样 ,根本不费劲 ;人

家是先生教了消化不掉,老觉“胀”得慌,我是一点就通,总盼先生多塞点,老觉“吃不饱”;全私塾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因不能按时背出书挨过板子,惟有我是漏网之鱼。先生有时想打我的手心,有意安排让我多背些,而我却要什么时候背,就什么时候能背,不仅不“卡壳”,口齿还最清楚。这样读书的料,人家做父母的心都想干了也想不来。你们有了,却把珍珠当弹球,放在一边,不想卖出个价儿来。他说,他要把我收为养子,学费全由他负担,但是,将来小伢子发了大财,做了大官,儿子给父母的回报全归养父养母,生身父母一点边都不准沾。他还告诫我的父母,赶快把我送到书房去,否则,我长大了,懂事了,会恨他们一辈子的。他的话把我的父母搞晕糊了,在没有看看自家的稻仓到底还有多少谷的情况下就让我复了学。所以,我认为他是鬼使神差来的,是幸运女神派他来的。他为我后来的美满作出了贡献。

我的父母根本没有从经济实力方面多想问题,只是凭虚荣要脸面才让我复学的。在断断续续地上了一阵子私塾,又上了一阵子学堂之后,我终因家贫而辍学了。对此,我很平静,思想上没有兴起波澜来,连涟漪都没有。我住的地方,是一块文化特困区,小知识分子都寥若晨星。能记账,会打算盘的,屈指可数,文盲占压倒优势。泥巴腿子农民不在百分之九十九,也在百分之九十八。我这个人,除了个头比同龄的人高些外,绝无其他不同可言,长大了当农民,天经地义,一万个应该。我找不到能使我产生心理不平衡的事物和理由来,我安心心地准备着接父母的班。

我在家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又有劝学的人来到我们家。不过,这一回不是找我的父母,而是找我,他是我上私塾时的同学。他说,现在解放了,上学读书,如果家贫,可以申请助学

金,花不了几个钱。不久,我成了和县中学初一下学期的插班生,开始了我的儒生生涯。

没有助学金,我不可能读完初中读高中,读完高中又读大学。我有个堂兄,他的父母解放前为了供他在南京读高中,不得不将祖辈留下来的挖一锹就出一碗饭的3亩多尖子田卖掉了。我家解放前总共只有薄地3亩,根本不够卖的,再卖就是脱裤子卖。可是,裤子别说卖了,就是丢在大路上让人家捡,人家也不会捡。我经常对人讲,要是蒋光头仍在大陆呆着,我最好的前景是一个在土里抠饭吃的农民,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最大的可能是当上赌棍、土匪。倒不是有意在自己头上倒屎罐子,恣意破坏自己的形象,这是实情。我老家在解放前的赌风,和现在的一样坏。我脑子还好使,在大人们的熏陶下,八九岁时我就熟知所有赌法,如麻将、牌九、宝、纸牌。甚至只有少数人才会的32张和的一种纸牌我也会了。许多大人断定我长大了会成为闻名乡里的“赌宝佬”。先是赌,赌输了,没有钱还,就去抢,当土匪。这是我必然的生活轨迹,错不了。我需要读书也能读得进去时,共产党来了,这不是生得是时候,很幸运,又是什么呢!

大学毕业分配,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关系着一个人终身干什么的重要时刻。我大学毕业分配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单位不要人,大学生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据说,中央动员部队从地方各大学招进一批应届毕业大学生,于是,解放军报奉命派人到我们新闻系调6个人从军。

解放军报被同学们公认为所有单位中最理想的单位之一。最理想的单位当然要挑最理想的人去。我是一个最不理想的人,是一个被公认为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最严重的人,是一个经常挨批的人,进解放军报,我的政治分量差十万八千

里还要出点头。不过,我很“馋”这个单位,在高中读书时,我就想过将来长大了当一名随军记者,能去军报岂不圆了我年轻时的梦吗!“熬”不过那份“馋”,我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中只允许填写的3个志愿中,均填上“解放军报”4个字,然后又附加了4个字——“服从分配”。填虽填了,却不敢多想,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去新(疆)西(藏)兰(州),我要骑着马儿过草原(去内蒙)。

宣布毕业分配名单仪式是在一个大教室里进行的,一位老师在讲台上读,一百多位学生在底下听。我是既想听又不敢听,既想不会如愿以偿,又想梦想不一定会破灭。心情复杂极了,紧张极了。

去军报6位同学的名单,排在最后面,我的名字又是最后里面的倒数第2位。我的“顾德如”3个字被读到时,宣布名单仪式已经进行1个多小时了。好在当时心脏好,血压正常,否则,当我的名字在教室里响起之前,我即已因突发心血管病或脑血管病而被送进医院或直接送进了太平间。老师宣布我被分配到军报后,我真想猛地从坐椅上站起,振臂高呼“万岁!”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久久地兴奋、激动得不能自持。平静下来后,我揣摩奇迹是怎样出现的:莫非军报那位被派调人的人,在审阅档案材料、决定被选入名单时酒喝多了,或许鬼魅吹来一阵阴风,将他的脑子弄晕糊了,要么就是另有他图。还有一种可能,他干脆就是一个糊涂虫,只考虑完成数字任务,而不屑于一顾因调人不当将会给军威和军队政治形象带来的影响和损坏。我推翻了我的想法。后来,我终于寻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即是我的运气好,幸运女神陪伴着我。

我现在又到了我一生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这一次碰到的

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觉得我会闯过这一关。根据以往的事实看 ,我已是定了型的一直受幸运女神保护的幸运人 ,幸运女神已多次对我献殷勤 ,在我搞不好就要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 ,她怎么可能熟视无睹 ,不动恻隐之心呢。她会继续伴我同行 ,帮我帮到底。她一定会拼尽力气 ,想尽办法 ,弄一个癌症存活下来的指标给我 ,把我安排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可存活的癌症病人队伍中去 ,以扩大她在人类世界的影响 ,提高自己的威信 ,让更多的人相信 ,幸运这东西似乎是有的。我大可不必庸人自扰 ,任务只是耐心等待 ,等待幸运女神交给我癌症可存活的那一个指标。

其实 ,我患中晚期胃癌看起来是倒霉的事 ,想远点 ,想开点 ,未见得不是福星高照的事。孙猴子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 ,路上遇到了许多的艰难、凶险。正是许多的艰难、凶险 ,成了“猴格”的大展示 ,成了猴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没有了艰难、凶险 ,就没有了在中国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孙悟空。中晚期胃癌改变了我的生活 ,说不定往后的岁月会成为我一生生活中的最亮点之一。

情急当须出怪招

“对医生的话 ,不可不信 ,也不可全信。”这句话 ,已被当作至理名言 ,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人实不多见。我从胃癌术后 ,直至现在 ,对医生的话所持态度与众不同。我是对医生的话宁可不信、错信 ,一丝一毫也不真信。我变得如此不合时宜 ,如此轻狂 ,如此堕落 ,非一日之功 ,而是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的。

生病之初 ,我的脑子常常这样转 :我的所谓中晚期胃癌要

是不是真的 ,只是医生嘴上说的 ,在病历上写的 ,是他们错诊了 ,那该多好啊。我甚至暗暗祈祷上帝 ,但愿我的病确实是医生搞错了。

我又想 ,怀疑医生搞错了好吗 ? 能这样干吗 ? 我犹豫了。

这时 ,我的一位上级 ,竭力鼓励我怀疑医生搞错了。他说的话要是让医生们听到了 ,非遭到围攻不可 ,甚至有可能上法院告他犯有诬蔑医生罪。他说 :“ 哪一个医生的成功 ,出名 ,不是用许多无辜病人的生命换来的 !”

我的上级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但是 ,经不起他的诱惑、煽动 ,我开始怀疑我的病是医生搞错了。我还让妻找到给我主刀的大夫直言我们的怀疑态度。那位大夫斩钉截铁地告诉妻 :“ 是中晚期胃癌 ,不会错的 ,不会错的 !” 亲友中也有人对我说 :你的病不会属于错诊、误诊 ,他们是经过切片检查的。于是我洩气了。

后来 ,在我为了养病、治病 ,寻找我不会就死于这次的病的理由时 ,我坚定地认为 ,医生的话一丝一毫也不能真信 ,我的中晚期胃癌并不存在 ,是医生们出了偏差所致。

我就想 ,“ 四人帮 ” 为了篡党篡国 ,李洪志为了乱国害民 ,不都曾制造出许多的怪思想 ,胡诌出许多的歪道理 ,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吗。希特勒 ,他为了当地球的第一把手 ,不也居然挖空思想出个大日耳曼民族优秀论来 ,作为他的指导思想吗。人总是要制造一些理论、学说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有的人甚至不惜制造歪理邪说为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服务 ,如“ 四人帮 ”、李洪志、希特勒之流。我只是为了治病求生 ,就奉行一下对医生的话一丝一毫也不能真信的理论 ,是不至于会招致太多太凶的责骂的。既然病急乱投医情有可原 ,病急乱想乱说也就可以理解。反正我不管医生对我的病的结

论对与错,我只认定是他们乱点了鸳鸯谱,给我来了个莫须有。

再说了,我以为中晚期胃癌的帽子是强加在我的头上的,也不是毫无来由的,纯属一种无理取闹。我的那位上级的说法有耸人听闻之嫌,不过,医生出错的事倒是经常发生的,诸如将药棉、胶布、手术钳子等忘了从被手术者的内腔里取出,误开药方而致患病者命丧黄泉的事例,不时地在报纸、刊物和屏幕上有所披露。

以我的病是经过切片检查为根据来说明搞错的现象不可能发生,未免绝对化了点。切片检查又怎么啦?切片和看切片也会出错,所以切片和正确诊断不能划等号。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更加觉得,医生们也不是神,认为他们总是正确的,搞个人迷信,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我手术出院后胃部仍不适,经切片检查,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我慌了神了,这个破胃成了重灾区了,我这条命,迟早要被它玩掉了。这时我已不是货真价实的医盲,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脾性略有所知,它是一种癌前病,很难治,搞不好就有癌变的可能。我不能马虎,过了二三个星期吧,我又做了一次切片检查,结果却是浅表性慢性胃炎,病情好转之快,近乎神速,不可思议,而按照医生们说的,医书上写的,这种奇迹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从这时起,我对切片乃至对医生,也不那么迷信了。

现在,我仍抱着我的病是一例错诊的看法不放,并决定永不改变。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于我有益无害。当然,要我肯定我的怀疑是正确的,我不敢。我愿鼓动我的癌症病友们起用我发明的“怪招”,只要不是另有他图,藉以向医院索赔,就大胆地怀疑医生对自己的病的诊断是错

误的。我的见解大概不会错 :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白衣天使们 ,看见你能从病魔那里抢回一条命 ,就高兴得了不得 ,哪会计较你曾经采用过恶劣的伎俩呢。

用笔作剑斩魑魅

长这么大 ,没有摸过医书 ,顽疾缠身后 ,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到医书中去搬救兵。所读过的医书中 ,无不提到 ,要战胜疾病 ,包括癌症在内 ,第一位的是精神因素 ,养病要注意养心。我因对死亡进行开发 ,已视辞世为一生中最后一件未用到的乐事 ,还找到了我不至于就死的种种理由 ,自然亦均属养心的一种办法 ,但不敢满足 ,有丝毫的懈怠 ,就又苦思冥想出了另一新法 ,我把它叫“移心法”。

此法的内容是 ,用写作把目光从死亡引开。手术 3 个月后 ,我即坐到“办私桌”前 ,当起“坐家” ,动手编著《中外军事人物辞典》 ,以后一直笔耕不停 ,直至这次粗制滥造《夺命》。开始只是上午写 ,渐渐地下午也写。为了赶时间 ,赶任务 ,偶然晚上也写。紧张时 ,一连几天当“闺阁小姐” ,白天不下楼 ,随便弄点食物“安慰”一下肚子。

有一年 ,我的白天基本上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早晨不吃不喝(怕“犯胃”)出门 ,带上自己制作的午餐食品 ,直到万家灯火时才回来。我的工作量已快赶上我“生(病)”前的水平了。

当然 ,也吃了些苦 ,受了些磨难。《中外军事人物辞典》的第 1 个字是在大连第 2 疗养院诞生的。这时 ,我的身体状况 ,要说多糟 ,就有多糟 ,我无法原地站立片刻 ,还头晕 ,耳鸣 ,严重失眠等。

一天,我在阅览室哼哧哼哧地忙乎着“爬格子”,突然一阵头晕,眼睛发黑,笔从手中脱落下去,身子一歪,倒在水泥地上,后脑勺被砸起了个大包。我吃力地站起来,收拾一下纸、笔后准备回我的住处。刚迈步,一个趔趄,跄好远,幸好及时用手扶着门框才未摔倒,但脸部却撞在门框棱角处,裂开了一道一寸多长的大口子,直往外冒血,害得我不得不到医务室去包扎。

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觉老天爷的脸色还不如我的脸色,黑得怕人,它大概想下雨。我经不住雨淋,只好放自行车的“假”,改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和摘抄有关资料。当我走到离公共汽车站100米左右远的地方时,我要乘的一辆335路公共汽车进站了,我竟忘了我如今已是什么样一号人,舍不得放过这个机会,跑步前进,挤进了335。车离站不远,我一阵恶心,哇哇地吐出了两口黄黄的带胆汁的污物。一个捂着鼻子的小伙子瞪了我一眼,说:“不能少喝点吗!这不是搞环境污染吗!”

我吃力地说:“年轻人,你见过几个大清早也喝酒的酒鬼?!我有病。”

“有病干嘛不在家呆着,嫌车还不够挤呀!”

“出于无奈呀!对不起,影响了你了。”

我拿出一些搞纸,将那不安份的、跑出来给我显丑、闯祸的污物封盖住。

有人见我怪难的,怪累的,劝我罢手,接受教训,突出一个“健康”,当心再蹈覆辙。其实,我是算了账才这样干的。我已到“知天命”之年,哪能只晓得干,不晓得想呢!我想过,只有眼一闭,脚一伸,僵尸一条,才可不干;鼻子还出气,脑子能转动,手脚未残,就得干。干,健康才会有指望。我有病,身

体不好 ,我的妻子 ,我的亲人们 ,我的同学、朋友和熟人们 ,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们 ,吃嘛嘛儿香 ,身体好极了 ,干得欢极了 ,一个个的劲道比“好劲道方便面”的劲道还要足。毫无疑问 ,到时候 ,他们都会得到回报 ,创出佳绩。我如果昏昏沉沉 ,脑子不清醒 ,以病号自居 ,为活命度日 ,必然是一事无成 ,变为一个“活死人”。于是 ,惨象显现了 :肉体的顾德如健康状况还说过得去 ,精神的顾德如 ,却是疾病丛生 ,如“心理不平衡”、“内心空虚”、“失落”、“孤独”等病症应有尽有 ,枯槁之状 ,不堪入目。说句不谦虚的话 ,我一向以“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为信条 ,一旦精神上染了这些病 ,我肯定是一点戏也没有了 ,而且死得快着呢。所以 ,为了防止雪上加霜 ,又添精神的诸多疾病 ,难一点 ,累一点 ,也得干。

我自信我的想法有道理。我接触了许多老头、老太婆 ,有的都 80 多岁了 ,整天忙忙碌碌的 ,干完这个干那个 ,不知疲倦。我劝他们不要如此 ,年纪大了 ,该歇着了。他们说 ,歇不得 ,歇了就坏事。我从未问过为什么 ,但我知道 ,一旦他们歇下来 ,不止是筋骨不得活动 ,更重要是他们觉着自己成了活着而无用的人 ,精神支柱会瘫痪 ,死亡会接踵而至。

我写完了《夺命》还要继续写。但总有一天 ,笔也握不住 ,字也写不成 ,那时怎么办呢 ? 为我的往后着想 ,我拿出我的所有积蓄 ,连同我的每月的剩余工资 ,支持我的儿子干“个体” ,盼他将来能当上“经理”、“厂长”、“店主”什么的 ,我可以在摇不动笔杆子时当他的“参谋”、“顾问”什么的 ,反正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歇着。

这么多年来 ,我写作了六七百万字的东西 ,公开发表了《中外军事人物辞典》、《从士兵到将帅》等 5 本书 ,约为三四百万字。

虽然发表了 ,却很不像样子 ,充其量只是在发表水平线上晃荡的玩艺儿 ,我羞于提及它们 ,更不敢送给亲友和熟人。不过 ,我很感激从我的笔管中“流”出来的六七百万字 ,是它们占用了我每日醒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 ,使我无法再用许多的时间去想别的。如果没有这些可爱的方块字们 ,我的灵魂将掉进癌症设下的烂泥坑 ,越扑腾越往下陷 ,不能自拔 ,直至灭顶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的肉体的消失。

说句真心话 ,我并不认为 ,我的所有已与世人见面的书 ,一点社会效益也产生不出。我也有了经济效益。写书挣的钱 ,我悉数分发给了我的亲人们 ,从他们流露的喜悦之情中 ,我获得了极富疗效的“精神药物”。这种药物的抗癌作用最佳。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浮想联翩塑自我

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 ,我别出心裁在脑子里塑造出一个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产生的“顾德如” ,目的是让中晚期胃癌不能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一席之地 ,从而使我的心浸泡在愉悦中 ,不受重压。我把此举名之为“舒心法”。

写作和干其他一些事之后 ,我在休息 ,散步 ,躺上床准备睡觉等等时候 ,中晚期胃癌又见缝插针地、不失时机地钻进我的大脑 ,横行无忌 ,无情地吞噬着我的脑细胞。写作本已很累 ,歇下来却得不到安静和休息 ,怎能吃得消。我决定毫不吝啬地花尽我的想像力 ,塑造出另一个顾德如 ,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顾德如 ,供我闲暇无事时自我欣赏 ,自我陶醉 ,自我赞美 ,不让“中晚期胃癌”在我的大脑中做窝。几经思索 ,几番修改和补充 ,一个新的想象中的顾德如“诞

生”了。这个顾德如 ,历史上不曾有过 ,今后的生活中也不可能出现 ,只有在神话世界里才有可能找到。他的简要经历和事迹是这样的 :

他的籍贯、民族、出身、出生年、月、日等 ,和现实生活中的顾德如都一样。不同的是 ,想像中的顾德如幼时极聪颖 ,且比实有的顾德如勤奋好学 ,视书如命。6 岁时咏诗作文 ,字字珠玑 ,名闻乡里 ,被目为“神童”。1951 年上中学时 ,即各集诗和文一集出版 ,震惊文坛。翌年 ,作为特约记者去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报道 ,写出和《谁是最可爱的人》齐名的特写数篇 ,并发表了小说、诗歌、散文若干 ,其中的一篇小说 ,被改编搬上银幕 ,创票房价值最高纪录。高中毕业那一年 ,着手撰写长篇巨著《隐驾庄》(四卷) ,于 1961 年完成 ,被文学评论家们一致赞为中国的《静静的顿河》。1962 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任记者 ,先后以“四大战役”为题材写出四部长篇小说。接着 ,完成鲁迅先生的遗愿 ,发表了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生活的长篇小说《雄关漫道》(两卷)。1966 年后 ,一度停笔 ,偶然也写历史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 ,以及历史论著等。1978 年 ,出版描写所谓“文化大革命”生活的长篇小说《人间沧桑》的第 1 卷 ,以后每年出 1 卷 ,直至 1983 年方出完 ,共 4 卷 ,全书共二百几十万字。这部小说被公推为可以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相媲美的传世佳作。这期间还写有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政论等。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47 岁时 ,也即他患中晚期胃癌之前 ,共创作了 7 部长篇小说、10 部中篇小说集、30 多部短篇小说集 ,6 部话剧剧本 ,10 多部电影文学剧本 ,8 部诗歌集 ,5 部散文集 ,9 部杂文集 ,都收在《顾德如文集》中。

他多才多艺,无所不精。通音乐,善弹唱,自编、自导、自演过多部电影和话剧。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时期,每年创作1台节目,于秋天赴京演出多日,场场爆满,备受欢迎。在那1时期,京城观众像期待节日一样期待着秋天的来临,期待着他的来临。他书法独具一格,尤其是草书最令人叫绝,得之者如获珍宝一样欣喜不已。

他年轻时练就一身篮球绝技,为乔丹可望而不可及。他欲上篮,腾挪躲闪如入无人之境,多能如愿,退而防守,大有一夫挡关万人莫敌之势。他曾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队员二度赴美迎战NBA全明星队,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美国教头不服气,用上场队员中的五分之三的力量盯他,但却无济于事,他还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连连得手,兴之所至,他在自己的半场远投了几个三分球,居然百发百中。美国观众五体投地,称他是比魔术师还要魔术师的篮坛神将,了不起的中国人。

塑造和欣赏自我,加上尽量想其它一些美好的事,称心的事,使我获得很大快慰,感觉良好,情绪很高。我有时也想,如此美化自己,是否是小小孩唱歌——太离谱儿了,太荒唐了,太恬不知耻了。又想,不过是为了治病,不得已而为之,有什么不可,何必拘束,更何况是典型的偷着乐,谁能知道呢。再说了,做梦娶媳妇的事,谁能少干得了。我的邻居家在大门上就贴着这样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添福禄北添金”,下联为“东进财源西进宝”,横批道“财源广进”。但是,他家的实际经济状况是,一家大小靠工资为生。门口的空地上,至今仍未停放他家买的小汽车。前些日子,房租涨了几个钱,这家的男女主人叽哩哇啦直叫,埋怨涨的幅度大了一点。比起邻居家的人来,自己够谨慎的了,他们是明火执杖,我是悄无声息,因

而无须自寻烦恼 ,坏了初衷。管人家说不说呢 ,听老鹰叫唤还能不养小鸡不成 !

抽去奢欲“釜底薪”

我让心躲开名利 ,躲得很远很远。我竭力保持着心的平静。也给此举起了个名字 ,曰“静心法”。

出此法 ,也实属无耐。我现在冤枉得很。欲望由一定的条件、环境、氛围而产生。有句话叫“争名于朝 ,争利于市”。到了朝就会争名 ,入了市就会争利。我有着切身的体会 ,与同学、朋友们相聚 ,见到某某当了“大款” ,腰缠万贯 ,自己也想“下海”捞一把 ,听说谁仕途发达 ,平步青云 ,就埋怨起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否则 ,自己说不定也能获得扶摇直上的机会 ;上趟街 ,逛了市场回来 ,就想拥有许多好吃的、好穿的和好用的高档的东西 ,但我知道想是想不出来的 ,要有“大团结”才能解决问题 ,心想才能事成。于是 ,便蠢蠢欲动 ,萌生干挣大钱的事的念头。可是 ,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说 ,不要说先卖力 ,后拿钱 ,就是把钱放在那里 ,多走几步路 ,多倒几次车去白拿 ,我也觉得吃力 ,最好是派人送到我家来 ,交到我的手上。我必须明智些 ,让心“吃斋” ,静静地修炼 ,不为人间十分迷人的金钱、权势所动。

有人说 ,深山大庙里的和尚、尼姑们 ,一个个且能活 ,长寿者居多。有个材料提到 ,某国的一个山村专出寿星 ,有的竟活到 150 岁多。记得我国的一家电视台也报道过 ,农村的百岁老人中 ,许多也是生活在深山老林处。我琢磨 ,除了空气、水、阳光优于市、优于朝之外 ,也还因为上述居住在深山中的寿星们 ,因关山阻隔 ,不知争名、争利究竟有何妙处 ,从而安于现

状 ,乐于现状 ,心绪平静 ,寡欲少念 ,所以他们就获得长寿的效益 ,而所花的“成本” ,所投的“资” ,少得可怜。我虽置身京城 ,可身心和躯体已不堪重负 ,似乎已能听到瘫塌前的响声 ,如果还去争 ,还去想 ,结局跑不了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我虽不高明 ,但也没有愚蠢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便致力于静心。我逐步地、尽可能地减少与外界的联系 ,把我的寒舍变得越来越像个生活的真空管 ,一头钻进去 ,将 1 米 8 多的身体卷缩起来 ,一动也不动地呆着。

不过 ,至今我仍未和名利完全脱钩。其实 ,我敢说 ,完全脱钩者 ,除非仙家。我的名利欲确实比以前淡化多了 ,当半个仙家我是够格的。随着寿岁的增添 ,淡化程度呈加大趋势。我对友人开玩笑说 :现在已有这协会、那协会 ,要是再有个仙家协会就好了 ,我就可以申请加入该协会 ,领取一个半仙证明 ,或许像领到老年证一样能得到一点什么优待。

不与林黛玉同流

有人认为 ,我的病是生气生出来的 ,那我就想 ,生出来病后就更不能生气。岂止病人 ,好好的人也不能生气 ,因为一不留神 ,就会气出病来。生气与健康水火不容 ,从未和平共处过。稍微有知识的人 ,都懂得少生气、不生气好。我正处于最忌生气期 ,所以 ,就使劲地练就了对付生气的招数 ,还毫无例外地给其加了个名称 ,叫“宽心法”。

麻将牌里有“缺一门” ,人群中可没有“缺一门” ,没见过有哪一个人 ,生活了一辈子 ,只碰到过喜、哀、乐 ,就是“缺一门”——气。帝王、总统都不少气生 ,平民百姓或许生气的时候更多些。我已经生了很多的气 ,还会有很多的气等着我去

生。为了避免气伤心伤身 ,我就这样做 :

首先是遇气不怪。我这样地想 ,气是人类多发的、常见的一种精神灾难 ,谁也别想不受它的危害。不仅如此 ,恐怕动物也并非只有乐而和气不搭界。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就介绍过 ,狮子、老虎、猩猩、猴子等的雄性们 ,为了称王一个群体 ,无限制地占有群体中的异性 ,经常撕咬得难解难分 ,以致遍体鳞伤 ,甚至以残废、丧命而告终。这时候 ,它们肯定很不愉快 ,只不过是不会用语言表达罢了。既然如此 ,气也就不十分可怕 ,因为 ,虽然也有人被气成病了 ,甚至被气死了 ,活着的还是绝大多数。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会为地球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养不活日益膨胀着的人口而发出哀叹了。重要的恐怕还是遇气不能过分紧张 ,害怕会因气而致病 ,而致死。事情往往是这样的 ,你怕什么它就来什么。所以 ,当我遇到生气的事情时 ,我虽也生气 ,但并不相信它一定会对我的病情产生很不利的影响。这样想问题 ,心理压力就小多了。

其次是尽快着手消气。在与别人发生矛盾而生了气时 ,我总是尽量找自己的错处 ,想对方的是处。即便觉得错在对方 ,也讲理解、谅解和宽容 ,不较真 ,得让人处且让人。在欲与妻解决长期分居 ,重归于好时 ,我就是这样做的。

1992 年秋。我的老家的一个亲戚开窑厂 ,缺少资金 ,找到我 ,要借 1 万元钱 ,有利息。我答应借给他 ,但手头的钱数还缺 2 千元 ,我说等我回北京凑够了数再寄来。我回到北京家里 ,跟妻说了这件事 ,妻不同意。任凭我说破了嘴皮 ,妻始终不改变主意 ,我跟她大吵了一架 ,甚至动了手 ,从此开始了我们漫长的分居生活。

一开始 ,我对妻“疾恶如仇” ,恨不得咬她一口 ,觉得她太不给我面子 ,太不讲夫妻的情分。不要说是夫妻 ,就是要好的

朋友,这点钱也是肯拿的。何况我又不是拿去自己胡花,一心想的是多赚些钱,让她和孩子们生活得更好些,可她就是不配合,不支持,实在令我难咽这口气。

而我和她就不一样,她有事找我帮忙,我从不讲价钱。比如,她要我找个地方,找个单位,与我们合办个工厂,生产她研制的新产品——太阳能热水器。我二话未说,跑回老家,与当地的镇政府签订了协议,办起了太阳能热水器厂,并且有了效益。

越想妻的错,越想自己的对,肝火就越旺。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我吃不香,睡不好,瘦得不成个样子。我不得不拒绝和镜子接触,因为看到镜子中的我,我都害怕,哪里是活着的人,简直就是一具“木乃伊”。

肚子里的气不消,我说不定有性命之忧。林黛玉不就是因为常气、常愁不休而闹到葬花、焚稿的地步的吗!为了消气,我竭力寻找可以原谅妻的理由,还真的找到了。

我这样地想:世界上有几个女人的钱口袋是那么轻易动弹得了的呢!妻的单位的一个女人就声称,她把她花剩下存起来的钱叫作“入列”,并声称,对她来说,“入列”容易“出列”难。我曾为出一本我编撰的关于妇女的书找到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女社长,对她鼓动说,她不妨大胆地出,将来找一些妇联组织帮助推销,说不定会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女社长批评我的想法完全错了,说是掏女人的钱口袋难于上青天,要找还得找企业家,当然须是男性。妻不肯拿2千元钱,是女人性格的正常反映,与不讲夫妻情分挂不上钩。

妻是可以原谅的,倒是我不可饶恕。不要说妻的所为并不过份,就是过了点份,我也不该耍横动武。我哪里像是读过许多书的人,倒像是一直在野人国里呆过的人。

想通了之后 ,自然也就不生妻的气了。我找到妻 ,向她认错 ,并要求结束这“一家二处”、“不战不和”的局面 ,实现家庭大统一。妻不肯妥协、退让 ,自然拿她无法。分居何尝不是一种家庭模式 ,一种生活方式 ,我不必为此生气。我气不起。

雨骤风狂舟自横

我还有个“强心法”。它是在我与妻(写这一节时 ,妻已变成了前妻 ,但为了前后统一 ,恕我一“妻”到底 ,特此说明)离婚后产生的。

完成“不与林黛玉同流”一节后 ,我继续兴致勃勃地往下写。突然 ,我案头的电话铃声响了 ,是我的单位的一位领导打来的。他说妻正式提出要与协议离婚 ,并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表示。

这是猛烈的一击 ,残酷的一击。撂下话筒后 ,我无心拿起笔来。我在室内到处转。我一整天未吃饭 ,一整宿未合眼。我想喊叫 ,我想大声痛哭。我担心我会发疯 ,变傻。我惧怕我的精神长堤会彻底瘫塌 ,再也修建不起来。我的难受程度绝不亚于我知道我已患了中晚期胃癌的那一刻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不想掩饰 ,我坦率地承认 ,我不愿离婚 ,我害怕离婚。这是因为 :

第一 ,我觉得对不起妻。凭心而论 ,如果抛开起因不说 ,在我与妻的历次争吵中 ,由于我不讲分寸 ,为所欲为 ,言词和行为的过激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妻 ,因而我对她造成的感情伤害 ,远远大于她给我造成的。我总期待着我们的关系“解冻”之后 ,我将善待她 ,偿还欠她的“债”。而离婚后 ,还“债”之

事,就要泡汤,岂不遗憾终身!

第二,我的余生将为难堪所困扰。别的离异者,对离异一事是怎么看的,不得而知,反正我是这样想的:我的婚姻的失败,家庭的破碎,只能说明我的低劣,不能说明我的高超;只能说明我的愚蠢,不能说明我的精明;只能说明我的放任,不能说明我的严谨。我原以为我好歹还算是个人物,现在我只能确信,我乃人群中的低等级者,将我列入窝囊废者群,虽显残酷,但也不能说蒙受的冤屈太大。现在,在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的男人面前,我的脸上像有无数的蚂蚁在嚼咬,很不好受,我的头也抬不起来。我对“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说法不感兴趣。我认定,多找自己的毛病才是正招。说到底,连自己小家庭中的老婆都团结不好的男人,绝不是个高级的男人,顶多算是个非全能型的好男人,或者叫非完美型的好男人。这样的男人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要为保障社会的稳定多耗费些心血。

第三,吾无面面对一双无辜的儿女。这是我视离婚如虎狼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

妻坚持要和我分手,当然是因为我有许多令她无法再忍受的坏毛病。对于她,分手是一种解脱,一种痛快,一种享受。我虽一无是处,但也不觉得妻美妙无穷。我不想看到惨剧的发生,妻非把事做绝不可,分手也可减轻我一些心理负担。

我们夫妻离异,受打击和伤害最大的,是我们的一双儿女。我的亲身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程度,将比我们大人的大。

我的父母虽然是白头到老,但他们却是一对吵架型的夫妻,吵架像我们家乡那个地带的阴天和下雨天一样,三天两日就会发生一次。他们吵过后,各自整天把嘴噘得高高的,用来

拴头毛驴刮刮叫。我小的时候 ,每逢父母吵架 ,我的心头就像罩上了一层阴云 ,十分的不愉快。他们和解了 ,有说有笑了 ,我心头的阴云也才散去 ,感到无比的畅快。

有一年的大年除夕 ,父母为一件事又开了“战”。这一回 ,不仅唇枪舌剑 ,而且摔起东西 ,热闹非凡。见此情景 ,我的心窝处像被谁攥进了一刀。我想 ,今年的年算砸了锅了。我这时大约 10 岁 ,早就盼着过年。我的老家有句话 ,叫“大人盼做田 ,小孩盼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 ,吃得好 ,玩得好 ,父母管得不如平日严 ,小孩子能不盼过年吗。可我盼星星 ,盼月亮 ,盼来的今年的年 ,却不是热烈、欢乐、融洽 ,代之以堵心、怨愤、阴沉 ,我受不了啦 !我不干啦 !我号啕大哭啦 !我强烈地抗议父母 :“过年 ,今年的年过个屁 !你们就知道自己吵得快活 ,哪顾我们伢子的死活 !”受我的话的震撼 ,父母以我从未见过的速度抛弃了恩怨 ,熄灭了“战火” ,营造出“和平的气氛”来了。我高兴得直想跳。

由此我推断 ,我们夫妻人各一方后 ,儿女们肯定想到情感的问题 ,想到经济的问题 ,还会想到其它的许多问题。他们的因父母往日争吵而受伤了的滴着血的心 ,会像是又被洒上了一把盐 ,痛苦万分。他们会在背后叫屈 :给这一对夫妻做儿女 ,大概是我们前世造的孽太多了 ,该派着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受惩罚。这次回去 ,一定要争取获得投胎的自由选择权 ,以免下次做人时再落入这种争吵型的夫妻家。

我听到、看到和碰到过的事实也告诉我 ,父母的离异 ,对儿女们的戕害确实是巨大的。媒体经常报道 ,在犯罪的青少年中 ,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者 ,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我的一个父母已经离异了的亲戚的女儿 ,一天来看我 ,谈话中我问及她的婚姻大事 ,她说她今生不准备嫁人了。我为她的回答吃

惊不小,不解其意。她说结了婚还有可能像她父母那样离婚,还不如不结的好,免得害人。父母的离异,居然会杀灭儿女们的情爱之心,这是我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总向人宣传我的这种婚姻观。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也不能离婚,也得凑合着过。离婚就意味着残酷,意味着造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将来对我的儿女们残酷着,造孽着。我不寒而栗了。我想像不出,我怎样才能使我往后的日子变得无愧无悔起来。

现在,我很关注报纸刊物上刊载的和电视台上播放的关于夫妻离异的报道、文章和片子。每当看到离异家庭中的子女们受到不应该受的委屈、苦难和伤害时,我就不禁潸然泪下,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有个朋友外出办事路过我家,得悉我在婚变中因顾及儿女的情感问题、利益问题,以及其它一些问题,而深陷困惑、愁苦的泥潭不能自拔,便笑我“古老”,并展示自己的“现代”。

这位朋友介绍道,他的儿子一天告诉他,自己要结婚。他回儿子说,结婚与爸爸妈妈无关,自己想结就结,无须告知。他接着又对儿子说了与爸爸妈妈还是有关的事,即是儿子的新房,绝不能是他的现在的4室1厅的住房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此外的住房,就暂时不能结,什么时候弄到什么时候结。据知,他的儿子后来在外面租了间房子把婚结了。又据知,从此,他的儿子的住地不仅与他有了较远的一段距离,他的儿子和他的感情,像是也拉开了一段距离。

我不仅现在,有可能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我回归大自然,我也新潮不起来。这大概与我的脑细胞太具吸收性、太具粘性有关。这些脑细胞们,一旦与某一事物、某一思想和理论较多地和较长时间接触后,因其属性所致,不

但被该事物、该理论和思想所充塞 ,而且很难刮除 ,代之以新的东西。因此 ,由于我在乡下呆的时间较长的缘故 ,我的老家的父母与子女、长辈与下辈之间相处的那一套东西 ,在我的脑袋中仍居显赫的地位。

在我的老家 ,老年人大多心甘情愿地做儿女的马牛。比如 ,做父母的为了给儿子讨老婆 ,不仅要出彩礼钱和办喜事钱 ,忙着盖楼房。儿媳妇家有事情时 ,还要屁颠屁颠地去当免费劳工。我们村村东的一家姓周的人 ,辛辛苦苦地给两个儿子盖了楼房 ,娶了老婆 ,自己却和老伴住在一间伸手就能摸着屋梁的窝棚里。我问他这样做划得来吗 ,他说怎能这样说话 ,上为下是上辈传下来的规矩 ,自己怎么能轻易改了。

我的叔父更典型 ,他的儿子结婚不久 ,他就把财权交给了儿子 ,自己挣 1 角 ,就向儿子交 10 分 ;挣 1 元 ,就向儿子交 10 角 ,从不留分文 ,自己需要钱时 ,向儿子说明用途 ,伸手向儿子要。他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几棵枣树 ,每年 ,他打下枣子卖了后 ,总要将钱交给儿子。有一次 ,我母亲劝他 :“这卖枣子的钱 ,你不能别在腰间吗 ,见有什么自己爱吃的 ,买点吃吃。总是两手空空的 ,出门要是不小心踩死了人家的小鸡 ,拿什么赔人家。”他不为我的母亲所左右 ,有自己的人生哲学 :“国有国君 ,家有家主 ,一国人要一心一意支持国君 ;一家人要一心一意支持家主 ,你不一心一意地支持 ,听他们安排 ,国怎么治得好 ,家怎么治得好 ,不要说卖枣子的钱不算少 ,哪怕一分钱 ,也该交。”

受老家的许多长辈们的熏陶 ,我也把为儿女们造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儿工作了 ,领工资了 ,我也给她“发工资” ,每月 200 元 ,有时还发“节日补助费”、“压岁钱” ,一直未给她断过。

我曾经算过一笔账 ,老家的作父母的 ,也亏也不亏 ,说亏 ,确实为儿女们付出得太多 ,说不亏 ,因为他们在做自己的父母的儿女时 ,已经讨了父母的便宜 ,两相抵消 ,不赔不赚 ,公平合理。总的来讲 ,还是赚了 ,至少赚了儿女们的一个好感 ,赚了人间的真情。

我很清楚 ,我的对待儿女的这一套 ,我的对妻提出离婚要求会伤害儿女的看法 ,是会被不少的人觉得不以为然的 ,会被不少的人说出我的不当的理由来的。我却打算不动摇 ,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我自有我的道理在。我自有我的追求在。

世界上有大量的事与理的是与非 ,是像 $1 + 1 = 2$ 那样地明摆着的 ,是不会被人提出疑问 ,讲出否定的一二三来的 ,是不会导致人们认识的不一致性的产生的。如南京大屠杀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行为 ,泡制一中一台的论调是分裂中国的罪恶图谋 ,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等 ,就是这样的事与理。能有人公然表示 ,他在诸如此类的事与理上和大家的认识是不能统一的吗 ?我想是不会有。

但是 ,世界上也有着大量的事与理的是与非 ,是很难下定论的。甚至搞清它们中有的的是与非的日子 ,是遥遥无期的 ,只能作为一件悬案挂着。倒也美妙 ,不如此 ,我们怎能获得为我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而感到的那份的欣喜呢 !

这些事与理的是与非难下定论 ,是因为 ,一 ,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这样客观的特殊的存在。这种客观的特殊的存在 ,具有一定的怪异性 ,使人们能从这个层面看 ,也能从那个层面看 ,能从这个角度看 ,也能从那个角度看。使公说的道理有理 ,婆说的道理也有理 ,还能使公说的道理无理 ,婆说的道理也无理。因此 ,聪敏的人 ,不敢对它们搞简单化 ,搞武断 ,搞一

锤定音。

比如,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主持了关于“候鸟夫妻”的现场讨论后,以自己的这样的一段话作为这场讨论的结束语。他的话的一字一句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概意思,即是,我们所以要公开对“候鸟夫妻”一事进行讨论,不是为了号召人们都要做“候鸟夫妻”,也不是反对人们做“候鸟夫妻”,只是想通过讨论使更多的人对这一社会现象有个了解,有个更深入的研究。电视台这样做,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又比如,另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主持了母子两人关于花钱、关于消费的不同做法、不同认识的现场讨论后,作结束发言时,也没有对母子的任何一方加以肯定或否定,只是表示愿意将这个问题交由电视机前的观众作进一步的思考。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

在我看,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之外,像独身主义的问题,结了婚后不要孩子的问题,结婚时要不要进行财产登记的问题,家庭成员如何分担家庭开销的问题,大家庭优劣的问题,孩子给父母干活要不要付酬的问题,父母在子女的工厂里打工要不要发工资的问题,婚丧该怎样花钱的问题,死后要不要捐眼角膜和尸体的问题,要不要拿贷款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称之为具有一定怪异性的问题,如果付诸讨论,肯定会呈现如此局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互不让步,难下结论。我觉得,我的对待儿女的这一套,我的对妻要求分手会伤害儿女的看法,恐怕也属于这一类的问题,因此,我也就不指望人人都对我点头称是。

又何必非有结论不可。谁愿意怎么的,就让他怎么的。因为无论怎么的,也不会是与党纪、国法、社会公德水火不相容,不会对民族、大众产生多大的危害,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

多大的阻碍。

所以我行我素 ,不管别人怎样看 ,怎样说 ,还因为我深知有这样的现象活生生地存在着 ,即没有道理的道理 ,有的人也能说得有道理。谓予不信 ,有事实为证。有位医生同我说 ,“饭后百步走 ,活不到九十九”。我说 ,“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已家喻户晓 ,老少皆知 ,几乎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你竟花样翻新 ,别出心裁 ,在其中加了个“不”字 ,莫非是为了要写文章 ,赚取稿费 ,赚取更多的东西。他说他还真是打算写篇文章 ,争取在报刊上发表 ,并要当即对我讲加“不”字的道理。我拒绝了接受他的教诲。但我确信 ,他既然准备要写文章 ,道理他肯定是能讲得出来的。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修正主义的苗” ,“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读书无用”说法 ,现在的人看 ,恐怕莫不认为是疯话、浑话、屁话、混蛋话。现在的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么 ,好 ,先让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吃上一个礼拜的草 ,再喝上一个礼拜的西北风 ,然后再跟他们讨论“草”和“苗”的问题 ,“冲击一切”的问题 ,有用无用的问题。可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 ,竟有大量的文章阐述 ,这种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一种贡献 ,是不容置疑的 ,一千个对 ,一万个对。

坦率地说 ,我当时也认为这种说法是至理名言。当时不是我这样认为的恐怕不多。即使有 ,他也不敢拿到台面上来说。

后来 ,这样的说法 ,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 ,遭到了摒弃。从那时起 ,我长了见识 ,增了学问 ,认识到 ,只要想说道理 ,总会说出道理来的 ,哪怕是没有道理的道理。我对儿女的这一套 ,我对妻要求分手会伤害儿女的看法 ,本来就属怪异性的问题 ,我怎么能同情都在我这一边 ,支持都在我这一边的奢望

呢。

本无道理 ,却因说而成了道理的道理 ,可是要造成危害的 ,有的危害还不小 ,严重的能成千成万 ,直至成十万百万千万地要人的性命。小小的一个李洪志 ,就以不是理的理叫数千人成了冤鬼。比这次死得多的 ,我亲眼见到的 ,就很有些。我估计着 ,无理的理吃人的事件将会继续发生下去。灭迹的时候恐怕要等到地球上没有了旱灾、涝灾、风灾、蝗灾、鼠灾等等灾害的那一天 ,可这一天离我们是多么的遥远呀。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大不幸之处。我常无可奈何地向人说 ,人世间 ,最好的东西是嘴 ,最坏的东西也是嘴。

如果说 ,我对夫妻离异 ,及离异与儿女关联的看法 ,算是一种“古老”的话 ,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古老” ,一种挺棒的“古老” ,一种不能弃之不惜的“古老”。

中国已涤除了许多的“古老” ,尚有大量的“古老”存在着。中国所以作为统一的泱泱大国屹立着 ,高昂着 ,恐怕与仍存在着的“古老”中的许多“古老”发挥着凝聚的、粘合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我信奉的“古老”就难说不是这些“古老”中的一种“古老” ,我是舍不得扔的。我劝他人也爱这些“古老”。我不愿看到这样的景象 :“西风吹得国人醉 ,错把废铜当真金。”

我把话题扯得远了 ,还是言归正传 ,谈离婚的事。我想找妻谈 ,劝她改变主意 ,但一切迹象表明 ,我们的婚姻像是飘荡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小舟 ,覆没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与其晚痛 ,还不如早痛 ,我无奈地在妻拟好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结束了我们一场夫妻的历史。

字好签 ,日子却难熬。为了忘掉离婚的事 ,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痛苦 ,我强制自己坐下来继续撰写我的《夺命》 ,我去我

们干休所的活动站去下象棋 ,我拿来报纸、杂志阅读 ,我打开电视机看电视。但是 ,当我静下来什么也不干的时候 ,离婚及其对我所产生的恶果 ,就主宰了我的脑世界 ,恰似我得悉我患癌后癌及其将给我带来死亡就主宰了我的脑世界一样。可以说 ,我经历着我的第 2 个癌症期 ,也可以说 ,我经历着我的“亚型癌症期”。我认定 ,这样下去 ,我肯定是有好结果的。

一天 ,我打着把伞 ,顶着凄风苦雨 ,沿着离我住地不远的一段铁路踽踽独行 ,排解我心中的郁闷时 ,突然想到我见到的一个材料。那上面写着 :有不少的人 ,在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时 ,由于未能及时进行心理调整 ,坠入郁郁寡欢的深渊 ,结果患癌而致死。我猛醒了 ,健康者受到严重刺激尚且致癌 ,而据我对医书上提到的癌症“ 15 年生存率”一词的理解 ,我仍属“戴帽的癌症患者” ,并未到“彻底改正”的日期 ,如果受到严重刺激不及时处治 ,要么另染新种肿瘤 ,要么旧癌复发、转移。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 ,我不呜呼哀哉才怪呢。我也了解 ,死于病后 5 年、10 年的癌症患者 ,大有人在 ,屡见不鲜。我必须有危机感、紧迫感 ,立即行动起来 ,拿出应对招数 ,尽快结束我的“亚型癌症期” ,过我平静的日子。

办法很快也就有了。我出台了“强心法”。此法操作起来也是极为简单 ,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心理的抗摧残、冲击和毁坏能力 ,使自己在遭到新的不测后如前次的一样 ,不能让自己的情绪长时间地处于低沉、压抑、灰暗的状态 ,而要尽快地振奋、乐观起来 ,活得硬气、神气 ,活得高调 ,活得派。舍此别无他法 ,心病要用心治 ,要以心治心 ,吃药打针 ,纯粹是进出跳窗户——没门的事儿。我就当起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我告诫着自己 :离异后的“抗灾救灾”工作 ,是对自己的

自我解脱力、剖析人生力、意志力和魄力的一次大检阅,是自己综合素质的一次大亮相。只能干得精彩些、亮丽些、高规格些。不然,多年修行的正果,将毁于一旦,到头来不仅害己,还要害人。应该相信,结果会是很满意的:自然在癌症面前站立到现在,为什么在婚变后倒会趴下呢!

我这样地劝慰自己:

一,像娘要嫁人随她嫁一样,妻要离婚就让她离去。婚姻本来就是幸福的滋生源,人皆企盼着、追逐着,通过婚姻获取幸福,自己已不能给人家幸福,还企图阻止人家去寻找和谋取幸福,难道不算是一种自私和不讲情理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人们在唱着,也按照歌词写的在想着,在做着,使过得好的人越来越多,使越来越多过得好的人好上加好。自己也应该松开人家的“绑”,打开人家的“脚镣手铐”,让人家在过得好的大道上大胆地往前走。这才是第一位的,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离异后的“灾情”,离异者大多要碰到,可人家不都过来了吗,为什么自己就有了崩溃感、绝望感了呢。这并不是自己的高明,顶多赢来一个“不可理解”,“其人也怪”。已经成了婚姻的失败者,如果再成为“抗灾救灾”的失败者,岂不成了婚姻场中的常败将军,那还了得。

二,作为一个父亲,已经少给了儿女们应该得到的许多温馨,已经多给了儿女们不该遭受的大量严重的伤害,欠下儿女们巨额的情债,并且今生今世已无法彻底还清,这当然是十分遗憾的,十分痛心的。正确的方案应该是,争取多活些时日,给儿女们以尽可能多的爱怜、关切和扶持,使他们用所得的喜悦、满足、慰藉和温暖,将旧时痛苦的记忆冲刷得淡些,再淡些。而绝不能由于自己的不努力,使自己翻了船,灭了顶。那样,儿女们将为自己的不明智之举而失望,而沮丧,自己在九

泉之下也会懊恼至极。就好像一个近视眼患者,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戴眼镜,控制近视的发展;要么不戴眼镜,近视就会越来越厉害,甚至有可能失明。患者当然要选择戴眼镜的办法,总不能愚蠢到自暴自弃,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地当一个瞎子吧。

三,人的一生,事业最大。活着就要干一番事业,就是为了给社会作贡献,为推动物质文明的向前发展出一份力。别的都比事业小。别的必要时可以忘记,可以抛开,事业一定挂在心上,抓住不放。别的影响了事业,应当要事业,而不要别的。这样做了,才是一个懂得了生活真谛的人,搞清做人的意义的人。才是一个精明的人,一个高档次的人。他才活得无悔、无恨,活得圆满。否则,就是一个糊涂人、庸人、低能人,一个为活着而活着的人。我虽不才,也无能,但我并未一点也没有做过,一点也没有得到过。如今,癌症虽给我尴尬,给我出难题,给我设置障碍,把我的天地变得比健康的人窄小得多,我却不信,如果我量力而行,花尽仅有,我就不再能获得魔力、魅力、吸力、感召力和摇憾力。我却不信,我前面的道会越来越黑。说不定山重水复之后,会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又一重天。我不能在“亚型癌症期”中踟躅得太久,我该干我该干的去,一点不剩地获取我能获取的,不留遗憾在人间。

四,癌症已不仅严重地损伤了我的肌肤,我的精神,也似乎把我从人生的阶梯上拉下了若干级。我已变成了一个弱者,而弱者的生存,肯定是不易的,艰难的。癌症已对我不讲客气,赏赐给了我许多的刺激,许多的羞辱、不愉快和不幸。它还会继续着这样的营业的。我只能这样:做好思想准备,坚定我的心愿,在它有了新的赏赐时,我就赶紧进行一番自我的排解,自我的安慰,淡化它的赏赐对我的身心的破坏力度和强

度。然后 ,我也不讲情面 ,将它的赏赐退回 ,当然 ,并不要求赔偿损失。总之 ,无论什么伤我、坏我心的事 ,我都不应该往肚子里装 ,婚变及婚变给我带来的灾情也不例外。当可怜虫 ,当意志薄弱者 ,在外力作用下变疯了 ,变傻了 ,还原成分子 ,于己有何益 ,于事有何补。我心虽伤痕累累 ,身虽满目疮痍 ,但活着总比死了强 ,更何况我还没有活得无聊 ,打算无聊地活下去。

“强心法”果真“强心”。心变了 ,变得不对婚变后的灾情 ,而对《夺命》。我决定抓紧时间把初稿哼咏出来 ,给她找婆家 ,让她出嫁。她的事果真有着落 ,对己当然是美不胜收的事 ,对那些在癌症魔掌中呻吟着的人 ,对那些愿意为她而慷慨解囊的健康的人 ,也未见得不是件有益的事。受心的驱使 ,我重新拿起了笔。我上午写 ,下午仍然伏案 ,而以往的下午 ,我是在干休所活动站的象棋室里度过的。1999 年 9 月份 ,我完成了《夺命》的其他篇章 ,速度应该不算是慢的。

一位与我颇谈得来的、也与自己的妻子离异了的好朋友 ,说我用于“抗灾救灾”的时间之短是令他佩服的。好朋友大概是说好话 ,说客气话吧。不过 ,说实话 ,所用时间确实不长 ,我还暗自庆幸呢 :要是我当时不能自持 ,闹出了小笑话 ,直至大笑话 ,《夺命》不仅不会问世 ,连做成型的“胎儿”的机会都不会有。我成了数罪齐发的犯人 ,自杀兼他杀的凶残者 ,不仅玩了自己的命 ,还玩了《夺命》的命 ,可悲可叹。我得好好感谢我自产自用的“强心法”。

保持有良好的心情 ,对养好我的病 ,有很大的好处 ,怎么也不该打问号的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剂灵丹妙药 ,可以保我不死。我自信自己是个开朗、乐观的人 ,愁眉不展的时候并经常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 ,自我排解排解 ,或者发泄一

通,很快也就过去了,可我怎么竟成了癌字号人物呢。这说明,我的病起因于心情不好的可能性不大,既然如此,我何必对养心过于迷信,注意到了就得,一切听其自然,心平气和,这恐怕才是上佳的选择。

既是“妙药”当品尝

我不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养心有术。不过,我的养心法还是有一些的。除了已经介绍的几种之外,我还有“善心法”。此法的专利权不属于我,它是别人送上门的。

自从我术后从解放军总医院回到家的那一天起,我的家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呈现好一派热闹的景象。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话,不然的话,电话铃声也肯定是不绝于耳的。登门探望者,有我和妻的单位的领导及同事,此外有我们夫妇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和熟人。他们问我的胃口好不好,问我的感觉怎么样,劝我按时打针吃药,劝我抛开一切,一切要为了养好病,要我有什么困难向他们说,有什么要求向他们提。他们的话,让我温暖,让我动情。他们的话的精神治疗作用,一丝一毫也不比实体的药物的差。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推荐、介绍治我的病的药物、单方和方法。

主持治我的病的解放军总医院的那位陆大夫,只让我按时去总医院检查,按时吃他给我开的药,别的话就不再有。我后来采用的一些养病治病的措施和方法,多是亲友们贡献出来的。这一回的中晚期胃癌,使我实打实地体会了一下“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的优越性。这恐怕也是国字号的“古老”的一种吧,我劝人们保护它,珍惜它,反正我会这样做。

我的“善心法”,就是万大姐亲自送到我家里来的。我一

直在心里感激着她。

万大姐是我的老乡。她早年参加新四军,是个老革命。我和她于70年代末结识后一直过从甚密。我及我的家庭,曾得到过她不少的关照和爱护。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很高。

我住院动手术时,亲友中第一个来探视的,是万大姐。她那时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两条腿浮肿得厉害,行走十分不便。她是在家人的搀扶下,拄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来的,我见她那举步艰难的模样,眼眶子顿时红了。

这一天,她又在家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到我家来了。在询问了我的身体的近况之后,她说:“德如,我最近在一家刊物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写的文章,说是乐善好施的人,一般健康长寿,原因是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无愧于世界,无愧于世人,心襟坦然,精神愉快,免疫力和抗疫力自然就强,也就少病少灾,长命百岁。据说,乐善好施也能治癌,许多癌症病人已采用了此法,你不妨也试试。”我点头称是。

万大姐走时,我准备送她下楼,她连连摆手要我不必客气。看我不从,急得用双手把我朝后推,我不得不在楼梯口与她告别。上楼容易下楼难,看她那副吃力的惨像,我的眼睛眶子又红了,我被她的真情感动得不能自己。

乐善好施的人,一般健康长寿,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小的时候,祖母也对我这样说过。祖母爱生气,经常板着脸,杀气腾腾,令人生畏,可是人人都说她是火神菩萨,面恶心善,爱做好事。我问祖母为什么爱做好事,她说:人生在世,做好事对人家有利,对自己也有利,可以添寿。祖母大概是因做好事的缘故,73岁才辞世,还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并非正常死亡。

小孩子听信大人的话,小时候我信祖母“做好事可以健

康长寿”之说。稍长后,觉得这未免带有迷信色彩,含有唯心的“杂质”,也就不怎么信了。但从小到大我还是愿意做好事的,不敢亏人和负人的。

在京的一个朋友出差外地,一天给我来信说,他远在南方老家的父亲住院开刀,欠了医院的医疗费,要我按他信上开的地址寄些钱给他父亲治疗的医院,替他交纳他父亲的医药费。我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后来朋友要还我的钱,我说我还未结婚,耗资有限,口袋里不乏“大团结”,“小金库”也兴旺,钱就不还了,算我对伯父敬的一点孝心。

又一位朋友,下放江西某地工作,期满回京时想买些樟木家具带回来,但钱不够,要我想办法。我这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孩,胳膊窝里伸出了4条腿,开支较大,又要赡养老人,工资成了过路财神,银行认不得我,我也认不得银行。但我不忍心让朋友失望,违背自己的“工作后绝不向别人借钱”的誓言,向一位老将军的夫人借钱,却碰了一鼻子的灰。我未甘心失败,又找了另一个人,才把钱借到手。也许是那人怕出问题,不肯多借,不能全部满足朋友的要求。朋友回京时告诉我,他的老婆为此事很生气,意思是我有钱不肯多借,不讲朋友义气。我真冤枉。可我还是打落了牙齿往自己的肚子里咽,没有申我的情。

我所以要做点好事,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是做人之本。我读书时,除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外,亲友们也曾帮助过我,我不能只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不帮助别人。我从未将做好事往可以健康长寿上面靠过,可是,现在万大姐又重提做好事可以健康长寿的旧话题,并介绍了其中的科学道理,使生命处于危险中、寻求各种治病方法的我,不能不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书上说的和事实是不是能对上号,我无力弄个明白,但试试又

有何妨。以前做过好事 ,现在继续做下去就是了。于是 ,我又做着好事。

常扫弟弟“瓦上霜”

我确实有“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的宏愿 ,但我凭自己的力量做不到 ,我这个“螃蟹”只有那么多的“黄” ,我只能以我的经济的以及其它方面的实力为前提 ,干我想干而又力所能及的事。我做好事 ,首先要做的是 ,我必须帮助我的弟弟。他饱经磨难 ,吃足苦头 ,实在可怜 ,值得同情。

弟弟比我小十几岁 ,出生于 1950 年。3 岁时便染上了眼疾 ,两只眼睛像猴子屁股似的红红的 ,有揩不尽的眼屎。他经常痛得直哭 ,问我的父母亲 :“ 我的眼睛怎么办 ?” 我的父母不回答。是无法回答。带弟弟去看吧 ,手头空空的 ,拿不出钱来。附近也没有眼科医生。再说了 ,在我们那里 ,除了害大病、急病 ,才不得不咬咬牙、跺跺脚拿钱请医生 ,像眼病这样的病 ,有哪一个不是拖着 ,而是把它当回事 ,花钱去治。一直熬了七八年 ,弟弟的眼疾才不治自愈 ,但视力不佳 ,好在他与泥土打交道 ,一个庄稼汉 ,视力佳与不佳 ,影响倒不怎么大。他的一双眼睛 ,说夸张点 ,像是用篾片子划出来的一条缝 ,太不动人了。我怀疑这也是眼疾的“杰作”。

弟弟 7 岁时 ,也即 1957 年 ,长江江堤被凶恶的洪水冲垮 ,家乡一片汪洋 ,颗粒无收。大水过后 ,我家又遭一次大火 ,被烧得只剩下一条女式短裤 ,还是因为穿在母亲身上的 ,不然 ,也成了火龙的“饲料”。父亲和弟弟都是一丝不挂地冲出屋门才捡得两条性命的。火是深夜起的 ,风特别地大 ,3 间草房转眼间化为废墟和灰烬。用“一贫如洗”来形容此时的我的家 ,已不够劲了。从此 ,弟弟跟随我的父母亲过着清贫的日

子,吃好、穿好,连想也不敢想,大鱼、大肉、高档的服装,有时也碰一面,不过,都是在梦里。

命运之神却认为自己对弟弟过于仁慈了,又把弟弟推向了“三年自然灾害”,让他尝点更厉害的。我的母亲已于1958年“大办钢铁”时作为大队的民工领队去了马鞍山钢铁厂当工人,弟弟是跟随父亲度过那不堪回首的3年岁月的。据母亲讲,由于饥饿,弟弟经常到生产队的晒场上将小麦或蚕豆堆子扒开一个洞,然后钻进去,揉小麦吃,或剥生蚕豆吃,吃饱了才爬出来。有时也钻进玉米地里,生吃玉米,吃饱为止。都是只吃不带,怕被发觉了会闯大祸。当时,生产大队组织了以年轻人为主的“跃进队”,专门对付那些不守法和不规矩的人,弟弟的行径,要是被“跃进队”发觉了,肯定会吃苦头。

但是,我们老家有这样一句话:“贼偷三回必犯”。有一天的夜间,弟弟悄悄地摸进生产队的一块胡萝卜地里偷拔胡萝卜吃,结果东窗事发,被缉拿归案,关进大队部的一间小屋里。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一致认为,我的父亲是弟弟的幕后指挥者,便立即派出几个“跃进队”的队员连夜将我父亲拘至大队部,呵斥一番之后,让我父亲和弟弟作伴,使他们成了难子难父。第2天,我的弟弟和父亲被游街示众之后,又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挨批斗。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的小学时的一位同学、当时的生产队队长,走到我的低头跪着的父亲的面前,给了我的父亲一个响亮的耳光子,将我父亲戴在头上的帽子都打掉落在地下,并向我的父亲喝问:“下次还敢不敢叫儿子当小偷了。”父亲回答说:“不敢了”。

父亲是在当众撒谎,因为,就我所知,在那时,除了队干部及其亲属,还有跃进队队员之外,没有不偷的。偷了被发现,惩罚一下,就改邪归正,洗手不干的,也没有。其实并不奇怪,

面子总没有性命值钱。

弟弟毕竟是小孩 ,胆子小 ,“胡萝卜事件”后 ,他真想与“三只手”勾当诀别。这天深夜 ,我的父亲把熟睡中的弟弟捣醒 ,叫着他的小名说 :“六四子 ,快起床 ,跟我到生产队的稻田里捋稻穗去 ,弄回来晒干了 ,用石头压出米来煮稀饭吃。”父亲见弟弟没有动静 ,催促道 :“叫你快起床 ,听见了没有。七挨八挨的 ,天一亮就干不成了。”

弟弟这才答话 :“要去 ,你去 ,我不去 ,我怕又被人家抓住了开我们的批斗会。”

父亲说 :“批斗要什么紧 ,能批掉你一块肉呀。这肚子填不饱 ,多难受呀。你要是不去 ,再喊肚子饿 ,找我要饭吃 ,看我不扳了你的牙。快起来跟我走。”

弟弟犯了犟 ,还是说不去。我的父亲忍不住劲了 ,不再光是用嘴说话了 ,而是像美国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那样开始用武力说话了 ,他一边骂着“狗日的 ,老子不相信叫不动你” ,一边掀开弟弟的被子 ,逮着哪里是哪里 ,给弟弟一阵巴掌。弟弟痛得受不了 ,爬起来穿好衣服 ,撒丫子就跑 ,父亲跟后就追。好在靠夜幕的帮忙 ,弟弟得以脱身。

但弟弟知道我父亲的脾性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今夜回家 ,我的父亲肯定要“补差” ,将弟弟欠他的一顿打如数讨回来。弟弟无奈 ,找了一户人家的水泥门槛作为自己的安身之处 ,坐在那里想了一阵子远在马鞍山的妈妈 ,流了一阵子伤心的眼泪 ,躺在水泥门槛上睡着了。

该派弟弟走好运 ,我们公社的一把手、党委章书记 ,检查工作从弟弟身边路过 ,发现了弟弟。他叫醒弟弟 ,搞清弟弟是被逐出来的情况后 ,领着弟弟登门找到我的父亲 ,将父亲批评了一顿 ,要我父亲不要再打孩子了。靠章书记的面子 ,弟弟得

以平安无事。

饿虽饿 ,凭着顽强的生命力 ,弟弟一直作为活人存在着。但是 ,1960 年底的时候 ,他差点儿小命不保。这时 ,我们家所属大队公共食堂的烟囱 ,经常是一二天 ,甚至好几天不冒烟 ,人民公社的社员们 ,连碗青菜汤也捞不到 ,而弟弟恰恰正处于“半桩子 ,饭仓子”的年龄段 ,需要大量食物补充。供求的严重失调 ,使弟弟的身体状况严重恶化 :他先是全身浮肿得明晃晃的 ,像个玻璃人似的 ,然后是有些浮肿的地方溃破 ,流淌着粘粘的黄水。两个眼睛眶深深地塌陷下去 ,嘴巴干瘪得如同 80 岁的老头子的嘴巴一般。下巴壳子尖得快赶上锥子了。要不是他的眼睛小 ,那形象酷似一只金丝猴 ,而且是一只生了病的金丝猴。他走不动路 ,不依靠物体的支撑无法久站 ,头老是耷拉着 ,精神萎靡不振 ,像是被高压电打了似的。

屋漏偏逢连阴雨 ,船破却遭顶头风 ,在这濒临生命危机的严峻时刻 ,弟弟竟患了慢性肠胃病 ,消化不良 ,大便极不正常。通常情况下 ,每天拉六七次 ,多时达八九次之多。他的肠胃病至今仍未好。熟悉他的人 ,都把他与厕所划上等号。流传着这样的笑话 :弟弟的大名叫顾德毅 ,如果有人问另一个人 ,知不知道顾德毅哪里去了 ,被问的人尽管不知道 ,但他会毫不犹豫地 :“顾德毅在厕所里”。

好汉都怕三泡稀 ,以弟弟现在的身体状况 ,如不想想办法 ,“蹬腿闭眼”也就是早晚的事了。所以 ,我的父亲打算把弟弟送到马鞍山我的母亲那里去 ,那里或许是一条生路。

这一天 ,我们家的一个“拐了弯的表叔”要过江外出 ,路过马鞍山 ,我的父亲便把弟弟托付给了“拐了弯的表叔”。当天上午 9 时 ,“拐了弯的表叔”打好票 ,领着弟弟上了早春二月式的渡轮 ,却被一帮子从岸上上来的人查出没有外出证明

赶下了船。

乘轮船何以还要外出证明，一般人一定会大惑不解。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此时，这一带饿死人的数字在急剧地上升，严酷的事实告诉还在苟延残喘着的人们，呆在家里无异于等死。所以，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人们，纷纷外出，希望通过出卖劳力换口饭吃，维持生命。可是，青壮劳力都跑掉了，地还怎么种，粮食从哪里来，饿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吗，不就深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了吗。因而县和公社两级政府作出决定，凡外出乘船乘车的青壮年人，必须持县、社两级政府发放的、盖有公章的证明信，否则，一律不予放行。

弟弟回到岸上后，望着滔滔的长江水，望着远处的马鞍山市，伤心得恸哭起来。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腋下能长出两个翅膀来，飞过江去，飞到亲爱的妈妈的身边去，美美地吃上一顿饱饭。

这时，我们村的和我的母亲在一起工作的探亲后回厂的人，来到弟弟身边，问明情况后，要弟弟跟自己上船，他负责把弟弟带到我的母亲那儿去。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你弟弟猛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把我吓了一跳，讲个笑话，他简直像是从棺材里拖出来的伢子。我赶忙到食堂打饭给他吃，然后让他洗个澡，好好地睡了一觉。人是铁，饭是钢，在我这儿几天一过，他就换了个样子，脸上有了血色了，身上也有了点肉了。半个月后，我要送他回家，他死活不肯，我抹不下这个意，又留他住了半个月。再不走不行了，他用的饭票，都是我今天忍一忍，省一口，明天忍一忍，省一口，一口一口地省才会有的，也已用得差不多快完了。他走的那天，我一直送他上了船。船开动时，他向我招手，妈呀妈呀地哭喊，我知道他不想走，因为回家就受罪，可是长期留在我这里怎么行呢，我的粮食定量也

不多，一日三餐也不敢按足量吃。现在想想，也是他命大，那天要是上不了船，来不了马鞍山，这个世界上早已没有了他了，他的骨头恐怕已经做了牙刷了。”

弟弟像是身在苦中不知苦似的，结婚后，啪，啪，啪，一连生了2女1男3个孩子，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由于他和弟媳只能在土里抠几个钱，做不了生意，赚不了大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我们村有六七百户人家，以经济情况论，弟弟家属于后三名之列。要是按过去划阶级成分那样来区分，弟弟家应属于“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

一个人活在世上是不容易的。一个弱能的人活在世上就更不容易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凭本事吃饭”，弱能人没有本事或者本事不大，自然就吃不了或吃不好饭。我想，我活着多少能给他一些支持，多少能帮他解决一些问题，我一“翘辫子”（死了），弟弟就多一点难处，多一些不好办。弟弟实在需要我帮助，对我来说，帮助他还会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一石二鸟，妙不可言，这样的事，打灯笼也难找，我若舍之而不为，岂不成了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了吗！

多年来，我一直在帮助着弟弟，钱是钱，物是物，不计其数。就说衣服一项，我及妻子儿女们所给的，恐怕足够弟弟开一个服装店的了。为保证援助不断线和在紧要关头能帮上一把，我自作主张偷偷地改变了我和妻的生育计划。我的大孩子出世一周岁后，妻建议我们速战速决，完成要两个孩子的自定指标后立即“关闸”。并说此方案的好处是，可以尽快度过因生孩子而带来的“麻烦期”，增长过轻松愉快日子的时间。我没有投赞成票。我拨拉过心中的算盘子，如果我们有了两个孩子，自己是美满了，弟弟他们就有可能遭殃，因为再有孩子就必然没有存款，要是再碰到1954年的大水、“三年自然灾

害”那样年景,弟弟他们肯定会陷入困境,我想解救他们,却拿不出钱来,还不是白搭。我不能向妻敞开我的内心世界,而用我的假冒的、能令妻心服口服的一些所谓“真想法”蒙骗妻,并且奏效。

二三年后,妻又旧话重提,说是再要延误,她已是老太婆了,挺着个肚子晃来晃去,岂不让人笑话。妻的话在情理之中,我还能说什么。可是,我们尽心尽力“动员”孩子早日大驾光临寒舍,人家却无动于衷,迟迟不肯照面。妻很生气,埋怨责任全在我,说是人像机器一样,老是转动,越转越灵,长期摆放不动,就会发生故障。我劝妻息怒,既然怀疑有“故障”,不妨努力排除“故障”。我们夫妻既到大医院访医用药,也到私家医院访医用药,甚至连偏方也并蓄兼收。不知是看病的结果,还是本来就一切正常,反正“潜藏”很深很久的可爱的女儿终于呱呱坠地了,她比她的哥哥整整小了7周岁。

以前,我帮助、爱护弟弟,完全出于责任感,我是哥哥,哥哥照应弟弟,天经地义,责无旁贷,此外就不曾想过。在受到万大姐的宣传鼓动之后,我加大了对弟弟的帮助的力度。我将我的《中外军事人物辞典》稿费的绝大部分用于对弟弟进行扶贫解困活动。我给弟弟盖了几间房子。后来弟弟出租给人家,所得不仅够弟弟抽烟喝酒的花费,还解决了他们家的零花钱。我又给弟弟家砌了后院墙,建了猪圈、鸡圈等,为他们开展家禽家畜养殖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他们获益匪浅。此外,我还给弟弟家添置了不少的家具。主要由于弟弟他们自己的努力,加上我的一臂之力,他们的生活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的高兴程度绝不比弟弟他们差。

真情又悟“死人”心

“死丫头”也不能不帮 ,不能不向她献出我的一份爱心。“死丫头”这个名字是我给起的 ,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叫她 ,大家都叫她顾德春。她是我亲叔叔的女儿 ,和我是伙奶奶的。她比我小 ,1955 年出生。好名子不起 ,我为什么要给她起这样一个鬼名子呢 ?这是因为她曾扎扎实实地“死”过一次。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 2 年的冬天 ,她突然发 40 度以上的高烧 ,并且一直不退 ,加上饥饿 ,又是个三四岁的孩子 ,抵抗力弱 ,不几天的功夫 ,就断了气了(究竟是断了气 ,还是没有断气 ,直至现在还是个谜)。既然死了 ,就该处理 ,可是 ,她身边只有她哥哥一个人。哥哥比她大 10 岁多 ,也还是个孩子 ,无能为力。

家里的大人都哪儿去了呢 ?她的父亲 ,也即我的亲叔叔 ,为摆脱饿死的恶运 ,远走他乡 ,寻找活路去了。走后很长时间 ,家信不见一封 ,如今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不得而知。她的母亲 ,也即我的亲婶婶 ,参加大办钢铁运动 ,去了 20 华里外的玉溪口港当运煤工。她的祖母 ,也即我的祖母 ,原先跟叔叔家里的人一起过 ,也早已饿死了。

我的家和叔叔的家相隔不远 ,我父亲得到信息后 ,赶到叔叔家 ,走近德春妹妹一看说 :“好像断了气 ,又好像未断彻底 ,反正活不成 ,干脆抬上山埋掉算了。这年头活着也受罪 ,多少人巴不得快点死 ,她就是死不了 ,干受这份饿罪 ,半死半活的 ,更难受。现在谁要是能马上让我死 ,我一定给他多磕几个响头 ,叫他几声大(父亲)。”他用一张破芦席将德春妹妹裹了起来 ,然后叫来我的亲妹妹顾德凤 ,抬着“死丫头”上了离我们村 1 华里左右的一座无名小山 ,严格地讲 ,不过一个小土丘而

已。

这个山历来专供埋葬死人的。父亲和我的亲妹妹轮番作业 ,用铁锹在地面挖了个坑后 ,便把德春妹妹安放进去。然后又轮番作业 ,填平土坑 ,筑起一个小坟。完事后 ,父亲去附近的一个凹地解大便 ,德凤妹妹坐在小坟旁等父亲办完事后两人一道回家。突然 ,德凤妹妹听到从小坟里传来哼声 ,便嚷嚷着报告了在凹地里的父亲。父亲不以为然 ,说 :“ 不要瞎说了 ,捂也把她捂死了 ,哪儿来的哼声 ,还哭声呢。你的耳朵里大概钻进了蚊子 ,在哼哼 ,不是人在哼哼。别见神见鬼的了。”父亲这么一说 ,德凤妹妹也就拉倒了。

后来 ,父亲提起这件事 ,直言不讳地说 :“ 不要说我不信德凤真的听到了德春在哼 ,就是信了 ,甚至我亲耳听到了 ,我也不会把她搞回家。我和德凤为她未吃未喝忙活了一个上午 ,肚子已饿得咕咕叫 ,用手捻死蚂蚁的劲也没有 ,哪里还有劲再扒坟 ,抬她回来。就算搞回家了吧 ,总该要吃点东西了吧 ,食堂给你吗 !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搞回来后 ,还不是死吗 ! 还不是要再抬回去吗 ! 不要说她才是几岁的小黄毛丫头 ,就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和妇女 ,我也不会管。我这是积德 ,而不是丧德。”

父亲干着“ 积德 ”的事 ,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干着被父亲认为“ 丧德 ”的事 ,那人就是德春的母亲 ,我的亲婶婶。也是德春妹妹命大 ,在她暂时离开人世的当天下午 ,我的婶婶带着平时节省下来的一些食物 ,请假回家看自己的一双儿女。可是 ,迎接她的只有儿子 ,女儿却永久地消失了。她像被雷电猛击了一下似的 ,瘫倒在床上 ,捂着被子号啕大哭 ,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 ,责怪女儿太狠心 ,不跟妈妈说一声 ,就撇下妈妈永远地走了 ,丝毫不考虑妈妈以后没有了女儿日子

怎么熬。她哭了停,停了哭,几乎一夜未合眼。鸡叫二三遍,按钟点讲,不过凌晨3点左右,她知道反正睡不安稳,便踏上了回单位之路。途中,她绕道来到女儿坟前,呼天抢地地哭诉。奇迹发生了,她听到坟里有哼声。她没有怀疑这是一种错觉,是神鬼作怪,而确信是女儿还活着,便要扒坟。可是没有合适的工具,回家去讨吧,来回很费时间。她等不及,她要尽快救出女儿,见到女儿,便用手当锹,开始了拯救行动。由于用力过猛,时间稍长,有几个手指甲缝里渗出了血。可她忍着疼痛,扒坟不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奋斗,大功告成。她把女儿抱回家,又擦又洗,喂吃喂喝。她不在乎单位会怎样处置她,自己给自己准假,在家精心护理女儿,使女儿完全脱险。

我想,“死丫头”不死,得亏于“三年自然灾害”。如果我的父亲不是因为吃不饱肚子没有力气,便敷衍了事,筑起了一个质量不高的坟,而是吃饱了,喝足了,浑身是劲,按通常年景下坟墓的质量要求,筑起了一个坚固、厚实的坟,无须怀疑,“死丫头”肯定会被捂死在坟内。

其次要得亏于好心的老天爷。据说,那天的白天和夜晚,一直刮着很猛很烈的西北风,气温非常低。可能正是这样寒冷的天气治了“死丫头”的病,帮她退了烧,使她才有可能从坟内不断发出呼救的信号。

再就是要得亏于我的亲婶婶有着一颗非同一般的疼爱儿女之心。我的老家的人们都认为,要是换成一般的妇女,“扒坟救女”的事件就不会发生。那一时期,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人们的对生离死别的动情程度普遍下降。许多人在家庭发生死亡事件时都这样想:他走了就走了吧,倒是不坏的解脱,何苦想不开。自己今天还存在着,明天能不能留得住,天晓得,

也许很快就跟着他走了,不必为他的先走而太伤心了。所以,如果不是我的亲婶婶,换成另一位妇女,情况可能会是这样的,女儿死了,哭上一阵,心情不好受一阵,事情也就过去了,自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不可能特意绕道看望已埋葬的女儿,出现哭坟一“出”。那样,德春妹妹也就永远地安息下去了。

“死丫头”从坟里出来后,受到广泛关注,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这除了她是今古奇观的创造者外,还因为她年龄很小却遭到了很大的不幸。我当时也想,将来有机会有条件,一定帮她把日子过得更快活些,才对得起她的得来不易的生命。

她结婚后不久,国家就改革开放,我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登门拜访她和她的爱人,建议妹夫到北京来干木匠活赚钱。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妹夫来了北京。开始时,我给妹夫提供食宿,帮他拉活,使他很快获得效益,站稳了脚根。后来,妹夫到部队一家单位当木工,赚了许多钱,盖了楼房。

在妹夫到北京打工的第3年,德春妹妹也前来北京,在妹夫单位的食堂工作。一度,她嫌待遇低,要我帮忙找份更好的工作。这时我已动了手术,身体十分够呛,但我还是帮她找了几个“肥”单位。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她未能去成,但我的心意是尽到了。她曾因病找我,我立即领着她去我们部队医院治疗,替她抓药。她一度 and 丈夫的关系闹得很紧张,濒临感情即将彻底破裂的险境。我告诫他们,有了孩子后(他们此时已有一男一女)谈离婚,无异于造孽,一定要悬崖勒马,互相妥协,重修旧好。他们很给我面子,接受了我的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古老”婚姻观,将风波平息。不久前,他们的儿子来北京做生意,并不成功,我建议自己的正在做个体服装加工生意的儿子收下了他,景况尚好。

多多少少表表心

我深知 我的农村的一些亲属 ,以为我和妻在城里当了大官 ,有很高的薪水 ,肥得流油 ,拔根汗毛比他们的腰都粗 ,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经济实惠。其实 ,一家有一家的事。有什么样的收入 ,就有什么样的支出。不要说我只是手头稍微宽裕 ,即使家藏巨资 ,属于我个人动用的部分也是有限的 ,我若不慎 “胡作非为” ,就可能影响我的家庭的安定团结。但我总尽量不使他们太失望 ,多少总要给一些 ,绝不能让他们感到人间无亲情。

前年冬天 ,我回家探望病危中的母亲时 ,对我的亲妹妹说 :“看来我此行 ,是和妈妈的最后的一次见面。以前 ,妈妈、弟弟他们家太穷 ,我的力量有限 ,管了他们就无法管你 ,对你关照太少 ,没有尽到做兄长的责任和心意 ,我很内疚 ,希望你能谅解。妈妈走后 ,你要每年去我那里一次 ,呆的时间由你定 ,1 个月也行 ,3 个月不长 ,半年我更欢迎。兄妹一场 ,难能可贵 ,我要让你得到补偿 ,了却我的宿愿。你要认真按我的意思办 ,我已年过花甲 ,身体又不好 ,癌症虽说已有些年头 ,谁知它还会不会作怪呢。你也快是老年队伍中的一员 ,跨入多事的年龄段 ,想做的事还是尽快地做了好 ,以防夜长梦多。”不幸被我言中 ,多事年龄段的妹妹出了事 ,在我回京后不久 ,她得了一种脑病 ,拖了 1 年多 ,便赶去与我的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相会 ,使我无法偿还欠下她的情债 ,遗憾终身 ,直至我也踏上她已走过的路为止。

这一次回老家 ,我还与堂弟达成了口头协议 :叔叔、婶婶百年时 ,一定告诉我 ,我将分别支付二老一半的丧葬费 ,绝不食言。

爱向弱者难者洒

由于我的家在 1957 年遭到水、火的夹攻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自那以后 ,我对受灾的人都十分同情 ,并愿参加救灾活动。在信了做好事与健康长寿直接相关之后 ,我对这类事的兴趣更浓了。张北地区发生地震后 ,我出了钱 ,又出了物。1998 年 ,长江和嫩江发生水灾后 ,我也曾慷慨解囊 ,献上我对灾区人民的一份真情。

早先 ,我见到街头乞讨者 ,只要口袋里有钱 ,多少总要给一点。后来听人说 ,这样做未必就好 ,我也就作罢了。

世人哪能都同姓

我的养心诸术 ,应该说 ,均不有悖于医理医言。但是 ,在我所采取的此外的一些抗癌手段中 ,多有越轨者类。也可以说 ,我的不少的抗癌的做法和想法 ,很个性化 ,引人注目 ,耐人寻味。我就先斩不奏 ,瞒天过海 ,自作主张 ,半途废弃了被许多人认为癌症术后不可少的抗癌措施——化疗。

我动手术出院的那天 ,给我主刀的陆大夫叮咛道 :“ 动手术只是你的病的治疗的第一步 ,并不是结束 ,以后还要吃药 ,进行化疗。疗程有 4 个 ,这也是很重要的治疗步骤。此后如何处治 ,再视情而定。你回家要做的是 ,按时按量用药。为了你能早日康复 ,务必注意和我们配合。明白吗 ?” 他讲一句 ,我点一次头 ,他又讲一句 ,我再一次点头 ,俨然一副小学生在接受老师训话时的神态。

本来我会和陆大夫很好地配合下去的 ,这是由我的性格特点决定的。我这个人一贯尊重行家里手。比如说吧 ,我到

商店里去购物 ,总是自认自己低能 ,不要求售货员把我想买的东西拿来供自己选 ,而是对人家说 ,师傅是行家 ,识货 ,麻烦您给挑一下 ,我充分信任您。我到理发店去理发 ,若是理发师傅问我 ,理长点还是理短点 ?理背头还是理分头 ?我总是对理发师傅说 ,您“在门” ,您看着办 ,您觉得我这样的脑袋、年龄、身分理成什么样合适 ,就理成什么样的 ,反正我是外行 ,一切由您裁定 ,您放开手理得了。

此外 ,我这个人也很服名人、权威和确实比我强的人的气 ,而且溢于言表 ,不怕跌了自己的份。现在已有了不小的名声的作家吴泰昌 ,是我高中的同学 ,与他相比 ,我自惭形秽 ,所以就人前人后给他唱赞歌 ,从未有过半点含糊。

有个京外的中学的同学前来北京 ,我们得以相聚于玉渊潭公园。游玩了一遍以后 ,我们在一张餐桌上坐下 ,一边就着菜喝啤酒 ,一边云山雾罩地侃大山。这位同学和吴泰昌有没有前嫌 ,我不得而知 ,不过他以下的话却着实令我惊讶不已。他说 :“吴泰昌是靠自己的特定条件写文章吹捧大人物、名作家而吹出了名的 ,文章本身并非高不可攀。”这位同学是属老虎还是属老鼠 ,我是知根知底的 ,他是看人家吃豆腐牙齿快 ,觉得事情很好办 ,真要叫他露一手 ,写点东西 ,肯定会出现废品收购站财源茂盛的局面。我劝他努力加餐 ,然后说 :“吴泰昌送给我一本他写的集子《吴泰昌散文》 ,我至少读了 3 遍 ,觉得他的文学才能至少高出我相当于孙大圣一个筋头的里程 ,反正我服了他。类似集子里的文章 ,我就是把四五年来集攒起来的‘墨水’全部倒了出来 ,未必能瞎懵出一篇来。这位泰昌仁兄讲话节奏都比一般人的快 ,说明他脑子灵 ,转动快 ,反应敏捷 ,人很聪敏。他在这方面倒有点像电影中的列宁 ,要不是上帝给他开了个玩笑 ,让他稍微有些结巴 ,他说话

恐怕比机关枪还机关枪。”

还有一个同学 ,我中学时就在他面前甘败下风。我对他说 ,我政治上不如他 ,他是当官的料 ,将来的仕途肯定发达。他踏上工作岗位后不久 ,果然为了官 ,且官职不算小。如果不是出了岔子 ,有可能成为政坛显要。在一次同学聚会时 ,我当着大家的面对他说 :“ 你是我们在京中学同学中政治才能的单项冠军人物 ,吴泰昌是文学才能的单项冠军人物。你们二位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陆大夫 ,看上去 40 岁出头 ,他是不是解放军总医院的大权威 ,大名人 ,不得而知 ,但至少是一个从医多年 ,经验相当丰富的大夫。而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医盲 ,所以我也崇拜他。他又是为我治病 ,为我好 ,我岂有不愿按照他的嘱咐去办之理。我对医生们都是仰着头看的。虽也有对医生产生过怀疑的时候 ,总的讲 ,我的医生毕竟是医生 ,治好我的病主要靠的是医生的信念 ,从未动摇过。

我曾没有很好地和陆大夫等医生、护士们很好地配合过一次 ,即是我还没有被麻醉药完全麻倒他们就在我肚子上“ 开天窗 ”的那一次。但是 ,多数的时候 ,我一直是和他们很好地配合着的。这次的我的术后化疗的事 ,我原先也是打算再规规矩矩地和陆大夫配合一次的。大约有一个多月点的时间 ,我一直一丝不苟地按照陆大夫的吩咐用药 ,未敢越雷池半步。

但是 ,一次突发事件迫使我不得不重演和医生不配合的故伎。所不同的是 ,上次我是公开表示 ,这一回是自我批准 ,悄悄地进行。

这一天的晚饭后 ,我一个人去户外散步。以前都有妻陪同 ,今晚 ,妻回单位开会去了 ,让我当一次孤家寡人。为了逐

步加大运动量 ,我回家养病以来第一次跨出单位院门 ,顺着马路又走了几百米 ,并打算继续走一段。突然 ,我感到非常难受 ,身体支撑不住 ,随时就会倒下去 ,人事不省 ,寿终正寝。我想回家 ,已无能为力。惆怅感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房 ,我责怪自己不该如此虑事不周 ,离开家这么远 ,如果出了事 ,家人都不知道 ,我一句话也未留下就走了 ,多么遗憾。我想找一个过往行人帮我向我的家人传递一下信息 ,又想如果意外并未发生 ,麻烦了人家 ,岂不遭到耻笑 ,说我大惊小怪 ,虚张声势 ,为人不地道 ,还是不干为好。我顾不得当众现丑不现丑的问题 ,慢慢地蹲下去 ,坐下 ,躺下。有不少人走到我的面前 ,问我出了什么事 ,需不需要提供帮助 ,我都一一拒绝 ,说我能自力更生解决问题。一小时后 ,觉得要断的那口气终于未断 ,情况还有点儿好转 ,我爬起来 ,拍干净身上的泥土 ,像舞台上的古典美人走路一样半步半步地移动到了家里。

我把我在马路上演出的一幕告诉了妻。我和妻回顾了一下 ,我刚出院时 ,身体还不是这样的 ,现在怎么竟虚弱到如此地步呢。分析来分析去 ,我俩达成共识 ,问题不出在别的地方 ,十有八九是化疗作怪所致。近日来的所见所闻 ,使我俩确信我们的结论不会错。

我们后勤指挥学院的副院长、上将解方 ,在我患病后不久也得了癌症 ,但却不如我经拖 ,发病后仅 3 个月的时间 ,他的治丧委员会竟宣告成立 ,他的讣告竟在报纸上登出 ,在电视台播出。我的一个同事认为他死于化疗、放疗。他说 ,老人年岁已高 ,动手术已大伤了元气 ,还要雪上加霜 ,再来化疗、放疗 ,怎么经受得住呢。老人要是不化疗、放疗 ,可能死不了 ,至少不会死得那么快。

前不久 ,我去北京中医医院看专家门诊 ,和十几个就诊者

围坐在一起交谈。当谈及化疗、放疗时,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因对化疗、放疗心存疑虑才来求治于中医的。有几位还有名有姓地说他们认识的某某人有极大可能是被化疗、放疗夺去了生命的。

我和妻当即决定放弃化疗,并你一言我一语又找了几条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理由:

1. 我术后,我的单位门诊部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夫妇,说是我的胃癌属中晚期,但手术时未发现有癌细胞转移,胃周围的所有淋巴结均皆摘除,意味着癌细胞通行的道路已被截断,我的胃癌发生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我的手术做得很干净,很成功,胃窦部分的肿块被全部切掉。既如此,不进行化疗未尝不可。当然,要担点风险,估计问题不大。

2. 现在所用的抗癌药,既杀癌细胞,也杀正常细胞。据我们夫妇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判断,我的体内究竟还有没有能兴风作浪的癌细胞,有多少,和正常细胞成什么样的比例等,我们当然不知道,医生也未必就了如指掌,洞察秋毫。万一发生了专门滥杀无辜的现象,使好细胞大量含冤“死去”,导致它们赖以生存的主人,因免疫力和抵抗力差一命呜呼,它的主人的遭遇也太惨烈了,病时痛煞,死得却冤。

3. 医生坚持化疗为常规作法,在情理之中。是不是每个术后的癌症病人都非做化疗不可呢?做了反而坏事的情况有没有呢?有位医学专家曾指出,因得不到正确治疗而死于癌症的病人,每年不是以千计,以万字,而是以十万计。死于术后化疗的癌症病人,就不见一例吗,难说。或许停止化疗是明智之举,上佳的选择。

4. 我才进行一个多点的疗程,就出现如此危急情况,再有二三个疗程,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见好就要收,见坏也要

收。见坏不收，酿成大灾大难的病人，仅我患癌后，我们夫妇亲眼所见的，亲耳所闻的，就有好多起。

我和妻都是痛快人，认准了的事，说干就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第2天早晨，我就停止了用药。

我也知道，已有不计其数的癌症患者，成为化疗的受益者，虽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所以，我未免心虚，害怕放弃化疗的举动被人知道，对我十分不利：一来是我若“栽”在自己的手里，死后也要留下骂名，人们会指责我是癌病界的“亡命徒”、“狂人”、“怪人”，干什么不好，偏要挖空心思，削尖脑袋，去弄一张“丰都城”的城市居民身份证。二来是会有许多的游说者找我，劝我幡然悔悟，回头是岸。我便严守着秘密，一点风也不敢透。

可是，放弃化疗的事却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应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那句话。我的家果然说客络绎不绝，大门几乎要被敲烂了。我的一位同事也来了。他的年龄几乎小了我一代，我们却处得挺好，并且合作得也挺好，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共同署名的文章。他屁股未坐热，就给我晓以废弃化疗的危害，劝我恢复化疗，不要玩火。

我感谢好朋友的深情厚意，并向他献出了我的“陈情表”，大意为：

我居处癌症病区已有些日子了，不仅有了些理性的认识，也积累了些感性的东西。其它的病区我不甚了解，有的甚至一点也不了解。而我知道，癌症病区是盛产意外、古怪、疑问、矛盾现象等的地方，是个纷繁复杂、多彩多姿、令人眼花缭乱的诱人的、神秘的地方。已有越来越多的勇士涉足这块地方，并声称要在世人面前让它来个“大曝光”。可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人敢说它已有了究竟。甚至有这样的文字见诸报

纸、书籍,即为,确有一些自称治癌的人并不能真正治癌。至于化疗,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说,益人者化疗也;另有人说,害人者化疗也。我已近半百,应属“知天命”者族,想事做事,哪能凭兴之所至而不三思而后行。我按过计算机,算过账,无非两种结局,但我都会见效益。若失之自误,就证明化疗是绝佳的。若冒险冒成了,就告诉了世人,癌症仍然是个X,因而癌症的可怖性将大大被冲淡,使我的癌症病友们直接获益。他们应该可以得到如此启示,染疾后就积极请医生看病,此外就无须多想,该是咋的就咋的,因为癌症有着很大的不可知性。攻克癌症像做好其它的许多事情一样,关心和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我是癌症患者,我还把自己当作一个攻克癌症的参加者,而且是一个胆大的参加者,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如果因为我的大胆行动,或者叫冒险行动,使人们对癌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都是高兴的,感到自豪的。

除废弃化疗外,我还有不少很个性化的抗癌做法和想法。如果我幸存了,我一定写一本书,介绍我的经验体会,帮助人们对癌症有更新、更深、更广泛的了解,为促进抗癌事业的发展作点贡献。

我觉得我的废弃化疗是件有意义的事。我当然不会轻易舍弃。

来者见我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也就走了。不久,游说我的“旺季”也就过去了。

继废弃化疗之后,我随即也中止了医生要求我必须做的定期复查。到后来,我甚至连单位组织进行的每年一次的体检也不参加了。已经十余年了,我未跨进过解放军总医院的大门,未做过一次年度体检。许多人对我的这种举动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在废弃化疗、中止定期复查之后,我仍然活着,并且感觉越来越好。由此,我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也可以说找到了一项抗癌措施,那就是,有了病后自然要听医生的,积极配合治疗。但也不要太拘泥了,太顺从了,已经发觉医生的那一套变成了“紧箍咒”了,“箍”得自己的脑袋快痛开裂了,还不想办法挣脱,而任其“箍”下去。应该有这个自信,病生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对病情了解得最清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判断,选择最佳,毅然行事。切莫一条黑道走到底。不能认为自己已是弱者,将不该交的权都交给别人。要想到,命是自己的,为了自己宝贵的命,必要时就得勇于拿主意,自己主宰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在抉择时,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关键治疗措施等方面作抉择时,务求正确无误,至少是自己觉得有较大的把握。忌盲从,更忌盲目胡来。我认为,我在决定废弃化疗、中断复查时,都是很慎重的,除废弃化疗外,在中止复查一事上,我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的。我是这样虑事的:

一、既然拒绝化疗,复查的意义就不太大,查亦可,不查亦可,不如不查。如果查,有可能招来麻烦,使自己陷入尴尬。

二、我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一周比一周好,一月比一月好,未见有倒退的蛛丝马迹,形势喜人。根据我的经验体会,此时去查,多为平安无事。也有人在感觉正常的情况下查出问题来,那毕竟是少数,不必多虑。人还是以多往好处想为上,多愁善感绝不是好事情。

后来,我的一个在某部队医院任院长的中学同学,来京旅游住在我家,临走时,他要我记住他的话,即是:如果身体不适,或某个部位疼痛,并且较长时间未消除,就要去医院检查,

马虎不得。同学的这番话 ,使我坚定了中断复查的决心。但我也决心做到 ,该检查时 ,一定及时去医院检查。我完全有条件做到。

三、像我这样的病人 ,最好是远离医院 ,远离医生 ,能不和医院和医生打交道的 ,就尽量不打交道 ;能少打交道的 ,就尽量少打交道。我所追求的应该是尽快地、完全彻底地忘掉癌 ,寻找回病前的那种感觉 ,而不与医院不与医生纠缠 ,是有效办法之一。相比之下 ,复查还不如不复查 ,我当然可以不必复查。

四、我一向不喜欢跨医院的大门。这个习惯始于我六七岁时。这一天 ,我感冒了 ,睡在床上不能动 ,希望母亲带我到医生那里去看病。母亲不以为感冒有什么了不起 ,坚持要我去割驴草 ,并声称我要是在床上耍赖 ,就要揍我的屁股 ,却始终未付诸实施。父亲最反对母亲的口头宣传 ,讲究办实事 ,掀开我的被子 ,干过母亲想干而未干的事后 ,强迫着我去割了驴草。打从这天起 ,我就逐步地养成了“扛”病的习惯。一般的小毛病从不找医生 ,而是让它自生自灭。后来进了城 ,看病条件好了 ,我还是不爱上医院 ,有近 20 年时间 ,我的病历是空白。自己中了邪 ,还怪人家妖怪缠了身 ,见有爱跑医院的人 ,我就暗暗讥讽他们太看得起自己的命了。去复查 ,去体检 ,我不习惯 ,不情愿 ,硬是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做 ,情绪自然不会好。而好情绪 ,对我最重要 ,因此 ,我何必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复查、体检认真呢。

也许有人会说 ,我如果坚持化疗 ,不一定有性命之忧。我也不敢断定此话纯粹荒谬。但是 ,无论怎样 ,主张癌症病人在治疗和养病过程中不要盲从 ,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 ,总该不算是十分荒唐的吧。

尽信人劝也荒唐

在我患中晚期胃癌之前,我的单位的一位领导,常在他认为我又犯了一次“固执病”的时候找我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有固执的毛病,这一次又犯“病”了,并劝我要认真治“病”,不要咬着死理不放。他差不多每回在谈话之后,总要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老顾,听人劝,吃饱饭。”

这位领导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我不认为我真的就那么固执,而且积固执而成了病,患有“固执病”。我那叫不随波逐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个性鲜明、突出。确实固执的时候也有,为数不多,何“病”之有。

但是,既然领导已提出来了,我自己也觉得并非无辫子可供人抓,就认真对待领导的意见好了。于是,我在遇到有可能和对方发生分歧和争执的时候,就尽量克制自己,努力做到: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装糊涂的时候就装糊涂,能让步的时候就让步,能饶人的时候就饶人,不像以往那样,非分个高低不可,非弄清个黑白不可,非有个输赢不可。

好事也出门。不久,那位领导表扬我,说我固执的毛病有了较大的好转。我当然美滋滋的,心里说,“听人劝,吃饱饭”还真是个好玩艺,以后多想着它点,挺有用。

在抗癌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搞清“听人劝,吃饱饭”是什么玩艺儿了。我有过听人劝吃饱饭的时候。我听了万大姐的劝,采用了“善心法”,对养我的心,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也有过听人劝吃不饱饭的时候。更有甚者,曾发生了听人劝差点儿吃不成饭的可怕景象。直到现在,想起来

我还有点儿后怕呢。

“废弃化疗”事件发生时,许多亲友见劝阻不成,便又纷纷动员我看中医。有个在北京工作的我的中学女同学,不辞辛苦,中途倒了幾次车,登堂入室,再献一计,要我去看中医,吃中药。她大肆宣传中医中药治癌的巨大作用和效果,并列举了许多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中医中药治好癌症病人的生动事例,向我证实她说的话是科学的,可靠性极强,没有虚假、夸大的成分,没有一点水分。她说我要是听她的话,保证不错,请我百分之百地放心。她情也切,意也真,叫你不忍心把她的话当成耳旁风,不予高度重视。妻在一旁鸡吃米似地点头,表示对她的坚决支持。

她的行为我是完全理解的。她知道我的病是凶恶的,难于对付,搞不好就要请我走人,因而愿意出主意,想办法救我于危难之际。她觉得西医西药势孤力单,不另添“帮手”,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中医中药是应首选的最佳“搭档”。她对癌患有巨大的恐惧心里,恨不能调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对癌实行包围战。她的行为深深地感动着我。

可我却犹豫:解放军总医院的陆大夫只招呼我必须坚持化疗,并未交待我一定要去看中医。这就足以说明,中医中药对治我的病是可有可无的,即便有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人家是穿白大褂子的,难道不比我们懂行,不比我们了解的情况多。

看西医,吃西药,已是一难,再去看中医,吃中药,岂不又添一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苦找难去作呢。

我和中药早已感情破裂。小时候,我的父亲经常吃中药,每当我闻到中药味时,因想到他的虚弱的身体,想到他的痛苦的呻吟,我的稚嫩的小心上就立即像是挂了个秤砣,无比沉重

了起来,人也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子里蜷缩了起来。后来,一闻到中药味,我就退避三舍。不难想像,看了中医后,我的家,又是西药片,又是中药味,其氛围将是十分阴森和凄凉了。被这种氛围浸泡得久,我怕是要被泡出病来的,说不定会泡出个癌转移来的。

女同学刚才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听着。我想,从我的脸上的表情,她会看出我的反应冷淡来的。

女同学走后,妻对我说:“中药一般‘温和’,服用后,不会像西药那样有太强烈的反应,你放心好了。我们就去看中医吧。这么多的亲友相劝,总是有道理的。赶快看中医吧!‘听人劝,吃饱饭。’”

这句话在这儿又出现了。它还真神奇,像是含有什么软化耳朵的化学成分似的,一下子使我耳朵根子变软了,变得愿意听别人劝说的话语了。我很干脆地回答妻:“那好吧,我们去看中医。”

不久,我和妻去北京一家中医医院看肿瘤专家门诊,抓回了几副中药。吃了后,说不上坏,也说不上好,名符其实的“温和”。妻主张继续看中医,我不赞成。我回想那天发生在中医医院的一幕:一位某国的华侨老妇人,因不愿动手术,特地从国外回祖国来看中医。她问坐在她对面的一位老中医,她的癌(我未听清她患的是什么癌——作者)不动手术能否治好。老中医回答得很干脆、明确,她的病只能手术。并说许多癌症的治疗,主要靠西医解决问题。华侨老妇人一脸惆怅的表情。他们又说了什么,我未注意听。我此时也很惆怅,心想,我虽已手术,但也是来解决癌的问题的,你解决不了,我找你何用。现在妻又提出看中医,所以我持不同意见。

妻说:“看中医,费用自理,你是不是舍不得花钱。”

我说：“我的大脑并没有发现肿块，还是能算简单的账的。现在虽是买方市场，但还未见物价局公布过生命已降到一分钱可以买一个。命到底比钱重要。重要的是，花钱解决不了问题。”

“你的话有问题。看中医对治你的病起辅导作用，是必要的。”

“看来又得听你的。”

我和妻又去一家医院看了中医，抓回了十余副药。这一回大姑娘领了结婚证——换了样了，这些药并不“温和”，而是凶猛异常，颇具战斗力和破坏力，我仅吃了三四副，从上到下，有几处自然出血，头昏得厉害。为此，我差点以血荐了一下轩辕。

这一天，我正在马路边行走，突然感到一阵头昏，十分难受。我想收住脚步，站下来缓一缓，定定神。但是，双脚不听使唤，歪歪扭扭地朝马路中央的方向踉跄了几步，然后一发软，我就一个狗吃屎扑倒在马路上。前面正好来了一辆小汽车，要不是司机反应快，猛打方向盘，朝马路一侧开去，汽车的左前轮就会从我的头部辗过去，我的“葫芦瓢”就会开裂，流出白浆。

痛定思痛。回到家，我就想，今天如果有幸当了轮下鬼，也是自找的，老实在家呆着不就得得了，干嘛又要不安份，上个“新项目”，看中医，吃中药。我恐怕又到了见坏就收的时候了。劝我看中医的亲友和熟人们，一个个均皆医盲，谁也未当过癌民，关于治癌，他们能有多少的发言权。张某通过这个中医医生，这种治疗方法能治好自己的癌症，李某找给张某治好病的那位医生，治和张某一样的癌症，用的药也一样，却一点儿也不见效，等等诸如此类的千差万别纷纭复杂的情况，我的

亲友和熟人们了解吗。中医界和西医界一样,因治疗偏差而造成就诊者死亡的现象,也不是从来就未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中医意味着希望,同时也意味着冒险,我的亲友们和熟人们也了解吗。看来,我必须停止吃中药。我便将剩下的中药统统处理掉了。

我下定了决心,以后再也不轻信,不盲从,东找西求,乱医乱治。我静处以待,如果病情发生不良变化,我还是去找解放军总医院。我将守“贞操”,做个痴心于解放军总医院的癌民。

后来又有人向我推销治癌中药,推荐中医药方,但他们收获的都是失望、败兴。我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差点死得不明白

我违了解放军总医院大夫们的两回“旨”,却差点儿和乡村医生很好地“配合”了一回,使用了偏方。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毛骨悚然,这是因为如果“配合”成功,说不定我早已成了一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死得窝囊的人。

这天晚上,妻下班回到家,神采飞扬地对我说:“我们单位一个家在农村的工人找到我,说是他们村子里有个医生,掌握有专治癌症的偏方,行医多年,治好了无数的病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他可以介绍那位医生给你治病。你的意见呢?”

“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偏方包含哪些药?”

“说是有蜈蚣、蝎子、蛇等。我未详细问。”

“讲价钱了吗?”

“1个疗程的药费2000元。”

“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当然主张让人家治 , 不然的话 , 我就不跟你说了 ; ‘贪污’掉得了。”

我对偏方有感情。这与我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系。大约在我 4 岁的那年秋天 , 我的阴囊和阴茎突然红肿得厉害 , 解小便时 , 痛得我哇哇直叫。到最严重时 , 我撒不出尿来。经人推荐 , 母亲用艾烧燃后冒出的烟熏我的患处。只熏了四五次 , 我的病好了。小时候 , 我还见到过我们那里的不少人 , 用带露水的青菜叶 , 贴好了发出臭味的浓疮 , 用“童子尿”(10 岁以下儿童的尿)喝好了因打架斗殴而造成的拳伤和脚伤。那时我认为 , 艾、带露水的青菜叶、“童子尿”等 , 都是偏方 , 并且有着奇妙的治病功能。就这样 , 偏方便在我的心目中享有着很高的威信。我后来常这样想 , 如果我生了病 , 有人向我推荐偏方的话 , 我是不会拒绝的。现在果然有人向我推荐偏方 , 我当然表示欢迎。我对妻说 : “我和你的意见一致。那就请那位医生到我们家来吧。”

妻说 : “这可要到下个星期才能办 , 现在手头的钱不够 , 下个星期就发工资了。”

也该我走运 , 要不是在等发工资期间长征出版社打来了一个电话 , 请乡村医生用偏方治病的事就办成了。我也可能演出了自投罗网 , 花钱找死的悲剧。

这一天 , 解放军报社长征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打电话要我前去编辑部 , 商量出版我编著的第 1 本书《中外军事人物辞典》的有关事宜。我当即赶到编辑部 , 见到了打电话给我的编辑 , 面谈了一会 , 便将事情商量妥了。解放军报社是我的“娘家” , 平时也难得捞着机会来 , 今天我就乘机去串串办公室 , 看望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

我从给我打电话的编辑的办公室刚出来 , 就迎面碰见了

原先和我在一起上夜班的某同事。他咧着大嘴,张开双手,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给我来了个“西式”的礼节——拥抱。然后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连声招呼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热情得叫我全身不自在。像所有和我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一样,他和我谈话的开场白,也是询问我的身体,询问我的病情。我一一作答后,他仍然不愿离开病的话题,又谈了正在病着的、我认识的军报的一些人,谈了已经病死了的某某,他问我:“某某同志为什么会死,你知道吗?”

我心里想,某某患了胃癌,得癌症者有几个活着的,可他为什么要这样问话,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向他摇摇头。

他说:“某某的胃癌,经解放军总医院治疗,情况已经很好,可他后来听了别人的劝说,用了偏方,把病情搞恶化了,等到再去找总医院的医生看时,已经晚了。他要是坚持让总医院的医生看,恐怕有‘戏’,遗憾的是,他轻信了偏方,死得冤枉。”

他说得自然、流畅,可我联想到我正在等发下个月工资后就要请乡村医生治病的事,不由得直打寒颤,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我的妈呀,我也打算用偏方,岂不是高压电线下放风筝——太险!

他和我谈话的不大会儿功夫,接了好几次电话。他很忙,我不想久呆,起身告辞。

又走了几个办公室后,我打道回府。出解放军报社的大门,我就哼《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曲子,一直哼到家。军报之行,收获颇丰:处理好了出书的事,知道了偏方并不可爱,钟情不得。

我将自己在解放军报了解到的事讲给妻听,并说我已决

定不再用偏方治病了。妻欣然同意。

不久 ,我去了一趟安徽铜陵 ,与二嫂子接触之后 ,我对偏方已十分反感 ,产生了愤恨的情绪。

我是因事去找一位在铜陵工作的中学同学的。我的堂兄顾德厚 ,我叫他二哥 ,在铜陵市的一家国营窑厂工作 ,前些时候死于胃癌。我办完了自己的事后就想 ,不来铜陵也就算了 ,来了 ,就该去看一下二嫂子。她一个女人带着 3 个孩子度日月 ,肯定很艰难 ,我得安慰安慰她 ,尽做兄弟的一分情意。

二哥的家在远郊区的一个小山脚下 ,我坐了很长时间的汽车 ,经过多方打听方才找到。我推开门 ,看见二嫂子坐在一把靠墙的椅子上发呆。我叫了声二嫂子 ,说我来和她和她的孩子们来了。二嫂子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她的面前 ,先是一副惊诧的样子 ,然后问我怎么来铜陵了。我说是来办事的 ,顺便来看她和孩子们。二嫂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大声痛哭起来 ,还诉说着 :“ 德厚我的亲人呀 ,德如兄弟看我来了 ,你怎么不见他 ? 你在哪里 ? 我哪一天不等你等到半夜 ,却不见你来看我和孩子们 ,你的心好冷…… ”

过了一阵子 ,我劝二嫂子止住哭 ,别坏了自己的身体 ,但无济于事。我只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还是邻居提醒她该泡杯茶给远道来的客人喝 ,她才擦擦眼泪 ,止住哭。她要留我吃午饭 ,我说一会儿就走 ,赶火车回北京。她要带我去看二哥的坟 ,我表示赞成。

二哥的坟 ,离他的家不远 ,我们很快就到了。二嫂子扑倒在二哥的坟前 ,哭得比先前更厉害了。她又是一边哭 ,一边诉 :“ 德厚呀 ! 亲人呀 ! 你知道吗 ,大女儿厂子效益不好 ,夫妻俩带 1 个孩子 ,自己都顾不了自己 ,哪能顾得了我。我一个家庭妇女 ,带两个小的 ,女儿学徒 ,挣不了钱 ,儿子上中学 ,我

们的日子怎么过呀！有你在，我不烦神，你能安排得好，可你好狠心呀，丢下我们走了。我要你带我一起走，你不理我，不念夫妻之情，无情无义……”二嫂的这种似乎无情的、不合乎正常思维逻辑的对二哥的责怪，反倒淋漓尽致地显露出她对二哥的一片动人的真情，令人感动。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了。等到二嫂子将满腔的哀怨倾倒殆尽后，她才想起我要回北京的事，起身离开了二哥的坟。

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二嫂子：“听说二哥动过手术的前二三年，身体恢复得挺好。回老家探亲时，还能帮他的大哥干些地里的活，后来怎么就不行了呢！”

“提起这事，我恨不能钻地裂。以前你二哥一直在铜陵市工人医院看病拿药，情况是挺好的嘛。后来，他看到一张小报上登了一条广告，说是江西某地某人，用一种偏方治疗癌症灵得很，治一个，好一个。你二哥信人家吹，将钱寄过去，买回来许多的药，有几麻包。药是我熬，尽是些蜈蚣、蛇什么的，我看了都害怕，恶心要吐。药用了许多，病不见好，反倒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肚子胀得像蛤蟆，行动很困难。有人劝他赶紧停止用药，搞不好要丧命的。你二哥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犟，犯起犟来，18条大牯牛也拉不动。也怪我，我真要是跟他糟吵，他会让我的。我也有我的难处，心想，他有文化，有知识，懂得比我多，真要是偏方危害大，他能睁着眼朝长刺的树丛子里钻吗，我也就随他去了。药用了一大半时，他的肚子胀得老大，超过了怀双胞胎妇女的肚子，连路也走不动了。这才又去工人医院看，可惜晚了。要不是‘偏方’害的，你二哥到不了阴间。”我一边听二嫂的讲述，一边不断地倒吸凉气。

回到北京后，我将二哥的遭遇对妻说了后，妻对二哥表示

惋惜 ,也对我们未用偏方感到庆幸。

后来 ,我通过看材料和与别人交谈 ,对偏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的偏方对治癌能起一定的作用 ,但成为偏方的牺牲品的 ,大有人在。从此 ,我不再有过后用偏方的念头了。随着病情的日渐好转 ,我也没有必要乱医。我总是对我接触过的癌症病友说 ,看病还是要走正道 ,进医院 ,不要走偏道 ,用偏方 ,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不愿“结婚”也得“结”

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 1965 年秋某日上午发生的一件小事。这时我在解放军报社时事处任助理编辑。工间休息结束的铃声响了 ,可我和另一位乒乓球业余爱好者之间的一盘乒乓球比赛 ,却处于战犹酣的阶段 ,比分为 10 比 8 ,我占先 ,胜利的天平向我倾斜着。比赛应该随着铃响而收场 ,部队里就讲个令行禁止嘛。可是文化兵的吊儿郎当劲发挥了作用 ,我的对手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 ,我也把铃声当作冲他人响的 ,继续你来我往 ,大汗淋漓地与对手厮杀不止。到 21 比 19 以我的获胜而结束战斗时 ,我们各揩了公家几分钟的“油” ,违犯了报社作息时间的规定。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坐下来 ,喝了口水 ,点上支烟 ,打算休息一会儿 ,定定心 ,然后继续“爬”我没有“爬”完的“格子”。身后有咳嗽声 ,我转过头一看 ,原来是我的同事某某 ,我问他道 :

“今天怎么规矩起来了。山上无大树 ,猴子称霸王 ,你不在 ,我坐稳了擂台 ,一个个都倒在我的拍下 ,着实过了把子瘾。你怎么啦 ?有事 ?”

“决定改行了，转业钓鱼、练气功、打太极拳，与乒乓球永别了。”

“这是何故，我倒愿意略知一二，如果你肯赏面子的话，就透露透露。”

“你怕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吧。昨天，我们的处头头在会上说，有的同志打乒乓球超过时间了，以后要注意影响，不要违犯纪律和规定。这是不点名的批评我。当然了，也是不点名的批评你老兄。你说不对吗。所以，我要改邪归正，要钓鱼、练气功、打太极拳。你没见我们的处头头吗，特级钓鱼迷，每逢节假日，早晨太阳未睡醒，他就起床去钓鱼。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愣是没有发生过违犯纪律和规定的现象。练气功、打太极拳，我估猜着，要收就能收，想停就能停，不会出现浪费公家时间的问题。打乒乓球这个行当讨厌，有个输赢的问题，时间到的铃声响了，胜负未分，割舍不下，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打到21分再说，超时难免，挨批成了常事。你我受处头头类似昨日的不点名的批评，其次数之多，连数恐怕也要数半天了。咱也不能太老脸皮了，改行得了。”

“似乎是因咽废食了。尽量注意就是了，何苦挂拍。我生来就爱玩球，除了乒乓球外，还爱玩篮球、排球。可惜无条件和机会接触足球，否则，我会出息成一个业余足球高脚。我腻味的就是钓鱼、打太极拳、做气功。钓鱼，坐在那里，屁股长时间地不挪窝，眼睛老盯着鱼漂，说有多乏味，就有多乏味。哪是什么钓鱼，我看简直就是蹲大狱。打太极拳像是在摸鱼，慢慢悠悠的，斯斯文文的，摸过来，摸过去，我估计我要是去打太极拳，要不了多久，没把身体‘打’好，八成要憋出毛病来了。气功和太极拳属同类产品，我也接受不了。我自己给自己算了个命，这一辈子和这3种运动绝对不会有缘分。”

“我劝你不要说这样的过头话,说不定有一天,你不是和它们没有缘分的问题,而是竟和它们‘结婚’了呢。”

“‘结婚’理应请客,我就请你上‘全聚德’如何!”

“那我就等着解馋。”他还想说什么,因为有电话呼叫,走了。

不幸被他所言中,20年后,我真的和气功“结婚”了,而他竟是我和气功的“媒人”之一。对我来说,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我术后回家,他来看我,建议我做气功,打太极拳,说是听人家讲,它们能治癌。他倒是未提吃烤鸭的事,未踢我的“浓疮腿”。除他之外,亲友们中也有人鼓动我做气功,打太极拳,也说它们具有治癌功能。有的甚至有鼻子有眼地说自己亲眼目睹某人得了胃癌后,靠气功、太极拳保驾,安然无恙,已经5年过去了,还一个劲儿地朝下活,丝毫没有想换个世界住住的意思。

我的确不喜欢气功、太极拳,也就对它们一无所知。此时的我,像一个溺了水而不会浮水的人,见了一根稻草也要抓一样,凡能治癌的办法我就感兴趣。既然有这么多人说气功、太极拳能治癌,我怎能对它们不动情呢。为了不死,我决心转变观念,培养感情,和气功、太极拳“结婚”。

我早就听说,在离我住处不远的玉渊潭公园有一批癌症患者,在有组织地开展做气功和打太极拳活动,并且搞得很火爆,我何不找他们去,与他们为伍,撞撞大运。

这一天,我起了个大早,清晨5点多钟由家动身,6点左右到了玉渊潭公园。我见到在水闸旁的一块空地上有一群人在做慢步走的气功。一会儿,来了个60多岁、将近70岁的老者,童颜鹤发,腰杆子挺得笔直,声如洪钟一般。他把大家召

集在一起 ,给大家讲了做慢步功的要领后 ,领着大家一起做。我暗想 ,这老头倒是慢步功作用的最好的“宣传品” ,但不知慢步功对癌症究竟有没有威力 ? 有多大的威力 ? 于是 ,我凑近一位正在学着那位老者的样子做功的人 ,说明我也想学气功的来意 ,请他告诉我该找谁洽谈 ,他回答说找老者。将近 10 点时 ,做气功的人群散去 ,各回各家 ,老者也朝他家的方向走去。我紧赶几步 ,追上了老者 ,问他可否收我学做气功。他表示欢迎 ,要我今天带点钱来 ,买他们印发的一些有关气功的宣传品 ,以及一些练功器械 ,然后即可跟着他学做慢步功。他说他明天要来的 ,每天都要来的。

第 2 天清晨 ,我向老者交了些钱 ,领回一些宣传品和器械 ,便取得了玉渊潭公园里气功群体中一员的合法资格。与办理我的孩子入托、入幼儿园、上小学 ,同妻离婚等手续相比 ,这种手续要简单得多 ,好办得多。

开始的时候 ,我练功的情绪比较高涨 ,因为我有我的打算和目的。通过胃切除手术我知道我胃窦部分的癌肿切除了 ,虽然今后还有复发和转移的可能 ,但至少治愈的可能性是有的。通过化疗我知道我体内的尚存的癌细胞将被大量杀灭 ,当然也就有望使我的病除根。我想通过这次的做气功 ,从科学的角度了解了解被人们推崇的气功究竟凭什么也当上了癌症的克星的 ,然后掂量一下 ,我违背诺言和它“结婚”了 ,究竟值不值。

但是 ,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的高涨的练功情绪 ,开始像老太婆的个头一样 ,直往回抽抽 ,成了负增长。因为老者和“功友”们从未吐露出慢步功能治癌的半个字 ,相反 ,我倒是从一位“功友”那里知道了一件使我十分灰心的事。

有一位妇女 ,患了乳腺癌 ,术后自愿加入了玉渊潭公园里

的这个练功群体 ,希望通过练慢步功治好和养好自己的病 ,重返工作岗位。她练得特别卖力 ,特别认真 ,上午练 ,下午也练 ,或站或走 ,极少休息。由于过于劳累 ,有一天 ,她走着 ,走着 ,双腿一软 ,摔倒在地。她很要强 ,几次挣扎着想自己爬起来 ,都没有成功。“功友”们将她搀扶起来 ,劝她注意掌握运动量 ,适可而止 ,今日就不练了 ,回家休息休息。可气还未喘均匀 ,她又开始练起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功友”说 ,他当时就觉得那位女士照这样蛮干下去 ,肯定凶多吉少 ,早晚要出事。果然 ,几天后 ,那位女士就未再来玉渊潭了 ,并且永远也来不了玉渊潭了 ,她永远地安息了。

后来 ,我又亲眼目睹了两位患癌后练慢步走气功的人并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至此 ,我觉得慢步走气功的庐山真面目已经露了出来。它并不具备治疗癌症的功能和作用 ,至少不具备直接的功能和作用。既然如此 ,我何必去从事一项我本不喜欢的活动呢。于是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次数日渐减少 ,不久 ,我索性和慢步功“离婚”了。在晚上散步的时候 ,妻问我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我将我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她。妻笑笑说 :

“这种结果是我早已预料到了的 ,你感到失望的一天肯定会到来的。问题很简单 ,如果气功、太极拳之类的运动 ,果真有不可替代的治疗癌症的作用 ,解放军总医院的陆大夫肯定会要求你出院回家后必须学做气功 ,练太极拳 ,不能讲价钱 ,你说是吗?”

“你为什么不早说?”

“有什么难理解的。你有了兴趣 ,做气功虽不能治癌 ,但绝无坏处 ,除健身强体之外 ,还可帮你消磨时间。更为重要的是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我又不是研究气功、太极拳的专家、

教授 ,对气功、太极拳的功能、作用知之甚少 ,我劝阻你不要去做气功 ,万一你出了事 ,而气功又被认为是可以治癌的 ,我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 不仅你要恨我 ,你老母亲也不会放过我 ,她要是向我讨还她的儿子 ,我到哪个市场去买顾德如还她呀。”

“ 还挺狡滑 ,挺世故的嘛。 嗯 ,比以前有进步 ,可喜可贺。 不过要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一个人 ,不能只是埋头干活 ,得要拿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研究社会学 ,研究人与人的关系。 这样的开销是值得的。”

“ 我得提醒你 ,气功、太极拳究竟能不能治癌 ,你我都没有发言权 ,都是在瞎猜 ,说的都不算数 ,我建议你找些有关的书看看 ,或者找专门研究的人员和单位咨询一下 ,才能靠得住。 如果真的能治癌 ,你草率从事会吃后悔药的。 你愿意采纳我的意见吗 ?”

“ 以后再说吧 ,眼前 ,我是不再练气功了。”

后来 ,我始终未听到和见到令我信服的、科学的气功能治癌的述说和解释。 不久前 ,我读了一本癌症病人写的书。 当读到作者说他的癌症的治愈与他常年坚持练气功有极大的关系时 ,我来了神 ,赶紧往下看 ,想读到关于气功治癌的功能与作用的科学叙述。 遗憾的是 ,作者在虚晃了一枪之后 ,就去介绍他练气功的具体做法了。 也许气功治癌的科学的翔实的解释和述说确实已经有了 ,我所以还蒙在鼓里 ,只是因为我孤陋寡闻 ,与世隔绝得太厉害了罢了。 我倒但愿如此。

惟念旧情上球台

气功可以不练 ,太极拳可以不打 ,但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

不能一项也不参加。这是我目前的身体状况所不允许的。我不能指望愚蠢会帮我排忧解难。

当然,可能像气功、太极拳一样,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不能直接起到治癌的作用,但它们十分可爱,十分善良,十分钟情,使对它们发生兴趣的人,与它们长期为伴的人,获得巨大的“肌体和精神效益”,或者叫“寿命效益”。如机体的免疫机能增强,心理状态大为改善,不为孤独、寂寞、郁虑、失望、厌世等消极情绪所困扰,乐观、豁达、自信、坚强,对意外事件如重病、丧偶、亲朋生离死别的承受力明显提高,等等。

体育运动(当然也包括气功和太极拳)的上述的诸多优良功能和作用是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我的病尚在治疗中,随时有复发、转移的可能。我开刀后元气大伤。虽经调整,我已迅速地从颓丧、恐怖、绝望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逐步找回来往日固有的乐观情怀。但还不能说情绪上的反复现象一次也未发生过。我已进入身体多事之年,各种疾患乘虚而入,十分嚣张,搅得我烦恼不堪,人前人后,呻吟不已。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就有极大可能使我驱散阴影,走出困扰,摆脱危险,全部、至少是大部分地找回病前的拥有,大大提高生活、生命的质量。

知新而须温故。如果不是我生性好动,积极参加篮球、排球、乒乓球、象棋等体育运动,光靠母亲的先天的和后天的赐予,我就不可能有一个十分强壮的身体,也就不可能顶得住这一次的凶猛的、强大的癌症冲击波。这一次的不幸,有极大的可能是不幸中的一次,而不是最后的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不幸还会有。“老本”已耗费可观,无论望近处看还是往远处看,我都需要抓紧补差,抓紧积累,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

搞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好呢?左思右想,最好的,莫过于再

执球拍 ,驰骋兵坛。

较长时期来 ,我对乒乓球一直兴致不减。说起来 ,也是妻有意栽花的结果。

我记得很清楚 1967 年 9 月 22 日下午 7 点多 ,在我和妻即将前往为我们举行的婚礼的现场时 ,妻从房间的三屉桌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布包裹 ,用双手高高地举起 ,递到我的面前 ,多少有些戏曲腔地说 :

“夫君 ,为妻送给你一件礼物 ,望夫君笑纳。”

我还她一个戏曲腔 ,说 :“谢谢了 ,娘子送我何物?”

妻剔除“杂质” ,将自己的话还原成普通话 ,说道“ :嗨 ,打开来看看 ,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

我也还原 ,报以安徽产普通话 ,说道 :“遵命 ,老婆大人。”

我多少有些做作地先将双手在军装上衣上使劲地蹭了蹭 ,然后迅捷地解开包裹 ,一看 ,原来是一块红双喜的乒乓球拍。我有些热血沸腾了 ,无比激动地说 :

“这礼物太棒了。我很喜欢它 ,一定好好将它珍藏起来 ,留作永久的纪念。感谢你的善解人意。”

“你这是汽车开在铁轨上——搞两岔了。知道你平日爱打乒乓球 ,这是一个不坏的爱好 ,我买了它送给你 ,是希望你用它多打球 ,打好球 ,拥有一个健康的体格 ,以充沛的精力和体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争取当个名牌编辑 ,让我也分享一点荣耀。当然了 ,在妻子的面前嘛 ,要乖点 ,切勿搞‘霸权主义’、‘大男子主义’ ,要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请你把心稳稳当地放到肚子里去吧 ,保证使你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满意。”

“别天桥的把式 ,只说不练啊 !”

“办报的 ,讲究用事实说话。你就看事实吧 !”

妻很满足,也很高兴,提醒我,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时刻到了,快走吧。我拥着妻,前往为我们举行结婚仪式的地方。

后来,我扔掉了我那块低劣到不能再低劣的拍子,换用了红双喜,球技突飞猛进,成了一名乒乓业余好手。在军报,我曾是在社、处(时事处)级乒乓球代表队队员。在后勤指挥学院,我曾是在院、部(学术研究部)级乒乓球代表队队员。我还参加过许多业余的乒乓球运动的比赛,并取得了好成绩。打乒乓球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一天不打球,我就觉得浑身不得劲。有时到离单位不远的地方去办事,我总尽量在工间休息时赶回单位,为的是怕脱了那场乒乓球。或是在不耽误办事的情况下,尽量挨到工间休息后才出去。

可是,自从我动了手术后,将近一年的时间,连乒乓球的边我都未沾过,我馋乒乓球馋坏了。也许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参加乒乓球运动,但我要试试看,不成再说。

有一天的工间休息时,我抖擞精神,挥拍上阵。也就三个回合,两个照面吧,我感到头晕,双脚发飘,情况不十分妙,但我仍坚持。在救一个险球时,由于心到脚未到,致使我的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水泥地上。同志们赶忙将我扶了起来,但我因右腿痛感强烈站立不住,只好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等到疼痛稍微缓解时,我一步一颠地走回家。我脱掉长裤一看,右腿有两个地方呈现青紫色。

这一跤没有白摔,使我知道了“人贵自知之明”这句话的可贵,便将乒乓球拍重新搁置起来,等身体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后再说。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起着作用,我在一次比赛中获得的奖品——“红双喜”球拍,还静静地躺在书架上。也许,它将永远地躺下去了。我不愿看到它,但我不愿扔掉它。它曾带给

我许许多多的美好啊。

但求一动强身体

球拍虽然挂了,我的脑子里紧绷着的搞体育运动是抗癌的一项重要的间接的措施的弦并没有断。我想,不要说病初体差打乒乓球打不得,往后,受年龄和其他一些条件的限制,再挥拍上阵怕也难度不小。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来点小运动量的吧。于是,我因人制宜发明创造了也可能永不会为世人所认可的并得以推广的一项体育运动项目——“综合运动”。

“综合运动”的发明专利权是我的,我受之无愧。但它的诞生,有我在玉渊潭公园认识的一位“功友”的一分功劳。

那天,我在玉渊潭公园里学做“慢步功”。气功老师给大家讲了做法并亲自示范了几次后,宣布队伍解散,要求大家分头去揣摩,有什么不懂和不会做的地方,向老师提出来,由老师“单兵教练”。我不敢怠慢,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按照气功老师的要求,认真地练了起来。但是,练了一遍又一遍,动作总是不到“位”,心里很着急,想去请教气功老师,给自己“开小灶”。这时,一个“功友”来到我的身边,说道:

“我看你不必一定要做得一招一势和老师做的完全一样,差一点碍什么事。其实,少一点强制性,多一点随意性,来回走动走动,甩甩胳膊,蹬蹬腿,扭扭腰,转动转动脖子和头,一样可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我曾经和你一样,学做气功时,刻意追求全像老师,结果觉得挺难受。后来我不再做气功,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的意愿,轻松愉快地去做。想动脚就踢脚,想动手就甩手,想动头就摇晃脑袋,无拘无束,悠哉,快哉。我和你是一个师傅那里下山的,是一对难兄难弟,

也是胃不好——胃癌 5 年多来 ,我就是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那样意思锻炼身体的 ,特管事。你看我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

我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粗胳膊壮腿的 ,一身的肌肉。脸上的皮肉细嫩细嫩的 ,犹如南豆腐 ,里面还透出红色来。要说是脸像烟台产的“红富士苹果” ,绝不是夸大其词 ,胡形容。他大概是 50 出头 ,离 60 岁也就寸把远了 ,头发一根都不带白的。精神甭提有多好了 ,堪称神采奕奕。我向他竖起大拇指 ,说 :

“太叫人羡慕了。要不是你自己说出来 ,要我猜你是不是患了癌 ,枪毙了我 ,我也不会猜是。不要说病人了 ,就是健康的人 ,能有几个超过你的。你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好 ,我拜你为师 ,向你学习。”

这位向我介绍自己锻炼身体的好方法的好心人 ,也是个胃癌患者 ,因而他的强体方法 ,很自然地受到了我的关注 ,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回家后 ,我琢磨开了 ,觉得他的想法和做法是有道理的 ,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想到了我的一个同事的父亲。老人已 80 多岁了 ,身子骨仍很硬朗 ,可我从未见他搞过什么正规的体育运动 ,如气功、太极拳、广播操等。但他经常运动 ,每天都运动。搞什么呢 ? 要么抱着棵小树或大树 ,轮番地抬起双腿向树上踢。要么举起双手 ,用手掌由前向后 ,或由后向前 ,揉摸自己光秃秃的大脑袋瓜子。要么前后晃动着两只胳膊 ,快速地走路。因他的背驼得厉害 ,我见他这样做的时候 ,总联想到大公鹅 ,直想笑出声来。老人如此这般的运动方法 ,难道不能算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吗。

我还想到我的老岳母。在我患癌时 ,她已年过古稀 ,身体却棒得很 ,腰杆子挺得笔直 ,双腿走路非常有力 ,气色也很好。我曾多次碰到过这样的场景 ,岳母在向人家报岁数时 ,总遭到

否定,认为她有夸大自己年龄之嫌。夸大的数字还不小,大概是两位数。可是,她没有搞过真正称得上是体育运动的运动,但她非常重视活动身体。她经常甩胳膊踢腿。她时不时地捶捶这里,又揉捏着那里。只要有机会、有条件,她就到户外去,找个僻静的所在,扭摆自己的身体。她自然搞家务,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务也是一种小运动量的不正规的体育运动。岳母之所以能享年 80 有余,恐怕与她平日随意地、舒心地活动身体是分不开的。

有个老人已活了 90 多岁,现在仍显得挺健康,并不那么地老态龙钟。他认为,他的长寿,有相当一部分的功劳,要记在他发明的“象鼻子运动”的账上。所谓“象鼻子运动”,就是在运动和活动身体时,不考虑自己的动作和姿势能不能称得上是某类运动项目,而是随意性很大,根据实际情况,根据需要,爱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和姿势就去做,以活动筋骨,疏通经络,促进周身血液循环为目的。并且注意防止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他认为大象主要是通过鼻子的摆动获得健康,自己是通过“象鼻子运动”获得健康。他和他的“象鼻子运动”曾被搬上银屏。我觉得“象鼻子运动”发明者的想法和做法,与我在玉渊潭碰到的那位“功友”的想法做法大同小异。

在玉渊潭那位好心“功友”的启发下,我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开始进行颇具随意性的体育运动和活动,后来我把我的独特的做法定名为“综合运动法”。

每天我都要抽出一二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综合运动”。运动时,我完全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想做某项运动、某个动作,就立即去做,完全是即兴式的。我想跑步,就去跑步,我想做操,就去做操,我想做气功,就去做气功,我想身体的某个部位需要活动一下,就临时想出一个动作去活动它一下。我不

追求动作的规范不规范,反正不展览,不卖钱,意思到了,动起来了就行。这个动作、运动做了些时间,觉得有些枯燥乏味了,就改换成别的。

值得一提的,也是我以为值得自己炫耀的是,在运动和活动时,我严格地掌握着运动量和运动时间的度。能够、愿意进行下去,就继续进行下去。反之,则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自己给自己叫停。也不搞大运动量。因此,不快和劳累感,不曾有过。

据我所知,有的癌症病人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进行体育运动和活动时,不知“度”的重要,盲目蛮干,对自己实行着强迫,自己把难给自己作,实际上也是自己对自己实施着残害,结果造成了惨剧的发生。仅我亲耳所闻,就有2例。前文已提到,一位患乳腺癌的女性,就是因为在练气功时,不知节制,搞疲劳战术,导致自己的亡故。一次,我去解放军报社访友。谈话中友人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位癌症患者,虽经手术,但终未能逃脱恶运,报社的人无不认为,此人是练气功练得太累而累死的。

“综合运动法”是可爱的,诱人的,它使我自觉地、积极地去进行体育运动和活动,并且每次都获得了畅快和享受,产出了新的欲望和渴求,想继续进行下去,今天进行了,明天再进行,这次进行了,下次再进行。正是如此,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就是在我碰到“时间紧缺”危机时,我也没有冷落过它。在写《夺命》和另一本书时,我曾多次因为赶稿子一连数日下不得楼去,可我还是用我的“综合运动法”来强健我的身体。

对于我来说,能这样地做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那里的农村人,除了干事就是干事,见谁有意识地像城里人那样,进行体育运动和活动?他们中即便有人生病以后养息了,节目

也只是静卧、静坐和走动。也许是一种乡村人对乡村人的一种感应吧，“蜕”了乡村人的“壳”，变成了城里人后，我除了干事和进行我喜爱的运动之外，就从未想到过还搞搞别的什么体育运动和活动了。我还有个特性，读书后结识了体育，却只与一些球类交往，对此外的项目，则十分地冷漠。记得当学生时，每逢上篮球、排球课，快活得直跳，到了上田径课时，就像挨了雹灾的玉米、高粱，耷拉着脑袋，提不起神来。如今我与综合运动结下不解之缘，说明“综合运动法”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可以说，“综合运动法”是助我抗击癌症冲击波，守住了我的生命的阵地的得力干将之一，功不可没。我出台了“综合运动法”以后，效果马上出来了。我的饭量增加了，我的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我的腿走路有力了，我的浑身觉得有劲了。我的感觉一时比一时好，一日比一日好，一月比一月好。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向好的方向发展，从未出现异常和反常现象。

我有时候想，“综合运动法”怕没有如此神奇吧。可是，我立即又自己问自己，我没有完成所有的化疗疗程，没有吃过补品、补药，没有吃过比病前更好的饭菜，没有戒掉所有的不良卫生习惯，没有敢专事休息和养病，没有再遇到新的麻烦的时候，那么光靠精神一夫挡关，成吗？我无以答对？

“综合运动法”给我体力，给我精力，帮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棋坛。重新捡起棋子后，我多多少少有些薄待了“综合运动法”。对“综合运动法”来说，这也叫有情却被无情恼吧。

杀回棋坛觅旧趣

手术1年多以后,随着身体状况的日渐好转,我想在进行“综合运动”的同时也下象棋。

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病后的5年是个关键时期,能够活过5年,希望就大大的了。有句话叫“5年看3年,3年看头年”。我术后才1年刚出头,正处于有较大危险的生命攸关期。此时此刻,我必须围绕着战胜癌症这个主题做文章,利于治癌的就干,反之则不干、少干。下棋能不能治癌,或有助于治癌,我不清楚。

体育运动有助于治癌,或者说是治癌时可以调动的一个积极因素,我是了解的,也是不怀疑的。世人将象棋归入体育运动项目,我当然也是知道的。可是我对象棋有想法,有看法。

人,不是有“阴阳人”吗。我觉得象棋是一种“阴阳运动项目”。可以说它是体育运动项目,也可以把它归入文娱活动项目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要把象棋定位于体育运动项目之一种呢,实难理解。下象棋消耗体力,我倒是知道的,并且有着切身的体会。我就经常有下象棋下得大汗淋漓的时候。我想,恐怕已有了关于象棋属于体育运动项目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是我还不知道而已。

即便象棋也属体育运动项目,自然也就有资格入选治癌的积极因素的队伍中。可我却想,它的功能和作用,肯定不如“综合运动”的大。下象棋的人,只劳驾上肢,且费脑子,而搞“综合运动”的人,全身都要动的,功能和作用自然超过象棋。所以,我下不下象棋,要三思而后行。

我退一步想了,象棋既属体育运动项目,就能强体。这是它的“阳”面。它的“阴”面是娱乐性,可以使我忘情,可以使我悦心。与癌拼杀,它既能给我物质的支持,又能给我精神的援助,我该下象棋,于是也就下起象棋来了。

其实,我要重新“杀”回棋坛,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一直爱下象棋。

我爱下象棋是由我的争强好胜的个性决定了的。不过,我最初决定要学下象棋,却是因为它的高雅性吸引了我。

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子,是个半村半镇的大村子。村民绝大部分为农民,少部分为手艺人、医生、小学教员、店老板、小商贩、乡绅、政府官员等。在大家的心目中,农民属村子里“下层社会”的人,余皆属“上层社会”的人。“下层社会”中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下棋,而“上层社会”中会下棋的,大有人在。

于是,在我看来,下棋是“上层社会”人物的专利,是一种高雅的运动。我虽出身农家,但从小就有“野心”,向往着长大了后不像祖父、父亲他们那样,从土地里抠碗饭吃,而是要想方设法挤进“上层社会”中去,做个村子里的“上等人”。因而我也就爱“上层社会”人物之所爱,逮着机会就看“上层社会”的人们下象棋,有时候看他们下象棋看得饭都忘了吃,没少挨打受骂。

看得多了,也就会了。一天,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同一个“上层社会”的人——杂货店姓陈的老板较量了几盘,我是孔夫子搬家——输多。倒也未“剃光头”,赢了人家一盘。父亲很高兴,花钱买了一个油炸麻团给我吃,以示奖励。我快活得又蹦又跳,倒不仅是因为吃上了油炸麻团,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的灿烂的前程。我心想,我现在能下棋,将来我就极有可

能做一个“上层社会”的人 ,不再当祖父和父亲当过的“泥糊腿子”了。

我是因为要同别人比个高低 ,而正式开始我的棋迷生涯的。事情发生在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 ,按课程表上安排的内容 ,应该是全班同学去操场打篮球 ,可是老天爷有意和同学们作对 ,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大家只好龟缩在教室里 ,大门槛也不敢迈。于是 ,有的唱歌 ,有的闲聊 ,有的干脆胡闹 ,出洋相。我伏在案前读我刚从校图书馆借来的《三国演义》第 1 卷。这时 ,同学张某走到我的身边问道 :

“顾德如 ,会下象棋吗 ?”

“不就是下象棋吗 ,又不是造原子弹 ,小时候就会 ,还赢过我们村的有名棋手、杂货店的陈老板。”

“先别吹 ,耳闻是虚 ,眼见是实 ,我们俩今天来几盘 ,你要能赢得了我 ,我就相信你的话是真的了。来不来 ?”

“来就来 ,我要是不杀你个人仰马翻 ,丢盔卸甲 ,你还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3 个为多 ,还是 4 个为少。拿棋去 !”

张某拿来了棋 ,和我展开恶战。较量的结果 ,我却未胜一盘 ,惨遭败北。我安慰自己 ,胜败乃军家常理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张某却得志猖狂 ,笑着对我说 :

“你的棋也真臭 ,我一点也不夸大 ,能臭个 30 里 50 里的 ,可你却吹自己是棋坛一神童。下次我跟你下 ,就闭着眼了 ,你也别想赢。不过 ,你也别灰心 ,拎一包礼物 ,磕 3 个响头 ,叫一声师傅 ,我就栽培你 ,你的棋艺会很快提高。你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嘛 !”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既然输给了人家 ,人家怎么耀武扬

威、盛气凌人,自己也只有捏着鼻子不作声的份。可是,这位老兄太不识相,吃晚饭时,在饭桌上当着许多同学,尤其是还有许多女同学的面,肆意“糟踏”我,说我的棋是如何如何的臭不可闻。我当时羞得真想撒泡尿,投尿自杀,连肚子也未搞饱就灰溜溜地逃离了现场。

一连几天,我的脑海里经常闪现这样两个字——“雪耻”。我不服张某的气,心想,他在考场上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在棋枰上,我怎么可能常处在他的下风。为了战胜他,报一箭之仇,我加大了“投入”,去县新华书店买了本有关下象棋的书,认真阅读,仔细揣摩,并反复研究和回忆了张某的战法。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我主动向张某叫阵了几次,虽然他都赢,但赢得并不轻松。又经过若干次的失败之后,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喜悦。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张某摊开棋盘,遣车、派马、鸣锣开战。下至中盘时,我架了个当头炮,安了肋车,接下去我要歪老师,形成“铁门栓”之势,张某必“死”无疑。他看了半天,觉得已无“生路”,便谎称自己尿胀了,要上厕所,这盘棋就此为止,下次再来。我当然不依,要他分了输赢后再去拉屎。他不肯,说道:“拉到裤子上你给我洗呀。”我说:“我负责给你洗。耍什么赖皮,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推枰认输了。你这样地输不起,以后就别和人家下。”他不买我的账,站起身就要走,我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动。拉扯之间我俩干翻了脸,真地动起了手脚。同学们赶忙把我们拉开,风波得以平息。我很生气,决心今后再也不下棋了。

但是,好胜心还是动摇了我的决心,使我棋迷的帽子未能甩得掉。大约是我到解放军报社时事处工作的第7个年头吧。一天晚饭后,我到我住的楼下的空地上散步,和我同住一

个楼的一位处领导,也下楼来和我一起散步。我们一边散步,一边闲谈。当他在闲谈中得知我会下象棋时,非要向我“学习学习”两盘不可。我坚持不下,他坚持非“学习”不可。人家是领导,我不能太不给人家面子,影响关系,只能作出让步,让他“学习”一回。

“战场”选在我家。不下便罢,既然开了戒,我真想狠狠地赢他一回,因为我和他有“仇”。不久前,我找到他说,我已经上了多年的夜班,干了多年的时事版的版面工作,可否将我的工作暂时调换一下,让我干一段时间的白班工作,学学写文章,然后再回到夜班工作也可。他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话说得很难听,说我版未划好,标题也未标好,还要狠下一番功夫才行。文章更不是人人都能写得好的,希望我还是安心工作,先把夜班上好,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小事不愿干,大事干不了。我不敢驳他,但我心里不服:什么事不都是通过自己学,别人教,慢慢地也就学会了。一辈子不让他干,当然一辈子不会。小孩子跟狼睡在一起,喝狼的奶,就成了狼孩子,连人都当不了。

从这次谈话后,我逮着机会就泄私愤,给他颜色看,让他知道我也有比他强的地方。他文章写得好,可乒乓球打得赖,且姿势极不中看。我和他打球时毫不心软,总把他打得惨不忍睹。有一次给他剃了一个“光头”——21:0。他现在又给了我一个机会,要和我下棋,我岂能轻饶了他。

可是,这一回改了朝,换了代,他的棋艺高于他的球艺,我们“杀”了5盘,他以3比2获胜。战争已经打了起来,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向他提出挑战,要他明晚晚饭后再来我家较量,他如约而来。但是,连续数日,我都未尝到胜利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总比数尽是他领先。

我仍不肯罢兵,但必须另选“战场”,因为我看到妻的脸

拉得一天比一天长,并且东冲西甩东西,发出声响,向我们表示抗议。经商量,我们把“战场”移至他家。又经过几次失败的屈辱之后,我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刻。

这一天晚上,我们从7点多钟开始,一直下到第2天的凌晨1点多,总比分我占先,真是解气。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一敲门,我蔫儿了,妻无反应。开始我还以为妻睡熟了,听不见,就使点劲敲,屋里还是一点声息也没有。我就叫妻的名字,并且声音越叫越大,仍然白废。这时我闹清楚了,妻已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得已,我只得使劲用脚踢门,妻大概是考虑到影响问题吧,才开了门。

自从被定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后,我规矩了一阵子。但棋迷还是照样地当,只要有会、有条件,我就继续下。只要下,当然有赢也有输。赢了还好,输了回家我还继续下,自己跟自己下,研究我刚才为什么输给人家了?我哪几步棋走错了?下次和赢我的人对垒时,我采取的基本路数是什么?我经常能够自己和自己下到深夜二三点钟,妻常训斥我:“你要注意呢,玩物丧志啊!”

妻只是跳舞、游泳等,没有歪嗜好、歪习惯,把心思都用在业务上,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建筑设计本领。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她现在春风得意,宏图大展。在我们分手的那天的午餐桌上,妻喜形于色地说:她以后会很富有,会生活得很好。我问她何以敢如此断言,她很神秘,不愿告诉我,让我耐心地等待,不用多久,就会清楚了。我猜想,可能有人要出高价买她的建筑设计技术。我们关系还未恶化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档子事:某沿海城市的一个单位,拟聘她去工作,报酬为每月薪金四五百元,工作3年后,免费提供1套3室1厅的住房。不知何故,这笔“买卖”未做成。现在,可能又有类似

这样的好事在敲妻的“门”。另一种可能是,她现在受聘的某建筑事务所,委她以重任,让她去京外某城市担任该所驻该城市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独当一面地工作,不用说,酬劳是大大的。也许都未猜对,反正她会过得比我好,很快我就会知道。衷心祝愿妻晚年霞光高照,灿烂辉煌。

妻很良善,最后一次拯救我。就是在这最后的午餐的餐桌上,她对我说,曾经多次要你不要下棋,抓紧时间多学两“招”,就是充耳不闻,现在该知道有“招”的重要了吧。

可我仍在玩物丧志。在我准备重操“旧业”之前,我担心由于术后长期未摸过象棋而使“业务”荒疏,便推出了“传统节目”——自己和自己下棋。不过,下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不少,从晚上八九点一直下到凌晨二三点的现象极少有,一般在晚上12点以前就收场,后来发展到10点以前就收场。这也是出于无耐,时间长了,头就痛,胃也反应强烈。

我不能不做“战前准备”。我考虑,我这个人脾气怪,很看重胜负,输了棋就生闷气,而这是我眼前的身体状况所不允许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劳,我的棋艺得到迅速的恢复和提高。术后的头两场象棋较量,是同一个曾拿过我的单位象棋比赛冠军的人进行的,结果是我连战皆捷,比分分别为一比零和二比零。

我白天一般要看书或写点什么,下得少,多在晚间下。每天吃过晚饭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后,我便拿着象棋和小板凳,守候在路灯下,迎接各路豪杰的挑战。下起来后可真热闹,常常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有时多达二十几个人以上,“围攻”我一人,使我陷入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我还是胜的多。即使输了,也有快慰和满足,这么多人团结

一致对付我 ,说明我还是有两下子的 ,不是好惹的家伙。

下象棋虽不能实际治癌 ,至少不能直接治癌 ,但却可收到外在治癌的效益。有位经常观阵的朋友对我说 :“ 看你下棋时那副得意洋洋 ,有说有笑 ,不知疲劳的样子 ,不知情的人 ,绝不会认为你是癌症患者。你应该坚持下下去。”听了他的话 ,我的心里象被鸡毛掸子掸了似的 ,痒酥酥的 ,舒服极了。我说 :“ 我现在最爱听的话 ,就是我不像是癌症患者。听这种话 ,简直象三伏天吃西瓜 ,三九天吃涮羊肉。”

象棋 ,我怕是要永久地下去了。因为 ,我的手一触摸到棋子 ,我就立即会进入角色 ,达到忘情的境界。下棋的时刻 ,是我最快活、最得意的时刻。这样的时刻 ,我现在需要 ,以后怕也不能没有。

临老且学“ 吹鼓手 ”

在我准备重新“ 捡 ”起象棋还未“ 捡 ”的时候 ,妻老跟我叨咕 ,要我进舞场 ,当舞客。临老了 ,还要学“ 吹鼓手 ”。我反应冷淡。

这一天晚饭后 ,我和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又旧话重提 ,要我学跳舞 ,并大肆鼓吹跳舞如何如何地好 ,不学的话 ,真是太遗憾了。

我有点不耐烦 ,就说 :“ 跳舞是一种文娱活动。当然 ,我认为它也是一种体育运动。它和象棋像‘ 阴阳人 ’一样 ,属‘ 阴阳运动项目 ’ ,说它们是体育运动当然成 ,说它们是文娱活动也成 ,双‘ 性 ’的 ,像‘ 阴阳人 ’一样 ,半男半女 ,不男不女。象棋不能治癌 ,跳舞更不能治癌。体育运动项目中 ,到底还听说过气功治癌 ,就是压根儿未听说过有哪一项文娱活动能

治癌。我现在的头等大事、中心任务 ,是要解决治癌的问题 ,希望你还是想办法给我引进一个治癌项目来。跳舞嘛 ,稍微向后挪挪。”

妻说 :“ 谁说跳舞不能治癌 ! 谁说的 !”

“ 你的意思是跳舞能治癌 ,倒是挺长知识。我早已打算把我生病以来你就治癌问题所发表过的医学高论收集起来 ,整理出版 ,书名为《奇谈怪论话治癌》。现在又多了一论 ,当然也要收到书里去。”

“ 这么说来 ,你愿意听了。”

“ 岂止愿意 ,还要洗耳。”

“ 关掉电视机 ,让我慢慢道来。”

我关掉电视机 ,又起身给我的保温杯续了些开水 ,然后回到自己原来的位子上 ,看妻会编出怎样的神话来。

妻咳嗽了几声 ,清了清嗓子 ,开始她的长篇大论 :

“ 我先给你讲两个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不过据讲故事的人说 ,所说均属真人真事 ,绝无虚构、捏造之嫌。第一个故事说的是 ,一个患晚期食道癌的病人 ,不甘心死亡 ,决定采用吃冰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治自己的病。他弄来冰块 ,砸碎后用小勺子舀了往嘴里送 ,然后吞进肚子里去。起初 ,吞不下去 ,渐渐地能吞一点儿。后来越吞越多 ,并且喉部的感觉越来越好。他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 ,不仅能痛快地进食了 ,连食道癌也冰化雪消了。

“ 第二个故事也很神奇。有一个人患了胃癌 ,和你同病相怜 ,但比你严重 ,癌细胞已转移。妻子爱他 ,想在他走之前弄点好吃和好喝的给他吃 ,给他喝 ,便问他要吃什么 ,喝什么。他要喝啤酒。他是个酒鬼 ,妻子一贯反对他喝酒 ,连啤酒也反对他多喝。现在妻子当然有求必应 ,便买来啤酒给他喝。他

喝了一次又来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接着喝。喝了很多次后，他身上的癌细胞喝没了。”

我打断了妻的话：“你不觉得你是在不着边际吗！”

“在我未讲这两个故事之前，我要是问你吃冰、喝啤酒能不能治癌，你是回答能，还是不能？”

“当然是不能。”

“气功能不能治癌，你我都不知道，即便能治癌，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才知道的，因为癌这个词在中国传开来，时间也并不长。在气功能治癌一事被发现之前，恐怕也肯定会有不少的人认定气功是不能治癌的。这就是说，现在一口咬定跳舞不能治癌，恐怕为时尚早，要待深入研究后才能下结论。说不定研究来，研究去，跳舞原来是治癌的惟一有效、科学的手段呢！”

“亏你也能想像得出来。”

“学工的人，就得善于想像。想像是科学发明创造的前提，只有先大胆地想像，然后才能产生创造发明的行动。说跳舞能治癌，可能玄了点，但它对你抗癌绝无负面影响，起码是有益于治癌的综合因素之一。跳跳舞确实好，可以活动关节，锻炼身体，还能愉悦身心，陶冶情操。音乐起处，旋转跳跃起来，晃悠悠，悠悠晃晃，觉得自己仿佛已远远离开地面，飘浮在云彩眼中，情儿动了，心儿醉了，乐也无穷，妙也无穷，愁烦、伤悲、怨愤全都消逝得无踪无影。老顾，怎么样，跟我一起进舞场吧。一帮一，我负责。”

“让我想想，过几天给你个明确的表态。”

妻爱跳舞，我称她是并不多见的“特级舞迷”。

她对跳舞的疯狂劲，堪称国内一流。她什么时候得到今天晚上在某处举行舞会的消息，什么时候记忆力开始减退百

分之五十 ,连演笑剧、闹剧 :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 ,她因去干了别的事 ,记不起来关煤气灶 ,结果制作出来的不是预定计划中的“糖醋大鲤鱼” ,而是一段黑糊糊的大焦炭。她手里攥着一张邮票 ,她所要做的就是将其往信封上粘贴 ,可她却东找西找 ,问完这人问那人 ,知不知道她刚才拿出来的一张邮票的下落 ,甚至怪人家动了邮票 ,不然不会找不到的。她参加舞会时要穿的某件衣服 ,是她亲自洗的 ,晾晒在阳台的铁丝上 ,可她却翻了衣柜翻衣箱 ,翻了衣箱又去将衣架翻过来调过去地折腾个够。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竟掀开枕头、被子 ,东瞅西瞧 ,顷刻间 ,好端端的一个家被她搞得乱七八糟 ,像日本鬼子刚来过一趟似的。

进入舞场后 ,从第 1 曲音乐开始 ,到最后 1 曲音乐结束 ,她始终不停地在跳 ,有男舞伴自然跳 ,没有男舞伴 ,找个女舞伴也跳。中间休息时 ,她虽坐下了 ,但身体却在微微颤抖、晃动 ,显露高度亢奋状态。舞会散场了 ,人们纷纷离去 ,她却“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 ,回首频频 ,移步迟迟 ,为自己体内的“余热”没有发挥尽遗憾不已。

赵、钱、孙、李 ,一人一喜 ,妻喜跳舞 ,我却不喜 ,甚至有点烦它。已经小学毕业了 ,我还搞不清跳舞是个什么样的玩艺儿 ,它究竟是长在树上的呢 ? 还是飘在水中的 ? 不得而知。

上中学了 ,到了县城 ,才接触了跳舞 ,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糟糕。

我们学校的一位体育老师 ,是个舞迷。经常在晚上和节假日把头梳得油光油光的 ,苍蝇上去了都要栽筋斗 ,趴不住。穿一身高级的料子衣服 ,蹬一双一头尖的辣椒式的皮鞋 ,去参加舞会。有时还把一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约来学校 ,举办家庭舞会。很快 ,他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议论的焦点。

有人说 ,他不止和一个女人有暧昧关系 ,可他是有妻之夫。第 2 个学期我回到学校时 ,就没有见到这位体育老师。一打听 ,才知他已被调走了 ,原因是他跳舞跳得太厉害了 ,太风流了

又过了一个学期 ,我回到学校时 ,同学们告诉我 ,某某老师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判了刑。这个老师年轻漂亮 ,课讲得在全校老师中不数第 1 ,也要数第 2 ,同学们把听他的课 ,看作是一种享受 ,对他特别地尊敬和佩服。可他也真是的 ,哪个地方呆着不好 ,怎么跑监狱里呆着呢。我问同学们 ,这位老师出了什么事 ,都把头摇得像搏浪鼓似的。很久以后 ,有人向我揭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年轻漂亮的老师经常将一些“校花”级的女学生招到自己的卧室内跳舞 ,借机摸摸蹭蹭、抓抓捏捏 ,大揩其“油” ,猛沾“便宜”。还以“单个教练”的方法 ,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女校花”失去自我控制力 ,任其摆布 ,最后坠入他设下的陷阱 ,失去了最可宝贵的贞操。

从此 ,跳舞在我心目中摆放的位置比鸦片高不了多少。那些跳舞爱好者均成为我的怀疑对象 ,我怀疑他们个个居心叵测。说起来惭愧 ,上大学时 ,我的女朋友一天晚上约我去参加舞会 ,我不仅没有敢说她是“居心叵测者” ,还装作肚量很大地说 :“你尽可以去跳 ,只是我一贯以‘土’为乐 ,不习惯这种‘洋’味儿 ,请求你不要改变我 ,恕不奉陪 ,我上阅览室去。”

女朋友第 2 天告诉我 ,在昨晚的舞会上 ,有个新闻系的高年级的同学对她颇为殷勤 ,几次邀她为舞伴。我听她这一说 ,可不敢再继续大度下去了 ,说道 :“据我的经验 ,此人居心叵测。恕我自私 ,如果你不打算改变我们已经确立的关系的话 ,你就不要再去跳舞了。”女朋友果然给了我的面子 ,再未下过舞场。

后来知识多了,见的多了,我对跳舞的偏见自然也就消失了,不反对和讨厌人家跳舞,但自己就是不爱跳。现在,妻要我进舞场,我想,我就是把地板跳出个窝儿来,也跳不出她那种感觉,她那种效果。但至少可以使我的体质得到增强,情绪得到改善,我不必闭关自守,固执己见,坚持落后,不妨潇洒走一回。于是,我对妻说,敝人经不起你的诱惑宣传,情愿当一回舞民。

我的第1次开跳,是在解放军军人俱乐部进行的。由于是生手,体力又不佳,我是看的时候多,真刀真枪地干的时间少。尽管如此,却“斩获”颇丰,身上微微出了汗,骨骨节节舒展开来,觉得活力陡然增加了许多。受热烈、欢快气氛的传染和带动,精神始终处于亢奋状态,病痛和愁苦远远离去。我第1次出现较强烈的饥饿感,回到家后加了顿餐,喝了一大碗牛奶,外加几片饼干。晚上睡了个实实在在的觉,少做了许多的恶梦。

又连续参加了几次舞会后,我的饭量越来越大,失眠的时候越来越少,腿走起路来也不怎么发飘,站立不动时,也不觉得头晕、呕心。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形势十分喜人。

妻的跳舞有可能被发现为治癌的惟一手段的说法,我是当笑话听的,她也是当笑话说出的。跳舞与癌是豆腐渣贴门对——粘不上,我也不想如是说。还是那句话,尚未搞清癌是怎样得的,怎么能明白哪些是治癌的有效方法和措施!我患中晚期胃癌后还活着,活的时间不算短,已十几年了,应该把我进行过的一些较为重要的活动介绍出来,至于这些活动是否与癌有关,能否治癌,或能否起到一定的治癌作用,何必考虑呢。所以在《夺命》中,就应该有关于跳舞的文字。

吃喝得要费思量

病从口入。在抗癌初期 ,尤其是我术后出院的初期 ,我是严格认真地、小心谨慎地把着进口关的。对我和我亲友、熟人们认定的 ,通过吃、喝、抽等渠道进入我体内 ,能导致我癌症复发的“坏分子”们 ,我大开“红灯” ,不让它们入口 ,再造祸端。即便有时高抬贵手 ,让某些“坏分子”“过境” ,也严格控制它们的数量 ,不让它们形成声势 ,造成气候 ,从而把苦果让我尝。我自己觉得 ,我还算是个称职的把进口关的“口关公务员”。

我不再吃被认为可能致癌的腌、酱制鸡、鹅、鱼、鸭、肉、蔬菜等食物。我不吃油条。我也不吃辣椒等刺激性强的东西。如果吃 ,也是偶然为之 ,并且不让量太大。

我不再喝白酒。在有些场合下 ,实在避不开 ,我只以润湿嘴唇为限度。后来我读到了书中这样的记载 :酒(大概是指白酒)会加速恶性肿瘤的生长 ,酒是一种癌助长剂 ,尤其能增加吸烟的致癌作用 ,我就更不想、也不敢喝白酒了。

我的不喝白酒 ,除了主要出于自觉外 ,也有一小部分出于无奈。我术后 ,白酒似乎都变成了钢针、钢水和辣椒 ,一入口 ,我的从舌根到胃这一区段上 ,就产生强烈的、无法忍受的刺痛感、灼烫感、麻辣感。我实在无法喝。

其实 ,我也知道 ,适量地喝些白酒是有益无害的。我就见过不少的高血压、低血压和心脏病病人适量地喝着白酒 ,结果屁事也没有。不过 ,我怕万一 ,一直坚持着不喝。

我只喝啤酒 ,多在过年、过节 ,或碰到特别开心事的时候 ,量也极少。

可以说 ,我已经将自己的酒鬼帽子摘掉了。

我一度戒了烟。此举的震动性不亚于从西边又出了个太阳。妻喜形于色,亲友连赞了不起,单位领导也颇高兴。高兴之余还发给我一个保温杯,以示奖励。

在严防“坏分子”入口的同时,我对那些我和亲友们认为可以治癌的食物大开“绿灯”,积极地、热情地引进它们。有人说芦笋可以治癌,我就去离我住处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一家菜市场将其请回来,做成菜。又有人说,大蒜治癌、防癌功能不算小,我便努力改变自己南方人不爱吃大蒜的习惯,培养感情,多吃大蒜。鳖被人们一致认为是一种高效的抗癌食物,妻曾多次劝我不妨买了吃,我也曾跃跃欲试过,后虽未曾为它破费,但我的心意是有的,治癌、防癌意识是有的。

我吃了大量的土豆,因为它是我冬、春二季的当家菜。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土豆有着相当强的防癌、抗癌作用。我暗暗欣喜,自己对自己说,我可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了。如果我的病是大量地吃土豆吃好的,那就是老天有眼,不忍心让我这个还不算太作恶的人早早地从地球上消失。

我这个把进口关的“口关公务员”,在我的病情有了较大好转后,就思想麻痹了起来,对进口关就把得不怎么严了,屡有为妻和亲友们所不满的越轨行为。比如,我故态复萌,病前是怎么吃的,现在照样怎么吃。每年我都要腌许多的雪里红,用来烧肉吃。酱菜又成了我饭桌上的“嘉宾”。老家的人带来的腌鸡、鹅、鸭、鱼、肉做熟了摆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伸筷子,我不忍心让它们进垃圾桶,而是全部装进自己的肚子里去。前几年,我学会腌制肉、鱼等,而且手艺蛮高,所以,吃腌制肉、鱼等的时候也就更多了。

又比如,戒烟1年多点后,我又重新喷云吐雾起来。而且每日耗烟量,一点也不少于往昔。

我觉得将上面两段的述说放在这里,有点不伦不类,有点与“绝处逢生”不合拍。后来想,讲的都是自己的实实在在做着的,但讲何妨。再说了,也还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点价值也没有的。至少可以告诉人们,虽然同属癌症病后的幸存者,但抗癌的一些做法和想法,是人各有异,多种多样的。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挣脱已有的圈定,对癌进行再思考。还可以为癌症患者作出多种选择提供可能,即是癌患者可以做一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愁烦深重的病者,也可做一个尽快把眼前的一切扔到脑后去,迅速地走向病前的生活中去的轻松的病者。还可以提醒一些人,不要再轻易地制造这也会致癌,那也会致癌的说法了。若不然,有可能在精神这一境地形成可怕的癌污染,于国于民不会有利。最近有妇女患乳腺癌与在厨房里做饭有关的报道。我就想,但愿这回的说法是正确无误的,不过还得赶快解决在厨房里烧饭可以不患癌的问题。否则,妇女们在惊吓之余,一齐心,都不做饭了,男士们怎么活呀!

在入口的问题上,我还有令妻和亲友们恼火的地方,即是我始终不信他们的劝,吃补,吃好,而是坚持自己的吃法。我的肉身处于病中,我的思想已提前进入病前。我很快地就把我当成病前的顾德如看,过着病前的日子。

出院不久后,我就和家人过着一样的日子,他们吃什么,我也就吃什么。1992年和妻分居后,跟我一起过的儿子忙于他自己的事,不常回来吃,我基本上是自烧自吃,因而吃得更简单,更随便,更省钱。冬、春二季,我与新鲜蔬菜暂时中断关系,只吃储存的大白菜、土豆和自己腌制的雪里红。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和黄瓜、蒜苔等碰一下面。有一年的春节,我什么新鲜蔬菜也没有买,除夕那天的饭桌上,就只有两个菜:清炖猪腔骨、土豆和苹果拌沙拉。儿子回他妈妈那里过除夕去了。

每年的除夕 ,我都勒令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一起过。我一个人独享两个菜 ,吃得有滋有味。我一边吃 ,一边感叹 :善哉 ,美哉 ,丰盛的除夕餐。

平时我吃的荤菜 ,多在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上买 ,较多的是买最肥的肥肉 ,因为它便宜 ,要比普通的肉便宜三分之一 ,甚至是二分之一。此外就是买也比较便宜的羊骨头、猪腔骨、鸡头等 ,价格比较高的带鱼、鸡、虾之类 ,我很少问津。我吃黄瓜、西红柿等蔬菜 ,也多捡论堆儿卖的买。我觉得 ,反正是用油炒了吃 ,新鲜不新鲜 ,有什么要紧。

红薯、西瓜等 ,刚上市时 ,我见了像未见到一样 ,满上市了 ,我才去买。我学会了挑西瓜 ,达“挑瓜师”一级水平 ,所以 ,我时不时地去闯处理西瓜的瓜摊。

我病后直到现在 ,始终未能搞清滋补品是男性还是女性。亲友们送来的滋补品 ,我也未敢全部据为己有 ,要么让女儿独享 ,要么赠一些给年迈的母亲。

我用在吃上面的钱是很少的。我有了经验总结 :人糊张嘴 ,胳肢窝里搔痒——容易至极。

我留神了一下 ,发觉得了像我这样病的人 ,想弄点好吃的吃吃 ,弄点好喝的喝喝者 ,还是颇有些的。我的一位亲戚 ,是赚钱的高手 ,患了胃癌后 ,想得开 ,舍得吃。我母亲常跟我说 ,他口袋里总装着桂圆、荔枝 ,像吃不怎么值钱的蚕豆一样地吃。可他并不满足 ,还经常督促经济条件不如他的儿子买好吃的供他吃。有一次 ,他谴责儿子未能对他做到有求必应 ,儿子愤愤不平 ,顶了几句嘴。他大叫大嚷 ,闹得半个村子的人前来看他上演“辕门斩子”。

我的一位堂兄 ,也得了和我一样的病。一天 ,他的出嫁了的胞妹来看他。胞妹的家很穷 ,欠着许多的债。他不管那些 ,

当场要胞妹给他几个钱 ,让他买好的吃 ,准备“上路”。胞妹在羞涩的囊中抠了半天 ,将所带的 5 元钱一个不剩地交给了他。

我还发觉 ,一些年纪大的人 ,将吃得好 ,喝得好 ,其它方面也过得好一些 ,摆放的位置也不低。我到干休所后 ,对我的四室一厅的住房作了这样的安排 :儿子和女儿各住一间南房 ,另一间南房作会客室。面积较小的一间北房 ,由我当卧室兼书房。我宣布 ,我对其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永久使用权 ,别人不得覬覦。否则 ,造成的后果 ,由其承担一切责任。有朋友来看我 ,批评我处置不当 ,说是我们这把岁数的人 ,还能蹦跶几年 ,应吃好点 ,穿好点 ,住好点 ,多享受点 ,不必苦了自己。

一个生了病的人 ,而且是生了中晚期胃癌病的人 ,加上又是有了把岁数的人 ,不能说是人都会劝我要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起码不在少数的人会这样做。所以 ,妻和亲友们劝我厚待自己的嘴 ,是可以理解的 ,是拿木铍划龙舟——没有讲的。

一样的大人 ,不是一样的婴儿 ,想法也就不一样。因而活得不一样 ,活法也不一样 ,出现了五颜六色的人 ,虽然都头顶着一片蓝天。

搞不清是因祖传的 ,还是自己别出心裁研制的、或是从别的地方捡来的缘故 ,我的一些想法 ,包括如今是否吃好吃点、喝好点的想法 ,都与有些人不同。我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 ,我的想法是有顾德如特色的想法。

我不愿吃好吃点 ,喝好点 ,而是要像病前那样平平常常地过 ,是如下的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

一、我一向以为 ,吃喝得还可以就行 ,不宜吃喝欲过强。因为 ,搞不好就有可能导致人的人性味蜕化 ,动物味增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我亲眼见过一些家庭的人 ,为你多吃

一口饭 ,他少吃一口饭 ,斤斤计较着 ,把家庭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大米关系 ,温馨的、和谐的、美好的人情 ,完全为大米所遮盖 ,所吞没。我读过的一本书中写道 ,也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有的人不管是不是同类 ,竟将死人的骨头烤了吃 ,将死尸生撕了吃 ,或煮了吃。

吃喝欲过强 ,掌握不好 ,严重的可以使人丢命。为获得大鱼大肉、美酒佳酿 ,不惜铤而走险 ,为非作歹 ,因而被送上断头台的人 ,我们见到的还少吗。

我有个发现 ,物极少的时候 ,钱难求的时候 ,物极丰富的时候 ,钱极易求的时候 ,正是人味极易淡化或丧失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 ,谁要是拿了肚脐眼子当疮疤 ,不重视怎样看待吃好喝好等享用好的问题 ,端正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谁就做不好人。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日益繁荣 ,这个问题越具尖锐性和严肃性。

其实 ,如今已经长成这样一些人味淡化人。他们只迷恋自己的拥有 ,只得意于自己的吃得好、喝得好和其他方面的高级享用 ,不要说亲友、邻里的生活得好坏的事了 ,就是民族的、国家的一些大事 ,他们也不屑于一顾。

我就想 ,一头搬进吃得好、喝得好等物质享用好里去 ,对精神境界的东西索然无味 ,如此的做人 ,还不如远古时期的人 ,因为那时的人 ,在执着地追求物质的东西的同时 ,也在执着地追求非物质的东西。不然 ,我们今天的文化、道德、传统等文明的东西 ,怎么会有呢 !如此的做人 ,就沦为鼠、蚁之辈。老鼠、蚂蚁逮着食物 ,朝洞里一躲 ,自顾自地享用去了 ,洞外就是天塌了 ,它们也不管了。

我原先就淡吃喝 ,入世深了后 ,胃口就总也调不起来 ,吃喝欲始终保持在中等偏下的水平。

二、患癌后 ,我见到和听到许多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好得多的人 ,均因患癌不治而踏上了黄泉之路。由此 ,我想 ,吃好吃好 ,在抗癌中处于无关紧要的位置 ,可能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条件不妨吃好吃好 ,喝好点 ,我还没有条件 ,大可不必对此在意。

三、虽在生病之初我就不认为中晚期胃癌这一次能活捉我 ,可我也明白 ,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 ,我的生死大权 ,由我自己掌管 ,因而我的化为灰烬的日子 ,随时都可到来。如果一时死不了 ,倒可以吃好吃好、喝好点 ,因为我可以继续领工资。如果活不成 ,活不长久 ,我就只能对不住自己的嘴 ,省几个留给儿女们。他们的日子长 ,需要钱花的时候很多。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后来的事实证明 ,我干对了。

我的儿子原先在北京市某区公安局刑警队工作。这是一个不坏的岗位 ,我的老家的侄儿侄女们馋得流口水 ,可他在社会大潮的冲击下 ,不愿拿那份死工资 ,要“下海”捞一把。我劝说过他几次 ,他却执意要走人。孩子大了 ,我只好由他去。

儿子辞了职 ,要办服装加工厂 ,要买小面的给服装批发商拉货 ,需要钱花。可他却是个穷光蛋。他工作了七八年 ,从未向我们做父母的交过伙食费和管理费 ,却剩不下一个子。他向我伸出了手 ,我哪能让伸出来的手缩回去 ,就给了他。后来 ,他又三番五次地掏我的腰包。我快被他掏成乞丐了。最惨的时候 ,我的腰包里只剩下两张 100 元的人民币 ,其中还含有即将要交的上个月的电话费。就为这我还吃了妻的一顿请。

事情是这样的。和妻办完离婚手续后 ,我请妻到我们恋爱时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去吃饭。饭毕 ,我叫来服务小姐 ,掏钱准备结账。妻阻拦 ,说道 :“你不是说儿子已把你搞得快倾

家荡产了吗 ,这账你拉倒了吧 ,我来结。”她现在的腰包 ,比我的鼓得多 ,又是孩子他妈 ,她结就她结 ,揩油也就这一回了 ,我就不好意思一次了吧。

我也没有让儿子拿我的钱拿得太轻松 ,逮住一次他拿我的钱的机会 ,我给他上了一课 ,教材是我按我的观点编写的 :

“你是清楚的 ,我没有吃好的 ,也没有穿好的 ,我身上的许多衣服 ,是你穿旧了放在一旁不要的。‘打的’一词怕已长成十好几岁了吧 ,我还一直不知道它的住处 ,模样俊不俊。不要说平时 ,就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 ,我嘴里含着的 ,还是没有‘屁股’的‘大前门’和‘官厅’ ,且都‘出生’于批发市场。我无能 ,什么都不会 ,但我有这个自信 ,‘享受’我一定会 ,因为3岁小孩也会嘛。我注意节省 ,是对钱的厉害了解得较深。不是说吗 ,什么都能有 ,不能有病 ;什么都能没有 ,不能没有钱。我也像你过去主张的那样 ,高消费 ,超前消费 ,挣多少 ,花多少 ,预支着花 ,你向我要钱 ,我向谁要去。我们只好面对你没钱 ,我没钱 ,可怜对可怜的尴尬局面。你说句实话 ,没有我 ,你能做成现在的生意吗 ?小老板当得成吗 ?”

儿子不言语 ,只是呲着嘴朝我笑。我知道笑里面的诸多包含 ,花钱能买到这一笑 ,值。

四、我节食省钱的做法也是为自己着想 ,给自己准备后路。我是干着功能含量高的事。我是在一箭双雕。

活着的年头多了 ,见到的 ,听到的 ,也就多了。我耳闻目睹了这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堂弟 ,既能摆弄庄稼 ,又会做蛋糕、江米条、月饼、桃酥等类食品 ,文武双全。改革开放后 ,他在种田、做生意两条战线同时出击 ,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乡里邻舍们不喊他的名字 ,喊他“猴子”。正当他把财神菩萨追得屁滚尿流 ,叽哇乱叫的时候 ,他于一天

的晚间口吐脏物,不省人事,犯了脑溢血的病。老婆问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他的病有没有戏。医生说即使保了命,偏瘫、全瘫恐怕难免。老婆经过长时间思考,要医生将插入他体内的药水针拔掉。他当然也就“老”(家乡话即死了)了。

第二件事的主角是我的一位表哥。他一专多能。种田对于他,小菜一碟。他还擅长木工、瓦工、电工等活,且均是无师自通。也能唱庐剧,能“捣牛屁股眼子”,即给买卖耕牛的人看牙口,确定耕牛的价格。他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拳打脚踢,左耙右耩,使一家人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享了许多的福。外面传,他家现金用麻袋装,他家在许多银行有户头。他的老婆不无骄矜地对人说:我家谁都能倒,就是伢子他大(父亲)不能倒。不能倒的他,偏却倒下了,打麻将时犯了脑血栓病。虽经医治,他活是活着,却是半死不活的活,整天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语不成句。老婆指望着他能清楚地说话,告知他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款扎,哪里还藏着、掖着钱。可他几个月下来了,还是画中人的笑容——不变样。老婆不愿再赔了夫人又折兵,在家人和亲戚的赞同下,用几勺子农药结果了他。

起初,我对那两位夫人咬牙切齿,后来不了,我原谅、理解了那两位。记得女作家丁玲曾说过,死倒容易,活着难。活着是难,别的且不说,每天开开门来,光油、盐、酱、醋、茶这5个字就够人念的了。要想拥有这5样中的无论哪一样,情感、仁爱是不好使的,只有“大团结”。所以,只要留神观察和了解,像那两位夫人办类似那样事的女性和男性,以掰指头的方法计算,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世事洞明均学问”。我也就不图吃好、喝好,而是可花可不花的就不花,攒点儿放在旁边。倒不是为了防备我的妻子儿女会对我使那两位夫人的那一手,而是为了使我的为人

之道得以实施：

每个人都希望能从他人那里“进”点儿的，我自然也不例外。这就告示我，做人，只要有可能，就永远做一个损己利人的人，直至肉烂骨枯的时候。如果做到了，就能成为始终未被人厌恶、嫌弃过的人，成为始终令人开心的人。我不惜刮牙齿缝，作些积存，就是为了在我遭不测需要开销时，凭自己的实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有损于家人的利益。我打算并肯定要去这样做，献眼角膜，献遗体，免得亲属为我的丧事多操劳，多烦神。当然，也为给社会做贡献。

五、辩证法告诉我，缩食亏嘴，利于建家兴家，利于做人，何乐而不为。手术后，我的胃“排外”情绪非常严重，稍有不适量、不为它所喜爱的食物与它接触后，它马上就不是个东西，把颜色给我看，让我感觉不良。有时整得我死去活来。它屡屡作恶，把我的食欲几乎都“阉割”掉了。我的情绪像折翼的飞机一个劲地往下栽，觉得活着味道不大。“辩证法”这时候找我谈心，提示我想另一面。

想另一面，天宽海阔，雪化冰消。没有强烈食欲，无意吃，好喝好就更好，可以使我升华为我家餐桌上的更虔诚的看客。往昔在家上餐桌时，我的筷子总是尽量躲开那些好吃的地方，让家人吃得尽情。但是，这样做多少总有点无奈感。以后好了，我就能更自然更欣喜地看着家人吃得尽情。我便可从他们的尽情中获得我的满足、快慰，而这正是我所孜孜以求的。

不图吃好、喝好，可以省些钱买用的东西。好吃的，好喝的，很快就会变成粪便。好用的，存留的时间久，反而好。

想必是这样的，由于没有吃补、吃好、喝好，亏了胃，使身体得不到更充足的营养补充，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抗癌。可是我却一直活着。应该说，癌已成了我的手下败将，已

逃之夭夭 ,远我而去。问题并不难理解 ,我的胃亏了 ,心却不亏。我失去的是物质 ,得到的是精神。我缺了物质的滋补 ,却多了精神的滋补。而中、西医书上都说 ,精神是治、养包括癌症在内的一切病的最佳品 ,它的功能和作用 ,远远地超过药品及其它的物品。我提前还原我 ,将我还原成病前的我 ,在物质上享受着病前的那种享受。我的心就很踏实、坦然。我为我病前未曾亏过人 ,病后仍然能不亏人而快慰 ,而振奋。凭着这一份高质量的获得 ,我理所应当会成为癌症病者中的幸运儿。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 ,从此我会这样做的 ,我甘愿亏自己的其它一切 ,就是不亏自己的心。人间恐怕还是情为大。亏了心 ,也就不讲情和不怎么讲情。不重情而求物 ,并且如愿以偿 ,又怎么样呢。物有了 ,有到自己无法再不满意的程度 ,而忘情了 ,淡情了 ,果真就美妙无比吗 ?! 反正我不愿作这样的追求。我害怕面对人的秤。我害怕人的秤秤出我是轻份量者、失重者 ,肉体重超过精神重的失衡者。我也害怕我会因此而变成灵魂人的残次者、丑陋者、低劣者 ,与我的不算太差的肉体形象不配套。

闯关破隘有助手

办好事情 ,需要合力。战胜癌症 ,也需要合力。在众人帮我围剿癌魔的战役中 ,妻在她那个位置上 ,干了她应该干的 ,付出了应付的心血、智慧、精力和体力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给了我有力的一拉。她不仅是我的妻子 ,也是我的救命功臣之一。她是上帝派来帮我度过艰难时刻的 ,像如来佛派孙悟空帮助唐僧度过艰难险阻一个样。她的

劝说、安慰、鼓励、祝福的言语，一直响在我的耳边。她的搀着我、扶着我，与我一起闯关破隘、跨壑越沟的身影，永远不会在我脑海消失。她的离我而去，虽给我以重创，但在《夺命》中我不能不记录下她对我的奉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嘛。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把自己的理智、良知、人格当成储藏室里的扫帚、拖把和擦布，需要时拿出来，不需要时锁起来。

良知被唤醒 求生报旧恩

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在妻夜探病室之后。事情是这样的：我要进行手术切除的前一天，精神相当紧张，怕到时候痛得受不了。尤其是同室一位病友的精彩“表演”，加剧了我的紧张情绪。

他早我两天进行胃切除手术。那天，他前往手术室时，坐在推车上，挥手向同室病友以及病友的家属们挥挥手道：“朋友们，永别了！”那壮烈景象，与荆轲刺秦王时易水一别时毫无二致。我大惑不解，向妻询问，这位病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妻说原因有三，一是怕痛；二是怕手术未做好，他将“牺牲”在手术台上；三是怕医生打开腹腔，见他病情严重，做手术为时已晚，又立即给他缝上，让他等死。听了妻的话后，我联想到自己也可能在做手术时面临这样的问题，便开始害怕起来。

那位病友虽然和我们永别未成，安全地回到了他的床上，可我却并没有感到宽慰。心想，他是他，我是我，我是个倒霉鬼，不一定有他那么幸运。明天就要动手术了，说不定厄运已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我的到来。妻一整天陪伴着我，做我的思想放松工作，但收效甚微。妻因要为孩子做晚饭离开我后，我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减，竟至闹到夜不能寐的程度。

凌晨,妻突然出现在我的床边。我大吃一惊,问她怎么来了,门卫怎么会放她的。她说她从小侧门趑进来的。我问她这么晚了跑来干什么,路上挺不安全的。她说她估计我还会为剖肚子的事愁得睡不着觉,“传染”着她也得了失眠症,在床上一个劲地翻身打滚,怎么也合不上眼,就干脆跑来和我说话,等我开完了刀再补觉也无妨。她把白天说了无数回的话又搬出来对我说了一遍,要我不用担心动手术时会痛得受不了,不是有麻药“保驾”吗!就是痛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咬一咬牙,忍一忍,就闯过去了。女人生孩子也痛,还不都把孩子生下来了,没见过一个人因为痛就把孩子留在肚子里生长发育。一个大男人家,太胆小怕痛,未免不够混了吧。至于发生意外,下不来手术台和打开了又缝上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你身上有许多的红点子,那是有福气的象征,红点子会保佑你平安无事,否极泰来。

妻的絮语,成了催眠曲,我渐渐地有睡意。更重要的是,我考虑到孩子还小,万一睡醒过来后不见有一个大人在家,岂不吓坏了,便催妻回去,要她路上多加小心。在我的再三催促下,妻才不情愿地离去。

妻走后,我又睡不着了,想到了妻对我的许多好处。她知道我出于口味和贪图便宜,爱吃猪头、猪肺、猪尾巴等算不上正儿八经的猪身上的东西,有几年,每当春节时,她就设法买来一个整猪头,红烧了供我享用。她红烧的猪头,其味道之鲜美,比饭馆、酒店里卖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跟她开玩笑说,将来你退了休,开个“汪记红烧猪头肉饭馆”,生意一定红火,钞票会大大的有。

妻一次出差上海,给我带回来一件毛衣,颜色是淡黄的,我非常喜欢。为了这件毛衣,她几乎跑遍了上海南京路上的

所有服装店。

这件毛衣被我穿坏了以后 ,我 也 没 有 舍 得 扔 掉 ,而 是 把 它 洗 洗 干 净 ,叠 叠 好 放 在 樟 木 箱 里 ,珍 藏 了 起 来 ,留 作 妻 对 我 一 片 真 情 的 永 久 的 纪 念 。后 来 ,我 还 对 儿 子 打 招 呼 :“ 妈 妈 给 我 买 的 一 件 淡 黄 色 的 毛 衣 ,我 已 经 穿 坏 了 ,放 在 我 们 家 的 樟 木 箱 子 里 ,一 旦 到 我 火 化 的 时 候 ,别 忘 了 将 它 拿 出 来 给 我 穿 上 ,切 记 ,切 记 。如 果 这 个 任 务 完 不 成 ,你 休 想 过 安 稳 的 日 子 ,我 火 化 了 以 后 还 会 来 找 你 这 个 不 孝 的 子 孙 算 账 的 。”

我患了癌症后 ,妻 更 加 心 痛 我 ,她 不 顾 家 务 的 劳 累 ,为 我 问 医 拿 药 ,烧 汤 烧 喝 ,有 时 还 给 我 端 尿 盆 子 ,擦 洗 身 子 。

想 妻 的 是 ,我 自 然 地 就 联 想 到 自 己 的 非 ,想 自 己 许 多 的 无 礼 、放 任 、横 蛮 、薄 情 ,想 自 己 的 许 多 恶 作 剧 。想 得 我 恨 不 能 用 重 拳 捶 击 自 己 。

我 对 妻 的 伤 害 实 在 是 太 多 太 重 了 。我 和 妻 结 婚 后 的 一 天 的 深 夜 ,究 竟 为 了 什 么 样 的 事 ,我 已 记 不 清 了 ,我 们 睡 在 床 上 ,你 来 一 句 ,我 往 一 句 ,互 不 示 弱 ,争 吵 起 来 ,并 且 越 吵 越 凶 ,话 越 说 越 难 听 。妻 一 气 之 下 ,觉 也 不 睡 了 ,起 身 穿 好 衣 服 ,弃 家 而 去 ,我 却 用 被 子 蒙 着 头 睡 我 的 大 觉 ,对 妻 置 之 不 理 。妻 后 来 告 诉 我 ,那 天 夜 间 ,她 是 在 大 街 上 度 过 的 ,天 特 别 的 冷 ,大 概 将 近 零 下 20 度 ,她 担 心 碰 见 坏 人 ,她 是 在 又 冷 又 怕 中 熬 过 了 一 夜 ,心 被 我 伤 透 了 。

又 有 一 天 的 晚 上 ,我 和 妻 一 起 ,在 解 放 军 俱 乐 部 的 舞 厅 里 跳 舞 ,由 于 我 刚 学 ,不 会 跳 ,妻 便 扮 演 男 舞 伴 ,牵 着 我 的 手 ,搂 着 我 的 腰 ,带 着 我 跳 。跳 了 不 大 会 儿 ,妻 皱 着 眉 头 对 我 说 :“ 一 身 的 臭 烟 味 ,真 难 闻 。”我 没 有 理 睬 ,继 续 跳 我 的 。又 跳 了 不 大 会 儿 ,妻 把 前 面 说 过 的 话 又 重 复 了 一 遍 ,我 竟 不 干 了 ,撒 丫 子 往 家 跑 ,妻 也 只 好 无 趣 地 离 开 了 舞 厅 。妻 责 怪 我 身 上 烟

味大,无非是希望我能少抽点,最好是不抽,这也是对我的关怀,对我的爱的一种表示,是一般男人求之不得的事,我却罢舞以示抗议。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为我的野蛮、霸道而身上直冒汗。

妻说我所以拿她不当回事,恶摆布,胡乱行,是因为我太容易就得到了她。她是打了“擦边球”,未说到点子上,真实的原因有4,一是我从小在打老婆视若家常便饭的恶浊环境中污染出来的,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时不时会兴妖作怪,制造事端。二是我长期地错误地固守了一条思想上的“马其诺防线”。说起来让人笑话,我一直认为,对老婆要压着点,不能任其横行无忌,一切由她说了算。果真那样的话,我必然会成为讨了老婆忘了娘的被人唾骂的主,而我的娘能将我培养成为一个大学生,实属不易,忘了娘,天理难容。三是我有个怪毛病——得理不让人。记得上初中时,班上有个同学和我辩论一个问题,辩到后来,他觉得有些理亏,便不和我辩,但却不肯认输。我就不依不饶,他去食堂吃饭,我就追到食堂里继续跟他辩,他上厕所大便,我虽无便意,也跟到厕所里,在他旁边的一个茅坑上蹲下来,与他舌战不休,直到他说:“别辩了,我服输了好不好!”我才鸣金收兵。对老婆本应多讲理解、妥协、和谐,可我却时常“旧病”复发,非和她争到分个高低的时候才肯罢休。而每当争执时,我总认为真理在我这一边。四是我的脾气不好,遇事忍不住,动不动就发火。妻说我的脾气是由我的细胞结构导致的,所以至死改不了。

妻是个知识女性,且较能干,本应得一如意郎君,在精神和物质上双获丰收。正像她在我们吃“夫妻散伙饭”时所说:我嫁给谁也会比你有权,也会比你待我好,而你奉献给我的只有凶狠、蛮横。连我做梦也经常是梦见你在和我吵架,我实在

不幸 ,碰到你这样一个从野蛮部落来的人。妻的话并非太多的夸张 ,我这个人确实是好起来还好 ,一旦翻了脸 ,就六亲不认 ,失去控制 ,不像是个知书识礼的人。

在金钱和物质上 ,我对妻不曾吝惜 ,我少给她的是尊重、体贴和关爱。我是一个很糟的丈夫。

我必须报答我应该报答的 ,偿还我应该偿还的。无论如何 ,我要争取活着。我已不安 ,我不能让我的灵魂将来也不安。妻已离去 ,我很失望 ,但不绝望 ,我等待着了结我的情债的那一天。所以 ,我还会在这个世界上呆得很久。

“怪论”何其多 ,救险有妙术

在我抗癌过程中 ,妻用心良苦地帮我树立必生的信念。她为了从思想上将我拽出惧死的黑圈 ,制造了许多医学怪论 ,若成书 ,足有《辞海》那么厚。

“细胞结构论”乃其一。她说 :在一定的条件的保证下 ,人的寿命的长短 ,绝对决定于人的细胞的构成 ,决定于人体内的细胞排列 ,而不是决定于任何其它的条件和因素。体内细胞构成是长寿型的人 ,除了遇到意外重大事故 ,如乘飞机时飞机失事坠毁 ,走在马路上不幸被汽车撞倒 ,车轮子从脑袋上碾压过去 ,等等 ,他(她)就不用担心会成为短命鬼 ,而是放放心心 ,稳稳当当 ,当他应该当的老寿星 ;体内细胞构成是短寿型的人 ,即使吃遍灵丹仙草 ,使尽良药秘方 ,终归不会有老头、老婆子做。细胞结构属长寿型的 ,还是属短寿型的 ,从外表上都能看得出来。比如你的母亲 ,我一看就觉得她的细胞结构属长寿型的。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她的鼻子底下的那条沟特别长。她现在已入古稀 ,她还有会儿活。我看你的细胞结构 ,和你母亲的一样 ,属长寿型的 ,癌细胞破坏不了你的寿命结构细

胞。

如果“细胞结构论”出自一个我不了解的人之口,我一定会认为这是医学上的一大发明,无比正确,无比科学,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因为它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物的。它不以为人的寿命是由天决定的,由神仙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细胞结构决定的。可是“细胞结构论”的“版权”却是属于妻的,这就不能不使我有了几分的怀疑:妻和我同属医盲族,“细胞结构论”并非产自实验室,而是产自她的善于奇想的脑袋瓜中,它的实用性、科学性,就很值得推敲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它采用了实用主义,拿来为我所用,信它的科学性的含量极高,也信我的细胞结构是长寿型的,我也就得到了很大的精神安慰。我的癌而不死,恐怕没有谁敢说与“细胞结构论”丝毫无关。

“机械磨擦论”乃其二。要不是妻的这一论的神威,我已走上了叛党的道路。

我的胃部的异物被切除之后不久,喉部又新冒出了一个异物。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位医生在我的疾病检查单上填写了“喉癌”两个字。不过在两个字的后面添了个“?”。那一位医生要我一个星期后到医院看结果。

当着医生的面,我表示一定遵命。背转身,我就自言自语,还用看吗,十拿九稳是喉癌一个,癌和我有缘分嘛。前世我们就有未了的情结。

我像掉进了北冰洋的冰裂缝里一样,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透心凉。我惶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死,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了。只是在死以前,两个癌交相煎熬,不要说我是肉做的,就是铁打钢铸的,也受不了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还是脑袋瓜子灵活些,赶在双癌充分显示威力之前,回生我养我的那块热土去,在那里“安家落户”去算了。许世友将军

最后是在河南老家“安家落户”的。他有条件,他是被别人运着、抬着去的,我走着去得了。

这一天,我拿出我出远门时经常用的那只小皮箱,拭去尘土后便往里面装我换洗的衣服。妻问我作何贵干。我说我想回家乡养病,也许会有满意的效果。

妻笑了笑问:“果然如此!”

“顾德如什么时候有欺骗老婆的行径!”

“别玩猫腻了。和你同一张床上睡了那么多年,连你身上有多少根汗毛,我都能一口报得出。你是要找你当医生的外甥弄安眠药吃,寻短见吧。”

“这话从何说起?”

“别不认账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很兴奋的。”

“这话又怎讲?”

“还记得吗,唐山大地震的那天夜间,北京震感强烈,我们住的那幢楼的人全被震醒了。你醒后,像面临重大事故的飞行员从座仓里腾地弹起来一样,从床上腾地弹起来,光着上身,穿条短裤,一边大声喊叫着‘地震了!地震了!’一边兔子似地往楼外窜,恐怕你是全楼冲出险境的第1人。你只顾自己逃命,早把我和儿子忘得一干二净。这一次,使我对你的怕死劲有了领教。

“你是‘综合怕死症’患者,在政治上,也是个怕死鬼,树叶子掉下来怕把头砸破了。有件事你大概也不会忘记吧。‘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弼时的女婿白世藻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我见不平,要站出来为他鸣冤,要求给他平反。你吓得要死,先是给我来‘胡萝卜’,劝我休管他人‘瓦上霜’。可我不买你的账,你就给我来‘大棒’,威胁要跟我离婚。出于种种原因,我只得忍气吞声,听了你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

的行为是正义之举 ,白世藻是白的 ,是革命人民 ,不是黑的 ,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

“现在 ,你居然能慷慨赴死 ,我很震惊 ,也很自豪。我汪易敏毕竟慧眼识人 ,所择配偶 ,还是有些男子汉大丈夫的气质。嗯 ,做这样男人的老婆 ,值。可是 ,你真的就不觉得 ,你如此贸然寻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吗 !”

“蠢在哪里 ,倒要求教。”

“你不也曾说过你的脑袋属滚珠型的吗。可是 ,关键时刻怎么就转动不起来了呢。我断定你是认定自己又添了喉癌 ,才下决心不想活的。你喉部的肿块 ,真的就是癌吗 ?才不是呢 ,它和癌隔着几个朝代 ,它不认识癌 ,癌不认识它。它不过是机械磨擦的产物而已。”

“又创医学新论 ,你都快成为医学活辞典了。”

“你不信是机械磨擦的 ,是吗 ?! 我自有道理。去年你买了一双新皮鞋 ,由于大小和肥瘦不合适 ,穿后不久 ,脚上就磨起了几个血泡。这就说明 ,人的肉体和异物尤其是异物中的硬物相磨擦 ,便会出现肿块。你胃癌发病前后 ,又是向腹内插管子 ,又是做胃镜检查 ,多次受硬物磨擦 ,自然会产生肿块。这种肿块毫无疑问是良性的。我要是说错了 ,就向外国女人学 ,姓丈夫的姓 ,我改姓你的顾。你真逗 ,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就急着去死 ,就不担心死得滑稽吗 ,死得冤枉吗 ,死得叫人笑话吗。我正告你 ,千万不要胡来 ,在家老实呆着 ,过几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结果 ,我现在要去我的单位了 ,回来时但愿没有发现你已离京潜逃 ,好吗 ?拜托您了。拜拜 !”

人体的外表的皮肉 ,受到异物尤其是硬的异物的磨擦后会起泡 ,甚至会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这种情形我不但见到过 ,还亲身经历过。至于喉部受到橡皮管子的磨擦就会形成肿

块 就会形成被医生怀疑为喉癌的肿块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实在新鲜得很。我若信妻创造的“磨擦论”吧 ,觉得未必对 ,不信吧 ,觉得也未必对 ,不过我还是信了 ,因为这样做有益而无害。

结果证明 ,妻是对的 ,我喉部的那个吓坏人的歹东西是水肿 ,而不是癌肿。它是不是机械磨擦而致 ,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弄个明白。我还是承认妻的高明 ,至少她对喉癌持否定态度。同时 ,我也感到无比的羞愧 ,如果不是妻的劝阻 ,不是妻的“机械磨擦论” ,我已死于愚昧。

妻真可谓博大精深 ,除“细胞结构论”、“机械磨擦论”外 ,还出台了“错诊难免论” ,煽动我否定医生对我的诊断。

一天晚饭后 ,我和妻顺着军事博物馆大楼西边的一条马路散步。我们一边走 ,一边说着话。说得最多的 ,还是我的病。

妻说 :“你的所谓中晚期胃癌 ,不过是一场子虚乌有的虚惊 ,一次解放军总医院医生的不负责任的错判。当然 ,也是可以原谅的一次错判。”

我说 :“可不能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良心。你的根据是什么 ?”

“根据自然有 ,不过是理论上的。真实情况的根据 ,你我掌握不了。”妻用手指着军事博物馆大楼继续说 :“你看 ,这个大楼的最尖端处 ,即置放巨大的五角星的地方 ,与地面的距离为一百几十米 ,按严格要求 ,此处到地面的墙体 ,应该是绝对垂直的。但实际上是有点倾斜的 ,是有误差的 ,而这又是允许的。因为 ,很高的高层建筑 ,要做到墙体的百分之百的垂直 ,是不可能的。就像人在处理事情 ,解决问题时一样 ,只能要求他尽量少出错 ,绝对不出错 ,是不可能的。有句话叫人非圣

贤孰能无错。其实,圣贤也要出错的。古往今来的圣贤中,出错,甚至出大错的,还少吗!

“医生不如圣贤,更会出错。据说,解放军总医院就曾有过出医疗事故的记录。给你戴上‘中晚期胃癌’的帽子,是他们诊断的错误,是他们新增的一个医疗事故的记录。你若为他们正常的而又是不应发生的出错,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坏了自己身体,甚至送了命,多么不值,多么冤。

“我建议你,从现在起,坚决认定自己是一次医疗事故的受害者。自己的病不过是慢性胃炎而已,并且动了手术,已万事大吉。要确立忧患意识,多想想自己到了耄耋之年时,怎样打发日子。”

我说:“理,当然是这么个理,只是无凭无证就认定人家是错诊,良心上似乎说不过去。”

“你也真迂腐得分量不轻,我们也不是要打官司,请求索赔。只不过背地里在做,神不知,鬼不觉。”

“倒也是。那就听你的,我就做一个不公开鸣冤叫屈的医疗事故的受害者。”

信了“错误难免论”后,我的心情好多了。妻又一次令我折服。

名为办工厂,实为我开心

妻对我有许多的爱,有许多的大恩大德。但是,回老家办太阳能热水器厂,我一直以为是妻的钱欲的一种反映,而没有收入是妻对我的爱的账上。后来,我才搞清楚,她办工厂是为了找点事给我干干,分散我对癌症的注意力,使我获得奋斗的乐趣,以便使我尽快恢复健康。

我病后不满3年,也即我仍处于极端危险期时,妻像练了

“法轮功”的人一样，走火着了魔，成天跟我吵吵，要自己办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工厂，生产她自己研究设计的太阳能热水器。并要我将来当她的左膀右臂，帮助她经营好工厂。她惟恐我拒绝，就使劲给我戴“高帽子”，说什么她拼命缠着我，是因为我是她的小孩的爸爸，和她根本利益一致，会不遗余力地帮她把事情办好。更重要的是，我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办事认真，能够吃苦，像她一样，有一股子宁可不吃不睡也要完成工作任务的劲头，和她合把子。她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抓紧寻找一个愿意出资金和我们夫妇合作开办太阳能热水器厂的伙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是妻的办厂的不支持者，第1，她此时还在岗，擅自自己办厂，不怎么合适；第2，我的精力和体力已被病魔剥夺得所剩无几，根本应付不了办厂之需；第3，办和办成是两码事，我们夫妇均已年过半百，办失败了，就太惨了。一般说来，最好是不要冒这种险。我看到的这些不利因素，妻不会看不到，可她怎么就十分执着，大有不达目的誓不为人的架势呢，我的解释是，她让钱闹的。

妻对钱的态度，确实不怎么“傲慢”，她曾对我说：“你要是能赚到大钱，我允许你再讨一个老婆，可以有两个老婆。”妻是笑着说的，不过我不觉得她的话是纯笑话，里面有真成分。

起初，我对妻的爱财不太习惯，后来就习惯了。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后不久，我就经常听到她和她周围的一些人提到这样一句话：“哪个人和钱不相好！”稍长后，我知道这话源远流长，颇有生命力，说明虽不是男人女人皆爱财，爱财的男人女人数量可观。

其实，我也属爱财的男女之列，为了赚大钱，经不起妻的

再三催逼 ,我在写完了一本书的初稿之后 ,顾不得给它找“婆家” ,就跑回老家 ,和我们村所属的镇的镇政府签订了协议 ,由镇政府出钱 ,我们夫妇出技术 ,合作开办起了太阳能热水器厂 ,厂长由我担任 ,妻为工程师。

屎难吃 ,钱难挣 ,厂长难当。辛苦自不必说。本来我应受到别人的照顾 ,现在我要搞好几十人的后勤 ,安排好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忙完了一天 ,因乡下的条件差却休息不好。到了夏天 ,更是遭罪。我的老家距著名火炉城市南京不远 ,是火炉子农村。最热的时候 ,想用游泳的办法消消暑 ,却是白费劲 ,因为池塘、河沟里的水都是烫人的。呆在原处不动 ,汗水像是泉水一样往外冒。蚊子又大 ,又肥 ,又多 ,且极疯狂、好斗 ,上厕所解大便时 ,你要是稍有疏忽、松懈 ,不去拍打屁股 ,对不起 ,那上面准会留下几个大包。

辛苦 ,我倒不在乎 ,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主要是棘手的事忒多 ,最令人头痛。比如工人就很不好管理。厂里的许多工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手艺人 ,与其说他们是进厂作工的 ,还不如说他们是来搭乘公共汽车的 ,想上就上 ,想下就下 ;高兴了就干 ,不高兴了拍拍屁股就走人 ,有的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厂只生存了四五个个月 ,厨师走 1 个 ,就设法再请 1 个 ,总共请了 6 个之多。每次招工人 ,招厨师 ,我都要费好大的劲 ,伤透了脑筋。

和镇政府里的一些人的关系也不好处 ,他们中有些人的话 ,我听不懂 ,彼此语言不通 ,使我有到了外国的感觉。当然 ,他们说的还是地道的中国话 ,地道的家乡话 ,就是哪“味” ,有有点外国“味” ,有所不喜欢不习惯的一股“怪味”。

一次 ,镇里的一位干部竟对我说 :“顾老 ,你就放心、放手地搞 ,我们并没有打算这个厂赚钱。”他这话把我变成了个泥

求。但是,他为了满足我的要求,也为了家乡经济的腾飞,拖着病体前来办厂,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高兴而来,狼狈而归……”妻哽咽了,无法继续说下去,眼泪扑簌簌地流着。我被妻深深地打动了,鼻子酸酸的,眼圈红红的。镇长大概也被妻打动了,答应一定抓紧筹钱,并且真地于不几日后就派人将余下的那部分钱送到厂里。

当日,我们夫妇离开镇政府后,妻硬是拽我进了小镇的一家酒店,说是由她作东请我吃一顿。几口啤酒下肚,我的脸红到耳朵根子,心跳快了起来,精神进入亢奋状态。我深情地看了一眼妻后说:“你也真会抓时机,要不是你在镇政府的那几句心痛我的话,我是不打算久留这里了。从现在起,夫决心要为知己妇而死了!”妻高兴地举起酒杯:“我为能有一个为妇的事业而不惜一死的夫而自豪!来,为你的忠心报妻,我们共同干一杯!”

太阳能热水器厂停办时,赚了些钱,妻高兴,我比妻更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为妻卖了力,对她有一份很大的人情,妻欠了我一笔。后来,我才知道我算错了账,至少是账未完全算对。

当妻提出离婚要求时,我和妻通过两次电话,劝她消消气,何必走离婚这条路。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当然,你对我恩很多、很大,可我也并非尽对你为非作歹,撒野耍横,对你也有给予,也有恩惠。妻问恩从何来,我举了回故乡办太阳能热水器厂的事。妻一听,火了,说办厂是她为了给我找点事干干,分散我对疾病的注意力。我把办厂看成我对她的恩,是一种是非的颠倒。

我放下电话,一时无法和妻达成共识。后来联想到妻既然能用跳舞的办法转移我对疾病的注意力,才相信妻当然也

会用办厂的办法转移我对疾病的注意力。妻为治好我的病，可谓用心良苦，感人至深。

所见均略同，配合总默契

我抗癌的重要特点，也可说成是抗癌的主要经验吧，即是不对自己太多情，不把自己的病当成回事，不把自己的命看得太值钱，因而在术后的治疗和养息中，就不那么谨慎、细心和较真，得马虎处且马虎。如果不是妻的密切配合，我的这一抗癌战略方针，有可能实施不了，说不定还会坏了事，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妻基本上随我的便。我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都很容易被她认可，即使是大胆、冒险的想法和做法也是如此。她当我的反对派的时候不多见。比如，我向她提出，我打算中途停止化疗，她不仅赞同，而且发表高见，从医学理论上阐明我的决定是“英明”的。她说：作为给你治病的医生，在切掉了你的胃之后当然要给你化疗，把他该做的做了，从而万无一失，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无后顾之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我当医生的话，也会这样做。但是，作为接受治疗的你，就可以视情作些松动，不必太拘泥。同样的病，得的人不一样，所采取的医疗措施获得的效果也会不一样。你已进行了切除手术，现在对化疗感觉不好，我看可以不化疗，否则，看似好事，却是灾难。凡事都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太强调哪一面都不成。

再比如，我一度因服中药感觉不好，不想继续服用。我征求妻的意见，她又充分发挥她无师自通的“医学理论家”的才能，在作了一番医学理论的精密分析后，认为我的意见是可行的，要我打消顾虑，放弃中药诊治措施。她说：看中医，吃中

药,是亲友们介绍了别人治病的经验和自己的治病经验后,我们未经给你治病的医生的同意,自己决定上的一个“新项目”。别人的经验,本来就只具备参考价值,因为病虽同,人不同,作用也就不同,现在你吃中药的实际效果不好,说明吃中药不是治你的病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当然要及时终止,不然就会适得其反。受她的鼓励和支持,我毅然地扔掉了中药罐子。

妻有许多值得我记起的地方,能极佳地配合我抗癌也在其内。所以,有个朋友劝我抓紧重组新家,并劝我找一位农村妇女,好在生活上照顾我时,我对他说,即使再找,也要找一类似于妻者,包括其不是医生的医生本领也要不相上下。不然,我倘若再得了别的疑难病症,治愈的可能性就要小一些了,而我却想活到把我自己都活烦了的时候。

第五篇

否 极 泰 来

中晚期胃癌 ,当然令我深恶痛绝 ,咬牙切齿。但是 ,换个方式想问题 ,也能产生些儿不胜荣幸之感。因为它使我认识了许多 ,学会了许多 ,获得了许多。许多中的有些 ,是没有生过癌症的人所无法得到的。我很感谢命运之神对我的特殊关照。

青山不在柴何有

过去我曾多次说过健康的重要 ,不过只是停留在嘴上 ,实际上 ,我非常舍得消费我的健康。这方面的问题 ,文中已多所

涉及 ,我还可讲出些事例来。上大学 2 年级的时候 ,在学校的组织下 ,我曾去上海郊区的一个农村劳动锻炼。刚去时 ,正赶上大战三秋 ,深翻土地。那些日子里 ,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 ,干活干到约 10 点多才收工。收工后 ,我不甘心度过不曾和书接触的一天 ,继续挑灯夜战 ,读书至夜很深的时候。在学校时 ,我的星期六晚上和整个星期天 ,不是在教室和图书馆里度过的时候是较少的。到解放军报社后 ,我也还有映雪囊萤的劲头 ,深夜一二点才合上书本关灯睡觉的事时有发生。调至后勤指挥学院时 ,正值不惑之年 ,可我功不成 ,名不就 ,光景颇惨。我决心从严治己 ,作人生最后阶段的冲刺。我努力、认真地工作着 ,其他方面也不放松自己。我觉得我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挤压得快要成为一块饼干 ,也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快要散架的木桶。我的精力和体力已难应付 ,我很累。可我不时地紧念箍着自己的咒语 :身体健壮 ,事业无成 ,不过一具行尸走肉而已。没有掏不空的煤 ,没有砍不倒的树。现在 ,我回过头来想 ,那样地紧绷着“弦” ,我不“断”在胃癌上 ,也会“断”在其他疾病上。

现在 ,我是真的舍得花本钱保养我的身体了。手术后 ,我作出规定 ,晚上一律是休息时间。当然 ,晚上也有过被文字挤占的时候 ,却很少。拿写这本书来说吧 ,要是在以往 ,除了苦战白天之外 ,晚上我还会加班加点的 ,不到“能源”耗尽 ,精疲力竭 ,我是不肯罢休的。现在我就不了 ,情绪不好 ,身体不适 ,精力不够 ,就不写。今天因故写不成 ,明天再写 ,不往前赶 ,不给自己施加压力 ,跟自己过不去。晚上绝对休息 ,死活不写。我是球类迷 ,爱看篮球、足球、乒乓球等球类比赛 ,最近又喜爱看网球比赛 ,遇到电视上播放这些球类比赛时 ,基本上是把写作的事放在一边 ,看完比赛再说。

患癌后 ,我对自己很满意的一点是 ,我学会了对自己的宽容。比如说吧 ,我读书、写作或做其他的事时 ,只要感到疲劳或不适 ,就立即休息 ,不像以前那样 ,强迫自己坚持、顶住。我自己安慰自己说 ,如此疾病 ,如此身体 ,能做点有益、有意义的事就不错了 ,何必对自己期望值那么高 ,逼自己逼得太凶。

坦率地说 ,我对身体的健康 ,对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等老年人的问题 ,兴味并不很浓 ,不愿意在这方面花太多的心思 ,只求差不多即可。我患有严重的思想障碍症 ,觉得如果一边在吃好、吃补 ,拎鸟笼、扭秧歌 ,着时髦色彩鲜艳的服装 ,一边去想我的举措是为了延年益寿 ,是为了余时不多的日子美满、潇洒些 ,不存遗憾 ,以便将来真正地做到赤条条地去 ,这实际上也就暴露了自己的尴尬和无奈 ,说句不好听的话 ,也实际上反映了自己的色厉内荏 ,而这也就有了精神的损耗 ,结果是有得也有失 ,所得减去所失 ,究竟还能剩下多少 ,怕只有上帝才能算得出来。所以 ,我至今仍馋我的 48 岁以前的岁月 ,那时所作 ,只凭自己的意愿、兴趣和爱好 ,脑子从未往“夕”字上去过 ,活得着实痛快、轻松。虽然不大可能 ,甚至根本不可能 ,我还是力争像 48 岁以前那样过。蒙着头过 ,能过多久算多久。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 ,不是你想要怎样就能怎样的。一生百病全无的事 ,活一百岁的事 ,就属于这样的事。对这样的事 ,要尽量少“投资”。其实 ,“不投资”也无不可 ,不过我已不敢了 ,因为我已吃过亏。

从此永别当难别

“中晚期胃癌”既然未能实现它的愿望 ,将我招入它的麾下 ,就使我树立了我当老寿星的信心。我不认为这是一种

盲目的乐观和骄傲 ,成为事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人人都说 ,也都信。我现在也跟着说 ,跟着信。我不信“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只适用于他人 ,不适用于我 ,不信我大难之后会两手空空 ,一无所获。我应该能获得长寿这一福。不然的话 ,就太不公道 ,太不合情理 ,反了常。那我就将建议世人 ,把“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的话 ,叠叠收起来 ,从此再也不要说 ,再也不要传 ,免得使有些信这话的人受愚弄 ,搞得他们怪可怜的 ,于心何忍啊 !

得过一次天花的人 ,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因为他取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许多人都认为我必死于“中晚期胃癌” ,我却死里逃生 ,活蹦乱跳地活着 ,就使我获得了免死力。当然 ,我不会永远不死 ,但至少是真正的死期将长时间地推迟。也许有人会笑话我如此想问题 ,滑稽、荒唐得可以。我才不管 ,反正我要坚持我行我素 ,因为 ,我这样想 ,我就开心 ,而开心就会健康长寿。

有幸这一次捡回一条命 ,我虽未达到视死如归的境界 ,怕死的劲头确实比以往小了。我这样地宽慰着自己 :这一次没有死成 ,今后活 24 小时 ,就多赚了 1 天 ;活 7 日 ,就多赚了 1 周 ;活 30 日 ,就多赚了 1 个月。晚死当然求之不得 ,早死 ,现在就死 ,也无所谓 ,也无太大的遗憾 ,反正我已经赚了 ,不过少赚了而已 ,也该知足。

越往后 ,赚的就越多 ,我就越不怕死。越不怕死 ,我就越是经活。这样的事例大量地存在着。我的叔父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叔父以不怕死闻名 ,人家称他为不怕死的海瑞。有一次 ,他跟我谈及他差一点就要死的一件事时 ,所表现出来的对死毫不在乎的态度 ,令我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 ,佩服有加。

叔叔有个头晕病 ,犯起来很厉害 ,躺着一动也不动 ,和死没两样。叔叔告诉我 :一天晚上 ,他起来解小手 ,感到头晕 ,并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凶猛。他觉得他的忌日 ,似乎就是此时此刻。他自言自语道 ,哟 ,这一次真叫走啦。走就走吧 ,反正迟早都要走的。不过 ,不要太着急 ,得要等我穿好老衣。老衣穿好了 ,叫走就走 ,不说二话。他把老衣穿好了 ,躺在床上 ,等着走。结果又未走成 ,他当然很高兴。

叔叔说这些时 ,那么的从容 ,那么的轻描淡写。给我的感觉是 ,他已把死和上床睡觉、休息混淆不分了。不怕死造成了叔叔死不了 ,他已 80 多岁了 ,身板子骨像铁打的一般。

我已有些儿像叔叔那样面对死了 ,就出不来他那种效果 ,那才是怪事一桩呢。

自从我变成了“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了一切”的实物证据之后 ,我不仅在思想上把健康的位置调放得很高 ,还真掌握了一些被公认为行之有效的养身之道。不注意健康 ,已使我尝到苦头 ,重视了健康 ,能无甜头可尝吗。我不对我的长寿抱有信心 ,岂不难以理解吗。

当今最致命的凶恶杀手有 3 :恶性肿瘤、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在我 ,恶性肿瘤已成了一场虚惊。我的血压一直正常。不久前做了心电图检查 ,医生说像我这样年龄 ,心脏跳动如此之好 ,并不多见。我还有些疾病 ,均属小而不言的 ,并不危及生命 ,有的甚至看也可以 ,不看也可以 ,忍一忍 ,也就过去了。这就是说 ,长寿的基础物质条件我是具备了。

我人很瘦。人人都说“有钱难买老来瘦。”瘦的贵重在于它可使人长寿。

我的瘦 ,加上我的其它的身体的物质条件 ,当然是长寿。

长寿与心绪有着直接的关系。患癌以来 ,打击排着长队 ,

一个挨着一个地冲着我上 ,大有使我应接不暇之势。有的打击是十分残忍和无情的 ,是带毁灭性的 ,是能使人从此一蹶不振的 ,甚至是能致人于死命的。我都经受住了。我胸中的火 ,仍在燃烧。我血管里的血 ,一样地沸腾着。我的双眸照旧能明亮地看清前面的一切 ,并没有被灰暗遮挡住了视线。还能有多大、多沉重的打击呢。往后 ,顺心的日子会多起来的吧。

我最担心我会闲下来。这种担心已成为多余。我已新的生活里找到了我的位置。我干着令我欣慰和自豪的事。我说不定还能圆许多的好梦。我未虚掷年华 ,甚至在癌魔撕咬着我的精神和肉体的时候。我无愧于党、国家、社会、亲属、新交旧知 ,我有什么理由眉锁肠愁呢。好心绪舍我其谁。它当然会把我打扮成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的老者。我的死期远着呢 !

一个人说的话 ,准头还不大 ,多数人说的话 ,不说十拿九稳 ,也得有个七八成稳。现在许多人都说我“ 寿星 ”的交椅是坐定了。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同学聚会时自谦 ,说自己活不过我了 :“ 顾德如已倒过一次大霉 ,哪儿能再倒下去。他又是乐天派 ,接下去肯定会没完没了地活。他很有可能把我们在座的都拚掉了自己才走。他是稳稳当当地做他的老老头子了 ”。

我的亲外甥 ,也很大方 ,愿意给我添寿。

我病后不久 ,我的亲外甥到北京来 ,我设家宴招待他。席间他说 :大舅 ,你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 ,我看你活到 65 岁是不会成问题的。我未搭话茬 ,只劝他少吃饭 ,多吃菜。

后来 ,我曾多次将外甥的这次谈话当作笑料取悦了一些跟我交谈的人。我说 :“ 你看 ,我的外甥已讨了老婆 ,有了孩子 ,岁数也老大不小的了 ,可是多么不会做人 :中国有句老话 ,

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说 70 岁的年龄是值得羡慕的年龄，可我的外甥在饭桌上向我卖好时，却说我活到 65 岁是不会成问题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把那 5 岁留着有什么用，何不再给我添 5 岁，说我活到 70 岁是不会成问题的呢！不要说他给我 65 我不领他的情，就是给我 70，我照样不领他的情，到了 70 时我就有雄心壮志，争取继续活下去。

大前年，即 1997 年，我回老家探母。其间，我的外甥请我吃饭时，又在边吃边谈中谈起我的病，我的身体，他说：“大舅，你能闯过癌症这一关，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你想得开，不背思想包袱。凭着这种性格，往后你一定会活很多年，我家婆（姥姥）现在 81 岁，说不定你能赶上甚至超过她老人家。”

“你已变得大方起来了，舍得给我增寿，我谢谢你。不瞒你说，我曾背后议论过你，说你吝啬，在我家吃饭时只给我 65 岁，其余的捏在手里不放，多 5 岁让我凑个‘古来稀’也不干，使我很伤心。”

“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这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你还未度过 5 年的危险期，我担心把数目说得太大了，你会批评我不实事求是，搞‘浮夸风’。安徽人给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搞‘浮夸风’搞怕了，谁都仇恨‘浮夸风’，我也不例外。现在不一样了，人生在世最怕的是丧命，坐班，丢官，老婆离婚等，这几样你虽未样样都经历过，但也经历了其中的大多数，你却照样活得挺潇洒，没有愁倒，闷倒，你要是不能多活，健康长寿规律之说就不能成立，所以我就给你老人家添寿。你说我的话有道理吗？”

“我倒不怀疑我会长寿，像你这般大年龄时，一次我在听几个长者议论人活多活少时，有人说，一个人的一生，50 岁是道难越的坎，越过这道坎，60 岁稳拿。过了 60，就没有上限。

这话没有科学根据,但却不失为经验之谈。我已 60,当然存在 70、80,甚至更多的希望,只是令我犯愁的是,如果真的活到 80、90,反而不妙。我爱看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动物世界》提到,多数的动物老了后,往往会成为别的食肉动物的美餐。正是由于无数老了的动物的无私奉献,才保持了生态平衡,它们的作用不可低估。可是,我太老了后,当然不会成为食肉动物的美餐,却什么也干不了,只能给国家、社会、儿女增加负担和麻烦,我恰恰不喜欢这样的活法,这可怎么办。至今我还没有好主意,恐怕也只能先活着再说,明日愁来明日忧了。”

不要说耳听了,就是眼见,我也亲眼见过许多这样的情景:一个危在旦夕的人,喉咙子处那口游丝般的气老是抽着,硬是断不掉。他(她)的某位亲人,走过来问他(她),是不是等他(她)的某个亲人的到来。他(她)用说话或其他方式表示是如此。他(她)要等的人未来,他(她)继续等,甚至能等二三天,直到一周左右。说也真怪,他(她)等的亲人来了,和他(她)说了话,或用目光与他(她)的目光对视了一段时间之后,再过不多的时间,他(她)的那口气就断了,踏踏实实地走了。我也在等好人好事的到来。我的等和快要死的人的等,虽然情况完全不同,但都是一个等。我的等,也会延长我的活着的时间。我知道,我的有些好人好事,会来得很晚很晚,我也就会活得很久很久,变成一个很老很老的老者。

退也何尝不是进

我的病,经不得气,耐不得愁,我就着重提高我的心理调节功能,遇事尽量想开些,不使心的通道堵塞,始终保持有良

好的情绪。效果还是有的。因而在诸多不幸和刺激之下,我还是原先的那个精神的我,似乎未曾走样,变形。撤掉已经下达的提拔我为官的命令,我认了;让我提前退休,回家养不算老的老,我认了;妻和我“拜拜”,我也还是认了,并未垂头丧气,一副可怜相,把日子过得不像个样。

近日来,每到晚饭后,我住的楼房的不远处,就聚集了一堆人,多时达二三十、三四十,大声地说着话,未曾间歇过,气氛十分活跃、热烈。我始终未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而是呆在家里,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是在发牢骚。

上级决定,要在不久之后,将我们这个住有1千多名退休的师团职干部的干休所,移交给地方民政部门管理,有少数退休干部有意见。主要原因之一是,舍不得几个钱。因为交到地方后,本单位原先发的生产补助、节日补助、福利补助等都要被取消。据说一年下来,数目不小。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数目就更大。另外,住房要等到明年才卖,也就是说,卖房子的事得由地方有关部门来具体操作,部队管不着,因此个别人担心地方上管这种事的人七捣估、八捣估,把房子捣估出个高价来,使自己经济能力承受不了,陷于望房兴叹的尴尬境地。主要原因之二是,害怕享受不到应有医疗待遇,甚至害怕医疗费报销难。

交地方管这件事关系着切身利益,位置摆不好,看法不对路,当然会动肝火。我早已进行了一番心理调整。患癌后,我已很熟悉这方面的业务。我觉得气很顺,没有什么愁可烦,没有什么气可生。所以,单位的领导到我家来问我对交地方管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时,我告诉他们,还是老规矩,服从上级决定,听组织的安排。我对他们说,给了我1套崭新的4室1厅的住宅,外加1间储藏室,必要时可安排住个保姆。还给了我

4 位数字的工资。我死时 , 遗属不仅不必自己掏腰包给我买骨灰盒子 , 还可获得一笔可观的丧葬费。他们中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 , 可以得到不算少的生活补贴。如果单以经济条件、物质享受划分中国人的阶梯 , 我已处于相当高的一层上 , 在我的下面有黑鸦鸦的一片人 , 简直望不到尽头 , 其数量大概有 11 亿 , 也可能不止。在我的最底层的 , 实话实说 , 我认为够惨的。有的一分钱的废钱不敢花 , 有的只求不露肉就得 , 有的但愿一日三餐肚子顿顿是饱的。我的所获颇丰 , 我已心满意足 , 感激不尽。有了现在这样的优越条件 , 往后我是不会在待遇上再向上级、组织提出新的进一步的要求了。如果必要 , 抽回去一部分 , 我想我不会叫苦不迭的。

我对这次变动给我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想得通 , 是因为我和其他一些人作了比较。

我母亲干了五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我只干了 27 年。母亲当过劳模 , 我只立过 1 次 3 等功。母亲一直是由她的父母抚养长大的 , 而我在跨入军营之前 , 从小学到大学花了国家大量的钱。母亲和我 , 两者工作性质不同 , 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 似乎无法量化 , 无法比较 , 但我还是觉得 , 母亲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远比我的大。母亲不当干部后 , 一无所获 , 只获得一个十分不雅的、看起来令我酸楚的驼着的背。母亲死时 , 我看弟弟、弟媳的经济状况赶不上我 , 便承担了母亲所有的丧葬费。母亲在世时 , 曾未提及过国家在她年老时应该给她些什么 , 甚至连想都未敢想过 , 可她自我感觉良好 , 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孬。

在中国 , 像我母亲一样 , 年老后 , 靠唱国际歌 , 自己救自己的人 , 有若干个亿 , 他们不都活着吗 ! 多两个钱 , 少两个钱 , 又怎样 ? ! 一个人的一生 , 由两大块构成 : 金钱和物质的一块 , 精

神的一块。只有金钱物质的人生 ,不是真正的人生 ,精神的那一块 ,质量低劣 ,我看活着没劲。

遗憾的是 ,有些人 ,包括我们部队里的一些人 ,他们把到这个世界上来 ,不是看作来干点有益于国家、社会和后代的事来的 ,而是看作当演员来的 ,演戏来的。所以 ,在他们吃着公家的饭 ,办着公家的事的当儿 ,把阴面的东西 ,竭力掩盖着 ,无半点泄漏 ,而对阳面的东西 ,开发又开发 ,挖掘又挖掘 ,张扬个淋漓尽致 ,无以复加。到了他们离退休之后 ,便赶忙更换装束 ,擦去脂粉 ,露出可憎的庐山真面目 ,玩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把戏来。格调之低下赶不上一个普通的劳动群众。

我的一位好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单位的一位将军 ,在职时给人们的印象是 ,他是一个用党和国家所要求的标准的公务员的模子铸造出来的模范干部 ,疵瑕全无。用好朋友的话说 ,他那副一本正经、规规矩矩、文文雅雅的模样 ,甚至使你不得不生疑 ,他懂不懂世间男女之事 ,他的子女的血型和他的血型对不对得上号。可是 ,在他离休后的某一天 ,他的单位管理部门的一位年轻干事登门找到他 ,对他说 ,首长 ,经研究决定 ,你要从现在住的房子搬出去 ,搬到我们已给你安排好的另一个住处去。因为你还有另 1 套住房 ,那 1 套和你现在住的这 1 套加起来 ,你的住房面积已超出了你应享有的住房标准 ,需要按规定进行调整 ,否则影响不好。将军一听 ,拍案而起 ,慷慨陈词 :“住房超标准的 ,难道就是我家吗 ?你们搞人一走 ,茶就凉的一套 ,太浅薄了 ,太势利了。我就是不搬 ,拿我怎样 !谁要是再让我搬家 ,我就操他的妈 !”年轻干事气晕了 ,差一点没有摔倒。他很想首长在首长面前发作一番 ,终于没有 ,而是夹着尾巴狼狈而逃。事后他对人说 ,我当时的感觉是 ,我面对的不是一位将军 ,而是一位来自野蛮部落的头

领。

我的一位在部队工作的亲戚 ,向我贡献了一个他们单位无人不晓的故事。亲戚单位的办公区和宿舍区仅有四五百米之遥 ,骑自行车上下班 ,花在路上的时间不过三五分钟 ,步行也不会超过 10 分钟。可是 ,单位的头头们 ,特别心痛自己的两条腿 ,舍不得让它们受点儿委屈 ,上下班一律坐小汽车。

四五百米的路尚且不肯走 ,再稍远的路 ,头头们更是不愿“劳驾”两条腿 ,总是小汽车来 ,小汽车去。他们的屁股已长在 4 个胶皮轮子上。他们根本不担心两条腿因长期闲置而蜕化 ,变成烧火棍一样的不值钱的物件。

一位头头离修后外出观光旅游。去时 ,单位已派车将他送到北京火车站 ,他回来时又打电话 ,要单位派车去北京火车站接。不巧的是 ,那天单位因故派不出车 ,未能满足他的要求。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一般平民百姓的身上 ,也就过去了。他不一样 ,已有了坐小汽车的瘾 ,故而觉得心理忒不平衡 ,忒难受 ,忒可气 ,便直接找到单位主管后勤的头头 ,又是拍桌子 ,又是打板凳地跟人家干 ,嘴里还吐脏字 ,被惊动的几位干事、助理员出面好劝歹劝 ,好歹将他劝走了。

一位年轻的干事 ,对其他几位参与劝架的同事大发感慨道 :“他才离休多少个小时 ,就这副模样 !猴子变人 ,花了多么长时间 ,人变不是人 ,时间怎么这样短 !”

我还耳闻目睹过一件事。一天晚饭后 ,我在我住的楼下的空地上活动手脚 ,也是帮助消化肚内的食物。在我的不远处 ,有两位在交谈。他们都是我的单位的人 ,我们都面熟 ,但我不知他们所在的小单位 ,更不知他们姓什名谁。原先我还来回走动 ,因他们的谈话饶有趣味 ,我就在离他们不远处停下来 ,洗耳聆听 ,他们也不避讳。

两位中的一位说：“听说你在办公室里向你单位的头儿猛烈开火，闹得满城风雨，究竟是怎么回事？”

另一位说：“他们现在就宣布让我退休，我不服，年限还不到。”

“既然已宣布，就不会收回成命。你何苦呢，早退晚退都是个退。”

“瞧你说的，听说不久就要调职调级，我再调1级技术级，就可享受正师待遇。”

“正师和副师只相差有限的几个工资钱，其余都一个样，住房、医疗待遇一样，探亲路费报销标准一样，项目也就这么多了！还有什么呢？”

“有哇，据知，正师职干部死后上八宝山时，可在进口的炉子里火化。对不起，副师职干部只配进国产炉。别看只差一职，差一职就是差一职的待遇，所以该争的还得争，不争白不争。”

正师职干部死后能进进口炉，副师职干部死后被拒于进口炉外的事，我未曾听说过，不由佩服这位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可是，我就想，入进口炉火化者，是不是感觉特别好；入国产炉火化者，觉得十分不舒服，无法忍耐呢。如果不是，何必向往进口炉，难道不是烧出灰烬，而是烧出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来了吗？真可谓进了棺材也伸手，死也要了。

我觉得，不为度人生而是表演人生的人们把账算错了。因为，既要演就要一直演下去，演到脉搏停止跳动，呼吸功能丧失的时候。演一段时间后就卸装是不可以的。理由是不演了也还是一种演，演的是阴的一面而已。结果造成阴阳反差更大，面目更加可憎，蒙受到的鄙夷、呵斥程度更厉害，更划不来。我不愿不顾一切地谋取身外的东西，我愿意力求从娘胎

里出来到尸横太平间里的我 ,始终是一个较为真实的我 ,我就会活着愉快 ,死后少挨骂。

我期待着万事如意 ,好运常伴 ,这是每个人永远期望着的 ,而又永远实现不了的。我实实在在地想着的和准备着的 ,是迎接新的、也许是更大的、更凶残的冲撞、撼动和毁坏。我已不在乎不幸、不愉快的事 ,因为中晚期胃癌实实在在地卖了把力 ,帮我大大地提高了我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我不会有唉声叹气的余生。我不会因为一时想不通发疯 ,变傻 ,投河 ,悬梁 ,出家当和尚 ,忘了自己的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 ,忘了自己喝了数量不少的墨水。

深知爱心价更高

命运给了我一个癌 ,也是赏赐给了我一本很好的书。通过这本书 ,我增长了见识 ,扩大了眼界 ,懂得了许多 ,许多。

我就懂得了癌症病人是弱者。他们活着不易。他们的需求很多。他们的重要的需求之一是 ,他们的周围的人要给他们以体谅和关照 ,帮助他们夺回有极大可能将要失去的最可宝贵的生命。

我已病后近 15 年 ,该算是个癌症大军中的“复退者”了吧。为了让更多的未期满的我的病友们 ,也能像我一样愉快地当上“复退者” ,根据我的感受和认识 ,他们周围的与等相关的人 ,应这样地体谅和关照他们 :

患者单位的领导 ,要热情帮助患者解决思想的、物质的、经济的问题 ,尽量做到细致周到、体贴入微 ,使患者有温暖如春的感觉。在处理患者的问题、意见和要求时 ,要认真、慎重 ,三思而行 ,只要是允许的、可能的和合理的 ,就努力遂患者的

心愿,使患者为之产生感激之情。在处理事关患者切身利益、荣辱进退等较重大事情时,更不能等闲视之,有半点马虎。因自己的失误、疏忽而处置不当,从而导致患者悲观失望情绪加重的事,尽量避免发生。因为,那样就无异于对破鼓再施以重锤,把患者向死亡线上推了一把。

患者周围的人,在与患者发生矛盾和争执时,要豁达大度,尽量克制自己,多做点儿让步。不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无意考虑对方情绪会受到何种影响。更不能明知自己的言行会给对方精神造成重大打击,却意气用事,不讲仁爱,不讲慈善,照说照做。那样的话,于患者,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于自己,怕也不免要招致心地欠善、落井下石的指责。

我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感而发。病初的一天,我在同我的一位亲戚发生矛盾时,就让他气得够呛,幸亏没有让他气死。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当时做的那一件事很不对,反映了他为人风格不怎么高。我就批评他。当然,我也有不足,话说得重了点。我量定,要是在我病前,他会接受我的批评,至少不会顶嘴。可是,这一次,河,还是那条河,水却倒流了;土地,还是那块土地,撒上去种子,却发不出芽。我批评他,我左讲,他左对;我右讲,他右对;我枪去,他枪回;我箭去,他箭回。他甚至用重话、气话刺伤我。我气得几乎晕倒了。他所以敢于这样对我,我想,大概来源于这样的认定:你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就气气你,你还能有什么咒念。

事情过后,我还真的被迫花时间咽了一阵子气。后来我用关于人的社会“位置”和“价值”、“威望”观消了我的气。我就想,不同的人,他们的社会“位置”就不同,他们的伴随社会“位置”而产生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威望”也就不同。同一个人,情况变化了,社会“位置”变化了,他的社会“价值”、

“威望”也发生相应变化,或变高,或变低。每一个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当前的社会“位置”,及伴随社会位置而产生出来的社会“价值”、“威望”的状况,确定自己不做什么和不说什么,应当做什么和说什么,否则,自己就会受到惩罚。我患了中晚期胃癌后,已变成一个弱者,跌入了弱者所应处的社会“位置”上,享有着弱者所应享有的社会“价值”和“威望”。原先的社会“位置”、“价值”和“威望”已不复存在。而我却不顾这一切的变化,像病前那样地做事、说话,自然要受辱、受气。这只能说明自己的不识时务。而人贵在识时务,所以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联想到了动物。动物们不按照它的特定的“位置”及伴随“位置”而产生的“价值”和“威望”办都不行。一只老虎,在山林中,可以凭借自己在动物界中享有的强者“位置”及伴随“位置”而产生的“价值”、“威望”,登崖攀壁,跨沟越涧,欺凌和捕食比它弱小的动物。一旦它落入平阳,就须及时调整心态,灭掉在山林中的威风,全神贯注地提防着犬们来欺侮自己。一条大鲨鱼,在海水中,可以凭借自己在鱼虾界中享有的强者“位置”及伴随“位置”而产生的“价值”、“威望”,游来荡去,欺凌着和吞食着比它弱小的鱼们和虾们。如果遭遇不幸,陷入泥淖,抛上海岸,它的惟一任务,就是赶紧呼吸,延长生命时间,不要去想昔日在海水中称老大的情景。

自从和那位亲戚发生矛盾后,我就把我的心态也调到了弱者的位置,与我实有的社会“位置”相适应。我不再不考虑我的实有的社会“位置”做事,说话。同时,我心服口服地接受着以前的我的社会“位置”上所不曾有过的欺辱。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个人是弱者,岂能不受一点欺辱。但我并不想在现在的“位置”上永久地呆下去。党

和国家正在搞振兴 ,以摆脱落后。我也要振奋精神 ,努力奋斗 ,以改变我现在所处的社会“位置”。

患者周围的人 ,尤其是患者的亲友 ,要尽可能地、主动积极地给患者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的援助与支持。患者这时正处于危难、危急时刻 ,周围的人此时能帮他一把 ,他会非常感激 ,同时也就受到了鼓舞 ,增添了战胜疾病的力量和信心。如果该做、可以做的 ,没有去做 ,使患者的需求未能满足 ,就会影响患者的心情 ,从而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自然不利于他治病、养病。

同样 ,我这也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有感而发。我有过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先讲正面的。我做了手术后 ,由妻和我的大外甥陪床 ,负责护理我。妻力气小 ,帮我翻身时 ,需要我用较大的力气配合她才能翻得了身 ,我也就觉得不那么舒服 ,甚至感到刀口处有些痛。等到我的大外甥换班帮我翻身时 ,与妻帮我翻身相比 ,我的感觉大不一样 ,觉得舒服多了。那时 ,我总是盼着妻的下班时间已到 ,轮到大外甥来值班。大外甥做的事 ,似乎也不能说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可是 ,我一直记着大外甥对我的这一好处 ,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我曾多次向我的亲友们提及过大外甥的这件事。我还曾多次对大外甥说 :“大舅这一辈子都会记住你这个恩 ,绝不会忘掉 ,除非是死了。”

再讲反面的。我术后 3 个月 ,获准专事侍候我的妻上班了。可我的身体甭提有多糟 ,希望有人时刻守候在我的身旁 ,照看我 ,但却实现不了。

一天 ,我在室内踱步 ,突然感到头昏 ,呼吸困难 ,站立不住。我想到附近的床上躺下 ,但是咫尺为天涯 ,我办不到。我想向邻居求援 ,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得不就地坐下 ,躺

倒。好在没有出大事。类似的情况出现几次后,我向妻提出可否雇个临时保姆,妻很犹豫。我很理解她的难处,也就不再提了。

趁着回老家的机会,我向我的亲戚们诉说我的苦楚。动情处,我几乎要流出眼泪,我渴望他们中有人因此而动恻隐之心,挺身而出,充当仁爱之士,为我提供一段时间只吃饭不拿工资的服务,帮我渡过难关。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谁要是这样做了,让我给他磕三个响头都行。我要向他表示,病好后一定报答他。结果是谁也没有反应。我很寒心。我往日曾多少给了他们些好处,怎么今日竟没有一个人肯给我作一点施舍呢。他们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呀。

我先是抱怨他们,后来也就不了。我想通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顾自己一个人活得好,不管此外的任何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只盯着金钱、物质、享乐,而对亲情、友情不屑于一顾者,有的是。农村有,城里也有,到处都有。既然是较普遍的现象,除了认可,应该还是认可。

患者周围的人,应想办法了解患者的特殊感受、愿望和要求。否则,他们在和患者打交道时,无意中会办了错事,说了错话,使患者的情绪受到影响,不利于患者治病、养病。

我也有过切身的体会。病初,我就感到,一天到晚离不开一个癌地,实在太痛苦了。我就采取许多措施力求尽快把癌字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直到现在,我的预期目的还没有能完全达到,这与我周围的一些人帮了倒忙是分不开的。

我周围的一些人,在给我打电话时,开场白总是这样的:“你的身体近来怎么样?”结束语又总是这样的:“要多保重身体啊!”他们在给我写信时,开场白和结束语,和他们打电话时的所说如出一辙。

他们这么一说一写 ,被我好不容易赶跑了的“癌”字 ,又跑来同我晤面了。我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多疑 ,硬要往“癌”字上挂 ,而人家并无此意。因为病前他们给我打电话和写信时 ,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知道我爱开玩笑 ,那时的开场白和结束语一律是玩笑话。

有一阵子 ,我气不过 ,告知他们 :如果打电话和写信给我 ,开场白和结束语还是关于我的健康的 ,再打电话时我不接 ,再写信时我不拆。吓唬了一下 ,好些。不过 ,也还是收效甚微。

去年 ,发生了一件事。有个熟悉的人问我 :“你身体怎么样?我准备给你介绍个老伴。”听了熟悉人的话后 ,我又在“癌”字的怀里偎了好几天。我想 ,这事还不能算完 ,以后可能还要偎 ,偎几次 ,很难说。因为 ,有朝一日我真的想找老伴的话 ,人家还会提起我的身体 ,提一次 ,我就得偎一次。一直找不成 ,就得继续偎下去。

类似上面说的不让我忘记癌的事 ,还可能发生。我除了将继续受着之外 ,无计可施。这真有点儿像挨了人家一记猪尿泡的抽打 ,有气也不好撒。总不能要求国家制定一个癌症病人免受刺激法 ,也不能到法院告人家侵犯了我的人身权 ,更不能因为这类事就断绝和所有周围人的来往。万事忍为高 ,我就忍着。

顺便提一下 ,由于患者周围的一些人办了令患者不愉快的事 ,说了令患者不愉快的话 ,是因为他们存有“患癌必死”、“患癌迟早会死”的观念而导致的。因此 ,我建议媒体和医生们要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知道 ,癌症是可以彻底治愈的 ,癌症等于死亡的说法是不对的 ,谈癌色变是没有道理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病死率较高的疾病而已。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 ,可怜的癌症病人们将一冤再冤下去。

我呼吁人们要关心癌症患者,关心残疾人,关心受苦、受难、受困、受灾、受穷的人……。所有的强者,要关心所有的弱者。要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形成人人助弱的大氛围。这样做,得实惠的不只是弱者,对强者也有益。强者不是不变的。凤凰也有落毛时,老虎也有受伤时,说不定哪一天,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事实上,有无数的弱者,就是由强者变来的。有了人人乐于助弱的大氛围,强者就免除了后顾之忧。

我以为,我们的党和政府领导进行的安排下岗职工就业,帮助贫困落后地区人民致富,关心、支持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大办希望小学,等等,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助弱举措,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说明了党和政府的英明、正确、伟大。我衷心地拥戴、热爱和赞美我们的党和政府。

对于那些为下岗职工谋求岗位而奔走着的人,对于那些为贫困地区人民而慷慨解囊的人,对于那些把各种书籍免费送到希望小学的学生们手里的人,我是由衷地敬佩的。我愿向他们学习。

我是一个脱弱者,对弱者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大街上,我看到那些以轮椅代步的人,以拐杖探路前行的人,我总要多看他们几眼,暗暗地寄上我的一分同情。在看屏幕的、文字的关于残疾人和其它弱者的生活、奋斗的报道时,我总止不住地流淌着热泪。我尽可能地从物质、金钱和精神上支援着一些弱者。我衷心祝愿包括癌症患者在内的所有的弱者们,在我们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所有强者的爱心的温暖下,过得顺心、开心、幸福。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人间就变成美好的明天。”这首歌我爱听,总听不厌。我发觉我的周围的人也像我一样。这不奇怪,因为歌词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唱出了我们这个

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人们的共同追求。让我们向包括癌症患者在内的弱者们献出一份爱吧。笑容多了,欢歌多了,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会更加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天空就更加灿烂,我们的鲜花就会开得更美。

无意插柳柳成行

我曾想成为这,也曾想成为那,我曾想干这,也曾想干那,就是没有留意过癌。人间还有癌这么回事,我也知道得较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行。如今我却成了抗癌大军中一员勇猛的大将,对抗癌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实在是我做梦也不曾梦到过的。我喜出望外。大概是我家祖坟的风水好,让我在不为多数人能够碰到的癌上辉煌了一把。

我是个胃癌患者,而且是一个中晚期胃癌患者,也就是说,是一个黄土已埋到脖子上的病人,再添一二锹土,就到“丰都城”去“旅游”了。可我却整整活了15年,把癌症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我成了一个活的宣传品和展览品,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癌症不等于死亡,而是可以彻底根治的,谈癌色变可以休矣。研究癌瘤的专家、学者和医生们,将从我的身上进一步得到了最终攻克癌症的信心。癌症患者们,从我的身上,得到了生的希望,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们自然会想,一个中晚期癌患者能存活,我们有什么必要悲观绝望呢。所以,我常对人说,讲中晚期胃癌对我是彻头彻尾、彻底彻外的残忍、剥夺,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公道的。中晚期胃癌,也是对我的一次赐予,一次关照,丰富了我的人生,张扬了我的存在的意义,令许多健康的人嫉妒,但可望而不可及。

我积累了抗癌经验,走出了自己的抗癌之路,有了有顾德

如特色的抗癌法。我把它称之为盖世无双的、人人叫绝的“顾氏抗癌新法”。这个“新法”的主要内容为：患者在进行了必要的医治行动之后，应全神贯注地、千方百计地解决恐癌惧死的问题，使情绪乐观起来。与此同时，也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以配合治病养病。然后，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跨过危害极大的、常人难免的情绪极端低沉、灰暗、悲观绝望期，赶紧走回到病前的日子里去，还一个病前的自己。要敢于做自己的主，不盲从，要小心谨慎，但又不要太拘泥，要旁若无人，不乱信乱治，要像往日那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当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癌症患者。不要把自己的病太当成病了。不要太另眼看待自己了，太照顾自己了，太讲柔情了。对自己狠一点，别开生面，另辟蹊径，说不定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新法”是建立在无可厚非的理论基础上的。到目前为止，癌症还是个“X”，一切都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所有的治疗措施、方法及药物，其所起的治癌作用，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而这些措施、方法及药物，都是癌肿专家、教授和医生们长期呕心沥血“呕”出来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癌症患者，不是安安静静、心平气和、踏踏实实地呆着，而是操心烦神、紧着折腾，希望自己的问题很快地、彻底地得到解决，岂不是幼稚的吗，天真的吗！岂不是寡妇梦见红盖头——尽想好事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能正确对待，还可能要招致赔了妇人又折兵的严重后果。而采用“新法”可以获得最大的精神疗效。精神疗效是治病时的最受重视、最解决问题的一种疗效，癌症也不例外。我欣赏我的“新法”，常把它拿出来，在众人面前炫耀。

“新法”确实是治癌的好“法”。我所以能从癌症的眼鼻

子底下溜掉了 ,是因为医生给我动了手术 ,医生有很大的功劳。但是 ,“新法”也应算是治好我的病的功臣之一。它如何具体地治好我的病的过程 ,我说不出来。但我现在已经知道 ,许多疾病的病因和它们被治好或治坏的道理所在 ,都是根据实践经验和实际例证得出的。因此 ,我才敢宣传“新法”能治癌。

“新法”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也可以说一个很大的优势是 ,简单、方便 ,可操作性极强。采用此法时 ,各方面的支出都较少 ,因而对那些经济条件及其它条件都不算怎么好的患者最适用。我留神观察了我的周围的一些癌症患者 ,与他们相比 ,我花在抗癌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要少得多。不仅我觉得较轻松愉快 ,妻也跟着少操了许多的心 ,少烦了许多的神。

“新法”的优越性 ,决定了它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理应受到人们 ,至少是癌症患者的关注。事实也是如此。许多的癌症病友 ,或写信 ,或打电话 ,或亲自登门 ,询问我为什么会有惊无险 ,虎口余生时 ,我总忘不了向他们宣扬一番我的“新法”。他们的反应均良好 ,盛赞“新法”不赖。有的非癌患者在与我交谈时 ,听了 I 采用“新法”治癌介绍 ,也说我挺能抠脑子。

我还有了《夺命》这本谈我自己抗癌的书。它是我出版的所有书中我最喜爱的书 ,最看中的书。如果单从写作技术的角度讲 ,它是一本它诞生之日也是它进废品收购站之时的书 ,是一本不能堂而皇之地在放书的书架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书。我之所以看重它、喜爱它 ,是因为它是一本实用价值较高的书。

现在已出了许多治癌的书。但是 ,书中多谈药物和手术的具体治疗办法。也谈精神治疗 ,却不详细、不够分量。对

精神治疗癌症的作用 ,似乎谈得还不是完全到位。而实际的情况是 ,我们需要出更多的关于治疗各种癌症的书 ,尤其是需要出更多的谈癌可战胜 ,精神在治癌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书。因为 ,在我们人类活动的角角落落 ,还笼罩着一片癌的白色恐怖 ,压迫得有些人几乎透不过气来 ,并因此使许多的癌症患者遭受着不少不该有的痛苦。《夺命》此时问世 ,了结了我为打破癌恐怖气氛出一点力的心愿 ,我当然对它偏心眼。我对自己鼓气说 :冲它有着这样的生存价值 ,不妨打消顾虑 ,勇敢地掏读者的口袋 ,即使有读者不能理解作者的心意 ,充其量只是骂图财 ,总不能说也是害命。

曲径会有通幽处

中晚期胃癌 ,激发了我的斗志 ,锻炼和提高了我在特殊的人的施展领域的生存力和战斗力。

似乎我本来可以有较高的官阶 ,仕途发达 ,或者可能有较高的技术职称 ,干到 65 岁才下岗。但是 ,我的胃癌无情地改变了我前进的轨迹 ,将我逼向了不是人人都必须进的特殊的人的施展领域和用武之地 ,一个狭小的领域和用武之地。更令我痛心的是 ,胃癌严重地毁损了我的精力和体力 ,使我在许多事情面前 ,只能作出力不从心的表示。

比如 ,我曾想在本单位应聘 ,或到外单位找点“公”办办 ,但因身体不佳 ,无法适应八小时工作制 ,只好作罢。和妻一起办理离婚手续的那一天 ,她问我 :“找点事干了吗?”我羞愧又凄楚地告诉她 :“没有。在家吃干饭。”再比如 ,我的儿子在一家批发市场租了个摊位 ,经营服装 ,有一段时间 ,他因忙于别的生意 ,无法守摊 ,我当仁不让 ,充任他的“替补”。不多久 ,

我不仅叫痛叫痒 ,精力上也觉不够支付。儿子对我说 :“ 爸 ,这钱咱不挣了 ,为了您的老命 ,咱撤退 ,将摊位提前退还给老板得了。”我没有要钱不要命的气概 ,乖乖地服从了儿子的决定 ,离开了争利于市的一线战斗。

我不能干的事太多。我的选择权太小。可我不能随遇而安。党和国家花钱让我读十几年的书 ,我才坐了不满 27 整年的办公桌 ,往后就壮年而养老 ,吃国家的 ,喝国家的 ,往外拿不出一东西 ,毫无回报 ,良心上说得过去吗。

我意识到 ,这次的病 ,是命运对我的一次严重的挑战。它是要看看我 ,在打击、挫折和困难面前持何种态度 ,怎么做人。我究竟是骡子还是马 ,要溜溜看。

我赌狠了 ,我控制不了我身上的癌细胞 ,我还控制不了我的精神。我不能也无权做一个意志脆弱者。我要继续开挖我遭劫后仅剩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 能源 ” ,让它们燃烧、发光。人生何时无佳期 ,我不能只知呻吟 ,忘了奋起和前进。我要告诉癌 ,我的意志是摧不垮的 ,是过得硬的。因为我对它锤炼了许久 ,许久 ,卓有成效。我要告诉癌 ,我的躯体可以因它而残破 ,而衰败 ,我的精神的“ 质地 ”绝不会因它而低劣。

当然 ,这一回的路 ,将比原先的更难走。这一回付出的代价要比原先的大。但是 ,我就想 ,海燕受到人们的歌颂 ,就是因为它搏击风浪。彩虹引人赞叹 ,就是因为它经历了风雨。在不利和逆境中度过并有收获的人生 ,不能说不是值得自豪的人生。

在经历了癌症病后短暂的困惑之后 ,我踏上了我的探幽之路。我在狭小的人的施展领域和用武之地中周旋着 ,寻求着 ,圆我新的梦。

我拿起笔写书 ,直至这次写《夺命》。我已有了几本书。

它们虽均属劣等 ,但对社会也有些益处。我偶然也干过别的。

我时常地想 :当初 ,如果我的意志垮了 ,陷入愁烦、绝望的深渊中 ,掰着手指数自己的死期 ,我现在也就两手空空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意志 ,是个好东西。往后 ,我仍然要讲意志 ,继续去曲径探幽。

如果我还真能算是一个意志坚强者 ,一个不大容易被击得倒的人的话 ,要得益于我的父亲的教诲。

我的父亲是个急皮脸 ,性格粗暴 ,尤其是在与家庭成员相处中 ,表现得更为突出。但他在我们的大村子 ,算是个人尖子 ,与一般人相比 ,有许多高明之处。他对子女要求就很严格 ,尤其是对男孩子要求更严格。他竭力主张男孩子性格要坚强 ,不能装孬种、做孬种。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 ,要挺直腰杆子 ,宁可折、不可弯。他说他最讨厌的就是“浓疱货” ,最讨厌碰到一点困难、曲折 ,委屈 ,就“炒盐豆子” (流眼泪)的人。我曾“炒”过“盐豆子” ,并真的引起他的厌恶。

在我五六岁时 ,一天 ,某堂哥和我玩变了脸。他是有名的“小土匪” ,好打人 ,和我对骂了几句之后 ,抄起一个拾粪的四齿耙子朝我的后脑勺就是一下子。鲜血顿时直往外冒 ,痛得我妈呀、大呀地叫 ,捂着头就往家跑。妈妈见了 ,直喊 :我肉呀 ,我心呀 ,我宝呀 ,怎么把我伢子打成这样 !忙着给我包扎。祖母在一旁忙着烧水 ,打鸡蛋 ,要给我补血。父亲闻讯赶来 ,先是给我一巴掌 ,然后又是一脚 ,并厉声令我立即停止哭泣 :“你要是再‘炒盐豆子’ ,我就抱着把你扔到河里去 ,我还说到就做到。不许你装孬种 ,他给你一耙子 ,你不能给他一叉铲 (一种长把、两齿的叉庄稼和柴草用的农具) 。听我的 ,现在就去 ,去给他一叉铲。”说毕 ,他将一个叉铲递到我手上 ,推我出门。祖母和母亲阻拦不住 ,我不敢违命不遵 ,拽着叉铲找堂

哥复仇 ,结果未找到。第 2 天 ,父亲又要我去。这一次我在堂哥家找到了堂哥 ,他背对着我 ,正在和别的孩子玩。我悄悄地靠近他 ,抡起叉铲对准他的头就是一下子。堂哥哎哟一声 ,蹲了下去 ,吓得我扔掉叉铲就往家跑。事后 ,父亲表扬我说 :“以后谁欺负了你 ,吃了亏 ,不准哭 ,他干你 ,你就干他 ,干出了纰漏 ,不怪你 ,打滚作揖 ,我去 ,我情愿 ,我就怕养了个孬种。”

从此以后 ,我在外面打了败仗 ,再也不敢哭着回家 ,装孬种。

人难免有疏忽的时候 ,1957 年秋末冬初时 ,一不留神 ,我又在父亲的面前流了泪。这一年的夏天 ,长江发大水 ,圩堤溃破 ,我们的家园成了水乡泽国 ,经济损失很大。这时我已考取了当涂县高中 ,大水退后 ,我便到校上课。时隔不久 ,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我在和县上初中时 ,父亲从未去过学校。我问父亲怎么到学校来了 ,他说一来是看看我 ,二来是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 ,前几天我们家遭了场大火 ,被烧得一无二净 ,连一双筷子也未能剩下。我一听 ,眼泪像冲破了圩堤的江水哗哗地朝外流。人到伤心处 ,怎能不流泪 ,父亲却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他对我的表现极为不满 ,训斥我道 :“炒”什么“盐豆子” ,房子没有了 ,人还在 ,不能再建吗。你都十七八岁了 ,还是个读书的人 ,碰到点事就装孬种 ,哭 ,我看你读不出门道来。我不愿见你这副样子 ,我现在就走。虽经我一再解释和挽留 ,父亲第 2 天还是赌着气走了。

在父亲的熏陶和教育下 ,遇到不幸、挫折和羞辱 ,不流泪 ,不躺下装孬种的这一信念、思想 ,如钢浇铁铸般地在我的脑子里存留了。父亲不是个只将“劝世文”念给别人听的人 ,自己也身体力行着。他在我家受到水火夹攻之后 ,就没有躺下

装孬种,而是咬紧牙关,带领全家度过了难关,渐渐地将日子过得好起来,我也始终未辍学。在我们的那个村子,像父亲这样的人,还是有一些的,他们张口闭口就说:“我是不会装孬种的,放心好了!”

踏上工作岗位之后,尤其是到“而立”之年以后,我舍得在社会学上花功夫,费时占我醒后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我对我经历的和他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比较、分析和归纳之后发觉,在不幸不利条件下不流泪不装孬种一说,是对生活规律的实在的准确总结,科学性强、实用价值高。国人不可或缺。也许谬误,反正我不认为其他的人都只是为了你而活着的,只是为了帮助你活得好而活着的。能否过得滋润,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主要靠你自己去闹腾。就说现在的下岗者吧,大可不必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也不要指望靠那点社会保障金能把日子过得十分精彩,而是要咬口生姜喝口醋,树立雄心壮志去闯荡一番,说不定会闯荡出比在岗时更好的日子来。其实,已有不少的下岗者活得比在岗时强。

我还有个自悟,即是,人无论是在优势条件下,还是在弱势条件下,都要面临实现自己的人生应有的价值,或者叫最大价值的问题。在优势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应有价值,或者叫最大价值,除了靠顽强的意志之外,也靠吃苦耐劳,流血流汗。在弱势条件下,更需要如此。聪敏的人,当自己处于弱势时,不是靠怨恨、叫屈打发日子,也不是靠,至少不主要靠他人的怜悯、施舍打发日子,而是要耗尽自己精力和体力的所仅有,营造自己的那份辉煌。若如此,他们总会如愿以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就是这样的人,当他瘫痪沦入弱势的位置时,他马上就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的起跑线,迅猛地向前冲去。结果他成了国际名人。这个乌克兰人,50年代、60

年代时在中国轰动过,世纪之交时又来中国轰动了一下,说不定再过些年头,他还会来中国轰动。当然,保尔毕竟只是一个文学艺术形象。不过,我确实亲自见到和听到过许多处于弱势条件下的人,活得非常有味道,至少比我强得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崇尚志气,不相信眼泪,对装蒜种嗤之以鼻。不流泪,不装蒜种,可能是行销全球的名牌“产品”,俄罗斯就有个片子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继《夺命》后,我打算再编著出一二本书,题目已经有了,但不在这里列出来,我要保密。与此同时,写些短篇小说,题目也有了,约为十余篇,如《亲家与冤家》、《火葬》、《修路》、《盗墓》、《王大娘三改嫁》、《暴尸原野》、《桂花进京》、《托妻》、《哭泣的婚姻》、《X钱》、《滴血的欢乐》等。再写些散文,题目也已有了,约为五六篇,如《高耸入云的驼背》、《直路弯弯》、《菱角》、《三渡大江》、《不言竞争的竞赛》、《“陋室”琐记》等。还打算以一座房屋的变化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现代的中国农村生活和人际关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究竟是什么,我已作了简单的构思,觉得有可能写成。我想好了,在写之前,我要读些长篇小说,因为我曾接触过一个材料,上面写道,已故郭沫若老先生每当写长篇小说时,至少要预先读3部以上他人写的长篇小说,然后才动笔。

眼前想到的就是这些。这些题目,都是我在故乡的农村生活的大地中随手捡来的。我想,我如果有意识地、深入地去寻找,去挖掘,肯定还会有很多。凭我的体会,写着写的时候,由于产生联想,也肯定还会有一些题目派生出来。总而言之,储存颇丰,在较长时间内,我不会受到闲得无聊的熬煎。

短篇小说《火葬》已与稿纸晤面,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哪儿的山,也不如故乡的绿,哪儿的水,也不如故乡的清,哪儿人

的说话,也不如故乡人的悦耳、动听。每次我的脚步一踏上这块土地,满足感就充塞着我的心。我醉了,我痴了,我不再需求什么了,只求在这里多呆些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也好。可是这次回来,我却有了匮乏感,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因故《火葬》稿暂时被尘封,以后我会完成它的。我还会完成所有列出的题目,以及新诞生的题目。

我如果圆满地完成我的计划,将感到莫大的自豪和欣慰。我不求太多的金钱和物质的获取。我最注重精神的产出。精神的东西,纵使未放到冰箱里去,也烂不掉,臭不了,今天能用,明天照样能用,这一代能用,下一代还能用,甚至子子孙孙永久地用下去。金钱就不一样了,用完了也就完了。金钱持有者,在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是赤条条的,什么也没有。人们都不会再记起金钱持有者及其所持有的钱。也许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不知道历史上的富翁、富婆是哪几位,而我知道的历史上的著名文人足有一个加强军,如果我有兴趣去查找一下人物辞典,那恐怕就是一个乃至数个集团军的问题。怕是这个缘故吧,现在中国的一些聪敏人不让“钱”姓钱,而让它姓王,叫它“王八蛋”。

我心中有数,我肚子里存放的墨水量有限,距离“倒干”的时间不会太长。没有书可写了,我就“下海”,帮我的儿子做生意。我已当了做服装生意的儿子的免费的“顾问”、“高参”,将继续当下去。此外,我准备跟老家的面点师傅学做包子、饺子、馄饨和炸油条、油炸糕等,到时候再雇一些帮手,开个小吃铺。我先试试看,如果能赚钱,就让儿子去经营,我退下来,一身二任,又兼儿子的小吃铺的免费“顾问”和“高参”。

儿子毕竟年轻,不完全懂得活着的艰辛,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他准备一条退路,一旦服装生意不行,便立即改行搞小

吃,东方不亮西方亮。儿子有生意做,我也就不会赋闲,我的不把身上的“油”炸到一滴也没有就不算了结的话,才不至于成为空话。

儿子的生意,已有了些经济效益。他心中有数,没有我的钱、力和主意,他做不成生意,赚钱无从谈起。他倒也知恩,不时地用他赚得的钱,买些礼物送给我,只是多数情况下,我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笑容,而是批评他乱花钱,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这一天,儿子将他赚得的一些钱交给我,要我保存。我炒了几个菜,买了两瓶啤酒,留他在家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儿子对我说:

“等到我生意兴隆通四海时,在老家给您盖幢小楼。您住进去,吃了玩,玩了吃,安度晚年,不要再为我操心。”

“哼!你小子居心叵测,居然采用‘闲’招让我闲下来,催我死亡,你好带着老婆孩子过舒坦日子。我说的对不对?”

“您这样理解我的心意,不觉得是在冤枉好人吗!”

“不是用心不良就好。楼房是盖不得的。让我‘闲’下来,等于是对我进行慢性杀害。我继续陪伴着你,当你的顾问、高参,帮你把生意做得更好些、更大些。要我过闲下来的日子,也可以,不过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得挪挪窝。”

后 记

病初 ,在求生欲的驱使下 ,我急切地想搞清癌为何物 ,如何抵抗它 ,便到一些图书馆寻找有关癌的书看。记不太清了 ,大概是在北京图书馆吧 ,我读到了一本一位华侨写的关于他与胃癌的书。

全书两万多字 ,写的是作者发现自己患癌 ,到生命被癌吞噬的 2 年生活经历。书写得很感人 ,我一边读 ,一边擦眼泪 ,手帕几乎全湿透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 ,心中升腾起一股无以名状的酸楚和凄凉。但经过了感情的宣泄之后 ,便有了畅快淋漓的感觉 ,还想再读几遍。我也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的中晚期胃癌能高抬贵手 ,给我 2 年或 2 年以上的缓期的话 ,我也写一本我与我的中晚期胃癌的书 ,让千千万万不幸蒙受癌灾的人们 ,也能在读了我的书后 ,享受一下宣泄的痛快 ,消减一下淤积于胸中的太多、太重的感伤和苦痛。中国有句话叫“ 勿以善小而不为 ”,更何况写这类书还不是善小 ,而是善大呢。

中晚期胃癌使我失去了原先的健康 ,却未能造成我的“ 失重 ”,依然能在生活的蓝空中飘忽、跳跃、徜

徉。起初总是被一种无形的、无论何处何时都存在的类似于空气一样的东西管束着、压迫着、缠绕着,要想摆脱开,觉得无异于用自己的嘴,将亮着的电灯吹灭。我的遭受严重袭扰却仍健康着的大脑,由衷而又关护地对我说:有时候爱自己就是害自己,有情要被无情恼、无情厌、无情弃,绝对的休息权、安静权、停滞权、逍遥权和糊涂权,只属于天真者、浅薄者、懦弱者、苟活者和一些特殊的幸运者,创造、奉献不能和生命分秒分离,价值、最大价值理应与生命始终同步,要想有一个自己满意的、别人愿意谈及的人生,就要毫不吝惜地继续燃烧正在燃烧着的生命蜡烛,直到它“流”不出“泪”来。从此,我腹中“怀”着的《夺命》(这是后来的名字)便开始一点一滴地孕育长成,我像母亲对待“胎儿”一样对它关注,期待它尽快地正常发育、成长,顺利地“生”出来,与世人见面,使我获取类似女人分娩后那样的感觉。

有的朋友劝我把笔放下,说是写书的“买卖”干不得,赚不了几个钱,还挺辛苦,挺伤脑子。不如扑到生意场上去,或者干点别的来钱快、来钱多、来钱容易的事,一旦拥有巨资,吃香的、喝辣的且不说,身价也跟着翻番地长,那才叫云彩眼里过日子,离太阳近,光辉灿烂。我犹豫过困惑过。关键时刻,是儿子给我打了气。他说他很在意我能给他留下几本书。留存款折,他要为存款取款奔走于银行、储蓄所之间,不少嗦;留房子,他不得不为支付每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辛劳地、紧张地去赚钱,思想负担不轻;留书最好,无须冰箱,也可长期保存,现在可以看,我死后,他也可以看,看了就可以想起写书的父亲。他还可以动员自己未来的儿子或女儿看,看后想起写书的爷爷。我觉得儿子的话比朋友的话更具诱惑力,就听了他的,盼着

我喜得“贵子”的日子的到来。

当癌民当久了之后 ,我对无数癌民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的情况有所了解 ,对癌给癌症患者、癌症患者亲属和许多健康人造成的精神压力比较清楚 ,于是将我的抗癌经历写成书的欲望 ,也更加强烈。我深知 ,癌民们在抗癌过程中 ,需要有别人的做法、想法和经验作参考。我很清楚 ,癌恐怖的打破 ,需要很多取得抗癌胜利的患者现身说法。我的良知提醒我 ,一旦时机成熟 ,就立即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文字。

但是 ,《夺命》一直难产 ,主要原因是我忙于编撰其他的书。1998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 ,我和人民军医出版社编辑周晓洲同志谈起我计划写一本关于我的抗癌经历的书时 ,他是个热心人、好心人 ,鼓励我立即抓落实 ,并表示愿意为我未来的书找出路。我很激动很受鼓舞 ,在和他谈话后不久 ,我迅速处理完了手中的其他书稿 ,便开始写《夺命》,偿我的宿愿。

书出来了。我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想把它写得好些 ,写得上档次些 ,却未能得心应手 ,如愿以偿。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的书读得太少 ,自然没有那分实力。我喜欢打乒乓球和下棋 ,这本来无可厚非 ,可我玩起来的时候 ,时常出现时间上的透支的现象。我为我的虚度年华而痛心 ,而悔恨 ,为时却已晚 ,覆水已难收。

也有客观的原因 ,我从小到大 ,碰到的想读书而读不成的时候 ,未免多了些。我常为此伤感、惋惜。

我出身“泥土世家” ,祖祖辈辈清一色的庄稼人。小时候 ,我的父母曾先后断断续续地让我上过私塾和学堂 ,但他们把我的读书 ,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 ,经常勒令我旷课 ,帮他们干事 ,当他们的“童农”。我因对他们的做法不满而挨揍的事时有发生。现在的孩子们 ,尤其是城市的孩子们 ,肯定以为我讲的事是不曾

有过的 ,要有 ,也是史前时期的事。可是 ,我讲的是真的 ,并非谎言。

一天 ,父母要我在家照看毛驴拉磨并打箩柜(磨坊中用以筛面粉的一种设备) ,不要去学堂上课。那时我才 12 岁 ,上小学 5 年级。我一边打着箩柜 ,一边为我的旷课而伤心地哭着 ,并且越哭越伤心 ,近乎号啕。父亲走过来问我哭什么 ? 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 ? 然后 ,不容分说 ,拳脚相加 ,给了我一顿饱揍 ,直到我粗气也不敢出一口为止。

以后 ,他们一如既往 ,动不动就让我在家旷课干事 ,我当然依旧很伤心。但是 ,吃一堑 ,长一智 ,我不敢再表露出来了 ,只得让伤心的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的家位于长江岸边 ,出产丰富 ,风景优美。但就文化而言 ,那里却荒凉得厉害。我居住的村子 ,有五六百户人家 ,竟没有一本可供我课外阅读的书籍 ,甚至连一张可供我阅读的有文字的纸片也找不到。我的课余时间 ,要么帮家人干活 ,要么玩耍 ,读书看报 ,扩大知识面 ,是断了弦的琵琶——无从谈起。从初中到大学 ,我所有的寒暑假概莫能外地成为无文化接触期。

1957 年秋 ,我跨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我无比欣喜 ,心想 ,这一下读书的条件好了 ,要好好抓紧时间多读些书。几天后的午饭时间 ,校园内的广播喇叭里播送了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大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年轻时曾就着路灯光苦读至夜深的故事。我听了后 ,很激动 ,很受鼓舞 ,暗下决心 ,一定拼死拼活苦读几个春秋。

从此 ,我便成了读书狂、读书疯子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 ,直至常常违规操作 ,利用一些不该利用的时间读书 :开大会时 ,我一心二用 ,耳朵听着台

上的人说话 ,眼睛瞅着面前摆放着的书本 ;课外活动时 ,我经常溜号 ,钻进图书馆 ,或装病躺在被窝里读书 ;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 ,除了整理自己的内务和写必要的家信外 ,余下的时间毫无保留地交给书 ;在上海郊区农村劳动锻炼的日子里 ,在和农民们挑灯夜战深翻了土地之后 ,自己又接着挑灯夜战 ,攻读诗书 ,直读到两个眼皮子尽“打架”时方肯罢休。我恨不能将自己变成一个无睡眠习性者 ,好不分昼夜地读书。

在强调“突出政治”的年代里 ,读书给我惹了麻烦。我经常被批评和指责 ,说我有成名成家的思想 ,只专不红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 ,发展下去 ,未来肯定是危险的。起初 ,我还能我行我素 ,渐渐地就有些儿撑不住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我要是再向前跨一步 ,甚至即使原地踏步 ,也肯定会成为“现代的魏延” ,一身反骨。我当然不愿大睁着眼用头去撞铁蒺藜 ,便以读书为耻了。为此 ,后来竟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现在的人们认为是笑话的笑话。我到解放军报时事处报道的那天 ,和接见我的一位处长说了几句话后 ,就很难为情地揭了自己的短 ,告诉那位处长 ,我是比较喜欢读书的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比较严重的。

嘴上承认读书太狠了不好 ,我的心里却唱着《六月雪》 ,迄今 ,我并无多大的“恶迹” ,不过是想当名记者和作家 ,想当歌颂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名记者和作家。当然 ,不打算志愿者式地当 ,也要些报酬。但并不打算计较报酬的厚与薄、多与少 ,该怎样就怎样。如此的追求 ,也能算是走的歪门邪道吗 !视书为虎狼 ,不敢靠近 ,近处的你我他都是如此 ,彼此彼此 ,半斤八两 ,难分高下 ,心理平衡 ,倒也皆大欢喜。就怕远处的人 ,认真地读书 ,刻苦钻研社会和自然科学 ,我们

和人家的距离就拉开了 ,我们的日子肯定过得不如人家的好 ,因为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力。

迈进解放军报大门槛之初 ,我的惊魂尚未定 ,书读得当然不那么猛。很快就到了“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 ”年代 ,机体内所含的可供每日消耗的能量 ,都被工作和政治运动熬尽了 ,我虽也读书 ,自然是读不了许多。

粗略地估算一下 ,我想读书而读不成的时间 ,约占我可读书时间的三分之一。如果那逝去的三分之一时间得以利用 ,《夺命》的模样 ,肯定比现在的高档得多。不是说明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时间就是学问 ,就是写作水平。鲁迅先生正是把人家用来喝咖啡、喝牛奶的时间用之于读书看报和写作 ,才写出了很多很好的惊世、传世之作。

如果我当年拜师访友活动获得成功 ,我少受到些冷遇和白眼的话 ,《夺命》也不致于像现在这样的寒碜人。记得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一心想尽快跻身写作好手的殿堂 ,除了认真写好每一篇布置要完成的作文外 ,还曾创作了一篇小说、一篇散文和十几首古体诗词。一天 ,我将自己的这些“ 宝贝 ”恭恭敬敬地用双手递交给我的语文老师 ,请求教诲 ,结果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想 ,老师太忙 ,我不该强人之难。

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后不久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 ,我逮住了本社的一名写作高手 ,求教关于文章的写法。他哼哼哈哈不作答 ,并在一次大会上将我和他的私下交谈曝了光 ,教导我说 ,年轻人的首要任务是“ 突出政治 ” ,努力提高思想觉悟 ,然后才能钻研业务 ,研究如何提高写作水平。打那以后 ,由于我始终辨不清我的思想觉悟程度是否到了位 ,是否到了可以转向钻研写作的位 ,也就不再敢向人家打听关于文章写法的事

了。加之我又没有无师自通的灵气 ,所以写不出文章来。

《夺命》肯定要让它的读者遭罪的。不过 ,我真心地向上当者表示 ,请将批评和指正的意见提出来 ,我会诚恳地接受的 ,我会非常感激的。以一时的脸红、耳热、心跳 ,换来关于如何写出高质量书来的高见 ,我还不悦 ,岂不太笨、太无知了吗 !

《夺命》不是纯种的医书 ,它的“成活” ,是人民军医出版社的宽容、关爱和鼓励的结果 ,我谨表谢意。

孟隰生同志能为《夺命》作序 ,我不只是欣喜、感激 ,而且有点受宠若惊了。他很年轻时就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 ,并结成了集子。还有其它的著述。他是摄影家协会的理事 ,有大量摄影作品和论述摄影的文章见诸报端。他被认为是年龄和成熟不成正比例的人 ,是超前成熟者 ,因而在同事们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与人交往时 ,举手 ,投足 ,甚至说话音量的大小 ,也都是那种特定场合下所必须有的 ,非常到位 ,分毫不差 ,令人喜欢也佩服。他很深 ,我很怕他。当然了 ,圣贤、伟人们也怕很深的人 ,并因此有了另一种类型的悲剧在舞台和屏幕上的出现。我不主张、也不愿搞建立在身价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就一直没有给自己作过价 ,也没有给孟隰生同志作过价。假设现在要我给孟隰生同志和我开价 ,并要做到公道的话 ,我说孟隰生同志的价比我的要高出许多。他和我交朋友 ,是实实在在的降格以求 ,是一种礼贤下士行为。孟隰生同志很热情、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写了序 ,说了很多的好话。我大喜过望 ,又增添了一分对他的尊敬之情。

出书前后 ,还得到了许多同志的鼓励、帮助和支持 ,均表谢意。

《夺命》是我从癌症阴影中走出来的真实记录。希望看了此书的朋友们 ,把治病方面的有益、有趣的挑了去 ,余皆尽快忘掉 ,或当作我不曾写过。我相信读者会这样做的 ,所以我才敢写。